諏訪合集雜說四

南天遊化

諏訪春雄 著



ISBN 957-9397-67-5(精) N.T.$3 : 0元 E0030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Taipei Taiwan R.O.C.

諦觀全集雜說四

南天遊化

演培法師著

天華出版公司敬贈

南天遊化

諦觀全集
E 0030
雜說 4

著作者：演培法師

定　價：平裝270元・精裝310元

郵撥帳號：0111208-1號

發行者：李雲鵬

出版者：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168號1-2樓
1-2F., 168 Sec. 2 Chungcheng Shihlin Taipei 11126 R.O.C.

電　話：電話：(02)873-6629 (八線)

傳　眞：傳眞：886-2-8736709

印刷者：電話不通時，請撥查號台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1679號

民國79年6月天華一版・80年9月二刷

HEAVENLY LOTUS PUBLISHING CO., LTD.

2nd Fl, 47 Tien Mu E. Rd., Shih Li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TEL：886-2-8736629　　FAX：886-2-8736709

ISBN 957-9397-68-6 N.T.$270元(平)• **957-9397-67-8 N.T.$310元**(精)

爲尊重作者出版者・未經許可請勿翻印

調價恕不另通知・未滿三〇〇元者另加掛號費九元

電話更改或不通時，請撥查號臺：104(北市)或105(外縣市)

南天遊化

李春陽記

目次

一　南天遊化……一——三九〇

序……一

前言……三

泰國之行……六

柬埔寨弘化……一七〇

越南行脚……二三〇

深入越南中部……二九八

重返西堤……三四二

轉經香港……三七二

跋……三八一

二　談談泰越佛教及弘化經過……三九一——四二四
三　泰國佛教的簡史……四二五——四四八
四　泰國佛教的實況……四四九——四六〇
五　泰國佛教的巡禮……四六一——五一三

序

南天遊化一書，演培上人於戊戌年夏，應泰、柬、越諸邦僑衆敦請，遠遊宣化，歸紀其見聞經歷而作。泰柬兩國夙奉小乘，屬諸南傳法系，與越南佛法自中國傳入大乘者，截然有殊。佛滅度後，自始結集，俱爲小乘，大乘晚出，北傳而至中日韓，自龍樹提婆無著世親之世，兩者已有諍論，上座之與大衆，部派既歧；原始之於推演，牴牾益甚，大薄小爲鈍根，小斥大爲魔說，究之佛法本原，靡不自世尊獨證之正覺流出，隨根機而適應，遇新異而涵攝，時移世易，由隱之顯，含茹陶鑄，旁撫曲紹，但論契於本懷，不限宣於金口，是知二木不妨並行，二教等無異撰，譬聯舟而觀月，若分河而歛海。上人精研大乘，不捨聲聞，邇年迻譯註釋諸經論，一本此旨，杯渡所及，與列邦賢德，反覆其論議，法音如雷霆，慧辯如雲雨，其諸論師，罔不傾誠罄敬，咸歸折攝，蓋信夫中國之有人，而大乘佛法之未宜固擯也。昔姚秦法顯偕其徒侶，西度流沙，至中天竺，習戒律梵語六年，歸而廣譯經論；唐玄奘三藏，徧歷五印度，於那爛陀寺大開論難，聘其玄解，冰泮的破，一時勝數論師，當者披靡，嘆未曾有；歷

世千載，而有雪山太虛迢然夐出，周歷歐美，始被西方，雲湧雷轟，光燭天際。上人以教龍義虎之姿，遠紹顯奘之鴻烈，近承虛公之法乳，丁玆末法晦蒙，正輪陵替，邪師魔屬，引吭爭鳴，獅絃一振，萬靈胆裂，而過都歷塊，如堂適庭，於毒流洄淵之中，具高梯大航之用，蓋東晉及初唐之世所不能得者，上人則於俯仰之際，熙怡獲之，儻所謂勝緣妙會，後翻居上者非歟？善財南詢，徧歷百城煙水，末後入普賢法界，扣彌勒樓閣，一彈指頃，閣門盡開。上人以英妙之年，牢衛法城，堅持智刃，茫發穎豎，如神山玉林，朗出天外，繼是以往，其將研窮藏海，宣明教網，支狂瀾而漉末刼，斬關奪命以徑造夫彌勒之樓閣，寧俟著卜！余以弱植，皈命瞿曇，方誓鞭識牛以裂身車，盥誦玆編，竊好其尺寸躒括，句櫛字嫮，上人屬爲序首，其何敢辭！至董輯之任，李君春陽實當其役，法宜附書，時己亥十月十一日，色天清迥，花露滴瀝。優婆塞菩薩戒弟子無諍居士張齡謹序。

南天遊化

前言

我於四月卅日由臺北出發，經香港轉往泰國、柬埔寨、越南等三個國家遊化，經過了三個月的時間，朝禮許多嚮往已久的聖地，訪問了許多學者大德，接觸到許許多多的華僑信徒，在各地作了七十餘次的演講，三次公開質疑的辯論，使我履踐了溝通大小乘佛法宿望的初步，深深覺得這是一次難得的法緣。

中國佛教徒對於泰、柬兩國的佛教情形，並不太陌生，很多人去遊歷過，報章雜誌也常有概括性的介紹，那是兩個以佛教爲國教的國家，盛行著南傳的小乘佛法，佛教深入民心，維繫著他們的社會，締造了他們的歷史，影響到他們的歷史。上自帝王、官員、學者，下至廣大的基層民衆，都一致的敬佛、敬法、敬僧。

至於越南的佛教，雖然沒有像泰、柬佛教的嚴密組織，可是，佛法已在人民心中

生根，廣泛的流傳著，普遍的盛行著。人們的思想，社會的風習，莫不深受佛教的影響。這一個[redacted]國家，同我們中國一樣的，是屬於北傳大乘佛教的系統，佛教已成爲人民精神上的支柱，和民族文化的骨髓。

我在這三個國家中，作了實際的訪問和深入的觀察，深深體驗到佛教影響力的偉大，並且認識到他們追求眞理精神的可欽可佩。不論是泰國人，或者是柬埔寨人，皆在精進的修學慧業，熱忱的從事弘法，使佛法與人民的生活結爲一體。學校裏的教育，社會上的禮俗，甚至於政治上的施設，莫不是以佛教的準則爲準則，以佛教的尺度爲尺度的。居留此地的華僑，也受到良好的熏化。

在越南各地，一些有識見的越人，不僅熱愛中國文化，而且正在努力的倡行中國文化，由於研究佛法的因緣，大部份佛教徒都能通曉漢字，在建築上，生活習慣上，也都保留中國的形式。

華僑居留在各地，分佈到各階層，與各國人民和善相處，保留我們的傳統思想，充分的發揚了我們民族優良的傳統精神，一些博學的出家人和在家人，正致力於消弭南傳北傳的界限，和塡平大小乘的鴻溝。因此，我每至一地都生出親切之感，並且受

到熱心的護持，使我的弘化，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來，我這次弘化，泰柬越各報都作有詳盡的報導，同時還有很多批評文字和社論，我在歸國以後，亦曾作過三次報告，還發表過此行的印象與感想，如再寫遊記和觀感一類的文字，似乎是多此一舉了。可是，各方師友們都認爲這次弘化，在建立國民外交上，在促進文化交流上，在溝通大小乘佛法上，都有其深長的意義，應該將全盤經過作較有系統的報導，以免文獻的散失。這種好意的關懷和鼓勵，是我非常感激的。但是，我始終覺得由於自己的低能，並沒有什麼成就可言，即使有一點成就，那也是三寶慈力加被，和自由中國的光明照耀，一切功德，應歸於佛陀，應歸於自由中國。

南天遊化

泰國之行

一 遊化因緣

去年的春天，我得到一個去日本講學的機會，經過很久的考慮，開始辦理出國手續，以期能在日本作長時期的弘化和修學。

這時，我們導師印公上人，爲了專心領導福嚴精舍各法師們的學業，決心摒除外緣，不能兼顧到臺北善導寺的法務。善導寺的護法會乃決定由我來接任住持。另外，還有幾個道場要辦學，商請我出份力量，在這種環境下，不容我堅辭，祇好隨緣，日本之行，不得不作罷論。

接任善導寺住持不久，就接到泰國京城龍華佛教社理事長馬子鳴居士來函，非常誠懇的請我去泰國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安塔三週年紀念，宣講佛經。

馬理事長在信中，流露出尊仰僧寶的誠敬心，表示出渴望正法的滋濟，以及洋溢

出懷念祖國的殷情。同時，在香港的陳靜濤老居士，也數次來函，引用很多理由催促我接受邀請，並且指出龍華佛教社自從太虛大師示寂以後，就沒有僧寶作經常的領導。信徒們生活在小乘佛教的國家裏，迫切的願望著大乘和小乘的隔膜能夠清除。

我想到這些遠居異域的華僑，正是俗話所說的天涯遊子，是需要親切撫慰的，即使我負擔不起弘法的重任，對於撫慰遊子，倒是不可推卸的責任，於是，我接受了邀請。

在我啓程的前夕，接到留居越南的超塵法師來信，告訴我說：中越的佛教徒準備聯合邀請我順便去越南作幾次演講。柬埔寨方面的法亮、聖揚兩位法師在得到我將去泰國的消息以後，也來函堅請我就便去柬講經。

如此一來，我必須去三個國家遊歷，這是很好的機緣，既可朝禮許多嚮往已久的聖地，又能作許多意義深長的工作，更能廣泛的考察各地佛教實際情形。四月卅日的清晨，我興奮的啓程了。

二　經香港抵達泰國

南天遊化

四月卅日八時乘飛機由臺北松山機場起飛，十二點半到了香港的啓德機場。從臺北起飛時，印順法師、太滄和尙、道安法師等一百多位法師居士爲我送行，到達香港，一出機門，就看到優曇法師、法宗法師、廣範法師、澄眞法師、陳靜濤老居士、毛文達居士等十餘人來歡迎我。本來，我事前並沒有通知什麼人，我的目的就是怕勞師動衆，浪費師友們的時間和精神，預想不到，仍然走漏了消息，勞動了關心我的師友，這是我深感不安的，但是，師友們的盛情，使我在慚愧中深爲感激。

在香港，陳靜濤老居士特別在九龍的如意齋爲我設齋洗塵，晚間宿在優曇法師的菩薩學處，許多師友久別重聚，彼此都非常的歡喜。我在香港僅有三天的時間，除了朝禮荃灣太虛大師舍利塔以外，祇能抽暇拜訪幾位年高的老法師，既沒有時間應邀去道場演講，又沒有在菩薩學處恭候紛紛來訪的師友居士，這是一個遺憾！

五月三日下午二時，我便搭乘泰國航空公司的班機，離港飛向曼谷了。

在泰航公司的客機中，我閉目念佛，祈願佛陀慈力加被，在到達泰國後，能盡到所應盡的責任，能擔負起所應擔負的使命。這時的身心，非常清淨鎭定，既不感覺緊張，也不感覺疲倦，在長達五小時的飛行中，始終是安穩自在的。

當黃昏時分，飛機便在曼谷的郎曼機場降落。空中小姐在這時向旅客們提出建議，爲了表示尊敬僧寶，應該請我先下飛機，其他的旅客都欣然的接受，跟隨在我的後面。

我步出機門時，看到約有兩三百位僑胞，高舉著『歡迎演培法師蒞泰弘法』等字樣的大幅布額，列隊站立在機前，興奮的目光齊射到我的身上，大家都合掌恭敬的等候我下機。這些虔誠的華僑，雖然在過去沒有見過面，可是一點也不感覺生疏，反而更覺得親切。

龍華佛教社的馬子鳴居士，及泰國佛教總會和各佛教團體的代表，迎上來作禮致意，我便在他們的陪同下與歡迎我的信徒們見面。從大家的面孔上，洋溢出歡欣鼓舞的情緒，充分的流露出崇敬僧寶的虔誠和對祖國人士的敬愛。

當地各報的記者紛紛要求給我攝影，閃光燈連續不斷的閃耀，費去很多的時間，纔算滿足他們的心願。

這時，夜幕已經垂下，歡迎我的群衆，和我分乘各型汽車駛向市區的龍華佛教社。從郎曼機場到市區，坐汽車也要半個小時，一路上有很多佛塔和佛寺，道路整潔寬

坦，但由於時在夜晚，很難看清眞貌，祇有一個概括的印象，我感覺得我是進入一個佛國了。

當我坐的汽車抵達龍華佛教社的門前時，便聽到鞭炮和樂隊齊鳴。接著，我看到臨時搭起的綵樓，懸燈結綵，燈火輝明。爲了歡迎我的來臨，花費了很多時間金錢以及精力，來大肆舖張，從大門直到大殿，舖著地氈，男女信徒們便在地氈的兩旁排隊跪拜，這些固然是感人的，也確實使我深覺不安。

馬子鳴居士陪我上樓休息，利用休息的時間，接見幾位重要的華僑領袖，還不到十分鐘，正式的歡迎儀式就開始了。

在歡迎的儀式裏，除了馬子鳴居士致詞以外，還有二十多個兒童組成的合唱隊，齊唱讚佛讚法讚僧的三寶歌。後來我看到曼谷的世界日報纔知道，這是爲歡迎我特別組織起來的歌詠班，經過十多天的訓練，在今天算是正式『演出』。

三　宣講『大寶積妙慧童女經』

我講經的通啓，很早就發出去了，在我到曼谷的前幾天，泰京各報都作過報導，所以聽經的人非常擁擠，龍華佛教社的大悲講堂，都坐滿了人，他們端正靜坐，默默無聲，充分表現了求法的誠敬心。

我到達龍華佛教社還不到十分鐘，就在隆重莊嚴的禮請儀式下，至大悲講堂禮佛昇座。

五個小時的飛機旅程，到此時一點也不覺得勞苦，在歡迎儀式後，我便開始宣講『大寶積妙慧童女經』。這也是由於聽衆的求法熱忱，使我深受感動，激發出我的責任感，雖苦亦樂了。

我以二十天的時間來講完這部經，到二十二日圓滿。從三日到五日，三天的時間纔將經題講完，六日專講『如是我聞』四個字，自己覺得這一個進度是嫌慢了一點，可是，陳慕禪居士告訴我說，聽經的人都覺得有條理，很清楚，請我不要受時間的限制，照著這個進度繼續講下去，講到什麼時候圓滿就到什麼時候圓滿好了。然而，我仍然決定不變初衷，堅持原來的計劃。

『大寶積妙慧童女經』，藉妙慧童女發出十個問題，由佛陀來解答這十個問題，

從這部經裏，不僅說明佛教並不忽視人生，且可證明佛教是積極的重視人生的。我針對一般人對佛教的誤解，加以解說，特別著重强調美滿幸福人生的條件，以及求得美滿幸福人生的方法，盡量的使佛法在現實人生上得到印證，使之結爲一體。

對於激發聽衆們精進學佛，培養信心，鼓勵發心，貫徹恆心，都是極其必要的基礎，我便在講經的同時，特別强調這些趨向正道的積極精神。在講『如是我聞』時，對於培養信心，曾作肯定的解說，但這種信，是含智的信。『如是我聞』的「如是」是表信，而同時也是表智，智信二者，是學佛者所不可缺少的兩大要素，信如同手，而智則是眼睛，手能接受東西，眼睛可以分辨道路，龍樹說：「佛法大海，信爲能入，智爲能度」，也就是這個道理。在這部『大寶積妙慧童女經』裏激勵發心的經文很多，而我從頭到尾也在這方面盡量發揮，即使是解說其他的問題，我也向這方面加以引伸。譬如在講到「貧窮布施難，富貴學道難」兩句經文時，除了解釋其意義以外，還向聽衆們說明只要發心，貧窮者的布施並不是件難事，富貴者學道雖然難，如果發心，也就化難爲易了。至於貫徹恆心，我從講解經題時就開始提倡。這部經是菩提流支三藏譯的，他是晚年出家的老比丘，出家時已經是六十多歲了，可是他不以年老而

喪失上進心，仍然像年輕人一樣的精進修學三藏，由於他的努力，終於讀通了三藏教典，接著，他依照自己所理解的佛法，又將它弘揚出去。到我國唐高宗時，他已經是一百二十三歲的老年人了，因爲高宗慕他的盛名，特請他來中國弘法，他爲了正法的弘揚，不畏路途的艱難，不顧自己的老邁，毅然決然的應請來到中國，這種爲法不惜犧牲的精神，在佛教氣氛消沉的今日，實在值得效法。於是，我在講經的當時，大聲疾呼的提出，今日的佛教，應該是青年人的佛教，不應是老年的佛教，唯有這樣，大家纔會有蓬勃的朝氣，佛教纔會有新生的現象。假如仍然是老年的佛教，那就祇有看著佛教向墳墓裏去，終於在人間滅絕。『佛教需要青年，青年住持佛教』，是我喊出的口號。

聽經的人很多，每天都坐滿了，除了幾位僑居泰國的華僧越僧以外，全都是虔誠的居士，他們的流動性很少，每天都是從始到終，聽完了纔散去，而且，都非常的肅靜，這是我深深感到愉快的事。

四　遊化的安排

來到泰國雖然在講經，我仍然要利用空暇的時間去朝禮聖地，和拜訪高僧。

我的活動日程，是由馬子鳴、廖振祥及龍華佛教社諸理監事共同商議決定的，預定以三天的時間，對泰國佛教領袖作禮貌上的拜訪；另外以三天的時間，來訪問華僑各佛教團體，順便答謝他們歡迎我的盛意。

根據龍華佛教社交給我的日程表上來看，排定的非常緊密，大概是這樣的：八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越母旺佛寺，拜訪僧皇及副僧皇；九時卅分至蒙古打佛寺，拜訪大聖摩訶威勒嗡僧王；十時到大理石佛寺，拜訪僧伽國務院長大聖旺那勒僧王。九日上午八時卅分至菩提寺，拜訪僧伽福利部長達摩華羅隆上座；十時至越素讀佛寺，拜訪大聖菩陀闍黎僧王；十時三十分至越力母披佛寺，拜訪僧伽福利部次長優婆離上座。十日上午八時卅分至越色局佛寺，拜訪僧伽民議會主席大聖菩陀可沙僧王；九時三十分至越嗎哈讀佛寺，拜訪僧伽內務部長毘摩羅達摩上座；十時卅分至越三振佛寺，拜訪昭坤拍力貪牟尼上座。

然後，從十一日開始訪問龍蓮寺、中和堂、福善堂、香牙小苑、甘露寺、報德善堂、中華佛學研究社、義和念佛敬德社、光華佛教會、蓮華佛教社、復元善堂、天華

醫院、蓮邦念佛社、道德益友社、玄辰善堂、瑤寶亭佛社、保宮亭佛社、敬德佛教社等華僑佛教團體和慈善機構。

我來到泰國，除了在龍華佛教社宣講大寶積妙慧童女經以外，還有幾個華僑佛教團體請我講幾次佛法，我自己還想對泰國的佛教作一次深入的實際觀察，特別是想和泰國的佛教學者們交換識見，這些活動日程雖然緊密，也是必然的。

據明德居士說，法宗派佛教大學準備請我作一次專題講演，泰國的佛教總會也安排了我演講的時間，而泰國的青年會也作有同樣的決定。關於泰國的佛教歷史，陳居士曾深入的研究過，可以供給我作爲參考的資料。至於泰國的佛教情形以及僧伽制度，陳居士、廖居士等，也要略的和我談了一些，使我預先有了一個概括的印象，內心正迫切的希望著能得到機會從各方面去認識，從各方面去體驗。

泰國華僑們對於祖國人士的敬愛，正像這裏的天氣一樣的熱。尤其是信佛的虔誠，和敬僧的眞摯更值得讚揚。他們既然承傳著固有的民族精神，保持傳統的文化思想，又接受當地奉佛敬僧的風習，溶合了高超可貴的美德，對於來自祖國的我，更加尊崇，更加護持，使我的遊化，得到種種的方便，我也從他們中間增强了信心和願力，

準備在這次遊化中，作到應作的事。

在這個良好的環境下，我便正式的和泰國佛教開始接觸。

五　戒臘和律儀

泰國佛教高級領袖們，都是年高德重的大德，他們對於戒臘的重視，要超過我們，特別是傳戒師的戒臘和其他的資格，都限制得非常的嚴格。這是我最先得到的一個印象。

八日上午卅分本來是要拜訪僧皇的，可是僧皇患病住進僧伽醫院，臨時來電，請於下午五時半，到醫院會見，祇好先拜訪副僧皇婆羅牟尼上座。這位現年六十七歲的僧伽一品大臣首先就問我：「法師幾歲出家的？受戒已有幾年」？

九日上午我去拜訪僧伽福利部長達摩華羅隆上座，這位大宗派領袖，看到我年輕，也首先的問到我的戒臘。

關於戒臘問題，和我談得最多的是越色局佛寺八十四歲老僧王大聖菩陀可沙上座（即現在的泰國僧皇）。

對於這些相同的問題，我是逢人便答：「十二歲出家！二十歲受戒，受戒以來，今年剛剛是二十二年」！

他們聽了以後，也都同樣的說：「難得！難得！你雖然年輕，也是一位上座了」。

在我向副僧皇婆羅牟尼上座說明我們中國佛教一向重視戒律，以及受戒的情形後，他便興奮的說：「這與我們泰國一樣，貴國佛教徒能夠尊重佛陀所制的戒律，我非常歡喜！因爲佛法的精神，最重要的在戒律，假定忽視了戒律，佛法的存在也就成問題了。我們今天要住持如來正法，使正法在世間發生它的化度作用，佛弟子如何嚴持戒律，還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我固然深信我們中國的出家比丘，對於持戒是非常謹嚴的，然而，在我廣泛的和泰國比丘接觸以後，不能不承認他們在這方面更比較重視一些，從生活的方式，行止的威儀，到修學上的軌範，都要比我們更嚴肅，更具體。就以受戒的年齡來說，我們的新戒子在受戒前，戒師在問遮難時，固然也問到有沒有年滿二十？然而，泰國是更比較鄭重。

關於傳戒師的資格問題，泰國也比較我們中國要嚴格。我和副僧皇婆羅牟尼上座以及大聖菩陀可沙僧王，都很詳細的談過，他們兩位上座也都問過我是否擔任過傳戒師，我告訴他們說：我在三年前曾擔任過一次教授阿闍黎，他們就更加客氣了。

婆羅牟尼副僧皇說：「依於戒律，十年以上的上座，就可以擔任傳戒阿闍黎，法師是二十二年以上的上座了，當然可以擔任傳戒師。但我們泰國，有個特殊規定，要受戒二十五年以上，才授給他傳戒阿闍黎的資格，沒有二十五年的戒臘，是不能給人當傳戒師的」。

那位八十四歲的老僧王大聖菩陀可沙上座更具體的透露出他對傳戒的尊崇，他說：「你爲佛教做了不少的事，可以說得上是佛的眞子了，要知佛法沒有什麼特殊，佛弟子所要做的，不外毘奈耶的教誡與法的教授……」。

我們中國對於傳戒師的資格，是太馬虎了一點，什麼人都可以傳戒，甚至於自己受戒沒有幾天，就當起傳戒師來了，依南傳佛教徒的眼光來看，這實在不是傳戒，而是毀戒！

六　大小乘問題首遇質疑

九日下午我訪問老僧王大聖菩陀可沙上座時，相談得非常多，彼此都感到投契，他所說的話，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請我寄語中國佛教徒說：「眞正的佛教徒，決不輕視大乘」！的一句話。

我所以對這句話留有極深的印象，是在我第一天訪問泰國高僧中，曾因爲大乘小乘問題遇到兩次不太愉快的論爭。

第一次辯論是和法宗派宗長大聖摩訶威勒嗡僧王遇到的；第二次論爭是和病中的僧皇發生的。因爲僧皇在病中，我沒有多作釋疑，和大聖摩訶威勒嗡僧王的辯論，是比較『尖銳』一些。這個原因是：第一、他先單刀直入的採取攻勢；第二、也是我到泰國以來的首次『遇難』。

這位現年六十歲的僧王，是泰國四位僧王中最年輕的一位，他是法宗派的宗長，也是佛教宣傳部的部長。祖父是華僑，自己也能說幾句潮州話。對於佛學有深刻的研究，因爲他特別的聰明，在年輕時就考取了第九級巴利文學位，他的辯才更是全國聞

名的，能講善說是他的特長。

九時卅分，我作完了第一個拜訪活動——訪婆羅牟尼副僧皇以後，便在馬子鳴、廖振祥、陳明德等居士的陪同下，乘車直向蒙古打佛寺馳去。到了該寺，見到這位最年輕的僧王，依照佛教儀式，互相行了禮，他便首先爲我合掌誦經，代我祈求三寶加被，祝我法體健康，賀我一切無礙！

然後，他就出我意料之外的，向我進行攻勢。他說：「北傳佛教是大乘，是利他的，南傳佛教是小乘，是自利的，法師的意思是不是如此」？

這眞是所謂『先禮後兵』，來勢不僅猛，也使我感到突然。

我便回答他說：「一般而言，大乘是利他的，小乘是自利的。然而，大乘並不是不自利，小乘也並不是不利他，問題在於他們所重的中心何在。我確切認爲：大乘是以利他爲主自利爲輔的，同時是從利他中以完成自利的；小乘是以自利爲主兼行利他的，沒有以利他作爲自己主要的任務，這是大小乘主要的差別所在。正因爲有著這樣中心所重的不同，所以說小乘是自利的，大乘是利他的。雖然這樣說，但並不否定小乘的利他性，大乘的自利性」。

我的解釋，使他說明了內心感觸，從他的談話裏，可以看出，他並不固拒大乘，祇是對於大乘批評小乘爲自了，有所反感。他說：「對的！正像法師所說的，小乘並不是專爲自了，因爲在他入滅以前，照樣要在社會上做福利事業，怎可以說是自了呢？大乘佛法的弘傳者，動輒譏評小乘是自了，這是我不能同意的」。

我便更進一步的說：「請不要厭聽這種論調，這也不是每個大乘者一致的看法，而且，即使作這樣的解說，也是有它的對治作用的，這是針對頭陀行的阿蘭若比丘說的。因爲這一類型的根性，厭世的觀念極深，自利傾向極濃，不特不願過大衆的集團生活，就是要他們爲大衆說法也不願，具有這樣根性的阿蘭若比丘，你能說他不是爲自己解脫而學佛的嗎？至於佛世時的人間比丘，如化導獷悍邊民的富樓那，不求急證羅漢的阿難陀，繼佛轉法輪將的舍利弗，爲教犧牲的目犍連，經常的在人間遊化，到處做著化他的工作，這樣重於爲他根性的比丘，不僅不能說是自了，即使說是爲了自了，也不能抹煞他們的化他性。而現在南方佛教國家的比丘，所做的社會事業之多，所化的人群之廣，並不讓於大乘行者，當然更不可視爲自了的了。所以南方佛教行者，不應該因爲大乘批評小乘爲自了，就連大乘佛法的教義也在否定之中。不知僧王的

意思以爲如何」？

這位僧王的驚奇，漸漸加深，到了最後，他祇能以讚嘆的口氣說：

「法師的思想是這樣開明，舉出了事實，證明小乘不全是自了漢，這眞是太難得了，也是我第一次聽到的。過去我總以爲大乘佛法的行人，是一律呵責小乘的，想不到還有對小乘有這樣正確認識的大乘法師」。于是，他感慨的說：「如果每一位大乘行者，都能有法師這樣的認識，相信大小乘的鴻溝，不會有今天這樣深的」。

到這時，他近乎招架似的爲小乘辯解說：「大乘以利他爲前提，好當然是好的，偉大自然是偉大的，但是我們總覺得，這仍然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是本身問題沒有解決，怎有能力去解決他人問題？譬如不會游泳的，要到水中救人，豈不是有同遭滅頂之虞嗎？所以眞正要想在水中救人，先得學好游泳的技能，養成自己的救人能力，法師同不同意我的這種說法」？

我便指出他的責難，不僅是聲聞行者有來問的，我從中國關於這個問題常常發生的事實，說到它在理論上也不能說沒有一部份理由，然後，我便說：

「從水中眞正將人救起，唯有深沒於水，始能大顯身手。當知菩薩在生死中度生，也是如此。誰都知道衆生之所以名爲衆生，是因爲沉溺在生死的苦海中。要想從生死苦海中救起衆生，就得在生死苦海中學好一套救渡衆生的本領，然後才能完成度生的本願。不是自己安坐在涅槃宮中，一面享受涅槃寂靜的妙樂，一面空想救度衆生就可以成就了的。所以發心度生的大乘行者，縱然自己沒有得到身心解脫，也要終日在生死中度生，譬如說：『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薩於此先發心』，就是大乘利他精神的最高表現。我們之所以信奉大乘，崇敬大乘，實踐大乘，就是受了這種精神的感召和鼓勵」。接著，我再進一步的弘揚大乘，婉勸他發菩提心。「爲了暢發佛陀的本懷，爲了不忍衆生的苦迫，爲了佛化世界，爲了普救群萌，我覺得每一個佛陀信徒，都應信受以利他爲本的大乘。僧王是一位誠心爲法的行者，還應該從現在所作的福利社會，普濟群生的事業方面，更進一步的走上以救度一切衆生爲本願的菩提大道！如此，則佛法幸甚！衆生幸甚」！

他歸於沉默，祇給我一個友善的微笑，經過一段沉思之後，他繼續的問：

「輕於爲己重於爲人的大乘，是不是如服務渡船上的人一樣，終日站在船頭，將

來來往往的人們，從此岸渡過彼岸，從彼岸渡過此岸，等到把每一個人都渡過了彼岸，自己才登彼岸」？

於是我引證經文，同意他的意見，並且更說明這是佛弟子所應學習的。

他說：「就法師所說，菩薩道的利他之說，自有它的一番道理，但就聲聞道說，我們並看不出有什麼菩薩道，所以大乘菩薩道，是不是佛法正宗，仍然值得我人的懷疑！佛法是以教證爲量的，在聲聞法中，如指不出足以資信的教證，要想一向信奉聲聞者接受大乘，老實說，那是絕對做不到的」。

到此，他眞的流露出對大乘那種根深蒂固的成見。我非常瞭解，如果使小乘人信大乘，比較不信佛法者來信大乘還要難，因爲他們有他們的成見。可是，我不能不盡到弘傳大乘的使命，不得不舉出事證與教證，來回答他。

我說：「你要想得到大乘佛法的消息，我以爲我們教主釋迦牟尼佛，是透露此中消息的最好榜樣！不信，請看釋尊成道後的遊化人間，席不暇暖的奔走恆河兩岸，苦口婆心的化導人群，悲憫爲懷的促進人世和樂，凡此種種事實，無一不是大乘精神的表現！爲佛弟子，學佛所學，行佛所行，豈可不效法佛陀這一種爲世爲人的大乘精神

?況且佛世時重於爲人的根性，在佛法的長期流行中，逐漸開拓出大乘的事實，又豈是我們所能抹煞的？至於菩薩道的教證，北傳阿含經有的是，並不是什麼特別教。如增含序品說：『菩薩發意趣大乘，如來說此種種別：人尊說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精進……諸法甚深論空理，難明難了不可觀……將來後進懷狐疑，此菩薩德不應棄。阿難自陳有是念，菩薩之行愚不信，……發趣大乘意甚廣……方等大乘義玄邃』：這是三藏教中最有力的教證，而且明白的指出，將來會有人不信的，縱使有人不信，但菩薩所修六度勝德，爲佛弟子者，仍然是不應該捨棄的。由此可以證知大乘是絕對可信的，不應該對此懷疑而不信受。還有，爲南方所重的佛陀本生談，在我們看來這是釋尊過去生中行菩薩大行的自述，也是釋尊爲佛弟子開示佛道所常引以爲證的實錄。若問菩薩道與聲聞道的不同究竟何在，我以爲從本生談中可以明顯看出。南傳佛教行者，重視本生談而不承認菩薩道，這是我無法理解而認爲不可思議的。事實說來：如果承認本生談是佛陀過去行菩薩大行的自述，就得承認以利他爲本的大乘也是佛法重要的一環」。

我和這位能言善辯的宣傳部長談話到此，因爲時間的關係，不得不起身告辭。他

忽然攔著說：

「我們今天談得非常相契，希望有暇再約談，佛法是講緣的，我們難得有緣晤談，更難得有緣談論佛法。佛道是怎樣成的，且不去管他，今天我先和法師結一佛緣」。說著，請了一尊五寸多高的佛像送我，我恭敬的接了佛像，合影後欣然的禮別。

這是第一次遇到質疑的責難。

這天的下午五時三十分，是拜訪僧皇大聖金剛智種陛下，於是又遇到了第二次質疑。

這位八十五歲的老僧皇，是今泰皇的伯父，曾經擔任過曼谷王朝第六代第七代王出家時的教授師，以及今皇出家時的傳戒阿闍黎。他老人家是個性情平和，而又民主的大德，即使一般人不稱呼他爲『僧皇陛下』，稱呼他爲老和尚，也不以爲忤。皇帝送他一部黃色汽車，車上插有一面黃色大旗，旗上繪有一隻大鵬鳥，大鵬鳥原是皇族的象徵，現在以它來象徵僧皇的佛化無邊。

僧皇已經因腸胃病動了三次手術。

我在陳慕禪等居士陪同下，乘車到珠拉隆宮醫院，僧皇在病中不能行走，坐在輪

椅上出來接見我，這使我深受感動。

我向僧皇禮座獻花後，他很關心的說：

「天氣這樣的酷熱，你遠道來弘法，已經夠辛苦了，現在又冒暑來看我，眞是太不敢當」。一片慈祥親切的表情，流露在面上，使我愈增敬意。我致過謝意，祝他法體健康後，他說：

「病是一種苦惱，多病多苦惱，久病久苦惱」。

於是我以大乘的立場說：「病是一種苦惱，這是佛陀明示我們的，當然沒有問題。但是爲衆生病，是示現而非苦惱，這是我國流行的大乘經典所揭示的，想來僧皇也是爲衆生而病的」。

我提到了大乘，僧皇就問我：「聽說大乘菩薩沒有生老病死，是不是」？

這當然是對大乘的誤解，我卽說：「不能這樣說，大乘菩薩有兩類：一類是初發心的菩薩，一切與我們凡夫一樣，當然不能免生老病死。一類是久發心的菩薩，雖然說已經了脫生死，但爲救度一切衆生，仍然示現如凡夫一樣的生老病死，如釋迦牟尼佛所現的一切，就是很好的例子」。

僧皇說：「如一般說的大乘菩薩沒有生老病死，與我們南傳佛教所說的不大相同。依南傳佛教說，一切圓滿的佛，尚有生老病死，何況所謂菩薩」？

就佛陀來說，這是佛陀觀的不同，一個將佛陀視爲歷史上的實質的佛陀，一個將佛陀視爲宗教上的示現的佛陀，彼此觀點不同，所以始終談不攏。

這也是佛教的老問題，任你怎麼辯論，也不能獲得一個雙方都滿意的結論。

七　副僧皇婆羅牟尼上座和眞常唯心思想

泰國佛教雖然是南傳的小乘，但是，在高僧中具有眞常唯心思想的大德，仍然很多。在中國有虛妄唯識和眞常唯心之爭，這是大家所熟知的，且不去談它，泰國小乘的阿毘達磨論者，都是反對眞常唯心思想的，甚至於對眞常唯心思想排斥不遺餘力！眞常唯心思想是不是屬於正統佛法，那是另外的一個問題，但是佛法中特別是大乘佛法中，有這一思想系的存在，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泰國佛教學者具有眞常唯心思想的，以副僧皇婆羅牟尼做爲代表人物，他著有『

衛親王，也是屬於眞常唯心思想系的學者。

我所訪問的泰國佛教領袖當中，最使我感到親切，相談得最融洽的，也就是這位具有眞常唯心思想的副僧皇婆羅牟尼上座。

後來，我在佛教大學作專題演講時，副僧皇婆羅牟尼上座不畏酷暑，親自前往大禮堂聽講，並且領導全體師生爲我誦經，也深使我感動。

我和他交換佛法識見，雖然時間不多，可是所談的範圍很廣，彼此都感覺到，那是充滿了法喜的一次會談。

我們從受戒談到中泰兩國比丘持戒情形；從比丘尼的傳承問題談到中泰兩國佛教的現勢；然後他從教理方面提出問題，彼此研討。

他問我：「阿含經裏有部分別六界經，你曾看過嗎」？

我回答上座說：「北傳所譯中阿含的第一六二經，就是分別六界經。我曾看過一次」。於是，我引用分別六界經的內容：「地、水、風、火、空、識的六界，是組織生命自體的六大要素，任何一個有情生命，必須具這六大要素，始能成爲一個活潑潑的生命，如缺少六界中的任何一界，那生命體就難得完成了」。

他愉快的說：「對的，一個有情生命，如果祇有物質的四大，沒有精神的心識，那豈不是和木頭一樣了嗎」？

「依佛陀的緣起教義說，無有有情而無心者，亦無有有情而無色者，有情之所以名爲有情，全在這色心的和合。佛法不偏於精神，不偏於物質，其原因亦在此」。

「很好！你這個解釋很合佛陀所說的六界義」。他讚嘆後，更爲興奮，接著問我：「但是六界中的識界，是生滅有爲的呢？還是不生滅的無爲」？

「就構成有情生命要素之一的識界來說，我們認爲這是生滅有爲的，至於生滅有爲的心識內在，是不是另有一個不生滅的無爲常住眞心，那是另一個問題。依小乘佛法說，識界自是生滅有爲的；依大乘佛法說，這有兩派思想說法不同。虛妄唯識論者，如小乘說它是生滅有爲的；眞常唯心論者，雖主有個常恆不變的眞心，但對六界中的識界，恐怕還是看成生滅有爲的，因爲按照眞常論者思想來看，這識界是從眞常心中所幻起的妄識」。

「說六界中的識界是生滅有爲，這我也是承認的，但我總覺得在這生滅有爲的心識內在，必還有個不生不滅的無爲心識在，不知法師以爲如何」？

我指出這是很合眞常唯心思想的，如果能夠多讀北傳大乘經典，特別是楞伽、密嚴等諸大乘經典，相信必能有所印證。

凡是具有眞常唯心思想的，大多數都有些禪定的功夫，所以我國的禪宗，也就屬於眞常唯心系。我曾這樣想：禪者之所以容易有眞常唯心思想，大概由於他們作自心觀察時，體現到自心的凝然湛寂，不期而然的就誘發出他的眞常觀念。因爲眞常者的思想，大都是有所見而來，所以很能自信自己的所見，固執自己的思想體系，不輕易的隨人所轉變。

像副僧皇婆羅牟尼上座，不論從那方面看，都是一個具有禪師風度的禪者。他的修定功夫很深，每天都要領導寺內僧衆和寺外居士，修禪一小時。

他對於北傳大乘佛教，表示相當的同情與讚善，所以最喜歡和中國僧伽談論佛法。他和我談法，也就極自然的投契了。

他似乎別有會心，又提出另一個問題向我說：

「六界中的識界與五蘊中的識蘊，是同還是不同呢？請法師解釋解釋」！

我解釋說：「識界的識，是主體的精神；識蘊的識，也是主體的精神。以識蘊配

合識界，我以爲可說它們是相同的」。

我這樣解說後，他又回到眞妄心的問題來了：

「依照法師對佛法的瞭解來說，妄識與眞心，究竟是一還是異」？

「就我從中國眞常大乘思想所得的認識來說，認爲這是非一非異的，既不可說一，亦不可說異。爲什麼？因爲妄是從眞起的，離開了眞卽沒有妄，而眞是從妄顯的，離了妄也就沒有眞，卽眞卽妄，卽妄卽眞，那裏可以說爲別異？雖則如此，但眞畢竟是眞，而妄終究是妄，妄的不能成爲眞的，眞的不會變爲妄的，怎麼可以說爲是一？唯有運用非一非異的雙非義，始能眞正顯示出妄識與眞心之間的關係。我的意思如此，不知上座的看法又是怎樣」？

「我向來都是這樣講的。妄識與眞心，一也不可說，異也不可說。今天聽法師解說，眞可說是深獲我心，使我感到無限歡喜！但是不瞭解我思想的人，都說我的思想有些古怪，不贊同我的這種說法，這就沒有辦法了」。

後來明德居士告訴我，泰國的阿毘達磨論者，說這位六十七歲的副僧皇是外道，認爲他的知見不正。我想，阿毘達磨論者重視法相的分析，也就很容易的忽視了內心

的省察。

我聽上座的說話，看上座的表情，知道他不僅是篤信自己之所信，並且對於沒有瞭解他思想的，也相信必有一天會瞭解他的。他說：

「我的思想見解，一時得不到人的同情，沒有什麼關係。大乘弘傳者，祇要不違佛法的本質，終會爲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問題在於弘傳者，如何運用他的善巧而已」。

我很希望能以他的思想做爲媒介，將中國所弘傳的大乘佛法，流傳到泰國去。我便指出這是既可印證他思想的高超，又可使泰人信奉大乘，一舉而有兩大功德。並且，我也表示願意將泰國所保持的原始佛教傳統精神介紹到我國去。

八　大小乘的鴻溝和世界佛教徒的聯合

十二日那天，我訪問中華佛學研究社的時候，陳慕禪居士在歡迎會中告訴我說：

「泰僧過去對大乘是佛說，反對非常激烈。後來由於本社同人不斷努力向他們介紹大乘佛法，現在他們的觀念已經有了相當的改變」！

當時我回答他說：「中泰兩國佛教關係很密切，現在如果由貴社做一橋樑，使中泰兩國大小乘佛法融貫起來，彼此不再發生隔膜，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工作。諸位能在這方面努力，實在值得欣幸的一件事，中泰兩國佛教關係搞好了，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携手共同努力於世界佛教運動了」。

我深信大小乘的鴻溝是應該塡平的，而且也確信它能夠塡平。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能利用善巧來塡平的問題。

最使我高興的，是泰國高僧大德方面，也有認爲這是重要的。關於這問題，我曾和越嗎哈讀佛寺的住持毘摩羅達摩上座，越色局佛寺住持大聖菩陀可沙僧王，越力母披佛寺的住持優婆離上座，菩提寺住持達摩華羅隆上座，大理石寺住持大聖旺那勒僧王等都交換過意見。

毘摩羅達摩上座，是僧伽內務部部長，曾率泰國的代表團出席緬甸結集三藏（第六次），緬甸政府封爲國師，常常住在緬甸。對於佛學方面是專門的阿毘達磨；大聖菩陀可沙僧王是僧王中年紀最高的一位（僧皇圓寂後，卽由其接登僧皇皇位），他不但精通佛學，也是最出名的星相學家，在泰國佛教當中負有相當盛譽的；優婆離上座

是僧伽福利部的次長；達摩華羅隆上座是僧伽福利部的部長，也是第七區的總管長；大聖旺那勒僧王則是當今掌握佛教事務實權的國務院院長，他也是大宗派的宗長。

僧伽福利部長達摩華羅隆上座在我拜訪他的時候，他知道了我曾將日人木村泰賢著的大乘佛教思想論、小乘佛教思想論譯成中文，對我說：

「有關闡揚佛教思想的論書，想來每個佛教徒都願看的，如果能有人發心根據中文或日文，將這兩部有關思想的佛教論書，譯成泰文給我國僧人看看，那就好了」。

當時我想到，大小乘的思想雖有溝通的必要，但以現在泰國僧人的情形來說，不一定會同情，我便試探的問：

「依照南北傳所說，大小乘的思想，有著顯然的不同，如將大乘佛教思想論譯成泰文，泰國佛教同道，不知能不能接受這一思想」？

「接受不接受是一回事，介紹不介紹又是一回事，不過在我個人的意思，佛教各種不同的思想，都可以互相介紹傳播。所以大乘佛教思想論，如能眞的譯成泰文，介紹給我國的同道，不特相信會有人研究的，而且相信會影響佛教界思想的」。

這是一位很不易見到的一位思想開明的上座。

我在驚奇中，從大小乘佛教思想的溝通上，想到中泰以及世界佛教徒的聯合問題上。

我說：「近代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是著眼在全世界佛教的佛學大家，他曾將今日世界各地所流行的佛教，綜合爲三大系，就是巴利文系的南傳佛教，華日文系的北傳佛教；蒙藏文系的後期佛教。三大文系的佛教，在時間方面說，雖有初期、中期、後期的不同；在法義方面說，雖有聲聞乘、波羅密乘、陀羅尼乘的差別，但我國佛教學者，認爲這三系佛教，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化機，儘管思想有所不同，意見互有出入，但若彼此之間，能夠互相觀摩，互相交換意見，就可以將個別弘傳的佛教聯合起來，向世界佛教的坦途邁進，眞正促成世界佛教化的實現」。

僧伽福利部部長達摩華羅隆上座很熱忱的贊同我的意見，他還說：「深望中泰兩國佛教徒，在這方面多多努力」。

我拜訪僧伽內務部長毘摩羅達摩上座的時候，我和他從臺灣現在情勢談到中泰兩國僧伽互相訪問的問題。他先向我說中國僧人很少來泰國訪問，泰國僧人也很少到中國訪問，他認爲我來泰國，是他感到歡喜榮幸的事。接著他說：

「要得中泰兩國佛教關係能夠增進，就得兩國僧侶不時的互相訪問。如果能夠彼此互相訪問，就如在彼此之間，造了一座渡橋。這一道橋造得果然很好很堅固，就是一道黃金橋，那是很有價值的」。

「我這次來到貴國，爲我僑胞說法，强化僑胞對佛教的信仰，固然是我的任務之一，但所抱的最大希望，還是在於貴我兩國佛教的關係增進了，兩國間的人民感情，也就會融洽起來，誠如部長所說，貴我兩國僧人的互相訪問，實是極重要極有意義的一件事」！

我和他談到拜訪僧皇副僧皇以及諸僧王，得到許多寶貴的高見以後，他說：

「兩國佛教徒互相瞭解，實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知道你是一位很有學問很有道德的法師，希望法師在這方面多作一點工作，中泰兩國佛教果能因此而有所增進，也是一大功德」！

「這次我應龍華佛教社之請，來到泰國宣講大乘佛教經典，使我僑胞在飽聞聲聞佛教之餘，亦得聽聞中國大乘佛法，激發他們發起大菩提心來，使他們更進一步的踏上菩提大道，爲佛法爲衆生而努力，同時藉此機會，希望和貴國佛教兄弟們，交換有

關佛法的意見，使大小乘的教理互相溝通起來，免得爲此有礙兩國關係的增進」。

他說：「很好！很好！泰國華僑很多，由於語言的隔閡，我們不能對他們多所弘法，使他們得到法益，能有中國法師來開示華僑，以補泰國佛教的宣傳不足，這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同時，依我看來，這也是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件大事」。

福利部次長優婆離上座正以新的方式來從事弘法，他對他自己國家佛教學者，思想上的保守，非常的悲痛，他和我交換過弘法方式問題以後，轉到中泰兩國佛教的合作上。他說：

「中泰兩國的人民，同是信仰佛教的，過去由於信奉大小乘的不同，彼此有著一個很大的隔閡，今後如欲促進兩國的佛教關係，在教理思想方面，最好能互相交換，使得彼此瞭解，感情自易增進。貴國是信仰大乘的，思想比較開明，可惜我國佛教徒思想異常保守，一切都以法毘奈耶爲依據，不敢稍稍越出這個範圍，所以泰國佛教始終保持原始狀態，很少有所演變進展的」。

我和泰國佛教高級領袖接觸中，談到聯絡中泰佛教徒感情，促進彼此合作的問題，非常的多，不管是什麼人，對於這一問題，都有共同的願望，這是很好的現象，雖

然我們的努力還不足，可是，起碼在彼此的共同認識上，都有了一致的看法。

大小乘的鴻溝，固然是仍然存在，然而已不如過去那樣的明顯，不用說，這還有待大家共同努力去予以填平的。

大聖菩陀可沙僧王和我的一段談話，更激發我具有此信念。

這位八十四歲的老僧王向我說：

「我國信奉的是小乘，貴國信奉的是大乘，雖然說有大小乘的不同，但這不過是量的差別。舉喻來說：小乘是小車，大乘是大車，不論大乘小乘，都是源於佛的正覺而來，祇要不違佛的教理，我們都得相信它是佛教，假使離開了佛的正覺之理，那就是外道，很難獲得人們的信受了。所以佛法的弘揚者，不在大小乘的爭執，而在佛法本質的保持，如果這點做不到，佛教的存在也就成爲問題，法師的意思，以爲如何？」

「對的！一切佛法源於佛的正覺而來，所謂『法從佛出』，就是此意。各地流行的佛法，都是重視這點的。不錯，中國是以發揚大乘爲主的，但每個大乘佛法的弘揚者，都著重於大乘佛法眞義的弘揚，誰也不敢違背佛法眞義而宣說的，如有誰敢違背

佛法眞義，宣揚相似的佛法，同樣會被人目爲異道，其法不能弘通。關於這一點，我覺得只要是眞正的佛教徒，大概都是如此的」。

這位老僧王的思想，並不像他的年紀那樣的老，他對大小乘的看法是極爲開明的，所以他又進一步的舉喻說：

「大乘小乘，在原則上都是佛教，眞正的佛教徒不應該有疑義的，所以大小乘的差別，這完全是方式的問題，如人類受用飲食，西方人用刀叉，中國人用筷子，用具雖然不同，而其受用飲食則一。誰也不能說誰的方式不對，問題還是在於合不合乎佛法」。

「我們依於經說『法海一味』的瞭解，認爲流布世間的一切佛法，都是從教主釋迦牟尼佛大悲心中所流露出來的，不過爲了適應各個不同根性的好樂，所以有種種差別不同的法門。到了佛滅度後，佛法的弘傳者，爲使佛法的普及，佛法開始向世界各地流行，流行到各地的佛法，爲了適應各地不同的文化環境，於是各地所奉行的佛法，也就自然而然的有了差別。祇要瞭解彼此的適應性，不作不必要的排拒，是無礙於全世界佛教徒的聯合的。所以我希望在同一教主，同一信仰之下，先從溝通中泰兩國

佛教文化著手，然後促進全世界的佛化運動。像去年貴國所舉行的佛陀二千五百週年紀念的集會，今年在貴國召開的世界佛教徒友誼大會，諸如此類的集會，應該經常的舉行，以期集合全世界的佛徒於一堂，相互交換發揚佛化的意見，溝通教徒彼此之間的感情，擬訂世界佛化運動的具體綱領，令全世界的佛教徒，依此綱領共同爲世界佛化運動而努力，佛法普及世界是沒有問題的」。

我和老僧王的談話，說到佛教徒的聯合問題上來了，彼此都感覺到興奮。他表示他的意見說：

「佛化世界運動，在世界一家的今天來說，實在是很必要的，我們佛教徒也應該有這麼一個理想，爲了促進這一個理想的實現，集合全世界佛教徒所有的力量，共同向著這一偉大目標推進，自是理所當然的事」。

老僧王對這問題的興趣很濃，他的見解也很實際，我們談到了最實際的言語問題。他說：

「世界各國佛教徒，各有語言的不同，各有文字的不同，各有習尚的不同，各有生活的不同，要想溝通彼此之間的感情，發揮各個佛徒間的力量，實在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現代各種主要的世界會議，都以英文爲主，所謂佛化世界運動，要向歐美各國推動，但若沒有英文這一工具，那將是事倍功半！如以英文爲媒介，彼此自由交換意見，感情自然日趨增進，有了深厚的感情，再爲佛化世界努力，那就容易得多了」。

老僧王停了一會，轉換口吻問我：「貴國僧衆，對於英文的學習，是否重視？我國青年比丘，現在學習英文的很多，對於世界佛化運動，將來或者少有助力」。

老上座出家六十三年，戒臘也是六十三歲，可以說是年高德重的老上座，在重上座的泰國僧團中，他的出言是有相當分量的。我便誠敬的說：

「老上座是位年高德重的長老，一言九鼎，只要你老起而倡導世界佛化運動，促進世界各國佛教關係，我相信會得到各方響應的。果因老上座的倡導，使得佛化世界實現，這不但是佛教的幸事，同時，也是一切衆生的幸事，因爲今日世界人類，實在需要佛法救濟的，亦唯有法雨的滋潤，人類的心靈始能得到安慰」。

老人總是仔細審愼的，他鄭重的說：

「法師剛才所說的意思，好確是一件好事，而且也是一件大事。但像這樣大事，推動起來不是一人力量所能做到的，要各國長老大德，集合起來共同努力，始能發生

作用。如舉行有關世界佛教會議時，先由大會各代表，將問題提出來討論，待大家的意見獲得一致，然後再訂出方案來去行，那就比較有成果了。一人一國來做總是比較吃力，並且不一定有什麼成效。雖然如此說，但是你的寶貴意見，我還是異常贊同的，只要我們有心，我們就在這方面努力吧」！

我來泰以後，看到泰國華僑各報披露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第五屆會議將在曼谷舉行。當我在宗教廳長陪同下，考察他們的事務時，宗教廳長也問過我對此舉有何意見，另外，大多數華僑，都非常的關心這件事，有很多人向我提及此事，並且問我自由中國方面的代表人選。由此可見，聯合世界佛教徒的課題，確是一般佛教徒所重視的。

我也確信，這方面的前途，是值得樂觀的。

九　互派留學僧的探討

從聯合佛教徒，溝通彼此感情，促進互相之間瞭解的問題，引出了互派留學僧的探討。

南天遊化

我來泰以後，就想設法使華僑信徒有此認識，協助我們有志來泰學法的學僧，成就此一志願。這也是增進彼此瞭解，溝通彼此文化的一件事。

我相信我們福嚴精舍的印海法師和彌勒內院的淨海法師，很適宜接受此一使命。我也和龍華佛教社理事長馬子鳴居士，以及廖振祥等居士數度談到這件事。終能使他們願意盡力支持，爲了愼重起見，決定召開一次理監事會議。

在會議沒有舉行以前，我和泰國僧伽內務部長毘摩羅達摩上座有過一次初步研究。彼此的印象都很深，使我深深覺得，此事的前途，是非常樂觀的。

我和僧伽內務部長毘摩羅達摩上座談到互派學僧學法問題，也是由於促進兩國佛教徒互相瞭解的問題談起的，我向他說：

「爲了敦睦兩國佛教徒的感情，我主張由中泰兩國互相組織訪問團訪問，不知部長有何高見」？

他承認這是溝通雙方感情的最好方法，可是，他認爲互派留學僧的效果更大。他說：「互派留學僧，使他們在留學國，住個相當長的時期，眞正在佛法方面用一番功，然後始能得到佛法的利益，法師以爲對不對」？他在表示了他的意見後，又問我說

：「我很想派我一個弟子到貴國去學習大乘佛法，不知生活成不成問題」？

這位被緬甸政府封爲國師的阿毘達磨學者，竟有這樣開明的計劃，不能不使我更加對他欽敬！

我告訴他這是我們歡迎的，還進一步的說：「我們中國的寺廟是十方制，任何一個僧衆，進入某個寺廟，他的生活就由某個寺廟負擔。最好是互相交換留學僧，雙方互相成就學僧的費用，到貴國來的由貴國負責費用，到我國去的由我國負擔費用。不過，來貴國學習南傳小乘佛法，要先學巴利文、泰文；到我國學習北傳大乘佛法，也要先學中國的語文，因爲語文通了，然後始能學法」。

他很愉快的說：「對的！這個意思很好！因爲我覺得互相訪問的時間很短，所得的利益很少，所以我主張相互交換留學僧。這樣不特學的人所得的佛法利益很大，而且關係兩國佛教的前途也很大，因爲瞭解了對方的佛法，始能談得上團結，如果在教理上不能有所認識，雙方的隔閡總是免不了的」。

從教理的認識促進兩國佛教的關係，實是根本之圖。從他的意見，我想起了在這方面最有貢獻的太虛大師，我對他的看法表示贊佩以後，對他說：

「過去我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不僅在國內辦僧教育，造就了很多僧材，而且派了留學僧到各佛教國家留學，如泰國、緬甸、錫蘭、日本以及我國邊疆的西藏，虛大師都曾派過學僧去學法，因此，國內弘法人材也備了。固然有，就是國際弘法的人材近代中國佛教所以這樣活躍，僧材所以如此衆多，差不多完全是太虛大師培植出來的。假使不是虛大師在三四十年以前提倡僧教育，派遣留學僧，今日中國佛教弘法人材，必然感到極度缺乏！所可惜的，就是有些法師陷身大陸，是佛教的一大損失」！

部長很驚訝的說：「近代中國有這麼一位眼光遠大思想開濶的大師，的確是很難得的，法師是他的門徒，當然是相當有遠見的，所以我也不妨把我的意思提出來。關於派遣留學僧到外國去求法，一般人是很不注意的，因爲這個功德的成果，一時不容易看得到，要經過相當的時間才能看到他的效果。所以一般人就祇知道裝金塑像等的功德，不知道成就弘法人材的功德。其實培植僧材的功德，比做什麼功德都大，因爲弘揚佛法是靠僧衆，住持佛法也靠僧衆，沒有僧衆卽談不到弘揚佛法和住持佛法了。如種果樹，要它開花結果，不是短時間所能做到的，但到了開花結果時，那所收穫的果實，也就特別的豐富了。不瞭解這道理的人也就很少。我很多，所以幫助求法的人也就很多，

曾派過很多學僧到錫蘭、緬甸、日本去留學，現在我很想派兩個學僧到中國去學習大乘，因爲怕沒有人支持，食住發生問題，所以一直未敢選派，如果這個問題能夠解決，隨時都可選派學僧到貴國去的」。

他如此熱心培植僧材，是我衷心欽敬的，對於他的苦衷也深爲同情，所以我告訴他，中國諸大德一定會歡迎泰國學僧去學法的，我還向他說明我國古哲名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來鼓勵他克服困難，並預祝他的成功。

我舉太虛大師辦學的例子說：

「我國太虛大師在三四十年以前，在國內辦教育，向國外派留學僧，不特沒有人贊同，而且還有人反對，甚至用種種手段，從中作種種的破壞，但他仍然不顧一切的做了。到了太虛大師入滅，感到僧材的難得，就想到太虛大師過去做的是對的，因而過去反對他的，現在都讚嘆他了」。

他聽了非常感動，熱忱的說：

「太虛大師有這樣大的功德，實在值得讚嘆，我要在佛前誦經，爲太虛大師的功德廻向」！

他接著，很感慨的告訴我：「在泰國比丘出國學法的，可以說我是第一人，其他雖然也有上座派人到外國留學，但所派去的是居士，而不是比丘」。

我也表示要在三寶面前，求三寶慈悲加被，祝他法體康樂。他又對我提出希望，希望我能發願繼承太虛大師的遺志，光大太虛大師的事業。我在當天晚上講經後，非常眞誠的在佛前爲這位上座祝禱。

這一天是我訪問活動中，最後的一個對象。時間不像以前那樣忽忙，有充足的時間和他暢談。

他說：「法師在龍華佛教社，宣揚大乘佛法眞理，可惜由於言語不通，我不能去聽法師宣講，這是非常遺憾的事！但爲表示我對法師的敬意，我當派一個中國的出家弟子，去聽法師講經。這個中國出家弟子，禪定工夫很深，入定的時間很長」！

一面說著，一面指著他的弟子給我看，我客氣的致意後，他又指著坐在我旁邊的一位青年比丘說：

「這是我派到印度那爛陀寺去學法的一個，現在回來在大學裏任教授，明年再去繼續學兩年，就可以得到博士學位了」。

我聽了之後，感慨很多，隨後，我問那位青年比丘：

「現在那爛陀寺有誰講學？是在家人還是出家人？就讀的學生有多少」？

其弟子說：「教授有在家的，也有出家的，如以國別來說，有西藏的，有錫蘭的，有日本的，有印度的。至於學生，出家的有二十多位，在家的有三十多位」。

「是專門講佛學呢？還是兼講世學」？

「專門佛學，沒有世學」。

那爛陀寺是我國最偉大的留學僧玄奘法師學法的地方，修學大乘瑜伽唯識學，並將唯識學弘傳到中國來，成爲一個有力的宗派。該寺又恢復講法了，而且有不少泰、日、錫蘭教授和學僧，却獨缺中國籍的！在那爛陀寺的學生，都知道我國的玄奘三藏，可是今天的玄奘在那裏呢？

想起來，不免憑添慚愧！

一〇 泰高僧關心中國政治

居留泰國的華僑，固然是對祖國的情形非常關心，就是泰國佛教的高僧也同樣的

關懷。我每和華僑信徒們談話時，都會被問到國內的現狀，在拜訪泰僧活動中，也時常被問到。

共產黨對海外的宣傳，是無孔不入的，尤其是他們的宣傳手段，更是狡猾得令人吃驚。

那些崇信唯物論以製造仇恨爲手段的殘暴集團，本來和佛法不能並存的，然而他們爲了向南方諸佛教國家滲透，仍然僞裝出假面孔，經常派遣佛教代表團到各國訪問，還邀請南方諸佛教國家佛教領袖到大陸參觀，此一處心積慮的陰謀，令人畏怖。

泰國佛教權力最高的僧伽國務院院長大聖旺那勒僧王，就此事和我談了很多。他說：「我這次到馬來亞一帶知道有這麼一個事實：中國大陸的共產黨，常常邀請東南亞各佛教國家信徒到大陸去參觀訪問，等到參觀訪問的人回來以後，大多數的人都說共產黨很尊重佛教，人民有信仰佛教的自由。法師是從自由中國來的，雖然說臺灣和大陸是處於敵對的狀態下，但我相信你們在臺灣的法師，一定很關心大陸佛教的狀態，對於大陸佛教的實際情形，多少要比較瞭解。因此，我請法師告訴我共產黨是不是眞的尊重佛教，相信法師不會對我妄言的」。

他的發問，引起我的痛心，也激發出我的責任感，我肯定的告訴他：

「講到今天的大陸佛教，據我們所得到的消息，已經根本沒有佛教的存在了！假如說還有佛教，那不過是大城市中，以前有名的聖地，保持一兩個寺廟，作爲佛教的象徵，並且藉此欺騙東南亞各佛教國家罷了，那裏還有佛教信仰？舉個明顯的例子說：過去我國政府首都南京附近，有一個聞名全國的棲霞山，山上有個佛教古道場，我政府在大陸時，該寺經常住有二三百名僧衆，但從共產黨佔領了大陸以後，該寺僅留下兩三個年老僧人，可是東南亞佛教國家如有佛教團體被邀去參觀時，善於僞裝的共黨，好像變戲法似的，立即集合很多僧衆排立起來歡迎！不知底細的人，會誤以爲眞的，其實都是假的，即此一端，可以想見其他。至於對寺廟的破壞，佛像的搗毀，經書的焚燒，僧衆的屠殺，尼衆的逼嫁，更是共產黨的傑作！今天大陸沒有佛教，如仍見有佛教，也不過是共產黨徒的工具，根本不能代表眞正的佛教」！

僧伽國務院長相信我說的是對的，他說：

「我也認爲那是假的，共產黨不會眞的尊重佛教，也不會允許人民有信仰佛教的自由，但是，到過中國大陸訪問的東南亞佛教徒，大多數受了欺騙，法師認爲有何辦

法」？

我希望他能認清共產黨摧殘佛教迫害僧尼的眞面目，轉告他的全體僧衆和信徒，不要再受虛僞宣傳的麻醉，於是我說：

「共產黨徒有個最大的特長，就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東南亞佛教兄弟們，如欲洞燭其奸，不能專聽它的宣傳，必須分析它的本質。共產黨的本質是什麼？就是不信唯物論以外的東西，尤其是宗教，不僅不能信仰，且是他們消滅的對象。列寧曾說：『所有現代的宗教和教會，所有各式各樣的宗教團體，都是擁護剝削制和欺騙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機關』。又說：『宗教是一種精神的劣酒』。因爲他們對宗教的看法是如此，所以在共產國際綱領一文中，便公開露骨的喊出了反宗教的口號：『要用各種可能的方法進行反宗教的宣傳，並以科學的唯物主義爲基礎，重新建立它的全部事業』！共產黨的本質如此，那能容許佛教的存在和發展呢」？

僧伽國務院長大聖旺那勒僧王說：

「共產黨無宗教信仰，是共產黨的本質使然！眞正篤信宗教的人，不應對共產黨特別是東南亞的佛教徒，惑於共產黨的宣存有幻想的，但不幸的是，有一些宗教徒，

傳，蔽於共產黨的僞裝，以爲鐵幕深垂的共黨區內，不特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共產黨徒亦復相當尊重佛教的。於是不知不覺的爲共產黨作義務宣傳，這纔眞正是自由世界的隱憂」！

「對了！院長這個認識，是極其正確的！由於共產黨的善於宣傳，明明是人間地獄，硬要說成是美麗的天堂，明明是層層枷鎖，硬要說成是自由，不知眞相的人，以爲天堂在人間實現了，等你跨進『天堂』爲『天堂』的鐵幕所籠罩，那你立刻就可發現：『天堂』原是地獄，『自由』就是枷鎖，要想擺脫枷鎖，脫離地獄，那就難之又難了」！

很多位高僧，都想知道自由中國的現況，特別是政府對佛教是否尊重，以及佛教發展情形，如內務部長毘摩羅達摩上座，福利部長達摩華羅隆上座等，都和我談論到這些問題。

一一　泰國名刹巡禮

來到泰國以後，對於泰國佛教的制度、沿革等等資料，收集了很多，我曾分別寫

成『泰國佛教的實況』、『泰國佛教的簡史』兩篇文章，發表於海潮音月刊上，在這裏不再重複介紹了。現在將我所朝禮的名刹聖地中較爲重要的，作一綜合報導。

一 玉佛寺

我到泰國的第二天，是五月份的第一個星期日，正逢聞名全世界的玉佛寺開放，因爲機會難得，我改變日程，由廖振祥、陳明德等居士陪同下，乘馬子鳴居士座車，前往朝禮。

這是泰國全國的佛教中心：歷代王朝舉行佛教儀式都在此寺，歷代國王的遺體也供奉在此寺的佛塔內，至於皇帝聽經，封僧官，齋僧等也都在此寺內舉行。歷代帝王出家，也多半在此寺內修持，今皇哈瑪九世在兩年前出家，也就在此寺大殿舉行剃度儀式的。

玉佛寺是曼谷王朝第一代所建築，距今有一百八十年的歷史。因爲寺內供有一尊綠色的玉佛，因而得此寺名。這一個富麗、堂皇、莊嚴的佛寺，佔地極廣，四週的圍牆都是用花磚鑲成的，地上舖著極名貴的青石，大殿的四壁以及天花板上，雕繪有佛陀一代的歷史，有如我國的敦煌壁畫。

在寺裏有規模極大的南傳藏經樓，成爲泰國佛教文化精華的集中地。

寺內有定期的講經法會，每月初八、十五、二十三、三十日請高級僧官在寺內講經，除此以外，國王如要聽經時，還臨時舉行講經法會。

大殿裏所供的那一尊綠色玉佛，約有三尺高，每年爲玉佛換衣三次，用瓔珞、珠寶來裝飾。每次換衣，也是要由泰王親自主持的。

這座佛寺每星期開放一次，在開放的時間內，無論什麼人都可以進入寺內禮佛，僧俗人等都利用這一天來朝拜，一般朝禮者，大半是在附近購買香花，來到大殿上供佛。雖然人多，因爲大殿內不許穿鞋，鮮花又極多，香氣四溢，使人有一種超脫的感覺。我在這裏看到許多緬甸僧人和歐美人士，每張面孔都是肅然起敬的。

玉佛寺內有很多的佛塔，都極其崇高、偉大。

但是，在建築上，似乎不如中國式的佛寺建築得有計劃和規整，稍有一點零亂的遺憾。

我禮完佛，就在全寺裏巡禮，一時留連忘返。到了此寺，可以看出信仰力的偉大

，以及泰人對佛教崇敬之眞誠。

二　佛統塔

我來到泰國之初，就聽說佛統府佛統塔的偉大！美國新聞處拍了佛教紀錄片，曾邀我去看，我也在銀幕上看到佛統塔的影子，心裏更爲嚮往。

可是，因爲佛統大塔在佛統府境內，距泰京很遠，直到我離泰的三天前，纔去朝禮。

清晨乘汽車前往，由於兩天以來的忙碌，稍欠睡眠，上車之後，有點頭暈，所以一坐上汽車，就閉目養神，路上的風光怎樣，我一點也沒有注意它。可是車行速度之快，是我生平從來沒有遇到過的。

九點鐘到了大塔旁，我在大塔前，先爲佛像行禮，有一位老者，以爲我是外國來的，特自動的導引我們參觀。在塔外邊的似同走廊的房子間，廊簷上，走了一段，就看見有課桌和黑板，可以想見這是上課的地方。房子裏，有的供有佛初成道像，有的供佛度五比丘像，有的供佛涅槃像，種種不一。塔的高大雄偉，我國邊疆有沒有，我不曉得，我國內地沒有這樣大的塔，我可以確定的。繞塔一週，十分鐘的時間不夠，

其高大的程度如何，可以想見了。

據佛統志所載：此塔附近一帶，於二千年前原是一城國，名猜是里，後來沒落了。到了大城王朝時，在此地設有招兵站，及到羅斛在此設都時，佛教傳到此地，當時築塔紀念。到了曼谷王朝興起，歷代的國王均曾修葺加高，現在的大塔，其高已達一百二十公尺，是泰國第一大塔。

三　巴翁魯尼華寺

泰國佛教共分爲兩大派，一是法宗派，一是大宗派。現在要以法宗派的聲勢比較大，巴翁魯尼華寺，就是法宗派的總本山。

我在八日來此拜訪僧皇和副僧皇，因得機會作一次朝禮。

此寺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曼谷王朝第四代王，曾任此寺住持達二十七年之久。其下有三代僧伽皇帝，直到現在的僧伽皇帝。

全寺住有一般沙彌、比丘，約一百餘人，從曼谷王朝第五代王直到現在的第九代王，都是在此寺出家的，寺內有個行宮，是皇上出家的臨時住處。寺佔地極廣，大殿堂皇、莊嚴，佛塔也極多。

另外，法宗派的佛教大學就設在寺內，其址是一座三層高的大厦，下爲大禮堂，可容學僧一千幾百人，二三樓有教室十四個，圖書室兩個。現有學僧一千名左右。

在寺內還有巴利文佛學院一所，普通高中一所。在寺的對面，是設備完善的法眼月刊印務館，這是法宗派所辦的，發行以來，已有六十一年的歷史。是泰國佛教中最有權威的刊物。印務館的連結處，就是泰國佛教總會的大厦。

四　菩提寺

菩提寺是大宗派的總本山，也是泰國最大的佛寺。不過，大宗派的宗長大聖旺那勒僧王駐錫在孟乍摩寺（大理石佛寺），大宗派的重心已隨之轉移到這裏來了，可是，此寺無論在那方面說，都是大宗派的精神重鎭。

我訪問住持達摩華羅隆上座以後，副住持昭坤威懺法師陪同我作一次巡禮。

據副住持告訴我，此寺最初的建築，本來是個小廟，後來從曼谷王朝第一代王開始，直到現在一百七十多年，逐漸的擴充，才成爲今日這樣規模弘大的寺院，寺址約有我國十畝。寺以佛殿爲中心，在佛殿的週圍，一層一層的共有三層，供有千佛像，都是歷代國王大臣發心塑造的。常住比丘一百五六十人，沙彌三四十人，另外也設立

了巴利文佛學院一所，泰文佛學院一所，普通中學一所，有學生一千多人。

我進入大殿禮佛後，放眼觀察大殿的四週，以及天花板上，都雕繪有很精細的佛教圖畫。副住持說，這是三世王的傑作，因爲三世王不僅是個藝術的愛好者，而且他本人就是一個很出色的藝術家，在泰國是極負盛名的。大殿的中央，供的是佛初轉法輪度五比丘像。

從大殿出來，去參觀寺內歷代住持歷代國王的遺物保藏處，內藏有曼谷王朝第一代王子出家用的玻璃鉢，內外透明，異常名貴，第五代王用以供佛的花瓶，花瓶底下蓋有五代王印。其他還有許多高僧大德用的東西。

因爲本寺住持是大宗派的佛教領袖，現任的僧伽福利部長，又是第七區的總管長，所以菩提寺的僧衆生活，也就特別嚴肅。我在寺內參觀，未見到其他比丘，因爲這時每一比丘都在用功，大有我國叢林不窺寮的古風。

在寺內有一座藏經樓，高大富麗，輝煌燦爛，光耀奪目，其壯觀，在我國內地是見不到的，今日臺灣更不用說了。另外還有四座寶塔，據副住持告訴我，這是安放過去四位住持的靈骨的，是第一代王朝及第四代王朝所建。

五　越素讀佛寺

越素讀佛寺，亦名素達索佛寺，按原意義翻譯過來是善見寺，這是泰國的第二大佛寺。

這也是曼谷王朝第一代王所建的，內供有泰國最大的銅佛一尊，據泰人的傳說，此寺祖師很多，特別的靈驗，所以，政府每年都要在寺內舉行二三次佛像加持禮。如去年慶祝佛陀二千五百週年時，就曾在寺內加持了兩萬尊護身佛，請全國聞名的長老大德，來寺加持七天七夜。

寺裏也設有巴利文佛學院和泰文佛學院各一所，以及普通中學一所，學生還要多些，約有兩千名。

現任住持是僧伽國務院最高法庭主席，名叫大聖菩陀闍黎，華譯是長老之意，也是四大僧王之中的一位。因爲他年紀老了，不大問事，一切事務由副住持辦理。我來訪時，這位僧王在患沉重的病，交談了幾句寒喧話之後，就告辭出來，由一位青年比丘，引導參觀全寺。

先去大殿禮佛，大殿內所供的是吉祥釋迦牟尼佛像。

泰國各寺廟雖僅供一尊釋迦牟尼佛像，但各代表佛的一種特色。如前菩提寺所供的度五比丘像，本寺所供的吉祥釋迦佛像等是。每個寺廟，殿內的佛像都極單純，不像我們中國在同一大殿內供有許多不同的佛像、菩薩像、羅漢像，甚而至於諸天像，擠擠一堂，洋洋大觀，實在有點不大調和。我覺得泰國的單純化，比較理想。

六　大理石寺和宗教廳

孟乍摩佛寺，因爲佛殿全是大理石建的，我們的華僑就叫做大理石寺。

由於此寺是東方第一流的文藝建築，所以，全世界都是聞名的。建築者是曼谷王朝第五代王珠拉隆宮。工程非常大，雕刻精細，足以代表泰國的文化。

當去年泰國舉行佛陀二千五百週年慶典時，我國佛教應請前往參加大典的正式代表，甘珠活佛和印順法師，就住在此寺。這是當今泰國佛教的僧伽國務院，爲佛教政務的中心。

我來此拜訪大聖旺那勒僧王時，泰國宗教廳的廳長特別過來招待，分向僧王及我行禮後，默坐一旁靜聽我們談話，當我們談完了，我起身告辭時，他說：

「宗教廳就在本寺的對面，請法師過去參觀參觀」。

因而，我們一行就去到宗教廳，一進門，在一個很大的牆壁上見到一幅大掛圖，圖的正中上面是個法輪，其他是信仰佛教國家的分佈圖，凡有佛教信仰的國家，法輪就有一道光射到那裏，沒有佛教信仰的國家，就沒有光射過去。要想知道世界各國有多少個國家信仰佛教，一看這個圖，就很清楚的知道了。太虛大師說：『法輪似地東西轉，佛道逢源左右通』，這個圖倒是很好的象徵。

宗教廳長告訴我說：「光芒四射，是表示佛光普照世界的意思」。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設計。

接著，宗教廳長引我們參觀各部門。宗教廳全廳分爲兩個部門：一是寺廟產業組；一是僧伽服務組。全國各地寺廟的產業，都由宗教廳管理，先由該廳將各寺廟產業收來，然後再由宗教廳統一分配全國各寺廟應用，這一個統一處理財產的辦法，較我國各自爲政的情形，要發揮力量。至於僧伽有什麼公務要辦，祇需通知宗教廳一下，宗教廳就會立刻代爲辦好，根本不需要僧伽自己操心，泰國僧人的僧格高，此亦是一大導因。

宗教廳的範圍很大，所做的業務很多，但名爲宗教廳，而實爲佛教辦事，因爲泰

國是個佛教國家，很少有其他宗教信仰，沒有什麼外教的業務可說，所以，宗教廳易名爲佛教廳，亦未嘗不可。

七　太伊密寺和大金佛

我在太伊密佛寺朝禮了大金佛像。

這是一萬五千多公斤重的純金佛像，迄今已有五百五十多年的歷史了。

據說五百多年以前，泰國和緬甸兩國交戰，泰王特用所有的黃金鑄了一尊佛像，由七分湊成，可以各別分開，因爲怕敵人搶去這尊金佛像，特在外面用一層泥灰包起來，所以從外表看來，這是一尊泥塑的佛像。

後來，就連泰國人也不知道他是金的，直到前年冬天，卽佛曆二千四百九十九年，佛身上的灰土掉落了，現出裏面的黃金，這纔知道是一尊金佛。

宗教廳會議決定，供在太伊密寺，由該寺負責保管，以供信徒膜拜供養。當時發現這尊純金大佛像時，不僅轟動整個曼谷，整個泰國，而且轟動了東南亞的佛教國家以及全世界。我們自由中國各報也連續的作過報導。

從這一尊金像被發現以來，每日前往朝禮的人士很多，站在宗教徒的立場來看，

這象徵了泰國佛教前途的光明無量，也象徵著佛陀的光明徧照十方。

我和馬子鳴等居士，向大金佛頂禮後，益感覺佛陀的永恆和偉大。

八　摩訶他寺

摩訶他寺，華僑叫做越嗎哈讀佛寺，這是建築在市中心地帶的一座雄偉大寺。大宗派的佛教大學便設在此寺內，現在有學僧一千多人，另外有巴利文佛學院一所，也有三百多名學生。常住比丘最多時住過八百多人，最少的時候，也住有三百餘人，這是全泰國最大的禪林。現在的住持就是頗有虛大師造就僧材之風的僧伽內務部長毘摩羅達摩上座。

寺內的設施，非常的富麗堂皇，尤其是客廳的寬大和裝飾，都很講究。這足見住持者具有魄力和識見。

大殿的四壁以及天花板也都雕繪有佛陀一代的畫像，其他佛塔、佛像，都很莊嚴。

九　其他

我另外還朝禮了蒙古打佛寺、沙葛寺、越力母披佛寺等等，也都同樣的堂皇、莊

嚴，俱有泰國的固有風味。

由於這些名剎聖地的朝禮，我可以歸納出下列的幾種印象：

一、各佛寺都有佛教教育事業，而且普遍的辦有普通中學，教育是各大佛寺中最主要的一個部門。

二、佛像佛塔雖多，然而都非常單純，整齊；不像我們的那樣雜亂，不整潔。

三、佛寺不但是泰國人思想上的中心，也是文化藝術精華的集中地。是博物館，也是藝術之宮。

四、寺內沒有燒飯的伙食場，佛殿內不燒香，徧供鮮花，顯然的比較潔淨。

五、建築堂皇富麗，尤其佛寺的四週環境靜潔，比我們的佛寺建築和寺外週圍環境，要好得多了。

一二　泰僧的修持

依於南傳佛教學人的觀念，如果沒有眞實的修行，是不能做成眞正的比丘的，一個眞正的比丘，必然是有眞實修行的，泰國僧伽在修持方面，是值得讚嘆的。

關於這問題，我曾和老僧王大聖菩陀可沙上座談過很多，我問他：

「貴國比丘，重視所受戒行，這是我所知道的，但除了重視戒律以外，其他修行，以何爲主」？

老僧王說：

「講到這點，我可以告訴法師的，泰國的比丘、沙彌，日常的行持生活，大都是禮佛、誦經、誦戒！除此也有念佛的，不過所念的是本師釋迦牟尼佛，不念其他的佛，因在我們南傳佛教中，只承認有一釋迦佛，不承認有十方佛。至於修觀方面，大多數是修小乘的五停心，如數息觀、不淨觀、四念處等」。

老上座這樣告訴我之後，接著就問我中國僧人的行持是怎樣的。我向他報告說：

「如老上座所說的泰僧修行方法，都是佛在阿含經中親爲教誡諸聲聞弟子的，特別是數息觀及不淨觀，佛稱爲二甘露門，中國學佛者也有修的，不過爲數不多罷了。其實，妄念多的，貪欲重的，修此二甘露門，確有對治作用。四念處觀，爲解脫的始基，是入道的初門，眞正依此而修持的，實亦極爲難得，唯中國佛法的修學者，很少有修這一法門的，因爲依照中國的學佛者的看法，這都是聲聞者的行門，大乘佛法有

大乘所修的法門。據實說來，大乘各宗本有各宗所修的心要，但以近代中國來說，大都是以修習淨土爲主的」。

因爲在南方佛教徒方面，不僅沒有修淨土法門的，就是知道有這一法門的，亦不承認這是佛所教誡的法門，於是，我向老上座解說：

「從原始的阿含聖典去觀察，佛對一般根性怯弱的，怖畏苦難的，懼於生死的，確曾開示過念佛法門，如六念法門中的念佛法門，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雖然阿含經中佛所說的念佛，就是念『南無佛』或卽稱念『釋迦佛』名，稱念『阿彌陀佛』聖號，這是大乘發展起來的，在阿含經不見有念西方阿彌陀佛之說，但不能否定這是佛法中重要法門之一。中國修學念佛法門很多，而念佛法門是攝機最廣的一種法門」。

老上座對我所說的不加可否，只是很留心在聽就是了。

四念處法門在南傳小乘佛教國家中很盛行。我在越嗎哈讀佛寺曾參觀禪林，這是泰國最大的禪林，有修禪僧人及男女居士約二三百人，修禪定者，大都是依四念處修的，有入定十多天者不乏其人。在此修禪的各有一間小房子，男女別住，界限分明。據引導我參觀的大宗派佛教大學秘書告訴我，現皇太后，去年曾在此修禪定七天，從這

裏出去的禪者很多。

修此四念處的禪觀，一定要有傳承。我在禪林中看到兩個年紀很輕的沙彌，向一位年約三十歲的比丘頂禮。明德居士告訴我，這是學四念處的向傳授師禮謝。

我來到泰國後的第五天，陳振泰帶一位姓黃名叫振裕的居士來見我，黃居士是修四念處的，他住在很遠的鄉下，看報知道我來到泰國，特來請求開示。這位居士是從一位緬甸僧人修此禪觀，但他問我：「如何得了生死」？

我告訴他：

「佛指示我們的修行法門，只要我們專心一意的去修，每一個法門都可以使我們了生死的，至於自己應修那一法門好，這就要看那一種法門與自己的根性相應，與自己根性相應的法門，就那樣老實的修下去」。

然後他說明和某緬甸僧學四念處的情形，問我依此而修，是不是能了生死？

我說：「四念處法門，是入道的初基，得解脫的要徑，佛世的比丘，很多是修四念處的，南方所傳的是小乘佛教，緬甸比丘教你學修四念處，當然不會錯，眞正修成功時，一定會了生死的。四念處中的無常、苦、無我，阿含經中到處說到的。如佛經

常問比丘說：『諸行是無常嗎』？比丘們答：『無常！世尊』！『無常變易法是苦嗎』？『是苦！世尊』！『無常苦變易法是無我嗎』？『無我！世尊』！無常、苦、無我就得解脫，所謂得解脫，就是了生死。可見修四念處，對於生死是可了的。你既然修這法門，希望你繼續修下去，不要懷疑，不要更換其他法門」。

然而，我仍然提到大乘佛法中的特殊法門——淨土，因就末法時代的根性來說，這是比較廣泛適應一些的。

後來，繼續有人請我開示行持，我瞭解到很多華僑，也都受到這些小乘佛法的法門所熏陶。

泰僧日常行持生活，也像我們中國僧人一樣的，大部份是禮佛、誦經、誦戒。但是他們有他們的一套儀規，這種儀規也溶合了他們固有的風習禮俗，以及融滙了原始佛教的傳統精神。我固然相信我們中國佛教，對於行持的儀規，向來是重視的，並且也有完整的、莊嚴的、充實的傳統方式，可是，從客觀上看，從比較上看，不能不承認泰國佛教儀規，是更爲純粹佛化的，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借鏡。

泰國佛教儀規，大部份是根據巴利文經典中所制訂的，遵守的情形，很徹底、很

統一、很眞誠。無論在各種儀式上，在誦念上，在禮儀上，在一切生活細節上，都能在固定的莊嚴形式內，做到劃一的效果。

我應大宗派佛教大學演講時，副僧皇在我步上講臺後，親自領導聽衆舉行佛教儀式；在我訪問各僧官時也見到了誦經祝福的儀式；當我和泰國佛教徒接觸時曾被以接足禮迎送；特別是在我考察他們托鉢、齋僧、修持等等情形時，也見到他們儀規的一部份。關於這些，我將在後面報導，在這裏所要談的，是對重視佛教儀規的一位長老所作的努力。

洛叉波毘寺（華僑稱爲越力母披佛寺）的住持優婆離法師，是現任的僧伽福利部次長，他通巴利文，從巴利文經典中將有關佛教的儀規，如日常誦經禮佛等等的儀禮，譯成泰文，不斷的向泰國僧人弘揚，他還利用新的宣傳方法，如廣播等等，來講解儀規的重要，盡力的來提倡儀規。

他對我說：「我所以選擇佛教儀規，來利用電臺廣播，因爲我覺得一般出家人，只知道照文念誦，不知道內容是什麼；只知道照儀式來做，而不知眞正意義，這樣，其所收的功效不大，所以我特選擇它來弘揚」。

這位現年六十一歲的上座，將他準備好了的有關儀規著作送給我，我們的愉快談話，就在非常和諧非常友善的氣氛下進行。

我告訴他說：

「日常念誦的儀規，我國僧人是非常重視的，如早晚在佛殿念誦的課誦，就是古代大德爲我們選定的，現在全國僧人早晚課上殿，以及其他的各種法會各種行持，都依照這個儀規而行的，不僅如此，就是怎樣的念法，唱是怎樣的唱法，也都有完美的規定，要經過一定的訓練，過去大陸上有規模的叢林，不論三百五百一千八百人上殿，唱念的音調，都是一致的，一點參差沒有，我們中國僧人的念誦，實在是有它特色的」。

「據法師說來，我們中泰兩國佛教，在念誦這一點上倒是很相近的」。他向我解釋他對儀規的重視以後，又繼續說：「現在我所講的，採用了現代很多流行的新名詞，配合了現代的新知識，所以一般聽衆來，比較聽前人解釋的，要容易懂得多了。因此，我現在有這麼一個感覺：在今天這個時代下弘法，講解佛經，必需配合時代知識，融合新知，莊嚴佛法，佛法才能更爲發揚光大」！

他是一位有時代眼光的上座。據說，他常寫佛教論文，很有見識，受歷代皇上敬重，現在泰國最有權力的乃沙立元帥拜他爲師，信奉很篤。

我說：「對於日常禮誦的儀規，不但要照著行，還要加以瞭解，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我國大德也異常重視對儀規的解釋。如二十年前，我國有位戒行清淨，德行莊嚴，精通三藏的興慈老法師，曾將我國通用的早晚課誦，加以詳細的解釋，現在一般依儀規而行的，不唯知道儀式是怎樣的行，而且了解內容所說的是什麼，這眞是佛教徒的一大進步。至於用新名詞解釋佛教名相的，用新知識與佛法互相說明，過去如太虛大師，現在如印順法師，都是循著這一路線進行的，所以這兩位大師所講的佛法，很受一般人歡迎，亦爲知識界所接受。近數十年來的中國佛教，所以還能博得大多數中國人的信奉，中國佛法的弘揚者，採取通俗路線，是爲一大主因」。

他內心的歡喜，充分表露在面容上，我想他最大的歡喜，就是中國有人這樣宣傳佛法，與他同調，使他得一知音，倍感欣慰。

按照佛制，僧人是要托鉢化食的，我們中國的僧人，由於環境，使這一制度，不能保持，而在泰國是嚴格的保持著這一個傳統。

來到泰國，不能不看一看的。我作了事先的安排，決定在二十五日的清晨，作一次觀察。前些日子，陳麗卿、陳碧芳、林龍等居士約定陪我看一下眞實情形。

那一天，我四點鐘就起身了，五點左右，他們來到，隨卽乘車出發。

這時，我想起了幾件事情來：第一件事是我拜訪某位泰國高級僧官時，親眼看到弟子所供養的大魚大肉，當時我感覺到血腥的恐怖，未及詳談，我就告辭了；第二件事是陳麗卿居士在我到泰第四天輪到她供養我早餐，她是優曇法師的弟子，信佛很虔誠，因爲她會說普通話，所以在我吃完她供養的早供後，她說：「泰國人不許女人接近出家人，我們要想恭敬供養，爲自己種福田，就要受人呵責，可是，法師第一天給我們講經時說的，男女是平等的，爲什麼不許我們女人供養僧寶？法師很莊嚴，說法很善巧，我很想請法師到我家裏應供，不知法師慈悲允許否」？我當時答覆她說：「可以！可以」！她便很歡喜的作禮而去了。後來，我也眞的兌現了我的諾言；第三件事是我來泰後，龍華佛教社特別爲我舉行了一次洗塵公宴，應邀作陪者，有杭立武大

使、黃金鴻處長、周彫華秘書、陳昌蔚顧問、華僧左管長甘露寺住持仁聞法師、右管長龍蓮寺副住持修靜法師、普福寺住持越僧統照法師，以及各佛教團體理事長等等五十多人，設了六桌素讌。我的一桌祇有出家的法師，不見有居士和使館人員，就是杭大使也在旁的桌上吃的。後來，各團體請我應供，以及各居士供養，也都是同樣的，法師和居士不能同桌用食。像龍華佛教社的馬子鳴、廖振祥等居士，以及陳慕禪、陳明德等人，有幾次，我都堅請他們和我同桌而吃，他們却堅決的謝辭了。這是泰國佛教的敬僧風俗，使華僑也都養成了這種習慣，出家人是清淨的，是崇高的，在家人決不敢有所玷染冒犯；第四件事是廖振祥、謝普揚等居士的早供和設齋供養，其虔誠的程度，到了跪地供食的地步！

從這些事情，可以瞭解泰國佛教齋僧的一斑。把它歸納起來，爲：

一、泰國佛教制度，僧人托鉢，接受信徒的供養，不論施主供養什麼，不可不接受的，供養好的固然要吃，供養壞的，甚至於是酸的，生的，涼的，臭的也都要吃下去，因此，即使供養大魚大肉，也得食用的。而信徒們，多以爲能供養美味飲食才能表現敬心，大魚大肉的腥羶，也就漸漸地成爲出家人不忌的主要食物了。

二、依於戒律，比丘不能親自從女人手裏接過東西，女人如供養出家人是要供奉在桌上的，僧人來時，也得廻避。

三、出家人的清淨，在家人必需尊重，不僅不能同桌而食，就是出家人沒有吃，在家人不能先吃，在家人既然吃過了的，就不能再請出家人食用。

四、一切供養，必需誠敬。

這當然是一些主要的實情和事例罷了。

據陪我觀察托鉢情形的林龍居士告訴我說：「泰僧出外托鉢，是不論時間的，祇要伸手在五寸之外，看清了自己的手，就可以出來托鉢的了。所以，有些僧人很早就出來了」。

不過，據我所知道的，依照佛制，僧人過午不食，這一戒律，南傳的佛教國家，是嚴格的遵守著的，所謂不論時間，也是在上午之前。我本人是持午的，泰國佛教徒和我辯論大小乘行者持戒問題時，減少了他們攻擊大乘的一個質疑題目。

因爲泰僧必需要在上午出外托鉢，他們也就不能利用上午涼爽時間用功辦道。以大宗派和法宗派兩所佛教大學爲例吧，學生們上午是沒有課程的，上課的時間，是從

午後開始的，因爲學生們，也要在上午出外托鉢。

我們出來的時間太早，祇在街上看到一些做生意的攤販，忙於架設他們的攤子。當然囉，在這樣早的清晨，出來擺攤子做生意，也都是做托鉢的生意的，他們賣香花，香蕉，以及供僧的食物，發心供僧的信徒們從他們手裏買過來，再供養僧人，不過，大多數的信徒，還是自己預備的。

有一些人家，開了大門，在門口排好桌子，桌上擺好供僧的食物，等待著僧人取用。

天漸漸亮了，穿黃衣的僧人出現在街上的，也漸漸的增加，不到多少時間，僧人已多到滿街都是的程度，而各民家，也幾幾乎都開門拿出食物來供養了。一些虔誠的在家人，的確是跪地捧著食物，禮請僧人取用。陳麗卿居士下了車，發心從攤子上買香花香蕉，準備供僧。原來在附近祇站著兩位比丘，可是，見到這邊有人供僧，立卽就有很多僧人來到，這倒使陳居士爲難起來。

林龍居士想起了印順法師的話，因爲印順法師曾說：

「如果說居士們發心供養素食，出家的比丘不就吃素了嗎？那裏一定要吃葷呢」？

這確實是泰國佛教中的一個遺憾，印順法師的話，值得在泰國宣揚的。

在這裏順便一提的是，泰國佛教的儀規，僧人食畢供養後，要爲供養者祝福，特別是在齋僧應供畢，要唱結齋偈，這是南方佛教的風味，就是華僑們也都遵守這一個儀規，這是值得稱讚的。

一四　華僑佛教團體的慈善事業

在這裏，我非常歡喜的，將華僑佛教徒在慈善事業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成就，作一個報導。

越嗎哈讀佛寺住持，泰國僧伽內務部長毘摩羅達摩上座，曾告訴我：

「我對華僑的情形，略爲知道一點，所以特向法師說明，貢獻法師作爲參考。華僑在泰國，其人數衆多，想來法師是知道的，但大多數華僑，都能奉公守法，心地純良樂善好施，所以不論我國做些什麼慈善事業，出錢出力的，華僑比我國人都多，這眞是難能可貴，是我們最敬佩的，中泰兩國人民的友好相處，原因亦在於此」。我聽到毘摩羅達摩上座這樣稱讚華僑，實在是高興，我便借機向他宣揚大乘精神，我說：

「華僑熱心於社會慈善事業，一方面是受我國樂善好施的優良傳統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受我國大乘佛法的熏陶，因爲大乘佛法是以布施爲首的，而且布施是接近衆生的最勝方便。如有許多原不肯接受佛法的人，由於以財物與之結緣的關係，使其慢慢的接近佛法而終於信受佛法了。所以大乘佛法，不論講六度，談四攝，總是以布施爲第一課題的，因爲世間衆生是最重現實的，不論什麼東西，如對自家沒有切身的利益，是不大願意接受的。崇高偉大的佛陀，深的了解於此，所以在大乘經中，處處讚嘆布施的功德，時時勸人實行布施」。

我訪問了許多華僑佛教徒創辦的慈善事業，所得到的印象，也非常的好。

十一日我訪問中和堂，這是一個純居士的團體，專門以施診給藥爲主要事業。內供有釋迦佛像，我禮佛後小坐，因爲各居士之中，僅有一位年青人會說幾句普通話，而且也不太流利，雖想和他們多談一些，也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來此，處處感到親切，他們是在做有益社會的事情，總算比較有意義。此堂不怎麼大，居士們確能發揚佛教慈濟衆生的精神。

十二日我去報德善堂訪問，該堂在泰京已經有七十多年的歷史了，就是現在的

該堂建築，已經有五十餘年。這是泰京華僑大慈善機構之一，所做的社會工作，最主要的收容年老者使之老有所養，收容孤兒使之幼有其育。

他們辦有施粥處，凡是貧窮的人，都可以來此吃粥；辦有貧民醫院，專門給無力醫病的人治病，具有很大的規模，設備雖不太足，但在他們本著大乘的菩薩精神，從多方面努力，來爲貧病者服務；他們辦有濟難處，顧名思義，可以知道那是爲人解決困難的，另外，他們辦有報德山莊等慈善事業。

這些組織，都很健全，深得泰國人和華僑的讚譽，在他們重要工作中，還不只這些，他們每年要施捨無數的棺柩壽衣，並且收埋貧窮無力者的屍骨，這眞是使生者蒙其惠，也使死者受益。在他們的許多事業當中，要以托兒所和養老院辦得最好。

據說，最近泰國某地鬧旱災，人民不但沒有水用，就連喝的水都感到恐慌了。報德善堂爲了救濟旱災，到處設法送水去，這正是普濟甘霖，使難民得到拯救。泰國國委乃差納公開的讚揚說：「報德善堂雖然是華僑佛教的救濟機構，但在當前水荒的嚴重情形下，他們不分國籍，憑藉慈悲精神，到處送水，這種服務精神是可貴的」！

十四日我訪問天華醫院。天華醫院的性質和香港的東華三院的性質相同，是爲貧

病者治病的，分文不取，這是契合佛陀利他精神的義舉。

該院現有病床二百餘張，每日門診二三百人，另外有婦產科，在設備上大體還算完全的。

現在該院正展開籌鑄觀音菩薩銅像運動，我在臺灣的時候，聘我爲籌備委員，今有機會來參觀，並看到觀音菩薩模型，爲表示隨喜，我捐助了兩百元。

這一天，我還訪問了和報德善堂有同樣性質的玄辰善堂。該堂的總幹事在上海住過，可以說普通話，和我談了很多。對於這樣的慈善機構，我是特別感覺親切的。

還有許多佛教團體在做慈濟事業，特別是華僑佛教徒們，都在做利他的事，這確實要超過身居國內的同胞了。

誠如報德善堂總幹事馬成基居士在回拜我時說：「人生處處是痛苦，有錢的痛苦，無錢的痛苦，有地位的苦，沒有地位的也苦……」。

人生是在痛苦中討活計的，所以佛說世間是苦。可是，居留泰國的華僑佛教徒們，確能在痛苦中瞭解痛苦，並且能在本身痛苦沒有解脫前去減除他人的痛苦，這不正是大乘精神的表現嗎？

一五　留泰華僧

在泰國的華僑，據說有三百萬人，至於有中國人血統的泰國人，其數字更無法統計。以此來看，中泰兩國實在有其特殊的親密關係的。

我們既然有著衆多的華僑，並且，華僑們掌握著泰國的經濟，我們中國的出家人自然也有一部份留居泰國各地的。泰國佛教爲了便於法務的推行，也按照他們的制度，封了許多華僧爲僧官。如宗長普淨法師，左管長仁聞法師，右管長修靜法師等等。許多中國的出家人跟隨泰國高僧大德學法，不過，有些人入了泰國籍。另外還有少數的幾位法師，或住持道場，或居留修學，不僅保持著我們的傳統，也有的發生影響作用。

在這裏記一記幾位華僧現狀。

一　如慧法師

如慧法師是湖北人，曾在杭州鳳林寺住過，他是在三十七年隻身出來的。行脚各地，在我到泰國的十天前，由緬甸來到曼谷。他什麼護照文件都沒有，是隨著一位越

僧來的，他便在越僧所住持的普福寺掛單。他還在仰光等地住過一個時期，可以說是一位我行我素的行脚僧，在南方佛教國家中，由於普遍的敬僧，雖沒有護照文件，亦給予種種方便。

他穿的是越僧衣服，顏色和泰僧是同爲黃色，在形色方面稍有些不同。他聽說我來泰國，立卽來訪我，陪他來的是越僧慧海法師，慧海法師曾到機場歡迎我，還能說中國話。

如慧法師每晚都到龍華佛教社聽我講經。當然，這是他的客氣。

二　純果法師

純果法師是常在龍華佛教社講經的一位法師，曾在江浙一帶參學很久，可以說是一位老參上座，飽參飽學。

我曾經到他所住持的香芽小苑拜訪他。香芽小苑雖說很小，但很精緻。因爲不做什麼佛教活動，祇做爲個人早晚清修，可以說是非常理想了。蒙他準備了很多茶點、菓品、餃子等等招待我。我到了他的地方，像回到自己的地方一樣，既不必客氣，也不覺得拘束，自由自在的暢談。他也時常到龍華佛教社看我，彼此都能暢所欲言的談

話。

三　仁聞法師

我來泰國以後，和華僧僧官接觸比較多的，要算甘露寺的仁聞法師了。仁聞法師是潮州人，曾經在香港住過一個時期，會說廣州話，他又是寶華山的戒師，在江浙各地參學，也略通一些普通話，我對於廣州話也多少能說一點，卽這樣，我們相談得很投契。

他是泰皇所封的華僧左管長，在華僧中的地位僅次於宗長普淨法師。他除了經常領導甘露寺常住十餘位僧衆修學佛法以外，還時常應請至各華僑道場說法，修持很謹嚴，頗得華僑們的讚嘆。最難得的是仁聞法師很重視修學，在甘露寺內供有兩部大藏經，一部是由香港請來的日本線裝大正藏，這是很難得的，但是價格太貴，花了一萬多元的港幣才請到，合泰幣五萬多元；一部是臺灣影印的精裝大正藏，雖然裝訂方面稍差，但是代價僅僅是日本線裝大正藏的十分之一。

仁聞法師對於臺灣佛教的情形非常關心，對臺灣佛教的朝氣蓬勃，尤感覺嚮往。他說：

「大陸去臺的高僧大德很多，所以臺灣佛教，做得非常有朝氣，我們海外的華僑，特別是僑居海外的僑僧，知道臺灣佛教的興盛，內心有說不出的興奮和嚮往」。

「我可告慰於海外佛教同仁的，就是臺灣的每位法師，不論年老的年輕的，多多少少都在爲佛法努力！不過覺得慚愧的，就是我們力量有限，做得還不夠理想，祇有盡心盡力去做就是了」。

他對臺灣佛教的關心，是值得欽敬的，後來，他時常到龍華佛教社看我，我和他不是談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的中國代表問題，就是談臺灣和大陸的佛教現況，他確實是一位難得的能幹法師。

四　普淨法師

普淨法師是龍蓮寺的住持，泰皇冊封他爲華僧宗長，有關華僧的事務，全權交給他辦理，所以在華僧方面，他的權力很大。我在十一日的早晨，特地到龍蓮寺去訪問他。

我由國內來泰前，章嘉大師的副官陳靜軒居士曾托我帶了一盒茶葉供養給他，我自己也送了一盒。我們一行到了龍蓮寺，普淨法師已率領全寺僧衆在客廳裏坐著等，

我脫鞋進入後，他沒有起身，我却很恭敬的將茶葉捧供給他，應酬幾句話之後，我問他：「寺內住好多僧衆」？

「有二十多個」！他一邊說，一邊看了看左右。「今天在寺內的，祇有十多人，還有十餘人因事下鄉去了」。

他的普通話，說得很流利，他告訴我，他是潮州人，可是在三江住得很久。這時我想起臺灣的金山太滄老和尚曾經常談到普淨法師。他又告訴我，他曾住過金山，又詢問我太老的近況。

我和他從太老的金山分院，談到我所住持的善導寺，從談話裏流露出他很關心金山分院和善導寺的大小，以及臺灣僧人的多少。

據他告訴我，在龍蓮寺親近他的僧衆中，固然都是中國人，但大部份都已經入了泰國籍。他却不忘教導僧衆們的中國佛教儀規，和中國文字的佛法。

我讚嘆著說：「這很好，法師在泰，責任重大，聯繫中泰佛教的關係，全在法師的身上」。

他謙虛的說：「不敢當！我的力量有限」！

從各方面來說，普淨法師是一位深得泰人欽敬的華僧，他現年雖僅五十七歲，可是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並深入西康，親受那諾呼圖克圖密宗大法。在泰國，他曾協助隆泉法師在抱木山荒邱上建立清水寺，在曼谷輞橋區募建湄江精舍，又擴建立化僧舍，在北碧府興建普仁寺。他在泰國的弟子中，像被封爲僧官的仁聞、修靜、妙蓮、仁和等，都是很精細能幹的人材，可說他是相當有影響力的一位華僧。

十天後的中午，他偕陳昌蔚居士到龍華佛教社看我，還贈我一尊銅的彌勒佛像。他表示，因事下鄉，在我離泰時不能來送行了。可是，我和他的緣份未斷，在杭大使爲我餞行讌上，又見了面。

五　修靜法師

修靜法師是龍蓮寺的副住持，也是普淨法師最得意的高足之一。泰皇冊封爲華僧右管長，做事的能力很强，爲人忠厚老成，對於普淨法師虔誠尊敬，環侍周旋，執禮甚恭。這是他可敬的地方。

我和修靜法師曾見過很多次面，但大部份都是在正式的迎送和歡讌上，很少有機會和他談話，據說，他對佛教的文化事業很感覺興趣，正在幫助普淨法師辦一種佛教

刊物。

六 其他

其他如慧文法師，中文和佛學修養都很好，可是由於言語不通，彼此祇能用筆談；再像光華佛教社的一位比丘尼，祇是恭坐靜聽我的話，從未插進一言；另外還有許多華僧來聽我講經，有的來了幾次，有的天天來聽，我沒有機會和他們分別談話。這都是深覺遺憾的。

但我可以歸納起來說，華僧雖然在小乘佛教的國家中，衣著方面或隨泰國僧服，或仍然保持中國的僧裝，在行持上或隨泰僧修學南傳聲聞道，或自修中國的各種大乘法門，在精神上都仍然保持對祖國的向心力，關心國是，並且也都能自重的爲國家做著無形的國民外交工作，以及爲大乘佛法發揚光輝。

一六 中華、光華、蓮華三個佛教團體

中華佛學研究社、光華佛教會和蓮華佛教社等三個佛教團體，和龍華佛教社的性質大同小異，這四個佛教社，正如其名稱，是有著很深關係的『兄弟道場』。

我除了在龍華佛教社宣講大寶積妙慧童女經以外，中華佛學研究社和光華佛教會也都堅請我去講經，由於時間不允許，我祇能答應這兩個佛教團體各作三天的專題演講。

現在把這三個性質大同小異，有很深淵源的佛教道場記在下面。

一　中華佛學研究社

我於十二日的下午，到中華佛學研究社訪問，從六月一日起到六月三日止，在該社講三天。

此社是泰京華僑最初組織的佛教團體，從它的名稱，這是以研究佛學爲主的弘法道場，執事負責者都是發心的在家居士，組織很健全，弘化的成績更大。經常在該社講說的，有陳慕禪、陳克文、黃謹良、黃藥園、陳明德、林松根等居士。但主要的是陳慕禪、陳克文、黃謹良三人。慕禪雖是一位詩人，在弘法上倒能利用通俗的方法，他也以通俗爲長；謹良的泰文很好，深入是他的特色；克文在組織能力上比較精明，弘法相當的老練。

由於他們重視佛法的研究，所以對於社會事業不免有所忽略，這雖不是什麼遺憾

，却可以幫助說明該社同仁是非常專注於一了。

民國四十年，法舫法師偕馬拉拉博士遍歷星馬各地，曾蒞泰在該社宣講佛法，法舫法師圓寂後，該社曾舉行追悼大會。

我訪問該社時，承他們爲我舉行一次歡迎大會。我在一日開講的當天，又極盡敬僧能事的，辦了六桌素讌，舉行了一次歡迎公宴。請了仁聞、修靜，以及許多僑領作陪。

陳克文居士是該社的正社長，馬筱章居士是副社長，陳慕禪居士是該社的監事長。

二　光華佛教會

十三日，我去光華佛教會訪問，這也是中華佛學研究社分出來的一個道場，比較說來，這是一個傾向於引導女衆學佛的道場。

該會雖然不大，佛堂供在樓上，還算清淨莊嚴。我到該會時，早有六七位老年女居士在跪拜迎接，內有受過戒的一位比丘尼，這也是我來泰後所看到的唯一比丘尼。

記得，幾天以前我和副僧皇談到過比丘尼的事，婆羅牟尼上座問我：

「你們貴國有比丘尼嗎」？

我當時答：「有的，而且比丘尼多過比丘，但這只是今日臺灣所有的現象，過去在中國大陸，還是比丘多過比丘尼的」。

「你們貴國比丘尼的『傳承』沒有斷，這是極爲難得的，我國因爲比丘尼的傳承斷了，所以現在沒有比丘尼出家，這是中泰佛教最大不同的一點，你覺得怎樣」？

在泰國最注重戒律的，依照戒律，要有傳承，才可以授戒。我指出了這點，然後向他解釋：

「我國比丘尼受戒是從大僧受的，祇是一部受，不是二部受！嚴格說來，並不怎麼合乎律制的」。

根據這段談話，就可以略知泰國沒有比丘尼的原因，以及彼此對於比丘尼的看法。

光華佛教會的比丘尼，是潮州人，在沒有女衆出家的泰國，她的身分是不被泰國佛教承認的。本來光華佛教會，原來是爲她建的，可是她以比丘尼的身分，在泰國註不到冊，所以現爲社團的組織。該會的會長由蔡永翰居士擔任，據說蔡永翰居士是位

很發心的忠實佛教徒，對於中泰佛教的聯繫工作，一向是不遺餘力的，頗爲泰國佛教人士的敬重。可惜我和他言語不通，未能多作交談。爲我們翻譯的，是郭達微居士，郭居士在滬住過多年，普通話說得相當流利。我在離開光華佛教會時，曾請郭居士轉告蔡居士：「中泰佛教關係很重要，蔡居士現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希望進一步的加强努力，以期中泰兩國的佛教徒更緊密的團結起來」！

三　蓮華佛教社

蓮華佛教社爲了尊敬僧寶，以最大最熱烈的場面來歡迎我的往訪。

他們花費了很多人力和金錢，來大肆舖張，很使我不安。門口高掛著『歡迎臺灣演培法師』橫額一方，從門口到大殿，站滿了歡迎的人群，一致的合掌致敬。我到達了門口，聞到大殿內撞鐘擊鼓歡迎。

該社的正理事長是翁通成居士，副理事長王添勝居士，都是熱心弘揚大乘佛法的正信居士，經常領導該社諸理監事，推動各種法務，對於弘法利生的工作，也逐步的展開。因爲該社的社址在曼谷中心區的廊良綠正興街，很佔地利，人事上的組織也很健全，所以在聲譽上，很得華僑們的稱頌。

建築雖不如泰國寺廟那樣的堂皇，但是亦相當清淨莊嚴，從歷史上看，在短短的幾年內，能發展到這樣，已經是很難得的了。

二十日的下午，該社的正理事長翁通成居士，又率領全社的理監事十餘位，來到龍華佛教社，鄭重恭敬的禮請我到該社講經，時期排定在二十七八九三天的下午二時，他們非常誠敬的呈給我一張禮請書，在該書上也極盡讚頌僧寶的能事，對我的著述，對我的修學，對我的演講，都作了過高的形容。

對於他們的誠意，我深受感動，當時答應了所請，翁理事長卽問我講什麼經？三天的時間，實在無法講什麼經，而我又有其他的地方要演講，同時高棉越南方面已經數次函催，離泰在卽，不能延期，祇好作專題演講。我問明了聽衆的對象以後，決定作通俗演講，擬出了以下的三個題目：

一、什麼是我們的眞歸依處；

二、學佛應從深信因果做起；

三、在家學佛如何趣向解脫。

這三個題目，可以說是前後有聯繫的。

二十七日這天的上午，他們爲了鄭重起見，又請了純果、慧元等法師，以及僑領和文化界的人士作陪，特地爲我設齋供養。應供前，先供佛，齊念供養咒，翁通成居士，王添勝居士，以及龍華理事長馬子鳴居士等五六人站立一邊，合掌恭敬，如面對佛寶一樣的虔誠，這種情形在北傳佛教國家，除了邊疆以外，是很少見到的。

下午二時開講，聽衆很多，擠滿講堂。這時天氣非常熱，聽衆却默然不動，更使我感動。如是一連三天，到了二十九日結束。

一七　幾個淨土道場

泰國僧伽國務總理大聖旺那勒僧王曾以愉快的語氣向我說：

「在泰國的華僑，大多數是信仰佛教的，這是我所知道的。南洋一帶的華僑，亦大都虔信佛教，這是我這次到檳城訪問才知道的。貴國人民這樣普徧的信佛，眞是非常的難得，我看到了以後，實有說不出來的高興」。

我說：「佛教在中國流行，已有二千年的歷史，其信仰已深入了中國人心。所以中國人僑居到什麼地方，佛教信仰也就帶到了什麼地方」。

在泰國，華僑們信仰佛教的實際情形，要比我們國內還要普遍，我每天在各地演講的聽衆，本來已經極多了，可是，每天來見我的信徒，以及我所見到的信徒，還要多得多。

據說在鄉下的情形也是如此，我因爲時間太短，日程排得太緊，天天都要講，天天都要出外訪問或接見來訪的人士，已沒有空餘的時間，多作考察，和多向華僑信徒作宣慰工作。雖然，我沒有畏懼炎陽高張和車途疲勞，盡力之所及的多看，多比較，多探討實情。可是，因爲所應做的太多，時間和精力畢竟有限，不能不承認，多半是走馬看花，祇看到了一部份外貌。

上面已將我所看到的華僑佛教慈善機構，僧寶住持的道場與僧寶情形，以及中華、蓮華、光華三佛教團體，作了一個大概的追敍，在這裏，再將我所看到的華僑佛教淨土道場，作一簡單素描：

一　義和念佛敬德社

這是一個很寬大的佛教社團，有一座可以容納二百餘人的佛堂。其地點也相當的理想，既不是鬧市，又不算偏僻。我進去禮佛後，被引進一間很講究的會客室，一位

負責人向我說：

「念佛社成立以來，已經近三十年了。可是曾被火燒過兩次，這是最近新建築起來的」。

該社的佛堂，的確很適宜做點弘化事業的，又以他們的財力來說，也比較有辦法，我便提出來鼓勵他們多多做佛化的事業。

社裏的負責人說：「現在沒有做什麼事業，祇是社友家中有人亡故了，到社裏來做點佛事罷了」。

他的社友很多，假如力量集中，是很可以做些有意義的工作的。

二　蓮邦念佛社

十四日我去蓮邦念佛社訪問，該社也熱烈的歡迎我的到來，有很多的居士們從早晨就開始等候，他們還有兩個人專門攝取我來訪的鏡頭。我向約有三百多位善良虔誠信徒們合掌致意，步進佛堂，禮佛後，又看到信徒們隨著進來分坐兩旁，這情形很使我奇怪，不久，我就了解了他們已預定要請我開示的。

該社的交際主任林御昭走向我致歡迎詞。他大意說：

「……此次中華民國特派演培法師訪問泰國佛教，承蒙法師不棄，法駕蒞臨敝社，我們覺得這是敝社自成立以來，最稀有的光榮。除以萬分的誠意，對法師表示歡迎外，同時，藉此機會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尤覺難得。現在我們所希望的，就是請法師爲我們指示正路，使我們智慧得以開發，使我們善根得以增進！……」。

他們把我看成是『中華民國政府派來的』，固然是抬高我的『聲價』，然而，我並不是被『政府派來的』。我覺得出家人如果可能，最好還是不擔任什麼官方任務，也從來未擔任過什麼官方任務。我來此是應此間龍華佛教社禮請來講經的。他們是誤解，是和泰國佛教界稱我爲『大乘法師』同樣的，是含有尊重我的成份在內，我是心中感激，而又不敢承認的。

於是，我向他們致謝意，簡單的說幾句佛法以後，就去參觀。

這是一個淨土道場，擁有多數的信徒，可見得大乘的念佛法門，是比較適應廣泛一些。據說，現在有七百多社友，每週在該社定期念佛共修。

三　瑤寶亭念佛社

瑤寶亭念佛社是在泰京之外很遠的鄉間，乘坐汽車也要很久的時間。

這是成立不久的新社團，去年泰國舉行佛陀二千五百週年紀念大典時，我國代表團甘珠呼圖克圖、印順法師、道安法師等人也曾經來此參觀過。

該社社長是陳香圃居士，爲人很樸素誠實。因爲該社沒有人會說普通話，祇有陳振泰居士替我們從中翻譯。

在附近的環境不太理想，四週都是養豬的地方，空氣很壞，社前馬路，也是骯髒不堪。不過，該社處在當中，在這一區域來說，倒可以算是別有天地的小淨土了。

四　淨德念佛社

去淨德念佛社要經過一段很長很長的路。由停車處到該社中，沿途貼有很多歡迎我的標語，我進入大殿內禮佛後，許多人前來默坐靜待，一位略通一點普通話的王居士和我交談，其他的人，都由於言語不通，一句也沒有談到。該社依於社名，有幾副很好的對聯，如：

一、淨土持名，願切信眞，決定萬修萬人去；德本弘願，勇猛精進，今當一念一如來。

二、淨光明明，徹地徹天，十方遍照無障礙；德恩蕩蕩，大慈大悲，三根普被有

緣人。

三、淨戒急修持，萬念俱忘，精進道心無退轉；德業勤愛護，一塵不染，堅强正念見菩提。

這三副對聯都很不錯，尤其是對淨土非常契合，很自然，更見願心。我正欣賞時，那知他們擺好了凳子請我開示。

我這次出來，沒有同會翻譯的人出來，想開示，必需有好翻譯，我向他們問過以後，姓王的居士說：「沒有關係，我可以翻譯」。

「翻譯不是容易的，尤其是翻譯佛法」。

「沒關係，請法師簡單的開示」。

他們既誠意的要我開示，我祇好說法，可是不出我所料，翻譯佛法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祇好要了一枝筆一張紙，一邊寫一邊講，勉强的講了一點因果。

一八　香火廟和神教

我們的華僑，有一部份是迷信神教的，還有一些是神佛不分的，這種『信仰』，

也被他們帶到了泰國。

我被泰國佛教學者質疑時，有人問我說大乘佛法不純，也就是指著這些現象說的，這才是大乘佛教的危機所在，由於神教色彩，影響到許多的人誤解佛教。

像泰京華僑最大的寺廟龍蓮寺，在進門的兩邊，擺了很多香燭攤，每天來寺廟進香的很多，這就是香火廟了。不過最不調和的，還是該寺寺裏寺外的那些算命、看相、拆字攤，雖然說這不是佛教本有的，但因在寺廟中陳設，無形中就被誤解是附屬於佛教的東西了。這也難怪泰國人要說這是迷信了。

在我臨離開泰國的前兩天，陳懋廉、卓悲世、陳振泰等十餘位居士特別陪我去抱木朝山。

因爲路程很遠，坐小轎車也需要三個小時，所以，我們在清晨五點半鐘就出發了。

抱木這個地方，一部份人稱之爲小西天，每年的香火很盛。據說：佛世時，爲了度化一仙人，曾經來到此山，臨時應仙人的請求，留下一個佛的足印，以作紀念。由於這個傳說，所以每年來此朝山進香的特別多，有很多華僑，每年都要來此進香一次

的。因此，使此地成爲勝地。

這裏的山，並不怎麼秀麗，佛寺和神佛的道場很多，大部份是華僑們住持的，所以中國香火廟的風味最濃，就是泰人住持的佛寺，爲了適應我們華僑的興趣，也有很多中國的匾聯，而且大部份都是名人的手筆或敬奉的，像雷音寺就是一個例子，『有求必應』的字句，到處可見。

這裏的中國香火廟，都是神佛不分的，像最老的齋堂——復陽佛堂，就是一個以佛爲招牌，而供奉神仙的中國人廟子。這不能代表大乘佛教，嚴格的說，也不是佛教。然而泰國人就把這些看作大乘佛教了。

我到了一個中國僧人住持的清水寺，在一個小岩之下，有一潭清水，雖然不太大，可是用不完，山洞裏供有佛像及佛塔，洞內的蝙蝠很多；當然這也是一個香火廟。還有很多神奇的傳說，像我國西遊記裏的孫悟空，傳說也來過這裏，因爲孫悟空護持唐三藏，找不到水飲，大顯神通，用金箍棒一攪，水就出來了。其洞祇一拳頭大，但水永遠不絕。於是，很多人就迷信以爲眞了。

另外有一個傾斜的山，這裏的香火更盛，因爲相傳佛到過此地，在此地時正好下

雨，山爲了給佛躲雨，就自然的傾斜過來了。

這種神奇的傳說，固然傳說的人，也對佛陀崇仰信奉，但是，却引起外人指佛教是迷信。這是我深覺遺憾的一件事。

我來泰時，在許多歡迎我的社團中，有一個名叫復元堂的道教地方，也派有代表去機場。後來，又有代表來龍華佛教社看我，在禮貌上，我不能不訪問一次。他們對待我，確是非常誠懇的。

復元堂的大殿中央，供的是一個留有鬍鬚的仙人，我是佛教徒，當然不能拜仙人。

這雖然是道教的地方，却也供有釋迦佛像，在門前還供有彌勒佛像，並且也向外說是佛教信徒。這一點，不能不令我感慨萬千。

前面我所提過的瑤寶亭念佛社，在名義上是一個淨土道場，在實際上也是神佛不分的廟子。

在二十二日的中午，馬理事長來到，看我正在吃飯，又退出去，飯後復來，帶了一個名叫蘇永坤的中年人。蘇君是從很遠的巴眞府來的，因爲彼此言語不通，談了很

久，弄不清楚他的來意，後來，我請卓悲世居士來翻譯，才把事情弄清楚。

原來這位蘇君，是個神佛不分的人，他說：

「年來因爲遇到幾位信佛法的人，介紹我認識佛教的慈悲偉大，所以現在是信仰佛教的」。

他在巴眞府經商，因遇該地善士發起做收枯骨的功德，他也隨著參加，可是主持這功德的，原是八仙祖師扶乩指示的，因而現在大家發心要建一座八仙祖師臺，並且進行以來，已經快要完成了。他懇求著說：

「幸得大法師法駕蒞臨佛邦，懇祈賜予墨寶，以作紀念」。

我沒有答應，請卓悲世居士先和他談一談佛法。到了午後三時。卓悲世居士來告訴我說：「他們要修建一個眞然臺，請法師題字，並且請按眞然兩字，做一副對字送他們」。

我想了半天，不知如何處理。到了晚上，蘇君又來了，我看到他的心是誠善的，就請陳慕禪居士代做送了他。還向他要略的講了一點佛法。

一九　在佛教大學弘揚大乘

法宗派佛教大學請我作專題演講，時間定在十七日的午後一時半。講題定爲『大乘佛教的三系異同』。

明德居士在前四天和我談泰國佛教歷史和制度的時候，順便告訴我，泰國僧人已經在廣播中向聽衆介紹過了，另外泰文報紙也刋出了消息。

十七日一時出發前，四大報的記者都有人來訪問，還要跟隨同行。我和大家分乘三輛小汽車，先訪問泰國佛教總會，和泰國現任的司法部副部長。然後到達佛教大學。

由佛教大學秘書昭坤拉差素門牟尼招待。這位秘書，在巴利文的學位中，曾得九級佛學最高學位，所以立卽爲僧皇封爲僧官，派來大學任秘書職務。該大學秘書處的職員共有六人。牟尼秘書帶我們到三樓他的辦公室休息，我對他說：

「你這樣年輕，就做了大學秘書，眞是難得的」。

「你做大寺的住持，年紀這麼輕，更是稀有的」。他很熱切愉快的說。「過去來

到泰國的中國上座，都是年老的，這次上座這樣年輕，所以我們感到格外親切」！

年輕人碰到年輕人，總是現出一股熱忱，不論什麼地方，這種情形總是一樣的。我和這位年輕的秘書，就在愉快的心情下暢談，談到我們出家的年齡，那就更巧了，我是十二歲出家的，他也是十二歲出家的，彼此知道是同一年齡出家的，於是互相相對作個會心微笑。他問到我政府對佛法的護持如何，我告訴他這是很好的，凡是佛教舉行什麼大的法會，或者佛教派人出國參加世界性的佛教會議，我政府都能給予佛教以相當的方便和幫助。他又問到政府的官員信佛的多不多，我說還是很多，大概有十分之四的官員是信仰佛教的，如最近派到南越順化當領事的廖德珍先生，就是一位極虔誠的佛教徒。他表示非常喜歡，又問到臺灣寺廟有多少，以及比丘和比丘尼的總計人數。正在我們相談得很投契的時候，演講的時間到了，一個青年來報告說：

「副僧皇老上座也來聽講了」！

於是，我們到樓下大禮堂去。

到了禮堂，遠遠看到副僧皇已經坐在那裏，我深深受了感動，像這樣年老的上座，也來聽講，可見他爲法的精神，是如何的可敬了。

我走到講臺裏面，先向佛一問訊，後向老上座一問訊。大家坐定，副僧皇走到佛前，大家一齊起立，由副僧皇領導誦經。副僧皇念一句，諸比丘隨著念一句，副僧皇念一段，衆比丘隨著念一段，雖不用法器，而聲音相和，毫無參差。

念經完畢，由該大學牟尼秘書致歡迎詞，然後由我講演。連講連翻譯，一共是一個半鐘點。

聽衆除了二十多個華僑是居士以外，其餘的全是泰國比丘，大概在五百人左右，都是年輕的大學學僧，個個著黃色袈裟，偏袒右肩，整齊莊嚴，令人看了，實在易於起信。

在一個半鐘點的時間裏，我目射四方，沒有看到一個昏沉，一部份人執筆急記，可以想見他們求知的心切。

全泰現有十六萬比丘，六萬沙彌，合計二十二萬僧衆，像這裏有這麼多青年比丘修學，在我國國內不知道要到那個時候才能如此。泰國之所以被稱爲佛國，實在不是偶然的。

講畢，牟尼秘書又代表致謝詞，副僧皇特贈我佛經一份，然後，再由牟尼秘書，

陪同參觀。

在巴翁魯尼華寺所創辦的法宗派佛教大學，佔有一座三層高的大厦，最下的一層是大禮堂，第二及第三層樓上，有教室共十四間，以及兩個圖書室和各辦公室。現有學僧約一千多人，教授二十餘人，其中外籍教授五人。卽中國籍的陳明德居士，教泰國佛教史，另四位美英各佔兩位，都是博士，所教的是高級英語，西洋哲學及西洋文學等等。泰國居士四人，教初級英文、泰文文法、泰國文化。上座法師教授十一人，教科學、心理學、巴利文、梵文、佛學等。

第一屆畢業學僧一千多人，全數還俗，已無一人爲僧。

關於這問題，要附帶談一談泰國對出家和還俗的佛制和風俗。

泰國人，除了女人不能出家以外，祇要是健全的男人，都要出一次家的，出家的時間，隨著各人所發心的不同而不一。有的是三月五月，有的是一年兩年，甚至還有一月半月的。出家後在佛寺裏學習佛法和儀規，然後再還俗到社會上去作事。

泰國人對於還俗的人，不僅不認爲是可恥，相反的倒是相當的尊重，因爲他們已經養成了這個風氣，大家都認爲沒有出過家的人，就是不健全的人，甚至於是罪惡份

子，這也像我們獲得公民資格，才有各種公民權一樣，他們要出了一次家，才有做事成家的資格，上自皇帝，下至臣民，都是一致的。今皇哈瑪九世，就在去年出了一次家，在佛寺裏過了半個月的僧團生活。

然而，那些不還俗的，發心盡形壽出家的，更得到泰國人的尊敬。

我曾向越力母披佛寺的優婆離上座說過：「出家的人，還俗也是佛陀所允許的，所以我對泰僧的還俗，不僅不表反對，而且仍極崇敬。因爲出一次家，總比不出家的好，出了家的，在佛教的僧團裏過上幾個月的嚴肅生活，使知僧團生活不是一般人所能爲的，同時在這短時期中，傳授他們一點佛教常識，使知佛教的教理博大高深，這樣，能不還俗的固然最好，即使離寺還俗而去的，也會瞭解出家的好處，保持對佛教的信仰，假使嚴格的不讓一般人出家，或者出了家的不得還俗，一般青年，久而久之，就不會再想到佛教，甚至背離佛教了。所以，我認爲出家而還俗這不是不名譽的事，而且是促進僧團清淨和樂的最上方便」。

優婆離上座當時說：「當然！依於律制，僧人還俗，應受社會尊重的，不然，他在僧團中，不能遵守佛陀的戒律，搞得僧團裏烏煙瘴氣，不唯對其自己的人格有所損

傷，就是對於佛教也是無比的損失，所以法師對於出家還俗的看法，我完全表示同意」。

我想起太虛大師在抗日戰事勝利後，從重慶回到上海曾經公開宣說，不能嚴守如來戒律的，可以自動的公開還俗，一般出家在家的佛教徒，對於還俗的，不應該輕視。這確實是有其深長意義的主張，我提出此事告訴上座。

副僧皇婆羅牟尼上座也向我解釋過這種制度和風氣。從這裏來看，對於佛教大學畢業生的全數還俗，就不必大驚小怪了。何況他們還眞的發揮了所學，在作弘法的工作呢！

畢業還俗的學僧，大都在政府的海陸空三軍中，做隨軍的傳教師，指導軍人們如何信佛，以及做其他的弘化工作。因此，在泰國人看來，這樣的辦學，並不是一種浪費，就是泰國的政府，也全力的予以支持，每年補助很多的經費，如今年卽補助了五十萬泰幣。

學校因爲上午托鉢的關係，從下午一點鐘開始上課，至晚上六點鐘爲止，每天上課五小時。對外活動方面，學生們有的在電臺弘法，有的出版佛教刊物，「摩訶蒙骨

」雜誌，卽是佛大學生的刊物。

在圖書室中，所收藏的有英法德日各國的佛教書籍，我國贈送的大藏經也珍藏在其中。

二〇 在泰佛青年會說法答覆質疑

來泰不久的十一日，泰國佛教青年會的會長來訪我，很誠敬的請我去講一次佛法。

該會每星期天，在會內舉行定期演講，聘請佛教學者主持。我的講演就排定在本月第三個星期天，亦卽十八日。

青年會的會長是在家的居士，他是現任的泰國經濟部的出口組組長，他在我未去青年會講演之前，曾把青年會的一般情形，要略的告訴了我。

泰國佛教青年會，除了在京城曼谷的總會以外，在全國各地有十八個分會，組織相當的大，所有的會員分佈各地各階層。

他們主要的工作是弘揚佛化的事業，除了星期日的佛學講座以外，每天都有青年

男女所組織的弘法組向各學校的學生說法，並且利用電臺，不斷的在空中佈教，他們還辦有佛教青年會月刊。

然而，他們對於社會福利事業，也是同樣的重視，辦有火災救濟，施診給藥，平民學校，中學以及大學的獎學金等等。如果有貧窮的人患病無錢醫治，青年會就可以介紹到某某醫院免費治療，平民子弟無力讀書的，可以入他們的學校攻讀，其他像遇難災民，都可以到該會求助。

十八日下午一時半，在馬理事長等人陪同下，乘車抵達青年會，該會的會長出來迎接，並且很誠懇的招待。

據隨我去的人告訴我，來聽的聽衆，雖然大部份是在家的居士，但都是泰國有地位的人士和佛教裏的學者。

講演時間到了，我被引進講堂，這是相當寬大堂皇的講堂，已坐滿了人。如儀後，我開始講演。

因爲我的題目是『大乘佛教的特色』，而聽衆又是小乘佛教的信徒，所以，我必需提及小乘作爲比較，我從大小乘的發心不同，說到大小乘的行門不同，再說到大小

乘的證果不同，從發心、行持、證果三方面指出大乘佛法的特色。

由於我對大乘精神的强調，席間有聽衆警察中將乃坤，和女論師坤攝，特別提出了質疑，請我立卽答覆。

警察中將乃坤提出了三個問題：

一、佛在世時，如對弟子說有聲聞乘及菩薩乘的差別，豈不是無意中造成後代大小乘的對立？

二、如說小乘無大悲心，爲何南傳佛教說有四梵行經（四無量心）？奉行南傳佛法的信者，不是也在作慈濟衆生的事嗎？

三、成佛是不是一定要修大乘佛法？修聲聞行能不能成佛？

坤攝女論師的四個問題是：

一、大乘佛教若以在家菩薩爲中心，法師爲什麼出家？

二、大乘佛法的信仰者，所供的是釋迦牟尼佛，抑爲他方諸佛？

三、他方諸佛所說的法與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法是同還是異？

四、佛有幾身？佛的法身有無作用？

由於這些問題的提出，因而引起大乘與小乘的爭辯。我都予以詳細的解答，終能使聽者問者，都欣然接受。

二一 佛使比丘・坤攝女論師・呂清水居士

在這裏要將泰國的三位學者作一個介紹。這是同我辯論最烈的三個人，在以後的公開正式辯論大會中，這三個人，就是代表小乘發言的。

一 佛使比丘

佛使比丘在今日泰僧中的地位，是相當崇高的。在華僑信徒中，也有大多數人敬仰他，尤其是學者們爲最。

像有名的陳慕禪居士，就是推崇佛使比丘的一位正信居士。我到泰後，他在談話中，不時的提到佛使比丘，記得，我訪問中華佛學研究社時，在歡迎會中，他告訴我：

「佛使比丘來京了，你們能見見面談一談，是很好的事。佛使比丘的確是一位有思想的」。

能見到佛使比丘，當然是我所歡喜的事。可是並未在初期得到機會看他。

佛使比丘是很有大乘根器的人，不僅通小乘佛法，還懂得巴利文、英文等，更從外國作了許多翻譯的工作，使各國佛教思想交流。他從英文中讀到六祖壇經，深爲讚嘆，並且把它翻爲泰文了。所可惜的，他不懂中文，不能更深一層的讀大乘經典，而大乘經典譯成英、泰文的，也不多。

二　坤攝女論師

坤攝女論師是今天泰國最有權威的女論師，現年五十餘歲，她對於阿毘達磨的研究，很有我們中國過去歐陽竟無居士那樣的地位。泰國僧人，就是考得第九級最高學位，如果對於阿毘達磨還有什麼問題，都要去請教她，她也確能解答一般人所不能解答的問題。

因爲她是研究阿毘達磨的，所以對於不樂意阿毘達磨的學者，她是最不高興的；又因爲她成爲阿毘達磨的權威學者，很自然的成爲專以研究阿毘達磨爲主的佛教總會領導人之一。

她在阿毘達磨方面的造就，就是緬甸阿毘達磨的論師們，也非常的欽佩她的學問

。

因爲她是一個女人身，南傳佛教沒有比丘尼，她祇能以在家居士的身分，從事修學。對於比丘，執禮甚恭，就是不贊成阿毘達磨的比丘，她雖然反對，却仍然執弟子禮。這也是中泰居士不同的地方之一，像我們中國的在家居士，如果不同意某位出家人，不僅會用種種手段來破壞你，甚而至於說你是邪見，不准人們同你學法。

三　呂清水居士

十三日，我在晚上講完經，有泰國佛教總會的弘法組組長呂清水來訪。

他首先說：

「今晚聽了法師說法，看到法師的法相莊嚴，不自覺的對法師起了高度的敬重心，聽了法師講經，更相信法師是個有德有三摩地修養的大德，並且相信法師已到了無罣無礙的地步」！

我聽著，未回答他，他又說：

「據我所知，出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世界假的人很多，眞實的人很少。我看見如果沒有眞實修行，做比丘是做不成的。了法師，就覺得與法師有緣，現在我請法

師看清我的面目，對我多多認識一番，說不定因緣成熟了，將來我會從法師出家的，這有成爲事實的可能，請法師不要把這看成戲論，依佛法說，我與法師，說不定在無量劫前，就結下了很深的緣，所以見了法師生喜歡！在我看來，大乘佛教之所以在中國盛行，因爲大乘的根機是在中國的關係。做個眞正佛教徒，不特在口頭上說，而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則，做人榜樣，祇說不作，是沒有用的。因爲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是心靈上的感通，心靈感通的教化，比言語的教化，力量大得多。如很多有德高僧，不待他開口，一見他的相貌，就知他是有戒行的了。我所以見到法師歡喜，就因爲看了法師法相，知道法師是個很用功的行人，在我的心靈上有所感通了」。

呂清水居士一口氣說到這裏，我沒有插一言，很注意的聽他的話。他說到這裏，慕禪居士說：

「呂先生是個心直口快的人，非常坦白，從來不隨便恭維一個人，所以他說的話，都是他心裏的眞話」。

我到此才說：「直心直腸的說直話，這是最高的美德，佛經裏說：『直心是道場』，就是要我們出言行事，老老實實，不要轉彎抹角」！

呂清水是佛使比丘的弟子，臨行時，向我行接足禮。

我在青年會講完了引起爭辯，又在佛教總會當場答覆質疑，呂清水特地送來名叫留連的一種水菓。留連這一菓品，我來泰後，已有很多人供養，但我一次也沒有吃。因爲我覺得那個味兒不好聞。想不到，呂清水一定要我吃下去！我看他心誠，想到不能拒人供養，我便吃了，不吃倒也罷了，一吃才知道這是既香又甜的東西，在泰國是最貴的一種菓品，每一隻要三十元泰幣左右。

呂清水認爲我講的太好，他很喜歡，一定要招待我去湄南河遊船。我將此事交給振泰居士和他決定日期。後來我在三日應請到湄南河看了幾分鐘。

這位居士，是一個不容易讚美人的人，他一旦敬佩了一個人，就熱忱的去崇敬。因爲他是泰國佛教總會的弘法組長，對佛法的修學，對佛學的弘揚，都很認眞。

以上三個人，是代表泰方和我辯論大小乘佛法問題的發言人。所以，對他們的資料雖不完全，也應在此作一綜括介紹。

二一二　泰國佛教總會

十七日，我在法宗派佛教大學講『大乘佛教三系異同』的那一天，曾抽暇先到泰國佛教總會訪問，該會正式給我聘函，請我於三十一日在該會作一次公開演講。

我們一行乘坐三輛小汽車到達泰國佛教總會，陳明德居士已先我們來到等候，該會的秘書熱誠的接待，各報記者爭著攝取各鏡頭，明德居士爲我們介紹以後，該會秘書說：

「此次承法師遠道來訪，我們非常的歡迎，也感到無限的光榮」！

「不必客氣！我來到泰國麻煩了你們，又承你們熱烈的歡迎，我也要謝謝你們的盛意」。

彼此寒喧後，即談到該會至誠聘請我公開講演的事，我當即表示接受。

後由秘書陪同參觀泰國佛教總會各部門。

泰國佛教總會，自成立以來，已有二十餘年的歷史，在泰皇的護持下，一切工作的推行，都得到極大的方便，所以會務進行得非常順利。

其會址就在法宗派大本山巴翁魯尼華佛寺的對面，在全國各府都設有分會，這是在家居士的團體，雖然具有很大的力量，可是，絕不干預出家人的事務，這和中國佛

教會的性質不同。該會的會員，約有數萬人，現爲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的分會，今年在泰國召開的第五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就是由這個佛教總會來主持的。

會中的負責人選舉，每年改選一次，現在的會長叫乃訕耶達摩薩，是現任的司法部副部長。副會長是女親王潘，爲泰皇的姑母。至於每年所用的經費，全部是由政府供給的。

會內每星期六有公開演講，每星期的上午教授阿毘達磨。阿毘達磨的領導人就是坤攝女論師。會內出版有『佛法』月刊一種，還設有流通處，流通各種經典，他們辦有規模極大的印務館，印行各種佛教書籍雜誌。

我們參觀時，在他們的課室內，正有一位在家居士在講演，講的是有關阿毘達磨心所。聽衆有在家居士，也有出家僧衆。佛教總會是一個專門研究阿毘達磨的地方，據他們告訴我，現任財政部次長是個阿毘達磨的學者，明天也來講阿毘達磨。

明德居士希望我於三十一日，也來爲他們講一講北傳的阿毘達磨。

他們所給我的聘函是這樣寫的：

『頂禮演培法師座下：本會在泰皇護持下，甚願禮請大德來會開示，玆訂佛曆二

五〇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時，恭請法師到會宣講。至講何題，由法師決定，並請慈悲先將題目示知，現本會除請法師慈悲接受禮請外，同時謹向法師致最虔誠敬意！專此，順祝化安！佛教總會』。

因爲在聘函內要求我先將題目告訴他們，我當時認爲明德居士的建議是對的，既然佛教總會是個阿毘達磨研究中心，爲什麼不將北傳阿毘達磨提出來講一下呢？我決定了講題是『有關阿毘達磨的種種問題』。他們知道以後，更覺得高興。

第一次訪問佛教總會，卽將辭出時，該會會長趕回來，請我到客廳裏，他說：「法師這次遠從中國來泰弘法，極爲難得，因我事前不知，未能歡迎，失敬之餘，特爲懺悔」！

我也表示事前未通知，突然來訪，是有失禮節的一件事！各報記者又爭搶鏡頭。因爲時間已不多，雖未多談，不得不告辭。

三十一日這一天，我由龍華佛教社的理事們陪同，來佛教總會作公開演講。因爲在此講演以前，已經傳揚出去，聽衆非常多，而且都是熱心阿毘達磨問題的，其中有很多位阿毘達磨論師。

我的講題既然是『阿毘達磨種種問題』，當然要將經我研究得來的見解忠實的說出來，不能投好他們的興趣，所以我是說我所相信的話，不顧慮他們的執著。

我將這問題分爲如下的幾點來說：

一、阿毘達磨的名義；

二、阿毘達磨的來源：

三、阿毘達磨的發展；

四、阿毘達磨的論書；

五、阿毘達磨的分類。

結果由於時間的關係，以及聽衆當場提出質疑，僅將阿毘達磨的名義、來源、發展三點講了，其他的都沒有講到。

南傳的學者，特別重視阿毘達磨爲佛所說的一點，我則强調這是佛滅後，佛弟子們所造，因此，他們大不以爲然。卽席提出了如下的問難：

一、南傳三藏與北傳三藏有什麼不同？

二、如不信阿毘達磨爲佛所說，豈非等於否認佛陀正覺？

三、北傳所說的不相應行是依什麼而建立的？有無經典依據？

四、我們認爲阿毘達磨即佛世時所說達磨毘奈耶之達磨內容所含有，假如阿毘達磨不是佛說，豈非沒有三藏？

五、法師認爲阿毘達磨是佛說抑非佛說？

六、若阿毘達磨不是佛說，佛在三十三天爲母及諸天等說阿毘達磨三月，豈非成爲虛妄？

七、阿毘達磨若非佛說，其內容與佛說的契經，有沒有衝突的地方？

我對以上的七個問題，他們問了一個，我就答覆一個，有的他們認爲答覆得很滿意，有的他們認爲不夠滿意，如他們說阿毘達磨是佛說，我說不是佛說，這點動搖了他們傳統的信仰。所以關於這點，意見是難得接近的。

這一場辯論，相當的激烈，由於他們沒有佔上風，就在以後，他們決定請我舉行一次公開的辯論大會。

二三　泰國的印經事業

南天遊化

泰國政府每年都撥出一大筆經費，來印行佛經，以最低的價格來流通，因此，他們的佛經到處可以請到，而且普遍的爲人重視。全國的善男信女，也瞭解印經是一大功德，所以對於印經事業的捐助，非常的積極踴躍。

在裝訂上，在紙張上，以及在鉛字上，都盡量的做到了精益求精的地步，從各高級僧官所贈送給我的泰文佛經上，可以知道他們佛經印刷的精美，實在不是我們可以比得上的。

對佛像的鑄造，更是普遍積極，政府在這方面的經費也很多，常常是一萬尊佛像，十萬尊佛像的鑄造，除了分配泰國陸海空三軍官兵佩帶的護身佛，和所供奉的各種佛像以外，政府也以佛像做爲獎進功勛的榮譽獎品，各級官員和各界人物，也多願出錢做裝金塑像的功德，因此，泰國幾乎每個人都佩有護身佛，每間房子都供有莊嚴佛像。彼此互贈紀念品固然是佛像，彼此祝賀什麼喜慶也以佛像充爲賀儀。佛像除了是信仰上的至尊無上歸依處以外，在廣大的社會民間，佛像還是吉祥、平安、幸福、快樂的最高象徵，這是我們中國人難以做到的。

他們的第一流畫家，第一流雕刻家，莫不都把精力集中到雕刻或繪製佛像上去了

，所以他們的佛像，不僅流傳的廣，而且是精美莊嚴，這不僅是莊嚴了他們的信仰，也形成了他們文化的骨髓。

我在來泰之初，曾經參觀了他們最大的印經處，這個印經處叫做乃素達印經處，其規模之大，使人不能不讚嘆。

這個印經處所印行的佛經，有貝葉的，有精裝的，另外發行有畫頁和定期雜誌，他們擁有全泰最大的印刷工廠，和種植貝葉的一千多畝田。附設有鑄字廠、製版廠、貝葉的加工廠，另外有各種附屬的出品，如精雕的經橱，和雕鑄佛像等等事業。

承負責人招待，並且送給了我很多照片作爲紀念。他們告訴我說，這並不是以營利爲目的企業，所印行的佛像佛經，較政府所印行的佛像佛經還要便宜百分之三十左右，他們的分支機構，遍佈全泰各地。所以在泰國，到處可以請到佛經。

廖振祥居士在二十二日又陪我參觀泰京各佛像店。

我們所去的並不是什麼大的佛像店，然而所看到的已足以使人愉快歡喜了。每一座佛像店，都陳列著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佛像，價格並不貴，大的要三四百元，小的六七十元不等。

二四　泰國博物館

參觀了泰國的博物館，可以確信佛教是泰國文化的中心，也可以說離開佛教，泰國卽無文化遺產。

這座博物館的建築，雖然不夠堂皇，可是裏面的珍藏，却極豐富。差不多所有的古物，都與佛教有關的。

一進到博物館的大門，第一個展覽室藏有歷代的經櫥，歷代的貝葉經。大城王朝時代所印行的長阿含經，至今已有五百六十年的歷史，也在此陳列。

錫蘭王送給泰王（素可泰王）做爲紀念品的佛像陳列在裏面的展覽室中，距今已有八百年的歷史，這一尊佛像，曾促進了兩國佛教的交流。我們中國在清咸豐年間，清廷政府也送給泰王一尊玉佛，今　蔣總統在十五年前贈泰王寶鼎一座，現在也珍藏在此。

還有歷代帝王所供的舍利塔和佛像，歷代僧王所坐的法座，所用的鉢，皇帝所乘的輦，僧王所乘的龍車，也都藏於此。

這裏所珍藏的寶物中，有很多古代的武器，但是那些武器也都有佛教色彩的。

在這一個博物館裏，藏有一塊梵文石碑，是在泰國室利佛逝時代發現，據考證的結果，已斷定是一千三百年前的古物，從這個石碑可以證明泰國是印度文化的殖民地。在那一個室利佛逝時代，完全信奉大乘的密宗。另外在一千多年以前，在破塔小洞中，掘出很多佛像，其中有毘盧遮那佛像，六臂觀音像，還有密宗六度母和波羅王朝的觀音菩薩像。這些佛菩薩像也珍藏在這個博物館中。從這些佛像可以確信，泰國在過去確曾流傳著大乘佛法。

二五　華僑一般社會

中國和泰國確實是有著密切關係的兩個國家，在血統上，中泰兩國人民已無法分出還有什麼系別，早已混雜爲一。泰人從皇帝起，都有中國人的血統，中泰兩國人民能夠密切合作，這是有其淵源的。

六月一日我曾在陳麗卿、陳碧芳、林龍三居士陪同參觀五世王（約同治年間）的暑天行宮和泰國舊京城阿廋陀耶。

五世王的行宮，完全照中國皇宮的建築，裏面的陳設也是中國式的，古色古香，走了進去恍如置身中國的故宮，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特別感覺。

五世王的行宮，修建迄今，已八十多年，其不僅建築和陳設是中國式的，就是藏著的五世王衣物，也是中國清朝帝王所穿的龍袍。

據說：泰國的鄭王時代，毘耶桑大臣想做皇帝，就把鄭王關閉起來。後來爲進攻高棉的大將知道，就回師京都，大有興師問罪之勢。毘耶桑知道事情不妙，就擁該大將爲王，是爲拉瑪一世。而鄭王卽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

泰京曼谷最繁榮的一條大街，就是純中國同胞居住的中國街。街路很寬，兩邊的店面亦很整齊，所有的招牌都有中文的大字，其街容很和臺北的中山北路相似，可是比較中山北路要繁華，要熱鬧。

從這一條中國大街，可以瞭解泰國的經濟動脈是操在我華僑之手了。

其他各街的房子，大部份是中國式的，僑胞們的衣服也保持固有的傳統，其情形比臺灣尤使人感到親切。

我曾應廖振祥、馬子鳴、陳麗卿、馬鴻英等諸居士午供，到過許多華僑居士們的

家裏，也訪問過陳慕禪、馬子鳴等等人的寓所，可以瞭解華僑們仍然保持著中國固有風俗習慣，並在種種方面來比較，這種風俗習慣是優異的。

華僑們在泰國除了經商，從事實業以外，對於文化教育事業也有其成就。許多中學小學是由華僑辦起來的，這些學校已成爲泰國教育事業的主要部份。國內許多大書局，在此也有分支機構，華僑們也開辦了不少書局，有名的作品都可以買到。

華僑們所創辦的華文報紙，是比較最顯著的一件文化事業，不僅銷路很廣，擁有廣大的讀者；其篇幅，其內容，其印刷，也都很充實、美觀。尤其是報社之多，決不次於我們自由中國的臺灣。除了一部份小報以外，有五家規模大的華文日報，這五家報紙計爲世界日報、星暹日報、中原日報、新報、光華早報等。據說有三家是擁護自由中國的，一家偏於共黨，一家採取中立。中立的實在還是傾向自由祖國的多，這從他們所利用的新聞可以看出來，偏共的那一家雖然多登載一些有關大陸的消息，但對我自由中國各種進步的實況，也同樣的報導，如最近來泰出席亞盟理事會議的消息，參觀東南亞軍事演習的消息，以及王叔銘率領軍事友好訪問團來泰報聘的消息，各報都同樣的刋登。所以，我來泰弘法的各種活動，各報都以顯著的地位來報導，同時還

刋出大幅的照片，其中有幾位新聞記者常常隨我活動，如新報的陳振泰，世界日報的馬宣平，星暹日報的彭中心，中原日報的陸永顥等，都經常和我在一起，不斷的找尋我的各種新聞。尤其是我和泰國佛教學者辯論佛法時，都以我的勝利視爲他們的勝利，以大篇幅來刋載質疑和答辯紀錄。也許是因爲這些僑報的不斷報導，華僑們更相信我的弘法，是爲他們爭得了光榮，更加熱忱的護持了。

二六　幾位爲我翻譯的居士

華僑們大部份是潮州人，當然也有其他各省份的，不過爲數並不太多。因此，在華僑社會中通行著潮州話，就是泰國人，也多半能說流利的潮州話，像高僧中的宣傳部長大聖摩訶威嗡僧王，僧伽民議會主席大聖菩陀可沙僧王等等，都能利用潮州話和華僑們說法。

很多不會潮州話的華僑向我訴苦，認爲泰國什麼都很好，祇是語言不通，實在不方便，特別是一些大使館官員和眷屬，深深覺得語言不通，實在是一件困難的大事。

菩提寺的副住持昭坤威懺法師也是一位會說潮州話的人，他曾勸我也學潮州話。

並說多懂一種方言，對佛法的弘揚，就多得一種便利。我來泰後，所接觸的泰人，雖然很多，可是，由於言語的障礙，不能夠暢所欲言的交換識見。在所接觸的華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要靠翻譯的，這是我深引以爲苦的事。我從這些事實中，更體會到語言的重要。

我和泰人以及華僑講經說法，實在得力於幾位博學的正信居士，爲我從中翻譯。這幾位居士是中華佛學研究社的監事主席陳慕禪居士，法宗派佛教大學教授陳明德居士，中華佛學研究社的理事黃謹良居士等。

我在龍華佛教社講『大寶積妙慧童女經』，完全是陳慕禪居士翻譯成潮州話的。在訪問泰國僧官中，他也充任一部份的翻譯，實在辛苦了他。我在二十二日講經圓滿時，曾親自去到他家看他，在他的房子裏堆滿了各種書籍，充分的說明他是一個十足的讀書人。

他精通詩，在華僑中是個有名的詩人，非常有才氣，爲人熱忱忠厚，很受人恭敬重視。尤其是他信佛篤誠，熱心弘揚大乘佛法，在溝通大小乘佛法中，他出過了很大的力量。他不斷的向泰國人介紹大乘佛法，在中華佛學研究社更不斷的以通俗言語弘

播佛教高深的思想。在泰僧中，他最崇拜佛使比丘和副僧皇婆羅牟尼上座，他也是佛使比丘的忠實弟子。

陳明德居士是一位年僅三十歲的青年學者，學養、風度、天才都高人一籌，他的前途是無限量的，我所見到的青年人之中，他是一個最值得欽敬，最有希望的一個。

他在法宗派佛教大學擔任教授，所講的是泰國佛教史，以他這樣年輕，能有這麼大的榮譽，實在是一件稀有的事，何況他又對泰國和中國兩國佛教，都有極深的研究，能溶滙大小乘佛法於一，更是異常難得。

我此次來泰，對泰國佛教史和泰國佛教制度的認識，得到他很大的助益，不僅給予我很多的資料，還經常的單獨和我研討泰國佛教各種情形各種問題。在我訪問各僧官之先，由他聯絡；在未去之前由他先講解所要訪問的對象之簡史和一般情形；在訪問中則由他代爲翻譯。

幾次因爲他因事忙，未能隨我同行，使我感覺到缺少了左右臂。在我向泰人演講和辯論時，很自然的，祇有他來翻譯，才能勝任愉快。

記得，我在看陳慕禪老居士談到塡平大小乘佛法鴻溝時，我很眞誠的說了這麼一

句話：「大乘佛法能否在泰國弘揚起來，其責任就在你和明德居士身上了」！

黃謹良居士的泰文，像明德居士一樣的流利，對於佛教篤信很誠，心地純潔，爲人忠誠。在訪問泰國高僧時，明德、慕禪不在時，則由他來充任翻譯，譯得也不次於慕禪。

其他如卓悲世居士、陳振泰居士、陳懋廉居士等，都曾在語言上，充做我的橋樑，給予我很大的方便，這是我非常感謝的。

二七　中國大使館杭立武大使

中泰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都有其不可分的密切關係；在共同的信仰上，在民族的血統上，更有其密切的淵源，形成一體，可以說是兄弟之邦。尤其是在當前共產黨徒進行滲透顛覆的恐怖侵略之下，中泰兩國都正在鐵幕的邊緣，作著艱困的奮鬪，共同肩負著艱困的任務，更是息息相關，利害一致的，所以更應該團結合作，彼此策應。

中泰兩國既然有這樣密切的關係，在邦交上一向是友好的，泰國在我們自由中國

有大使館，我們在泰國也有大使館，彼此的外交官員，更都是精明能幹的一時之選。

中國駐泰國大使，是在國內素負盛譽的杭立武先生，他是個學者，也是個政治家，特別是在教育上，他的成就更大，可以說是一位第一流的教育家。他曾擔任過教育部長等等職務，一向是受人敬仰的人物。

他來到泰國以後，推行外交和僑務工作，由於他的學者風度，工作的效率，以及熱忱的精神，不僅深受華僑的愛戴，也得到泰國人的好評。

我來泰國弘法，他認爲是最適當的國民外交工作，不但可以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且可使兩國人民更能團結合作。所以，他給予種種方便，極力促成。一切手續都辦得很快，我在五日的上午九點鐘，在馬子鳴、廖振祥等居士陪同下，到大使館看杭立武大使。

我們一行乘車來到大使館，被使館人員引至樓上杭大使的辦公室　杭大使一見到我，就興奮熱烈的迎出來接待，顯得無限的誠敬。彼此在融和的氣氛下，開始暢談，從氣候談到僑務，從外交談到佛教。杭大使說：

「這是佛教的國家，祇有佛教的高僧纔能擔任起促進邦交的任務。我們希望能有

很多的法師來此弘法，以增進中泰兩國的關係」。

我向他說：「中泰兩國關係的增進，佛教確是一個很有力的因素，能夠多從佛教方面來做，相信中泰兩國的友誼，會更爲親善的」。

我和他交換了一些意見，然後我提出想去高棉金邊、越南西貢等地參禮聖地，講經弘法的事，請他能夠給予幫助，他立刻說：「這沒有問題」！

本來，在我出國時，曾經向外交部申請去這些地方，我以爲會寫在護照上了，我請馬理事長將我的護照交給杭大使看，杭大使看了，才知道沒有塡明到高棉、越南的話，但杭大使說：

「沒有關係，我會替你辦的」。

從這裏可以看出，他樂於助人的作風，俱有書生的本色，是值得欽佩的。

我們在一起相談，很親切，很融洽。許多記者要求爲我們留影，我和杭大使都接受了。我告辭時，他一直送到大使館的門口，我們上車走了他才回去。

歸回龍華佛教社，午飯後，剛剛在休息，佛社總幹事卓悲世居士到樓上向我說，大使館有電話來，要我去聽。

原來這是大使館辦理護照的王先生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去越南、高棉的手續已經在辦了，請我再去大使館簽個名，我向他說，三點鐘我會到大使館的。

在電話裏王先生問我越南、高棉方面，有沒有聘書？我說沒有！他又問有沒有邀請的信件？我告訴他有的，但都留在臺灣了。王先生聽了一笑說道：「好！好！沒有關係」。

在電話裏，我又請他代我查一查大使館內的館員眷屬中有沒有一位姚老太太。王先生說：「我負責替你查，你來的時候，就可以使你見到她」。

午後三時，廖居士陪我坐馬理事長汽車，第二度到了大使館，王先生熱忱的招待我，我又介紹廖居士與他認識。他拿出兩張申請表，要我在上面簽個名，就算辦完了手續。可是，加簽需要加簽費五十五元泰幣，但我身上是不帶錢的，廖居士也忘記了帶錢，結果給我方便，記帳而去。

手續辦完後，王先生說：「館內陳經濟參事的岳母，是姓姚的，已通過電話，請法師去陳參事家看看」。

陳昌蔚先生親自來接，我們就到陳參事的家。一年多不見的姚老居士，見到我倍

感歡喜，誠敬的接待，談了一些臺灣道友的近況，然後攝影歡別。

這是我最初接觸使館官員的經過，我心中想，從杭大使到館員，都是熱忱便民的，工作態度和效率，都很高，值得讚美。

五月七日，龍華佛教社爲我舉行一次盛大的洗塵公讌，除了邀請各佛教社團代表作陪外，並請有杭大使和幾位高級外交官員。杭大使在歡讌中致詞，極力的推崇佛教，他大意說：「這次演培法師來泰弘法，就我個人來說，是無限歡喜的。如演培法師剛才所說的，現在的世界，人類多苦多難，實在需要求得一個歸宿，而宗教實爲人類歸宿的最理想的所在，特別是佛教，更爲人類所應當歸敬的。近年來，我從各種新聞報導中，知道佛教已漸爲西方人士所重視，最近更看到一篇報導說美國已在修建佛教寺院，因此，我相信佛教在各方重視弘揚下，會得一天一天發揚光大的。龍華佛教社的諸位，向來熱心佛教社會事業，素爲我所傾服，現在又從國內請來演培法師，弘揚大乘佛法，我也要像演培法師剛才所說的，對龍華佛教社諸位致敬謝之意」。

這位有學者風度的大使，並不是佛教徒，可是他對佛教的印象非常深，他來到泰

國出任大使後，更認識了佛教的偉大，從他的言談裏，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我講完『大寶積妙慧童女經』的第二天，杭大使和我再度見面，他很誠敬的說：「你這次來到泰國，替中國人增光，我們都太興奮。我要請你吃飯，請你給我一個時間」。

我說：「不必客氣！這次來泰，麻煩你太多了，不好意思再多騷擾」！

「不！沒關係，我決定請很多人作陪，吃點素菜」。

我看到他的盛意殷殷，也老實不客氣的接受了。我根據我的日程表，要到六月三日才有時間，於是就決定在那天的中午。

二十九日，杭大使又請陳昌蔚先生來，向我們正式邀請，還問我除了請社會上僑領，和高僧以外，各佛教社團中應請那些人。我請廖、陳二居士和他研究。

在這些天，我接觸很多華僑信徒，從他們的談話中，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關心第五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泰召開的事情。

最早是新報記者陳振泰居士得到新聞，來告訴我。

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是我太虛大師發動組織起來的，是現在唯一具有世界性的佛教

徒組織，其總會設在錫蘭京都科倫坡，各國都有很多會員，歷屆會議，分別在各國舉行。曾在日本、錫蘭、尼泊爾等國召開過會議，我們每次都有代表團參加。可是前年在尼泊爾召開時，大陸共產黨僞政權以種種手段進行滲透，被獲准派代表參加，我們自由中國就沒有出席，這是相當痛心的事。

今年要召開的是第五屆會議，是由泰國的佛教總會主持，日期定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地點是曼谷的和平大厦。屆時將有三十四個國家以上，派遣代表團來泰參加，每一個國家可以派代表五人，觀察員七人，同時還有特別邀請的人士，所以出席人數之多，估計將在五百名以上。泰國佛教總會已經成立一個籌備委員會。

廖居士曾和我談到各地華僑的代表，計有南越、南韓、星洲、檳城、香港、菲律賓等地，泰國的華僑佛教社團將要召開會議決定招待事項，這眞是難得的，但是，我們自由中國如不能出席，這將是如何嚴重的問題？

我覺得我有責任，所以向泰國宗教廳長提出這問題，又向杭立武大使說：

「我在前天訪泰國佛教總會時，據他們說有許多國家建議他們邀請共匪參加，我已經暗示過，請他們千萬不能邀共產黨出席。但在外交上，必需請杭大使出力」。

杭大使說：「我已和泰國外交部說過了，我當再作努力」。

據杭大使的判斷，匪幫和泰國沒有外交關係，泰國一向是崇信佛教的反共國家，將不致於邀請沒有信仰自由的匪僞派代表團。

龍華佛教社已經通知泰國的佛教總會，該社願意招待自由中國的佛教代表團，杭大使知道了這件事後，很興奮的對在座的廖振祥居士說：「很好！對於祖國，你們眞是太熱心了」。

是的，在泰國的華僑佛教團體，都是傾向自由的，對於自由祖國的佛教事情，他們莫不是樂意贊助的。

三日杭大使請應供，作陪者，華僧方面有華僧宗長普淨法師，左管長仁聞法師，右管長修靜法師等，僑領中有雲竹亭、張蘭臣、馬子鳴、廖振祥、陳明德等，此外爲大使館的高級職員，先我們而到的，是雲竹老，次我們而到的是張主席，最後來的是普淨法師等。

在未吃飯前，大使問我有關臺灣佛教的情形，那一宗派的弘揚比較多。我向他說：

「臺灣在日本統治之下五十餘年，他們對於佛教多少佔有一點日本習氣。自從我政府遷到臺灣，大陸法師多追隨來臺避難，一因我政府對於佛教的護持，二因我各階層的佛教徒努力弘揚佛化，今日臺灣佛教，可以說極爲發達，不特匪幫佔領下的大陸佛教不及今日臺灣佛教的興盛，就是過去我政府在大陸時期，佛教也沒有今日臺灣具有新興氣象。不說別的，僅就宣傳佛法的刊物來說，今日臺灣就有十五六種之多，至於興辦教育，環島佈教，各地定期講經，擴大舉行佛誕，以及各種不同法會的舉行，佛教整個在活動中，已不像過去那樣長期處於靜止狀態。這是今日臺灣佛教最難得的良好現象，我政府對佛教的護持，也是過去所少有的」。

大使聽了很高興，因爲雲竹亭、張蘭臣兩位聽不懂我的話，後來大使請陳昌蔚先生譯爲潮州語，他們聽了也覺得歡喜。

我們隨便交談，大使和雲、張等人，都覺得我來泰國之後，大小乘佛法的差別，已成爲此間最注意的問題，他們都要求我略爲說一說。

普淨法師便作解答，後來，我又從發心——動機、目的、行爲活動的表現不同，以解釋大小乘的差別所在，作爲補充。

飯後，我談到這次來泰，得到很多資料書，各方面贈送大小佛像也極多，恐怕很不容易携帶回去，杭大使當時想到我空軍總司令陳嘉尚將軍將於明天來臺，他說：

「你先整理好，送來大使館，我請陳總司令給你帶回臺灣去」。

這問題解決了，我眞有說不出來的喜歡，不然的話，或寄或帶，都將是一件麻煩的事。

從這些事，可以看出，具有書生本色的杭大使，確是值得欽佩的外交官員。

二八　詩、對聯、題詞

華僑們居留泰國，並沒有忘掉我們固有的國粹，對於我國文物藝術的愛好，是相當積極，相當普遍的，這已經蔚成一種風氣。無論對名貴瓷器的收藏，或對稀罕古董的蒐集，對字畫墨寶的誠求，都要超過國內的情形。

在曼谷有幾家規模不算小的古董店，生意都很好；華僑們經常舉行畫展，觀賞者也很踴躍，許多來自自由中國的藝術家，無論是開書畫展的書法家或畫家，也無論是

表演民族藝術的音樂家或舞蹈家，都會很自然的受到華僑的愛護，祇要是固有的文化，都很容易得到援助。這不僅說明華僑們對故國的懷念神往，也說明了他們具有超俗的哲學，已蔚成喜愛國粹的風氣。

在華僑社會中，除了報紙刊物充爲精神上的食糧以外，對於古文學的詩辭歌賦，也是普遍的被重視，被尊崇著。一些學養有素的文人，很受恭敬，有其高尚的地位。他們常常是群賢畢集的擊缽修契，吟詩以言志寄懷。在各種儀典上，在各種興革上，也都會產生清麗優美的歌賦。

華僑的佛教徒，更不乏學者文人，他們以摯誠的感情和洋溢的天才來讚美三寶功德，以精深的涵養和秀麗的辭句來歌頌佛法浩瀚。像陳慕禪老居士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我一向是重視文學，但並沒有什麼文學修養，所以祇能站在欣賞的立場，來對這些文人讚嘆外，本身不能寫出好文章，尤其是詩，更是祇會讀旁人的傑作，不會應和。就因爲如此，我在泰國遇到許多難題，如一些詩人們熱情洋溢的寫來他的詩，我無法隨韻卽和；再如某某居士或某某道場非常誠敬的請求惠辭贈聯，我就會感到才拙。

而我所遇到的這些情形，非常的多。

到泰不久，陳慕禪老居士在講經後來禮座時，送來七絕一首：

驕陽萬里起慈雲，法將飛來統異軍，一自圓音開唱後，天南花雨日繽紛。

下寫有「演公上人南來弘法，歡喜之餘，賦此請教」。我不會做詩，使他失望，實在是一件憾事。

過了幾天，慕禪居士又呈來一詩，題有「演公講經入妙寫以讚嘆」，其詩爲：

昔聞高遠致，今見大悲心，法席諸方重，天花四座深，炎威如烈火，語語勝甘霖，慚愧鈍根漢，罔知弦外音。

不用說，我又是不能應和。

一位蘇君，遠道來請賜對子一幅，我祇好請慕禪居士代我替他做。然而，在更多的道場中，有著許多不能推卸的請求，不得不親自應付。我不能寫什麼詩，祇好想到什麼，就寫什麼。有的是借用成語，有的是隨感而發。

像陳麗卿等居士，準備好宣紙，恭恭敬敬的請我賜『墨寶』，更加深了我的困難，一方面我從來沒有學過寫字，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同學師友誇獎我的文章稿子寫得如

何如何的規整。其實，鋼筆字又是一回事，兩者不能並論。旁人對我的評價愈高，他們所得到的失望也就愈大。從這些經驗中，使我認識到文學修養以及書法，也都是弘法者不可疏忽的善巧方便之一。

像太虛大師、印順導師，都是衝破文字障的人，借用詩文隨心弘揚佛法，都能發生很大的接引作用，這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

在中華佛學研究社，我寫了「從聞思修，深入佛法」八個字；爲義和念佛敬德社寫了「以佛法義理，促人類和樂」十字；爲光華佛教社題「光大佛教」四字，這雖然都是隨便想出的成語，但我在寫的時候，確是極其誠心敬意的。從此，我便在遊訪中，祇要請我，就盡量做到『有求必應』。在蓮邦念佛社，我應他們的請求寫字做聯，因爲該社叫蓮邦念佛社，我便寫「娑婆世界爲異客，極樂蓮邦是家鄉」兩句對聯。當我訪瑤寶亭念佛社時，看到該社既然神佛不分，附近的環境，又因隣居者養著猪鴨，道路骯髒不堪，我便留下「心淨衆生淨，心淨國土淨，佛門無量義，一以淨爲本」。作爲鼓勵。

在曼谷附近的鄉下，有一個正在興建中的保宮亭佛堂，大殿堂皇莊嚴，很有大陸

之風。在鄉區能有這麼一座中國式的佛教寺廟，使人感到無限的欣慰。我到該佛堂，即看見很多信徒等在門前，上掛有「歡迎演培法師蒞臨」的橫匾一方，我進去禮佛後，被引至客廳坐定，就由該堂代表致歡迎詞，其詞句都是經過預先擬就的，極盡讚僧能事，我簡短的致過謝意，他們向我要求說：

「今得福德弘大的法師駕臨本堂，我們在三寶面前祝福，祈求三寶威德加被，使本堂的工程，得以順利進行，早日完成莊嚴的佛殿，各慈悲，以大師深厚福德，爲我們在三寶面除了表示萬分歡迎誠意外，更祈求大師不

他們既然是這樣誠意的請求，我便重新進入大殿，上香三瓣，跪下誠心誠意的默念心經三遍，默念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再大師慈悲，諒必接受我們的祈求」。

「保宮亭諸善信，發心修建大殿，現工程已完成六七，所餘工程懇祈三寶威德加被，使得順利進展，早日完成莊嚴佛殿，以供善信禮拜……」。

祝福完了，他們拿出已準備好的黃布，請我題字，我用大筆寫了「寶殿莊嚴」四字。

在淨德念佛社，我也受到相同的接待，在那裏題示「淨德圓成」四個大字。

我的字並不好，從來沒有下過功夫，但是華僑信徒們都普遍的喜好這種國粹，我也祇好有求必應的到處留字，至於其他居士們所託請撰寫的對聯中堂，數目太多，不必詳記了。從這些事實，可以認識到詩詞書法，都是弘法者不該忽視的一件事。

二九　道德重整應弘揚佛法

在一次爲我舉行的歡迎會中，我並沒有準備致辭，可是司儀忽然請我開示，我站起來，看到在座的固然以佛教徒爲多數，但有一部份是教外的政府外交官員，我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在急中生智，提出了佛法中的慈悲平等無我三義，是解決人類苦難，促進世界和平的良方。在致詞時，我想起了世界的紛擾，社會的沉淪，人心的險惡，一時悲從中來，在言語中流露出眞實感情，使在座的人受到了感動。後來，各報以大字標題來發表全文的摘要，而在一般接近我的人們，也都常常向我提起這件事，一旦談到了，就會附帶的談到當前道德的敗壞，以及佛教在世風日下的今日，所應受到的重視和所應負起的責任。

我本來要和泰國僧伽內務部長毘摩羅達摩上座，進一步的研究一下互換留學僧學

法的事，龍華佛教社的執事們告訴我說，這位重視僧教育的上座，正應世界道德重整會邀請去美國及歐洲各國弘揚佛法去了。從這事，我附帶的知道了世界道德重整的組織，已經發覺了佛教的教義，實在是重整道德的良劑。內心中感到了無限的興奮。

不久，我又得到消息說，重整道德的組織，派兩名會員，住於越瑪哈讀佛寺，研習泰國風俗及佛教教義。更使我歡喜。

老實說，佛教是最重視倫理道德的宗教。佛教慈悲、平等、無我的義理和精神，正如我所說過的，是改革人心，拯救社會，淨化世界的無上妙藥，如果全世界的人類，都能信奉佛教，而且都能瞭解佛教教義，嚴守佛教戒律，世界道德，不重整而自重整了。

像泰國這一個沐浴在佛教氣氛下的國家，人民普遍的信佛敬僧，社會上一向重視佛戒，對於道德，看得很重要，一般人皆具有向善的精進心，所以，犯罪的案件比較少，特別是對於共產黨罪惡集團的排拒，潛有一股非常堅強的力量，成爲東南亞反共的碉堡之一，這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可是，泰國是流行小乘佛教的地區，在思想上並不像我們大乘行者那樣積極重視

現世社會人生，而衆生畢竟是衆生，一般人雖然學佛，但還沒有斷煩惱，爲煩惱所使，會不由自主的做出違背佛法的罪惡，所謂「人人希求解脫，而人人難以解脫」，也就是這個道理。因此，在泰國的社會仍然有殺盜姦淫的案件發生，從華文報紙上可以看到這一事實的存在，從許多居士談話中也可以知道部份情形，我自己對這問題也很注意的細心觀察。我曾在泰國皇宮附近的曼谷公園地區，親眼看到一些凌亂的雜物和貧窮得喪失了自尊心的人物；也曾經從一些具有慈濟社會熱忱的華僑佛教徒善舉上，看到了令人悲憫的苦惱人群。從這些事實中，我很相信泰國雖有佛國之譽，但和佛國的目標，仍然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距離。就因爲如此，更顯得佛教的崇高偉大，以及我們大乘行者的責任艱鉅。

如果推動道德重整運動的組織，能夠多多弘揚北傳大乘佛教所說的德目，對他們的理想更會有所助益。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道德重整運動推動人，既然請了南傳佛教的高僧去弘揚佛道，我們中國大乘行者也該起來直追，將我們大乘佛教的道德精神，輸送到世界道德重整運動中去，使之成爲今日世界道德的主流。

三〇 講經圓滿和振東法師舍利奉安法會

我在龍華佛教社講經，從三日到達泰國的當天晚上開始，按照所預定的時間，一共二十天講完，到了二十二日的晚間，正式圓滿。

二十二日這天，來聽經的人特別多，使大悲講堂再也無法容人插足，擠得水洩不通。我也延長了半個小時的時間，將全部經文講完。

講完後，我領導大家發願：願此講經聽經功德，廻向法界衆生，同證無上菩提，各人現前父母增福延壽，已故父母早生淨域。

最後，有兒童歌詠隊集合起來唱讚僧歌，前社長林德潤居士致謝詞。至此，結束我來泰的主要任務之一。

蒙佛陀慈力加被，在講經的二十天當中，雖四出參訪，各地演講，應邀外出結緣，在社內接見各地來的法師居士，整理各種資料，撰述文稿，答覆函件，辦理手續……忙得抽不出閒暇，可是，我的身體比較在臺灣時候更要健康；雖然天氣是那樣的炎熱，而我的精神，却是始終振奮的，就是我在臺灣常患的頭暈症，在此二十天內也沒

有發生。

講完經的第二天，突然下起雨來，很多人紛紛向我說，本來這正是泰國多雨的季節，可是在二十天的講經法會中，始終是大放光明的晴天！他們都驚訝的傳述這件巧合。

另外還有很多居士又想到一個不可思議的事，就是二十天以來，各地均有停電，獨龍華佛教社，始終沒有遇到黑暗侵擾，使人讚嘆，使人興奮。

講經圓滿以後，從二十三日起舉行振東法師舍利奉安法會。由我來主持。振東法師圓寂以後，遺體火葬，得舍利四千多粒，不僅泰國爲之轟動，就是其他各佛教國家也都曉得了這位不太出名的中國籍法師，是位難得的眞正修行人。我們自由中國的佛教界，對這件事也相當重視，幾個道場特派人來請舍利回去供養。

在二十三日法會的第一天，許多位華僧自動來誦經一天，龍華佛教社設午餐供養。承這些華僧們不棄，特來樓上爲我禮座。

我很想能和這些華僧們交談，可惜彼此言語不通，祇相互微笑致意，坐了片刻就都辭出了。

二十六日，我主持舍利的奉安儀式，一切都沒有什麼可以記載的。

三一　佛教紀錄影片

在振東法師舍利奉安的法會中，每天晚間都有電影助興。

我雖然不反對正當的電影，更贊同利用電影來弘揚佛教，但我本人一向是不看電影的。我便在樓上，沒有去看，當演到去年佛陀二千五百週年紀念的紀錄片時，馬理事長特別到樓上來請，我下樓看了十分鐘。第二天放映電影，開始時放映泰國佛教各大佛教聖地的影片，他們又來請我去看，看完了這節片子，他們要放映其他的片子，我的事也多，就回到樓上處理其他的事情。

這二次看電影，從銀幕上，看到各地偉大的佛教聖跡，使我深深感覺到電影是很重要的宣傳工具，對於有歷史性的大典，攝取鏡頭作爲紀錄，是有其深長意義的，我們佛教是應該多多利用電影技巧來從事弘法。

上次到泰國佛教總會訪問時，美國新聞處曾派人趕到總會邀請我到新聞處去看有關泰國佛教文物的展覽。因爲美國新聞處是很誠意的邀請，當時我就答應了，可是，

因爲事忙，一直拖到二十八日，才去該處參觀。

陳明德居士很早就來到，他是專爲陪我去美新聞處，並爲我從旁加以說明的。有很多的居士們知道消息，紛紛的前去，我們到達該處時，已有很多人在等。

先由一位甘肅籍的朱先生出來招待，因爲言語通的關係，談得很投機。不久，有一位美國人來招待我，說了幾句客氣的話，就引導我參觀佛陀一代歷史的彩畫，由那位美國人解釋說：

「這套佛陀歷史畫，是一個德國人畫的，因爲他受東方藝術的熏陶很深，所用的筆法都是東方的，沒有西畫的風味」。

但看這套很精緻的佛陀畫像，大體上是仿照泰國的佛像，想來此人可能在泰國住過，可是在筆法上，却有我們國畫的一部份風格。

看完了佛陀一代畫像，我們被引進三樓上一間大廳中看電影。

很多人知道，趕來看電影，大廳內也很擠。

這次所放映的電影，都是佛教的紀錄片，有祖上的遺產，也就是各聖地的鏡頭，有當今泰皇出家時所拍的各種紀錄片，以及鄉間寺廟的建築，和阿蘭若比丘設蓬旁山

依水而居的生活實情。

從電影裏，我看到阿蘭若比丘的一部份生活實況。

三寶的信奉者，供養阿蘭若比丘的衣服時，有的不直接供養某一個人，而是將袈裟恭敬的向水邊林下一放，由阿蘭若比丘自取，先到先得，後到不及，但比丘們並不貪心，先來的祇取一件，多餘的看也不看一下就去了。泰僧掘土不可以，但修房子自己動手又是可以的，因爲這不會有害於生命。

在許多佛教電影紀錄片中，夾放我國的紀錄片三種，一是玄奘法師靈骨由日到臺時的迎接場面，一是章嘉大師的圓寂。

迎我國聖僧玄奘法師靈骨，我們有幾千人到松山機場，我作爲代表，手捧遺骨由機場到善導寺供養，當我在銀幕上出現時，全體觀衆連續鼓了幾次掌，表示對我的敬意。在放映章嘉大師圓寂的紀錄片，當　蔣總統親至善導寺致祭時，僑胞們又熱烈的鼓掌致敬，從這裏可以看出僑胞是如何的愛戴總統了。

三二　歸依和方便傳戒

很多華僑們在聽經的過程中，發願歸依三寶，一心學佛，請求我舉行一次歸依。還有一部份善信，發心精進，請求我傳授五戒和八關齋戒。

歸依是入佛的階梯，持戒是學佛的大道路，我既然是弘揚佛法的比丘，自然應該接引他們步上學佛的階梯，踏上學佛的大路。

舉行歸依，有的是因爲個人的環境而予以方便的，但大多數還是依三歸儀規，認眞去做的，傳授五戒也有的是爲個人所做的方便傳戒，另外也舉行了正式的傳戒儀式。

如信願極强的蘇美君居士，在十八日前來問五戒義，我告訴她：

「不殺生，由不殺害人類，更進一步的不殺害一切衆生，萬一於無意中傷害了極細微的生命，知道了立刻爲其念佛廻向，在佛前表示懺悔。因爲這種殺生不是有意的，雖然不能說完全無罪，但罪比較輕些；不偷盜，看起來很易持，實際是最容易犯的，所以要留心；不邪淫，是說在家學佛者，夫婦的正淫不算犯戒，超越夫婦的關係以外，就算犯戒；不妄語，主要的是指妄說上人法及作假見證，至於普通所說方便妄語，能夠不說當然最好，萬一不能免，也要在佛前懺悔；不飲酒，酒是亂性的，普通一

個人，往往由於酒喝多了，做出糊塗的事來。至於因病而吃的藥酒，只要不致亂性，這也是佛所許可的」。

由此，我又講到三界九地，在家證三果，出家證四果等的種種問題。

當天蘇美君居士歡喜作禮而出。沒有過三天，她帶來香花燭供養，請我爲他證明守持五戒，她說不要另外舉行儀式。於是我對她說，「爲你證明是可以的，但沒有儀式不行，你跪下來，我爲你方便說五戒」。

於是我說：「不殺生是優婆夷戒，汝能持否」？她答說：「能持」！乃至說：「不飲酒是優婆夷戒，汝能持否」？她答說：「能持」！

後來她問我：「現在我還不能長期吃素，如買活的動物回來燒煮，算不算是犯戒」？

我立即告訴她：「妳當生大慚愧，痛切的在佛前懺悔，不要烹煮動物，以增進自己的悲心，逐漸走上吃素之途」。

她聽後，很誠懇的接受，發願這樣去做。她去後，我想這種方便說戒，自然也有其意義。

再如有幾位居士，像乘光居士等五人，送來禮物，作爲歸依供養，要我替他們起個名字就算了。我說不行，你們跪下來，我爲你們方便說歸依。

於是，我不畏苦的爲他們個別說三歸義，以及領誦四宏誓願。

我正式按照儀規傳授八關齋戒，是六月一日的清晨六時。

有二十多位發心受此戒的善信，都是很虔誠的，有的人爲了受持此戒使之清淨，前天晚上就宿在社中，整夜誦經念佛，實在是很難得的。很多人發心燃香供佛，我也沒有感覺到辛苦，爲他們說戒，再一一爲他們授戒。

這天的九點鐘，我開始作來泰後的第一次正式傳授三歸，約有一百多人歸依三寶。這一次傳授三歸，是按照三歸儀規認眞做的，因而花去兩個小時，其中有五十多人發心燃香，每人都要我爲他們燃香，我雖辛苦，也感到愉快。

六月二日，是我來泰第二次正式傳受歸依，地點是蓮華佛教社，發心者近百人。因爲那一天正是泰國的佛誕日，更顯得莊嚴隆重。

三三　幾個佛化家庭和大護法

我曾經到許多居士家中應供，很歡喜的看到幾個佛化家庭的實情。

馬子鳴居士是一位很忠厚的殷商，他在曼谷開設兩家藥房，有中藥部門，有西藥部門，規模都很大。中藥房的店號，叫做國揚藥局，字是我太虛大師寫的，馬居士提起這件事來很覺得榮幸，他一再的說大師從不替人寫店號，在泰國祇有他一家是大師寫的。

馬居士很强健，精神很健旺，他是歸依虛大師的，信佛虔誠，他也有一個幸福的佛化家庭，一切都沐浴在佛教的氣氛中，感覺到很美滿。

我來泰國，他是最繁忙的一個人，承他的護持，我的弘化，才得到順利的進行。我無論是在社內講經，或者是外出參訪，也無論是主持什麼儀式，或者是應酬，他都能抽出時間爲我預作安排，並且是隨同著活動。

這位老居士恭敬三寶極其眞摯，對僧寶的尊崇，在國內是很少見的，這完全是受到南傳佛教的熏陶，所養成的美德。

在二十九日的中午，他個人設了兩桌素齋請我應供，依照向來的慣例，居士是不與僧伽同食的，那一天因爲沒有外人，特開一次方便，社中全體理監事，與我同坐一

桌，雖然如此，但他們仍尊敬僧寶，我沒有吃，他們不吃，他們吃了，不容我再吃，以示尊敬。因爲如此，所以每樣菜上來時，我先用小碗盛出先吃，更盛一小碗在旁邊，然後，他們才安心的吃。

另一桌是各報社的記者先生，馬理事長在齋後，又送我一尊古佛供養。

龍華佛教社的理事廖振祥居士，是大護法之一，他熱心佛教事業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對我的護持也非常的積極。

十五日廖振祥居士發心齋僧，我在十點鐘時乘車直達廖居士的家裏，除我而外，還有純果法師、越僧統照法師等六位比丘，最先來的是純果法師，最後到的是統照法師等，陪我同行的有陳振泰、馬宣平兩位記者，和主人廖振祥居士。

廖居士的家是一座很漂亮的三層大樓，最高的一層設有佛堂，所供的佛像不計其數，大大小小，各式各形的都有，有的價值很高。

他們一家人都信佛，而且都很虔誠，可以說是一個很美滿的佛化家庭。

時間到了，先在佛前上供，仍然由我拈香，到快要唱天厨妙供讚時，廖居士先將飯菜放在盤內，交我舉爲供佛，次將各種菓品舉爲供佛，再將各種香花舉爲供佛，這

是南方供佛的特色。供佛畢，即到樓下應供，由廖居士親自跪在地上奉菜，我們念供養咒時，廖居士則跪在地上合掌隨念。陳振泰、馬宣平二位記者爲此搶去了好幾個鏡頭。

主人請陳振泰、馬宣平吃飯，他們說有事要去了。實際這是遵南傳佛教的律制，白衣不與比丘同桌共食，而找藉口廻避了。

廖居士齋僧，不是簡單的，一共有十幾個菜，齋畢，就捧上水菓，然後還有齋襯，計僧伽黎一件，袋一只，香一盒，菓盤一個，錢一封。除此而外，還送我銅佛四十尊，掛佛六十尊，化學佛五百尊。

我來泰不久，陳麗卿居士即請我至她家應供，時間排在十三日的中午，由陳懋廉居士陪我前去，所乘的座車，是陳麗卿居士家裏派來的。到了那裏已十點半，坐了片刻，就到她家裏所設的佛堂上供。

這座佛堂相當寬敞莊嚴，除供有釋迦佛外，還供有其他菩薩像，優曇法師送她們的瓷佛像也供在上面，她們說還沒有開光，請我有空去開光。她們信佛很虔誠，全家上下信佛，可以說是一個佛化家庭。

上供的儀式，完全是同中國一樣，祇是唱誦具有廣東腔而已。上供時由我拈香，拜時，大家隨我而拜，唱誦都很在行。

這時有位乘光居士知我在此應供，特約林龍居士來晤，可是在供佛畢，這兩位居士就藉口有事離去。陳懋廉居士留下陪在一旁，吃飯時，她們準備兩副碗筷，要懋廉居士陪我同食，我也要他一同吃飯，但是他依南傳佛教規律，無論怎樣也不肯和我同食，結果祇有我一人用飯，他們在一旁看著。雖然他們已經習慣了這樣，但我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陳麗卿居士準備了很多菜，又很可口，但因菜多而人祇我一個，所以每樣菜都吃了一點，以表示各樣菜都吃到了，以使施主生歡喜心。

齋後有襯，計送八掛丹六盒，萬金油六瓶，藏香兩包，線香一盒，僧伽黎一件，小鬧鐘一隻，破費太多，眞是令人心中不安。

來泰之初，每天的早餐，是由各信徒們輪流供養的，先由廖振祥、陳麗卿等居士供養，第五天輪到謝普揚居士早供。

謝居士會寫詩，他也不斷的用詩來讚頌三寶功德，對於修持也很認眞，他在家中有一座佛堂，那一座佛堂就是他全副精神寄託的所在了。

他發心供養我早點，其供養之眞誠，跪在地上，手捧奉供，我當時心想，受了這種供養的，如不做個清淨僧，那罪過實在太大了。

他很知精進，曾經提出了六個問題，請我爲他開示。我當時事忙，沒有立刻答覆，過了三天，他又來送供，再度提到他急欲知道的六個問題答案，我又因其他的事，而沒有時間作答，心裏慚愧不安，可是他却很歡喜的頂禮而去。後來我找出了時間，答覆了他的請問，才略覺安心。

這位愛詩的居士，對佛教各種事業都很愛護，發心很大，是位很有熱忱的護法。

蘇美君居士的家裏，也設有很莊嚴的佛堂，我曾經在廖居士等人陪同下，到她的佛堂去過，這位新受五戒的年輕居士，很能發心精進，她向我說：

「很多人都說我這樣年輕，怎可受持五戒？但是萬法唯心，只要自己下了最大的決心，沒有不能持戒的，我決心受持此戒」。

其他像中華佛學研究社的陳克文社長，龍華佛教社的理事馬鴻英居士，蓮華佛教社理事長翁通戍，副理事長王添勝居士等，都是熱心護法的虔誠佛教徒，對於我的護持，是無微不至的。他們的誠敬，感人至深，有的陪同我活動，有的作種種供養，我

在他們的恭敬協助下，進行我的遊化活動，一直到現在還深深感謝他們的熱忱。

另外有幾位經常和我在一起的新聞記者，如新報、新晚報的陳振泰，世界日報的馬宣平，星暹日報的彭中心等等，都付出了很大的力量，其中尤以陳振泰、馬宣平兩人，更是熱心，幾幾乎天天隨我同進同出，有時幫助我翻譯，有時爲我作嚮導，不斷的爲我拍攝各種活動照片，不斷的向讀者們報導我的新聞，使我的遊化，成爲受人注意的一件大事，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四　最後的辯論大會

我到了六月四日，在中華講演完畢，本來在泰國說法已經告一段落，準備離泰繼飛高棉遊化了，可是泰國人深深覺得我在佛教青年會以及佛教總會所作的演講以後，當對質疑的答辯，已經動搖了他們對小乘根深蒂固的信仰和對大乘的懷疑，是一件嚴重的事，特別是學者們更覺得難堪，一定要我作一次辯論大會，要探討大小乘及有關阿毘達磨法相問題的眞義，我也深覺得既然又有弘揚大乘的機會，爲何不多作說教呢？我便答應了他們的請求，這個辯論大會就定在六月五日的晚間，時間定爲三個小時

。

泰國方面出席的人很多，但是主要的發言人，計爲佛使比丘、坤攝女論師、呂清水居士，中國方面答問的是我，爲雙方翻譯的爲陳明德教授和陳慕禪居士。

我很欽佩泰國的學者，他們對於求眞理的態度，的確是很認眞的，在我們國內，我還沒有見過這種情形。

佛使比丘、坤攝女論師、呂清水三位學者，我已在上面介紹過了，在這裏不必浪費筆墨。我最感覺難得的，是佛使比丘的態度，確實是難能可貴，他有高僧的威儀，有學者的風度，頭腦清晰，辯才無礙，果然是名不虛傳。

我和這位深受中泰人士敬佩的佛使比丘，單獨辯論約一個半小時，他所問的完全是有關大乘問題，他提出一個問題，我卽回答一個問題，然後再重新提出另一個問題，如是辯論，都很心平氣和，沒有意氣用事。

坤攝女論師所問的是有關小乘阿毘達磨問題，她是研究小乘法相有相當心得的一位女論師，不僅泰華兩國佛教人士對她相當尊重，就是緬甸、錫蘭的佛教人士，也非常重視她的知見。

呂清水所問的是有關形式的問題，諸如服裝、拿錢、吃晚飯、燒錫箔等等問題，他以這些問題來指說大乘不純，確是極盡歪曲的能事，可是他的誤解，是有他誤解的原因，這不能怪他，實在我們一部份大乘行者，如神佛不分之徒，以及一般香火廟，影響他們對大乘有所誤解。

然而這位居士，對於我仍然是相當恭敬的，他在每提出一個問題之先，讚揚我一番，然後再指出大乘行者違背戒律，有失威儀，以及迷信等等事實。

我對於佛使比丘所提的問題，如他一樣的誠敬的一一爲他解答。對於坤攝女論師，則論爭比較尖銳一些。至於呂清水所提的問題，我是針對泰國佛教的現象，毫無保留的予以反擊！

在這場長達三小時的辯論中，除了心識同時俱心及無記不同意外，其他的都被他們認爲答得很對。這是我所遇到的，最激烈的一次辯論。

三五　代表贈經

我離泰國的前夕，代表中國佛教會，將我國寶中華大藏經兩部，分贈給泰國法宗

派佛教大學和大宗派佛教大學，分別在兩個佛教大學舉行交接儀式。首先是在法宗派佛教大學舉行的。我的祝詞是：

「粵以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夏月之吉日，中國佛教會特派代表釋演培，謹以大藏經全部，致贈於大泰國佛教大學，並敬致頌詞曰：

一大藏教，契理契機，爲正法藏，是大總持，粵在先代，聖化東馳，光明徧照，萬邦緝熙，維我二國，共沐宏慈，惟善是親，惟德是師，如彼昆弟，韻協壎篪，戩戩學府，遠峙海湄，萃玆賢俊，耀厥羽儀，爰輦法寶，珍重相貽，永綿慧命，共固邦基，爲法王胤，作師子兒，祥和用導，福祿來綏，千齡萬禩，于時保之，謹頌」。

副僧皇婆羅牟尼老上座，親自代表法宗派佛教大學接受，他致答詞時說：

「今天承貴國佛教會，贈送大藏經給敝大學，因爲僧皇有病住在醫院，未能來親自接受，本人謹向貴國代表演培法師深致歉意，並代表敝大學向貴代表表示敬謝之意！中泰兩國雖有國界上的差別，中泰兩國人民雖有血統上的不同，但是同以釋迦牟尼佛爲我們的慈悲之父，所以我們的關係，像弟兄一樣的親切。今天貴國佛教會送來全

部大藏經，不特象徵兩國佛教兄弟友誼的增進，同時亦象徵中泰兩大民族的友誼增進！我們應爲此一事情，同申慶賀之意。大藏經是如來的法身，大藏經的存在就是如來法身的存在，所以我們對這部大藏經，一定視同珍寶，使如來法身永在人間！最後祝貴國佛教昌明，國運昌隆，國民安樂」！

中泰雙方說過祝詞之後，婆羅牟尼上座特別又領導該校學生誦經，爲我國祈禱，爲我個人祝福。

約半個小時，此一意義深長的儀式才完畢。又共同攝影留念。

從法宗派大學出來，就去大宗派佛教大學，首由該大學的秘書陪同我們參觀學校。

在預備班第二教室看到教英文的某比丘，他是新從錫蘭留學回來的。在錫蘭和妙欽法師同學，並且讚揚妙欽法師性情柔和，又說明兩人友誼甚好。我說我也是妙欽法師的同學，並且也是很好的朋友。他高興的說：「那太好了！我也是你的朋友了」。於是就握起手來。

大學部份參觀完畢，就舉行贈送大藏經的儀式。儀式是在大殿裏舉行的。我們進

入大殿，已有兩百多人坐在那裏等候。大學的校長也在其中。彼此先交談了一些閑常，然後由我致祝詞。再由校長致答謝詞。他大意說：

「去年貴國佛教代表團在泰贈送敝校藏經，貴代表團如你今天這樣的作法，敝寺住持如我今天這樣作法，那種彼此相聚如一家人的親密情形，到今天還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中。所感遺憾的，就是貴代表今天送來全部藏經，敝寺住持應美國道德重整會運動組織之請，到美國去弘法了，不然的話，敝寺住持一定如去年一樣的，以極愉快的心情，歡迎貴代表。大藏經是佛陀的慧命，有了大藏經的存在，就好似有了一座燦破世界黑暗的燈塔。所以我向貴代表保證，敝校接受貴國佛教會贈送的藏經，一定很珍重的將它妥爲保存！敝校現在雖沒有人會讀華文藏經，但將來開華文班時，相信一定有人會來研究的。現我除了向貴代表致誠摯的謝意外，並祝貴國佛教日趨發揚，貴國人民和平安樂，貴國官員政躬康泰」！

詞畢，同樣的攝影留念，後來又由秘書引導我參觀該校的禪林。

這一個意義深長的贈經任務，到此結束。

三六　告別泰國

在泰國一共是一個月又零三天，說法三十次，餘則參訪，傳授歸依以及個別開示，沒有得到休息，幸仗三寶慈力加被，沒有發生毛病，小小頭痛兩次，但不終日就好了，可以說是難得了。

到了六月六日，贈完大藏經，就結束了我的一切活動日程。早起爲子鳴、鴻英、木炎、漢成諸居士寫字留念，時間最久的是爲鴻英寫的中堂，是一卷心經。還沒寫完，明德居士來，提出四個問題，請我回去後，爲他解答。正說著，有人說客人已到齊，需要下樓入席。

到了大悲堂，看到仁聞法師、修靜法師等，僑領張蘭臣，以及大使館的劉參事、陳顧問、周秘書，以及各佛教社團代表和龍華佛教社全體理監事，這時已擺好六桌素齋，我知道了這是爲我餞行。內心中有說不出來的感激和惜別的依戀。

我在泰三十四天當中，有很多很多的法師和居士，誠意殷殷的挽留我多住一些時間，還有一部份人請我長期留在泰國弘法，然而，我在臺灣的事情是擺脫不開的，祇

好使他們失望。

馬理事長首先致詞，他像各報所報導的那樣，來讚頌我這次來泰的成就，並表示對我的惜別殷殷，祈望我能再度來泰弘化！他詞畢，由我致謝詞。最後由陳參事致詞，說得更客氣了，是我不敢當的。

六日的晚間，慕禪居士、明德居士、乘光居士等齊集龍華佛教社，暢談了很久，都有難以形容的惜別之情，我盡量表示愉快。

客人走後，我養息了四個小時，在三時四十分就起身了，照例的禮佛誦金剛經畢，略爲收拾一下東西。蘇美君居士等，就送來早供，請我在泰接受他們最後一次供養，誠意殷殷，令人感動。

約五時半，各佛教社的代表，及各華寺的華僧代表，都已陸續湧進了龍華佛教社。我看到時間不早，就下樓與各歡送者略事周旋，以表惜別之意，可是由於言語不通，有話想說，却無法表達，只好點頭微笑而已。

送行的人分坐二十多輛汽車，浩浩蕩蕩的隨我座車到達飛機場，到了飛機場，各報記者又作最後一次的爭取鏡頭。馬理事長向我獻花，翁理事長向我獻佛，他們那種

敬僧的熱忱，以及對自由中國的愛戴，隨時隨地都可以表現出來。

飛機七時半起飛，機已離陸騰空，我從機窗向下看，他們還在擺手揚巾，向我表示惜別，我雖然在機艙內同樣向他們擺手，但恐怕他們是無法看到了。

柬埔寨弘化

三七　抵達金邊機場受到意外的盛大歡迎

泰國航空公司的班機，飛行在空中非常的平穩，乘坐在裡面，絲毫沒有感覺到旅程的疲勞。

這時正是萬里晴空的大好天氣，從機窗上可以俯覽山明水秀的湄南河沿岸的村鎮、田野，以及高山、森林，時時可以看到富麗堂皇的寺院和崇高莊嚴的佛塔，內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慨。

這是一個和平安定的佛教國家，在紛擾動亂的世界中，猶能維持著獨立的主權，特別是處身在鐵幕的邊緣，遭受共產黨集團所施予的滲透顛覆，仍然堅定不移的屹立在自由陣營的前哨，很顯明的，這是佛教充爲全國人精神支柱，發揮出無比的力量所使然。這充分的顯示出佛教的崇高偉大，使人不能不對佛教崇仰讚嘆！

然而，在末法時代的今天，邪魔惡鬼正瘋狂的進行其恐怖殘酷的侵略，歪曲眞理，破壞正法，摧殘佛教，已使半個世界淪爲人間地獄，使人類面臨了慘痛的浩刼，身爲正信的佛教徒，不僅要保持本身的堅定不移，更應該發揚大悲的精神去救度苦難衆生，使眞理得以顯現，使佛法得以光大，更使世界得以淨化。

我相信，如果這一個國家的全體佛教徒，能夠接受以利他爲重心的北傳大乘佛法，普遍的、積極的去重視現實人生的救度，將會使佛教的光輝更明亮更燦爛！也將會更能促使這一個國家走上和平安定，而他們的修學，更無疑問的，會得到更圓滿、更究竟。

人生難以預料的事情很多，我這一些感慨，竟在柬埔寨受到了考驗！

當時，我在機上想著，心中漸漸平靜，我需要默誦佛號，祈求三寶威德加被，使我完成另一個新的使命。

機上服務人員報告飛機已飛臨柬埔寨，後來又報告抵達柬京金邊的上空，我再度憑窗俯覽，看到了許多泰國式的佛寺佛塔，感覺到非常歡喜。

飛機在慢慢向下降落，身子稍稍有點顚動，血腋的循環也在加劇，但是，不久就

隨著飛機的著陸，而恢復了常態，從機窗向外看，突然間看到了穿著黃色大袍的僧人，我立刻想到這是聖揚、法亮兩位法師來接我了，心裏更感覺歡喜。

提起聖揚、法亮兩位法師來，我是很久就仰慕他們的大名了，從自由中國許多佛教刊物中，常常看到有關他們的報導，早已有了很深的印象。我知道他們是具有活力的青年法將，眞誠、熱心，德學俱優，在柬埔寨，他們堅定忠貞的不爲利誘，住持中華十方正覺寺，弘揚著大乘，得到許多佛教徒的愛戴。

七年前，我在香港時，曾經在東普陀的山門前，見過聖揚法師一面。當時我覺得這是一位有大前途的青年法師，彼此都很歡喜，我曾將隨手帶著的一本書供養他。後來大概是我的福緣太薄，就沒有機會再見到他。

我這次來到泰國遊化，他和法亮法師得到消息，便很熱烈的函聘我順道來柬，這一個盛情，是我非常感激的。

本來，我僅僅打算來柬埔寨看一看他們，考察一下柬國佛教的情形，再作幾次通俗講演，決沒有想到在他們兩位的安排下，我的消息轟動了柬埔寨，約有兩三百位華僑，熱情洋溢的來到飛機場，對我作盛大的歡迎。這一個歡迎場面，比之泰國還要感

人。

當我步下機門時，看到了那麼多眞誠善良的人，排著行列，高舉著『歡迎演培大法師蒞臨』的大幅橫額，眞情流露的發出歡呼，內心不知不覺的受到了感動，我慚愧、不安，一時竟無法控制內心的衝動，所以，我立卽走上前去，向他們一一致意。

法亮、聖揚、唯順、唯定諸法師，還有越南籍的僧人，以及僑領黃化龍、周百齡、王圓定等等，都迎上來，向我熱烈的寒喧。然後和全體歡迎者合影。

對於那麼多歡迎者，我祇能笑著點點頭，不能一個一個的說幾句所要說的話，更覺得不安。

出了機場，我和歡迎者分乘二十多輛大大小小的汽車，駛向市區。

車抵達正覺寺時，我看到山門兩旁高掛著佛教教旗和柬埔寨的國旗，隨風招展，非常鮮麗，到處貼滿了歡迎標語。一群信徒們排成行列，向我合掌致敬。

我走進大殿，拜佛後，轉回身來，看到整個大殿已擠得滿滿的，由法亮法師爲首，一齊的向我頂禮三拜！心中更加深了慚愧和不安。

三八　輿論界的反映

午間在正覺寺午飯，略事休息一會，各報記者來見，提出了許多問題，誠敬的請我一一答覆。

這時，我看到了當天出版的環球日報，竟把我來柬的消息，刋登在國內新聞版的第一條，用初號字標題寫著「佛學權威演培大法師」，又用黑體特大號標題爲「定今蒞京講學」！

在新聞中，將我的履歷介紹了出來，又刋出我的照片，其中最使我慚愧不安的，乃是有這樣的幾句話：

「……演培大法師德學兼優，具三昧辯才，圓音一唱，四衆欽崇。這次在泰講學，已使中泰佛教交流，寫下中泰佛教史上新的一頁……」。

我在泰國僅僅三十四天，雖然我曾盡全力弘揚大乘，從未閒過一天，可是，如果說我的遊化，已做到了「寫下中泰佛教史上新的一頁」，似乎是形容得過分了。

新聞記者中，以環球日報的唐正先生問得最多，從我在泰國弘法的經過，問到我

對泰國佛教的印象，又從我的出家動機，問到自由中國的佛教情形。這眞是千頭萬緒無從說起，我爲了滿足他們，對於所提的問題，都簡單的一一回答。

到了第二天，在環球日報上，有關我的消息佔去了半版的地位。其中有我來柬的新聞報導，有歡迎我的花絮，有以散文體裁寫的介紹，有以問答方式而作的訪問記。在這些有關我的新聞報導中，一再重複的提到我的『德學』，更是不厭其詳的報導我的舉止言談，態度相貌，對於我在泰國的遊化，又作了翻案的介紹。每一句話，都表現出恭敬僧寶的熱情。

第三天，又重新以我的消息，用特大號標題充做頭條新聞，那是我在廖領事陪同下拜訪柬埔寨王國宗教部長，暢談中柬佛教交流等問題。不到兩天又是我的活動，被用做頭條新聞，在這其間，我的每一個活動細節，都成爲記者先生爭取的對象；我捐款救災，固然是新聞，我朝禮聖地也是新聞，並且都很顯著的刋佈在重要地位上。

就在這種情形下，左傾的報紙，開始對我冷嘲熱諷起來。

一天，一位居士告訴我說，共產黨所辦的棉華日報，已經連續對我的行止有所不利的報導，不過，並沒有攻擊我的人格和學識，僅僅是以我爲題，來攻擊維護自由中

國的佛教徒。

其中有一則消息說：我這次來柬，是受一部份佛教徒的邀請，而不是全體僑留柬國的佛教徒邀請，這就是暗示出我所受到的歡迎，並不足以代表全體佛教徒，當然了，左傾的人士，是更不歡迎我的了。

其實，左傾的份子就是禮請我，我也不會接受他們的誘騙，我很瞭解今日的局勢，不是站在自由陣營裏，就是站在極權集團的中間去，決沒有什麼中立可言的。尤其是佛教徒，更不應該時而向這邊送秋波，時而向那一邊靠攏。兩面買好，實在不是做人之道。

我看得很清楚，佛教的教義與共產主義，在本質上，是絕對不相容的。共產主義既然以宗教爲它的最後敵人，佛教徒就應該把它看作是人類的魔鬼，佛魔是不能兩立的。今日共產黨集團對佛教所作的摧殘，對佛教徒所做的迫害，已足以喚醒我們對它的迷夢，特別是大乘行者，更該積極的面對這個現實。

三九　奸險的滲透・卑劣的顚覆

我初抵柬京的第一天，就感覺到在歡迎我的熱潮之外，另有一股使人困惑的逆潮；在光明面的背後，潛在著令人窒悶的黑暗，這就是共產黨在柬埔寨所作的奸險滲透，和卑劣的陰謀。

抵柬第一天的晚上，新聞記者和歡迎的人群散去以後，我和法亮、聖揚法師等作第一次懇切的暢談，我和他們對當前的時局，都有無限的感慨。

在這一次談話裏，我要略的知道了一都份事實，這就是共產黨徒不僅在華僑社會中發展有很大的勢力，並且正在無孔不入的大肆活動中，其手段之厲害，聽來令人煩惱，增加了憂慮。

我非常誠摯的安慰他們，對於他們的處境寄于高度的同情，但在當時，祇能向他們作鼓勵，我分析了很多事實，勸勉他們在思想上要堅定，立場要站得穩。

第二天，我在拜訪幾個華僑道場以後，返回正覺寺時，華僑領袖黃化龍和郭正中兩人來見，他們兩位是忠貞愛國的反共人士，後者曾經到過臺灣觀光，直到今天，仍然是自由中國的維護者。在他們的身上，顯現出一股不同凡響的正氣，可是，他們遭遇到種種打擊。

因爲這兩位忠貞僑領，曾經到機場迎接我，又兩度來見。在九日我曾去答訪郭正中、黃化龍二位，作過幾次談話，知道一點關於共產黨的陰謀活動。

本來，我國旅居柬埔寨的僑胞，爲數是很多的，他們在柬國京城金邊，組織有一個極爲健全的中華理事會，下屬有五個邦會，邦長們都是深受愛戴的反共領袖，黃化龍和郭正中兩位都是邦長，由於邦會組織很健全，已成爲僑胞和柬國政府之間的橋樑，凡是僑胞們有什麼困難，都可以經由邦會解決。

左派份子想向柬國滲透，就得先控制這些有力的組織，於是就利用種種卑劣的手段，企圖奪取五邦會的控制，因爲控制不到，又改用了種種挑撥離間的方法，向柬埔寨政府攪鬼，他們有大批的工作人員，又不惜付出大筆鈔票，結果，柬埔寨政府下命令取銷了這些强而有力的華僑組織，使我旅柬僑胞，群龍無首，紛散徘徊，有困難得不到解決，有痛苦無處呼籲，正如聖揚法師所說的：「現在留柬僑胞，如同無父無母的孤兒」！

共產黨工作人員以卑劣手段，來打擊黃化龍，見到他的組織被解散了，還更進一步想奪佔黃化龍的端中校董會，黃是該校的校主。共黨工作人員就大肆活動，派出爪

牙四出登門拜訪，請求聯名簽署。這個沒有發生多大作用，又逼黃化龍在他們預先寫好的辭函上簽名蓋章，威嚇他下臺。但是，黃化龍先生堅定不移，不受威迫，嚴予拒絕。共黨乃又不惜利用更卑劣的手段，在他們所辦的報紙上，製造不利於黃化龍的消息，打擊他的信用，還請求柬國政府批准他們接收。

這位黃化龍先生不得不登報聲明，才使僑胞瞭解眞相，如今，這事猶待柬埔寨皇國政府處理。

許多僑胞對我說：

「共產黨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過去有很多人被欺騙上了大當，現在已有一部份上當的人覺醒」。

我曾鼓勵黃化龍、郭正中等僑領說：

「這是一時的現象，一旦我們反攻大陸了，華僑們就可以吁一口氣了，現在是反共抗俄的時代，國家多苦多難，希望大家忍耐一下，中國決不會永遠這樣的，共匪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要消滅的」。

黃化龍先生並不是富有財產的僑領，共產黨駐此的工作人員，時常在威脅過後，

又對黃化龍施以利誘。

大陸上本來是沒有宗教信仰了，可是共黨爲了進行其陰謀滲透，又時常的派所謂佛教訪問團到柬國活動，以蒙蔽柬人的觀感。他們又以經濟作爲引誘，派有經濟代表團駐在柬國。那一個代表團，實在是特務的大本營。

這不過是共黨滲透顚覆陰謀的一二例子而已，從此已可看出他們對柬侵略的大概。

四〇　我駐柬領事館和廖仲琴領事

在共產黨傾全力，無微不至的進行滲透下，我們的外交工作，已處在風雨飄搖的逆境中，外交人員雖然在作著種種苦鬪，也顯現得困難萬分了。

在這種逆境裏，我們自由中國仍然和柬國保持有外交關係，在金邊，我國設有領事館，主持館務的是一位相當能幹的廖仲琴領事。

我來到柬埔寨，廖領事立刻就對我作了很高的估計，認爲我對外交有所助益，所以他成爲我最有力的護持者，經常陪同我參訪講學。

我到達金邊的當天下午，他曾先來到中華十方正覺寺拜訪我，第二天上午十時又來拜訪。

他和法亮、聖揚二位法師商討我的活動日程，曾作如下的三點決定：

一、他陪我訪問柬埔寨皇國宗教部長，會商中柬佛教聯誼問題；

二、由他安排，我和柬國兩位僧王見面，研討佛教思想交流事項，並且討論中柬兩國佛教徒互相聯展問題；

三、由他佈署，我在法宗派寺院公開說法，無論是發起，或者是號召，都由他出面。

當時，我看到這位有政治遠見的外交官，的確是難得少有的，在風度上，在氣魄上，都有其超人處。然而，他在逆境中，面對著共產黨徒的挑撥離間，所受到的困難，實在不容易想像。

我很感謝他毅然決然的做我護法，我也決心在這裏多作一些國民外交工作。

他個人和我，經常的交換識見，在和藹的氣氛下，從國難談到外交，從國際現勢談到反共前途，從佛法談到人生，是相當投契的，他在我心中，留下很好的印象。

以後，無論是訪宗教部長，或訪僧王，他都是陪我同去的，作爲我的顧問，也充爲我的維護者。他對我來柬弘法，聯繫中柬感情，增進中柬友誼，激發僑胞嚮往自由祖國，堅定反共抗俄立場，時常提出來，表示他內心的推崇。

在許多華僑僧團爲我設齋示敬的時候，以及許多講演會上，他也能抽暇親自出席，並且時常引用我的話，來向華僑佛教徒們致慰勉之意。

我在離柬的時候，他又誠誠懇懇的請求自由越南駐柬公使，提前返越，親自陪同我到自由越南去，一路上受到最妥當的護持。他又通知我駐越外交人員，予我種種協助，這些，都是我所感謝的。

四一　訪柬埔寨皇國宗教部長

九日上午九時，由法亮、聖揚、唯順三位法師，陪我拜訪我自由中國駐金邊領事館和廖仲琴領事，領事館的各位官員，很誠敬的接待我，都非常的客氣。我向他們介紹今日自由中國的佛教情形，我不厭其詳的說明臺灣信佛的普遍，和佛教在近年來的種種進步，還分析了當前政府必需聯合各國家各民族，共同從事反共的局勢，又說明

了外交人員在今天所負的責任之大，是史無前例的，更進一步的說出東南亞各國，絕大多數都是信仰佛教的國家，尤其是柬埔寨，像泰國一樣的以佛教爲國教。在這裏從事外交工作，必須依賴佛教的力量，運用佛教的關係。

這些官員們，也像廖仲琴領事一樣的，對我有過高的估計，希望我能夠多出力幫助他們。

十點鐘的時候，廖領事陪我及法亮、聖揚二法師，去訪問柬埔寨皇國的宗教部。柬埔寨皇國的宗教部和泰國的宗教廳很相似，雖然名之爲宗教部，實在是佛教的研究機構，辦佛教教育，翻譯經典，另外主管佛教的一切雜務。可是，該部對佛教祇有義務，如辦理僧伽的福利，寺院經費的補助等等，而沒有權力過問出家人的法務，該部在規模上，比較泰國的宗教廳更大一些。

我們到了，由宗教部長親自接待。這位宗教部長是一位很有聲望的學者，信佛很虔誠，敬僧的情形非常慇懃，他和我對於佛學上的知見，略作交談，隨卽談到中柬兩國都是信佛教的國家，應該在同一教主，同一信仰之下，更密切的聯繫起來。

我們一共作了一小時又十分鐘的懇談，雙方面的意見都很融洽密切，而且一直是

在和諧的氣氛下會談的。

我將自由中國的佛教進步情形，很扼要的提出來，無論是寺院的分佈，僧尼的修持，慈善事業的推展，僧教育的普及，文化事業的蓬勃，都要略的告訴了他。

他非常興奮，一再的表示他內心的歡喜，從他的言談表情上看，他是受了很大的感動。

對於中柬兩國佛教，如何溝通聯繫的問題，彼此都感覺到，是有其必要的，他很懇切的說：

「儘管我們國族有別，祇要我們同是信仰佛教的，就應該互相聯合起來，爲佛法、爲眞理，去携手共同努力」。

我提議互相經常組織訪問團，交換去對方訪問。

我們自由中國去年派出甘珠活佛、印順導師等作爲代表參加泰國擴大舉行的紀念釋尊二千五百週年大會時，該代表團曾經順道來此訪問，至今仍然在柬人心中，留有很深的印象。因爲在當時，共黨也派有一佛教代表團來柬進行滲透活動，可是，該一代表團是控制在共黨手裏，一切活動都受到嚴密的監視，根本就失去了自由。而我們

的訪問團，一向是自由行動的，根本不受任何力量的拘束。這就是一個很强烈的對照。

宗教部長對於互相訪問的提議，表示很贊同，但是詳細的辦法，還待進一步的討論。

他又特別誠敬的引導我參觀該部圖書館，阿毘達磨譯經室，以及巴利文佛學院。該部的圖書館，規模很大，珍藏有十五萬卷書籍，各國語文的佛教經典很多，其他書籍也有。我國去年來訪問的印順導師等，曾經送給柬國一部大藏經，現在那一部大藏經就珍藏在該圖書館內，我看到他們將我國的大藏經，整整齊齊的排列在書櫥中，心裏生出一股無法形容的歡喜。

阿毘達磨譯經工作，是宗教部兩大工作之一，現在他們正從事翻譯，另外也特別著重古代佛教風俗的研究。

巴利文佛學院，又被稱爲巴利文中學，設在宗教部的裏面，他們還正在修建柬埔寨佛教大學，地點就在宗教部的對面，宗教部長又親自陪同我參觀。

這一位宗教部長引導我參觀時，還親自爲我解釋柬國的佛教設施，他又和我以及

廖領事等人，在各部門合影留念。

當臨走時，我說：

「今天麻煩了你，承你親自陪同參觀，深爲感謝」！

他說：「我們在俗弟子，爲出家僧伽服務，這是一種功德，我很樂意這樣做的」。恭敬僧寶的熱忱，流露在他的臉上。

這時，我想起我們國內官員們的情形，對他也就更覺難得，於是我說：

「站在佛教立場，確實是這樣的。佛示在家的三寶弟子，侍奉出家的比丘，是一種功德。祝福你在三寶中，福德增長」。

直到我們的車子離去了，他才返回部裏。

四二　柬埔寨與佛教

柬埔寨這一個君主國，在歷史上有其輝煌的鼎盛年代，也有其沒落的敗亡時期。它曾經建立高度文明，但也曾經衰弱得成爲附庸國。

柬國的歷史並不如我們中國歷史的有文獻可考，至現在仍然沒有成爲定論的歷史

，根據施亞努王子所著的「柬埔寨君主國一書來說，它的命運、活動、天資包括三個大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由西元第一世紀至第八世紀，被稱爲『吾哥以前時期』。在這一個時期中，由兩個國家混合起來，誕生了柬埔寨皇國，一是扶南，在地理上是指下柬埔寨；另一個是甘茹巴斯公國，位於湄公河的中游。這一個混合，由第六世紀的柏華華爾曼及其繼承人所實現，他的首都設在森波拍烈高（碎通）和吾哥比里。

吾哥以前時期的終結，是在第八世紀由爪哇的干預。當時的爪哇是新盛時期，成爲覇主，其干預柬埔寨，就是要執行其覇主的權力。

但是北華爾曼第二，在敗亡中拯救了柬埔寨，成功的完成了統一，重新建立起皇國，在吾哥地區設立首都，開始了第二個時期。這就是最輝煌的吾哥時期。

在這一時期中，產生了高度文明，有了歷史文獻。特別是蘇里稚第二（公元一一一三——一一五〇年）和北華爾曼第七（公元一一八一——一二〇〇年）等大君主統治的時代，柬埔寨的强盛達到頂點。

隨後，柬埔寨的國勢漸漸衰弱，到了十四世紀，由於鄰國的入侵，而淪爲越南的

版圖，也就結束了第二個時期。

可是，另有一種歷史記載著，柬埔寨的祖先克摩人，是從爪哇移民來的，從第九世紀至十三世紀期間，克摩人統治著亞洲這一地區，在吾哥建立了佛教文明。

至於施亞努王子對佛教變遷的看法是，在里稚華爾曼第七統治時，柬埔寨已盛行著佛教，祇是屬於有特派的大傳導。但在以後，里稚華爾曼第七的繼承人成爲印度主義者，終於從錫蘭傳入小傳導佛教。大傳導者就被抑制下去。

從小傳導者和大傳導者的對比來看，我相信這就是指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從這裏，我認爲古代的柬埔寨，是弘傳大乘佛法的。

近三百年以來，泰國興起，特別是泰國的佛教振興，建立起特殊的制度，對柬埔寨的佛教發生很大的影響，泰柬佛教建立極其密切的關係，到今天，已成爲同一體系。無論在制度上、儀規上、修持上、派別上，都是毫無差別。泰國有法宗派和大宗派，在柬埔寨也分爲法宗和大宗兩派；泰國佛教有僧官制度，在柬埔寨也有僧官。其他像寺院的建築，比丘行儀，修持法門，都是一模一樣的。

四三　訪兩派僧王

柬埔寨一共有兩位僧王：一是大宗派僧王達摩宇上座，一是法宗派僧王摩訶尼耶上座。

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我去訪問大宗派皇國達摩宇僧王，作了五十分鐘的談話，所談的也是自由中國佛教在自由發展中的種種進步，以及中柬兩國佛教聯繫的問題。

達摩宇僧王約六十餘歲，是一位修持謹嚴，而又有領導能力的上座，他很得柬埔寨人民的信仰，相當有權威。他的身體並不高，也很瘦，可是他的精神非常充沛。對於我所提出的中柬佛教聯繫問題，他很感覺興趣，一再的向我說：

「凡是佛弟子，都是一家人，我很希望和中國比丘有所接觸，以增進中柬兩國佛教徒的友誼」。

他告訴我，大宗派從泰國傳入柬埔寨，已有了一百零五年的歷史，在這一派下的柬國比丘，約有一萬人的樣子。

當我和他談到泰柬兩國佛教盛行，制度優異，持戒謹嚴的時候，曾暗示出泰柬佛

教徒在今日負有重大的責任，這種責任便是維護佛教。

這位僧王知道我在泰國弘揚大乘的一部份情形，似乎是很感覺興趣，可是，我並沒有向他作大小乘的辨異，看到時間已到，就將我的一串星月菩提佛珠，贈送給他，表示敬意。他贈送我銅佛像一尊及棉文佛經五本，隨後共同合影留念，又應記者請求，我和他單獨合拍幾張相。

照完了像，被引導參禮大殿，在大雄寶殿上有八九位僧人在誦經，其誦經情形，完全和泰國一樣。在大殿禮佛出來，又巡禮該寺的舍利弗舍利塔，在塔前又應記者的請求，合攝了一影，纔離開該地。

辭別皇國達摩宇僧王，便乘車轉往大佛寺，拜訪皇國摩訶尼耶僧王。

大佛寺很莊嚴，建築也是泰國式的，這是柬埔寨佛教法宗派的大本山，規模很大，有藏經樓，有佛塔，也有一所佛學院。

皇國摩訶尼耶僧王，年紀已是七十多歲了。身體略高，帶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很有學者風度，面孔非常慈和，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很有修養的上座。在聲望上，他是柬埔寨人民心目中的偶像，佛學上也是一個權威，他很客氣的接待我。

我和他寒喧過後，將我自己所用的一串金剛菩提佛珠，贈送給他。他很動容的接受下來，然後開始交談中柬佛教徒應該聯繫的問題。

他告訴我說，剛才不久，緬甸方面派來數位僧人，來請他去緬甸訪問。我立刻想到如果能請他到自由中國來，一定會對中柬的邦交有幫助，對於佛教的交流也是有助益的，我便向他說：

「我可以代表自由中國的佛教徒，很誠敬的恭請僧王到我國訪問一次」。

他也認爲互請訪問，的確能增加彼此之間的瞭解和友誼。當時，他說一定考慮組織一個代表團到自由中國作友好訪問。

這時的記者先生們，爲我們攝影，搶去很多鏡頭。

我仍然不厭其詳的向他介紹自由中國在近年來的種種進步，尤其是在信仰自由的保障下，佛教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環境。他聽了之後，表示了內心的歡喜，將話題轉到柬埔寨佛教上去。

柬埔寨像泰國一樣，是以佛教爲國教的國家，全國上下普遍的奉佛敬僧，佛教很顯然的，是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力。然而，我想到共產黨正以花言巧語作著欺騙利誘，

進行著無微不至的滲透活動，不免又爲他們擔起心來。我很愼重的暗示他，這是佛教徒應該提高警覺的時候。

一小時後，我向他告辭，歸返中華十方正覺寺。

四四　講經前的五次通俗說法

我來柬後的第二天（八日）上午十一時應蓮林寺住持唯定師午供，下午二時，在蓮林寺作第一次通俗講演，題目是：「談談佛教的因果」。因爲這裏的華僑在家居士生活在異鄉，爲生活奔忙，很少得到機會聽聞佛法，我不得不講得更淺顯。可是另一方面，的確有很多一心學佛的法師居士，很想增進知見，對我抱有極大的願望，我又不得不在通俗說法中，深入的分析奧義，以求適應，所以，我在演講中要雙方顧到。幸賴爲我翻譯的王圓定居士，佛學基礎很好，口才流利，予我很大的幫助。

九日上午十一時半，至蓮光精舍，應唯玉、唯新二師午供，飯後和幾位華僑談法，午後二時在該精舍說法，題目是「聽法應有的觀點」，仍然由王圓定居士翻譯，他翻譯得比前天還要好。

因爲這裏的聽衆，大部份是比丘尼、優婆夷，她們都有很堅强的信心，求法願望較高，我便提出聽法應有的觀點，向她們解說。

十日的下午二時，在正覺寺爲諸信衆說法，這是我在正覺寺的第一次演講，講題是「偉大崇高的佛陀聖德」。聽衆比較蓮林寺和蓮光精舍的聽法聽衆都要多，大約有二百多人，大部份是該寺的善信。我講了一時四十分鐘。因爲是與異教較量佛陀的聖德，所以聽衆聽了，很覺得興味，尤其說到「汝等所供養，凶殺好殘害，汝若奉事彼，以爲功德者，亦應生恭敬，師子及虎狼，觸惱生殘害，惡鬼羅刹等，愚人以畏故，於彼生恭敬」。聽衆聽了，皆發出笑聲，可以知道他們是了解這道理了。

十一日午後二時，繼續在正覺寺爲衆說法，講題爲「佛教的眞理」。這一次是講得比較深了一點，講的是「緣起無我，生死無始」的眞理，所以聽衆聽來感到難懂了，但大多數，還是懂得的，另一部份人，由於少聞佛法，便不易理解。

十二日至十四日，我朝禮三百一十四公里外的唔哼聖地，沒有在金邊講演，從唔哼返回金邊後，立卽於十五日的午後二時，至觀慧寺說法，題爲「學佛應以親近善知識爲要」。這是我來柬後，爲僑胞所作的第五次通俗演講。聽衆大部份是觀慧寺常住

比丘，以及該寺善信，我講的時間比較長一點。從十六日起，我在中華十方正覺寺開始宣講八大人覺經。這種通俗說法，就告了一個段落。

四五　僑胞佛教道場

金邊是一個約有三十萬人的都市，華僑佔了三分之一左右，這些華僑們大多數是潮洲人，信佛很普遍，在這裏的華僑佛教寺院，像泰京曼谷一樣的多，但比丘、比丘尼還要多一些，特別是比丘尼，在人口比例上講，決不次於臺灣的。

我曾經廣泛的參禮各華僑道場，馬不停蹄的到處訪問華僧，對於那一些左傾的人物，則是遠而又遠之。可是，一部份畏共的徘徊觀望人士，想親近我，我也去安慰他們，鼓勵他們。

華僧所住持的道場，仍然保持著傳統，有濃厚的中國風味。

我首先訪問的是觀慧寺。其地方不大，但是整理得很清潔。住持唯順師，年老出家，爲人忠厚，一切都能顧全大體，很是難得的。

第二個訪問的是蓮林寺住持唯定師。唯定師是一比丘尼，爲人大方，頗有丈夫氣概，做事很有能力，雖然她曾去過大陸，但她對於共產黨認識得更清楚，現在是堅決反共的，在尼衆中，眞可說是不可多得的翹楚。

唯順師、唯定師在我未來柬以前，卽協助法亮、聖揚二法師爲我預作安排，他們也是以電函請我來柬的主要人物。所以，我的活動日程中，首先在唯定師住持的蓮林寺應供和講演。後來，唯定師時常見我請求開示，而唯順師又誠敬的禮我爲師。

第三個訪問的是法華精舍弘清師。法華精舍地方也不大，但是，佛堂很莊嚴，環境很適合修持。弘清師很誠敬在的機場歡迎我，又請我應供，直到我離開金邊的前兩天，才分出時間再度到法華精舍，因爲我正在正覺寺講經，沒有時間說法，到今天猶感覺慚愧。在我應供後，弘清師請我爲幾位善信說歸依，有年老的婦人，有年輕的男子，我方便傳授三歸。

第四個訪問的是香光精舍唯金、唯賢師。他們也是反共的，很瞭解共產主義和佛教教義是相背的，我來柬弘法，他們都感覺歡喜，曾到機場歡迎我，又親自聽我說法。這一個精巧清淨的精舍，也有很好的清修環境。

第五個訪問的是蓮光精舍，該一精舍，在規模稍稍比較大一點，住持唯玉、唯新師，立場站得都很穩，對於修持也很精進，我曾在這裏應供，並且說法。

第六個訪問的是竹林精舍，這是在家女衆的道場，主人是陳恆娟居士，在她領導下，對於弘法，很能積極的去推行，擁有不少的居士共同修持。

第七個訪問的是菩提覺苑。

我在沒有去菩提覺苑以前，曾見過該苑主人唯慈師。她曾表示請我應供，但過了好幾天，我都沒有考慮出是否前去，唯順師勸我前去應供，我以爲她與一個在思想上不太明朗的接近，仍然不能決定。告訴唯順師說：我仍在考慮。爲了此事，我又和唐正先生提及，唐先生認爲我應該受請，即使她與共產黨有往來，更不該放棄對她的慰勉，使她轉到自由陣營中來。可是，還有一種關係在牽涉，所以我仍得深刻的考慮，才能作最後的決定。

一直到了十七日，剛從臺灣回來的僑領曹達桂先生陪我去領事館和廖領事會議，談得很多，我聽到他們告訴我一些使人傷心的事。這天中午，曹先生又領來菩提覺苑的唯慈師來請我應供，我知道廖領事和黃化龍、郭正中等都是陪客，也就祇好

答應了。

十八日十時半，廖領事、曹達桂、黃化龍、郭正中等忠貞官員和僑領前後來正覺寺，陪我去菩提覺苑應供，該苑距離正覺寺近得很，上車沒有一兩分鐘就到了。菩提覺苑主人，已在門口候我們，進入山門，先上大殿禮佛，接著該院全體向我頂禮，以示恭敬和歡迎。

這的確是個規模較大的道場，大殿很莊嚴。稍息入席，席間談到反共問題。我對於黃化龍等先生，不受共產利誘，不受威迫，非常欽佩，在席間，我以儒家的幾句話讚嘆說：「黃先生這種『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大無畏精神，眞可以說是大丈夫了」。

廖領事極力贊同我的話，在座的人都很動容的聽我分析佛教徒反共，並不是職業性的，而是本質性的，他們都很動容，我曾對他們說：

「柬埔寨的僑胞，以後尚望各位忠貞僑胞多多領導，使他們眞正的、徹底的了解共匪的萬惡，堅定的站到政府這邊來，在自由中國政府領導下，與匪徒從事長期抵抗！在任何情況下不要和匪徒妥協，諸位僑胞的愛國精神，我一定向自由中國的同胞報

導」。

飯後，我爲菩提苑的信徒們又作了一小時的說法。

四六　在泰柬兩國的越南僧人

我在泰國的時候，曾受到幾位越南僧人的熱烈歡迎，來到柬埔寨，又有越南僧人出面迎接我，而我無論在泰國或者是在柬埔寨，也都愉快的參禮越僧住持的寺院，深深感覺到中越實在是兄弟之邦，非常的親切。

我駐柬廖仲琴領事，曾親自陪我訪問越南駐金邊公使，這一個與我國同文同種又同受匪禍的國家外交官員，對佛法有相當的了解，曾經和我很坦白的相談。

他向我說，越南佛教是由中國傳去的，不僅共同信仰大乘佛法，就是經文也同是中文的，其他像寺廟的建築，僧人的衣著，各種的儀規，修持的方法，更都是一模一樣。他對南傳的小乘佛法，批評得很直率，他說：

「小乘祇顧自了，非常懈怠，不肯深入社會救濟人群，我們大乘佛法是積極的、利他的、深入社會的。佛法以平等慈悲爲本，我們大乘吃素，不食一切衆生肉，他們

小乘吃葷，雖不親自殺害生命，但仍食衆生肉，這是不夠平等慈悲的」。

他的話雖然不完全中肯，倒能說明越南的佛教徒，是如何的崇仰中國傳去的信仰，我對他說：

「佛法的精神，在大乘而不在小乘，專修小乘不能顯示佛法精神的偉大，眞正能代表佛陀救人救世大無畏精神的，唯有大乘」。

公使聽了我的話，更感覺興奮，他說：

「我們都是信仰大乘佛教的國家，彼此是一家人，法師去越南說法，我代表自由越南歡迎法師。而我自己，也想回國親自聽法師講經」。

我在泰國的時候，有許多位越南僧人到機場迎接我，其中有一位慧海法師，在我到達後的第三天，又去龍華佛教社看我，他不僅信仰大乘佛法，還會說中國話，他說很歡喜聽我講經，又告訴我越僧的情形。他和中國僧人相處得很好，有幾位中國僧人就住在他的寺廟裏，這眞是令人感到親切。

幾天之後，我親自拜訪越僧住持的普福寺，此寺的住持統照法師曾經到機場歡迎我，又參加龍華爲我舉行的洗塵公宴。我來訪時，會說中國話的慧海法師不在，住持

統照師雖在，他祇認識中國文字，不會說普通國語，可是另一個地方的慶壽寺住持雲修師正好在普福寺，他會說點普通話，因而能夠談談。由他充任翻譯，我得以知道此寺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寺內僧衆現住有三十餘人。建築已呈破舊之相，他們告訴我，現在正積極籌備於明年全部翻新重建。

後來，又有幾個機會，我得以再見到統照師、慧海師等等越僧，他們的衣著是黃色的，但和泰僧不同，很相似中國式的。我曾問到他們的修持，那又完全與中國僧人的修持相同。

來到柬埔寨以後，我爲答謝越僧對我的歡迎，於第二天卽往訪兩個越僧寺院。

第一個參訪的是覺海寺。這裏的越僧都是五十歲以上的年紀，與我國僑僧關係相處得很親密，他們所穿的則又和中國的相同，祇是顏色上改爲黃色而已，這與我國的僑僧又是一樣。

第二個訪問的越南道場是觀音寺，這是越南比丘尼所住持的地方，現在她們正在寺內舉行結夏安居，一共有二十多個比丘尼，穿著都很樸素，據說生活相當清苦。我來到時，她們鳴鐘擊鼓迎接我，並且全體搭衣爲我頂禮，記者又搶去很多鏡頭，但可

惜的是言語不通，加以她們是女衆，見面時彼此一句話也沒有說。

她們的形式，和我國的比丘尼完全相同，在這結夏安居時期，能集會這麼多女衆來結夏安居，這點更是難得的。

柬埔寨和泰國，都沒有比丘尼，越南是承中國衣鉢，這更是一大優點。

四七　泰柬兩國的僧伽醫院

泰國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僧伽醫院，是專門爲患病比丘治病的，在柬埔寨也有一個僧伽醫院，規模也不小。這兩個醫院都是免費的，設備也很完善。從這兩國的僧伽醫院來看，人家佛法的興隆，實在不是偶然的。

泰國僧伽醫院，最早的時期，是附設在規模最大的朱拉隆功醫院之內，朱拉隆功醫院和我自由中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相差不了好多，它是皇國立的，爲泰國醫務的中心。早期的僧伽醫院即附設在內，獨佔一所大厦，其經費也是獨立的，完全由政府供給，祇是在醫術方面，得到朱拉隆功醫院第一流醫生的合作。

後來，僧伽醫院擴充，另外選擇一塊更大的地方，建築一個堂皇的現代化醫院，

而附設在朱拉隆功醫院內的僧伽醫院，仍然專門收容僧伽治病，在設備上更爲精益求精了。

現在的僧皇有病，就住在朱拉隆功附設的僧伽醫院內攝養。我因訪僧皇的因緣，得以參觀一下，在那裏有二百餘病床，醫護人員也極多，一切設備，可以說是相當理想的。僧皇所住的病室，更是極其堂皇，它就等同僧皇的行宮。

另外的僧伽醫院，我曾特地前往參觀一次，內附有一莊嚴佛寺，和一座電影院，一切設備，是完全現代化了。

內中有病床五百張，每天可以爲千五百人門診。

在柬埔寨京城的僧伽醫院，在金邊郊外，距市區約七八公里，約去飛機場的一半路程，我由中華理事會一等秘書黃春海先生陪同前往參觀的。該院擁有一座四層大樓，佔地很大，據說化了二十七萬美金修建的。

但是，該院的經濟不太充足，一切經費仰賴政府供給，院內人士告訴我，柬國政府每年撥二百多萬柬幣，供給僧伽醫院使用，可是，仍不敷開支，所以，現在的範圍日漸縮小。照醫院的規模來說，實在有病床三百多張，但由於經濟的限制，不能多收

容，最多時收容過一百多病僧，現在住院僧侶祇有五十餘人。

泰國的僧侶醫院雖也靠政府供給，可是醫院本身對外募化，也很積極。像去年慶祝釋尊二千五百年大典前，該院曾組織一個鑄造佛像委員會，聘政府首長爲委員，鑄造了大批佛像，並請全國高僧誦經加持三天，訂購佛像者特別踴躍，華僑們也紛紛響應，募得大筆經費，全部交由該院充做經費。

柬埔寨僧伽醫院，是可以如此進行募化的。

我個人，曾將信徒們的供養，全數捐出來，湊足一千元，捐贈該院，表示隨喜贊助。該院很感動的，送我一張感謝狀。

我常說：「我國僧人幾時能不爲病苦操心，相信我國佛教就會眞正興隆了」。

四八　事實勝於雄辯

大陸共產黨集團向柬埔寨所作的滲透，以物質來引誘，又以武力來恐嚇，既然是僞裝出一副尊敬佛教的假面具，又向佛教進行其可怕的摧殘。

我在華僑中間，不斷的爲反共大業奔走呼號，但給予我的最大鼓舞的，就是「事實勝於雄辯」的一句話。

一位去過大陸的尼師向我說：大陸農民十之八九痛恨共黨，如果政府眞的反攻大陸，廣大人民一定會起而響應的，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不是故作有意的宣傳。

當然她不會有意宣傳的，她既沒有拿過政府的津貼，又曾經對共產黨有過錯覺，到過大陸去。她所以堅決的反共，就是「事實勝於雄辯」，一切虛僞的宣傳，在她親眼看到事實後，就完全現出了眞面目。她對我說：

「我回到我自己的家鄉，見到家裏的親人，一見面就高聲說：『你們回來啦！現在好得很呀』！但是一到沒有人時，什麼痛苦的事實，都對我說出來了。要我們在海外的，不要信共產黨的虛僞宣傳。共產黨說的話，相差十萬八千里，如果把共產黨所說的話，當做眞的，那就大大的受了欺騙。共產黨在表面上，什麼都不强迫人民去做，實際上，什麼都是强迫的，沒有一樣是人民自發自動做的，從這一點看來，就知道大陸是怎麼一回事了」。

從這位比丘尼的話裏，我可以確信，去過大陸的，不一定就是信仰了共產主義，

相反的，原來同情共產黨的，一旦回大陸看一看，再回到原來的居留地，態度就會大變特變，有的大罵共產黨騙人，有的積極進行反共，有的消極的嘆息悲痛。這就是「事實勝於雄辯」。我和華僑們接觸，無論是個人的交談，或者是公開講演，我都鼓勵他們，不要聽信宣傳，要冷靜的認清事實。對於那些去過大陸的，我更激勉他們再回到自由中國的臺灣去看一看。

另有一位去過大陸的法師，他在這次歡迎我最熱誠而又最積極。他之所以如此熱忱，如此積極，固然是由我與他私人有緣，而在事實上，還是他徹底認清了共產黨的面目，對自由中國的僧伽，就愈尊重而歡喜了。

他曾以悲痛的口氣，將大陸上悽慘的事實，講給我聽，那實在是令人心悸，我不願在這裏記下來，因爲我實在不忍心讀者們流淚。僅僅提一件有關佛教遭受摧殘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共產黨統治下的佛教，實在到了無以爲繼的地步了。他曾對我說：

「共產黨在表面上，是還允許佛教的存在，實際上，它們摧殘佛教的手段最毒辣，也最徹底。如不准許人出家的一件事，就足以消滅佛教」。

是的，「事實勝於雄辯」，這正是迫害佛教信徒最兇惡的手段。佛教能不能存在

，不唯在於佛寺經典，主要的還要看有沒有住持正法的僧寶，今日大陸既不容許人出家，又逼迫已出家的僧伽還俗，到了一二十年以後，那裏還會有佛教的存在？

爲了挽救佛教這一個危機，我們就得協助政府早日反攻大陸，除此再也沒有第二個辦法。佛教徒如不反共，就不能算是佛陀的弟子，而是穿佛衣吃佛飯的佛陀不孝兒孫！我就這樣的提出例證，以事實爲根據，呼籲那些已經夢醒了的人，勇敢的現身說法。

對於更多的人，我則盡力鼓勵他們回國看一看，事實勝於雄辯，根據事實，再作選擇。我曾對僑領葉奮飛、吳乾祥等先生說：

「我是四十一年春到臺灣的，在這幾年中，每年看到國家進步，諸如軍事、政治、經濟、建設、交通、工商等，無論那一部門，無不在突飛猛進中，希望僑胞們都能設法回去看一看」。

葉先生是過去的邦長之一，吳先生是現在環球日報的董事，他們後來告訴我說，已決定去臺灣觀光，於是，我興奮的說：

「歡迎極了。我住在中正路善導寺，諸位沒有去以前，有什麼困難，我能做到的

，絕對出力。如到了臺灣，可以找我可爲各位解決困難」。

是的，事實勝於雄辯，我再重複一遍，去過匪區的，不一定是投共了，他看到事實，即使投共了，也會轉過來反共的。

然而，我們一部份官員，對那些去過大陸的，顯然的是不大信任。這實在是一個遺憾！

四九　巡禮唔哼聖地

沒有到柬埔寨以前，超塵法師從越南寫信給我說：你如果決定去高棉，千萬要抽出兩天時間，到大小唔哼去參觀一次，因爲這是世界四大建築之一，是不可不看的。來到柬埔寨以後，法亮、聖揚二法師又對我說：

「來到高棉，而不去參觀唔哼，等於沒有來高棉，世界各國人物來到高棉的，沒有不去唔哼的，所以你這次來，無論怎樣，我們也要陪你去一趟」。

老實說，對於遊山玩水，我是沒有什麼興趣的，諸法師既然是這樣熱心對我，我也不忍心拒絕。況且來此也不是容易的，而唔哼也是佛教聖地，應該朝禮一番，所以

我就答應去了。

最初，法亮法師一定要請我坐飛機去。我知道他們因爲歡迎我，已經花了很多的錢，如再破費，那實在於心不安，我說這是絕對不可以浪費的，乘公路長途汽車去就可以了。由於我的堅持，法亮法師就接受不坐飛機的要求，但却包了一輛小汽車，來回三天，柬幣三千五百元，再加上其他的費用，似乎沒有五千元不夠，合臺幣要二千五百元，的確使我深感爲難，他們對我太厚待了，我沒有辦法拒絕，祇好接受他們的盛意。

決定參禮唔啰，略事籌備，於十二日的五點五十分鐘出發。

由金邊到唔啰，計程三百一十四公里，相當基隆到高雄的路程，最快也需要八九個小時。我的確有一點焦急，因爲我在柬埔寨的責任很重，而沒有太多的時間，也許是這種心情影響吧，我在車上，很少注意外面的景色，祇顧和法亮法師等交換知見。

可是，車子長馳於三百多公里的公路上，田野一望無際，這是一個廣大的平原。但很少有農家，就是偶而見到三五農家，所住的房子也都是破破爛爛的，在我看來，柬國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這並不是沒有土地供人民耕種，主要的還是水利不修，人

民靠天吃飯，天下雨了，就收穫一點，夠吃算了。天不下雨，就讓大好田園荒蕪，人民就得饑餓。這眞是一件可惜的事。

車行半途，有一條渡河，河床並不寬，但沒有架設橋樑，爲了渡這條狹小的河流，就費去半個小時，確實是躭誤了時間，我心中更覺得時間浪費了太可惜。

過了河，大家下車休息，利用這個時間在田野中解一次小便，每個人都遵照此間風俗，蹲下來小便，可是我不習慣這個，祇好走得遠遠的，仍然站立著解手。

我們的座車，以每小時五十公里的速度進行，十二時還不到，抵達了唔嗬，首先下榻於篤華旅社，開始用飯。我們所租的房間，是一大間，有兩張大床，可以睡四人，每天一百六十元柬幣。

午飯後略事休息，二時先去參禮小唔嗬，從篤華旅社前去，約爲五公里。我在車上，很遠就看到那一個偉大的古代建築，那是一個佔地極廣，高聳峙立的大寺院，在開濶的平原上，顯得特別雄偉莊嚴，眞是堂皇極了。

四週全是石砌的大廣場，其範圍之大，令人驚奇！足有幾里路的寬濶。

小唔嗬是方形的，當中有一大塔，高入雲霄，四角各有一塔。因爲太大了，所以

不論從那個角落看去，總好像是三塔雄立，實在是五塔並峙。現在柬國的國旗，就是以這個堂皇的大建築爲藍圖的。

這一個大建築，全部是石頭造起來的，最偉大的地方還不是這樣，實在是從上到下，從這邊到那邊，都刻有種種花紋，動物，人像，成爲世界上最偉大的藝術之宮。它各部雕刻之精，簡直無法形容。

據說在數百里之內，並沒有石山，這裏的石頭究竟從什麼地方運來的，至今猶不能考據出來，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能有這樣崇高偉大的建築，不能不說這是奇蹟！因爲它太精美偉大了，又找尋不出石頭的來源，所以柬人傳說是神仙造的。

但我總認爲建築的材料，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總會找尋出它的來源。我們去的幾個人都說這是不可考據的，因而，對於它的參觀，就增加了難解的謎。

我各處瞻望，內心以極大的誠敬心來欣賞各種雕刻，其中有佛陀一代史跡雕像，也有近於迷信的神話雕像，有戰爭的情形，有各式各樣的鳥獸，這一個已有八百多年的古代建築，至今還是完整無缺，柬國以它當作國寶，事實上，它亦足以使柬埔寨人

向世界任何人誇耀，因這足以象徵柬埔寨祖先們偉大的精神。

至於它建築的過程，也是無法瞭解的，以我的估計，這絕不是三五十年可以建築起來的，可以證明古代柬埔寨的文明，已有極輝煌的發展，它的建築，並不偶然，那是要多種智慧，多種才藝的配合，特別在毅力上，那是要有絕大的信仰力，才能完成的。從其雕刻的形象上看，我認爲，這是戰爭大捷後的產物，以它來象徵功績，但假如沒有佛教信仰，也不會有這麼大的願力，說它是宗教和戰爭綜合結晶，比較妥當。

我參觀了很多，消磨了許多時間，在這裏看到四個緬甸僧人，也來參觀，我們由於言語不通，祇是互相看一看而已，彼此都沒有招呼。據說這四位緬甸僧人就是來柬請皇國摩訶尼耶僧王去緬訪問的代表。據他們的情形來看，緬僧已經時代化了，四個緬僧之中就有兩位揹照像機，走到那裏，就照到那裏，看到什麼，就照什麼。這時我想起在泰國時，泰國佛教學者和我辯論時，就曾提到僧伽威儀，而僧伽福利部長達摩華羅隆上座曾和我談及各國僧伽威儀時說：「去年來我國的各國高僧很多，在服裝上，有的莊嚴，有的不莊嚴，有的這種形式，有的那種形式，很不一致，我今天看到法師所著的僧服，和所表現的威儀，都極莊嚴，使我感到無限的快慰。特別是某國比丘

，手帶時錶，項掛金鍊，身揹照相機，實在不大好看」。（我在四十八年三月間，代表中國去日本出席佛陀讚頌會時，泰國僧伽代表也揹照相機了）。如果說緬僧以原始佛教自豪，而硬說自己是以律制爲重的話，我覺得我國僧人，似乎還要比較保守一些。當然，我不是說僧伽不可以帶照相機，時代已進步到今日的情形，僧人去參訪各地，對於某個名勝古蹟，留點影子帶回去紀念，這本來沒有什麼可以非議的，但硬要以自己爲正統，看不起其他地方所奉行的佛教，這就站不穩立場了。

十三日，我們去大唔嗰參禮，這裏的形式和小唔嗰差不多，可是在雕刻上更比較有藝術價值，在規模上也更爲偉大一些。

在大唔嗰所看到的，完全是佛教的藝術表現，處處可以看見佛像的遺跡，如他們以石頭雕砌的石塔，四面都雕有極爲莊嚴的佛像，有的雖然已經殘缺，但有的還很完整。

我國的燉煌石窟，龍門石窟，不可否認的是世界上有名的佛教藝術，但那是依山雕刻的，大唔嗰的藝術雕刻，是從遠處運來石頭，先將石頭雕成塔形，然後再在上面雕刻生動莊嚴的各種佛像，因而一般人對它更認爲珍貴。這也難怪柬埔寨人以此自豪

了。

我們是從早晨七時半從旅舘出發，來大唔嗰參觀的，花去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到處細心瞻禮，但仍然是走馬看花，祇有讚嘆，而無法靜靜欣賞。

柬埔寨在世界並不太著名，可是大小唔嗰倒是在知識份子中間，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他們之能擠身今日世界，就是由於這個不可思議的佛教古蹟。

五〇　傳授沙彌十戒

我原來計劃在唔嗰遊三天，雖然那一個聖地的確令我讚嘆，可是在金邊的責任很重，我不得不提前返囘來。返囘金邊後，卽爲唯順師的徒弟傳眞，傳授沙彌十戒。

傳眞過去是一個大學生，曾在國內走過很多地方，現在發心出家，我也願結一結法緣。而唯順師又要禮我爲師，我也祇好隨緣。

我在去唯順師住持的觀慧寺之前，因爲連日來的忙碌，身體就覺得不大舒服，然而，我勉强的支持前去。

上午八時半在觀慧寺爲唯順師的徒弟傳眞傳授沙彌十戒，法亮法師充任羯磨，聖

揚法師擔任教授，一切都如儀規去做，祇是略爲方便一點。

我看到傳眞，知他已是五十六歲的人了，身體很瘦，很是衰弱，問過了他，又得以知道，他曾走過很多地方，做過很多的事，現在身體多病，所以發心出家。

像他這樣年紀才出家，固然是他的福德，可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是年輕的人出家，對於他的願望，便更高一點。第一、我願望他不要認爲出家是逃避；第二、不要認爲自已老弱，而不精進。二個願望合而爲一，卽是盼他能有年輕人的表現。

爲傳眞傳授沙彌十戒後，接受唯順師的禮我爲師。結果，彼此恭賀，皆大歡喜！

五一　捐款救災

唯順師是老年出家的，學養很好，頗有遠見。對於他能顧全大我，做事有毅力，精進學佛，我是深爲歡喜的，我得到他很多的助益，在社會經驗上說，他是比較老練一些。尤其是，我對他能夠理解我的思想，更爲滿意。

我一向是鼓勵人勇於利他的，對於慈善事業，向來是注意的。我來柬後不久，他卽請我應供，我曾告訴他：有錢應該移作公益事業上去用，至於供養我吃飯，能吃飽

就好，不可因爲供養我一頓午飯而浪費很多的金錢。

他便接受了我的要求，準備了很簡單的午供，但他認爲這還不足以表示敬意，於是又想出符合我心意的辦法，將節省下來的二千元柬幣，以我的名義，捐贈本京華僑所辦的中華醫院，和前日遭受火災的災民。

我知道了這事以後，非常歡喜，立卽將前日余賽珍居士供養我的一百元和傳戒的供養四百元，合計五百元，全數捐出來，托唐正先生轉送災民。

不久，我又湊齊了所有的二千二百元，再度贈給亟待救濟的貧苦民衆。並且，我向信徒們從事呼籲，希望能夠熱烈響應。

這件小事，被傳出去，報社記者先生很熱心的將我的幾句話，用大字標題，刊在第一條新聞中間。我的幾句話是：「此舉不足爲道，只不過拋磚引玉而已，希我旅柬僑胞，以己飢己溺，大慈大悲，患難相扶，解囊相助的精神，以救濟那些正在饑寒交迫中的災民」。

各報又在以後，有不斷的響應報導，我深覺得，僑胞們的大乘精神，是普遍存在的。

五二　迎請佛陀舍利

這次出國，最使我歡喜的，卽是從泰國請到了佛身舍利和舍利弗舍利各兩粒，我爲了令在柬埔寨的僑胞普種福德，轉贈了中華十方正覺寺一粒佛陀舍利，爲此舉行了一個隆重大典，轟動了金邊，被認爲是稀有的盛事。

這一個大典舉行的日期是六月十六日。至於我迎請舍利日期是五月十五日。在這裏先將迎請佛身舍利的因緣作一補述。

廖振祥居士曾從印度請到佛陀舍利一粒，以一銀塔供在他的佛堂內，另有舍利弗尊者的舍利，供在幾個象牙塔內，他朝夕禮拜，至誠誦念，有了感應，佛陀舍利由一粒產生七粒，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應廖居士之請，到他的佛堂參禮舍利，看到佛陀舍利微紅光潔，舍利弗舍利雪白滾圓，一時歡喜讚嘆。廖振祥居士爲了敬僧，毅然決然的實踐大喜大捨的菩薩布施精神，將佛陀舍利贈送我兩粒供養，另外又贈我舍利弗舍利兩粒，當時，我歡喜極了，如同獲到無上至寶，決心至誠恭敬迎請回國供養。

廖居士爲了尊敬僧寶，又親自捧舍利恭送至龍華佛教社，的確使我很受感動。

柬埔寨皇國施亞奴王子在數年前訪問錫蘭時，錫蘭政府爲使佛法交流，溝通錫柬兩國友誼，曾贈送佛陀舍利一粒與施亞奴王子，施亞奴王子回國時，柬埔寨舉國人民湧入機場，恭迎佛陀舍利，萬人空巷，路爲之塞，有些人從早晨天亮時即到機場等候，一直等到夜晚七八點鐘，像正覺寺信徒中，就有一部份人是這樣誠敬的。

此後，皇國即從事修築舍利塔，其工程很大，舍利塔修築得很堂皇，直到去年皇國紀念佛陀二千五百年時，第一個隆重的大典，就是從皇宮迎送舍利至大會，中、柬、越各國佛教徒，參加遊行的甚衆，造成近代柬埔寨空前未有的盛況。

廖居士能夠發揚我國大乘佛教捨己爲人，大喜大捨的菩薩精神，我爲什麼不能實踐六度之一的布施願行呢？何況，因我的喜捨，而能增進中柬佛教的交流，促使中柬人民親密聯繫，特別是能使中華正覺寺及各反共華僑，在精神上增加安定的力量，在福德上得以多種善根，我又有什麼理由不作喜捨呢？所以，我便決定將佛陀舍利，贈送中華正覺寺一粒，以便善信普遍得以瞻禮。

法亮、聖揚二法師等聽到這消息，雀躍得幾乎淚下，立即發誓永久供養，於是，

就在六月十六日舉行隆重的供養舍利大典。

這個消息，在前幾天便傳出去，反共僑報以頭號新聞，用特大號的標題，刊出這一件事。各報連續的以大篇幅來介紹佛陀舍利的來源，和讚頌此一功德的不可思議。從舍利的意義，說到舍利的種類，又從佛陀舍利的分佈情形，報導出各大羅漢舍利的供養功德，居然成爲柬京最大的新聞。在十六日舉行大典的那一天，也就萬人空巷，齊來瞻禮了。

我駐金邊領事館廖領事以下各外交官員，僑領黃化龍、郭正中、符鴻清、葉奮飛、林鼎宏、林蓬萊、曹達桂等等，以及各界名流，各道場僧衆，都來觀禮，使正覺寺前車水馬龍，水洩不通，堪稱極一時之盛。

五三　畏共者與反共者的對照

今日旅居柬埔寨的僑胞，可以說人人反共的，然而還有一部份人動搖了，不惜賣身投靠，這並不是他們不知反共，實在是由於畏懼共匪，雖然在心裏仍然反共，在表面上，却不得不僞裝媚共。這是一個可怕可悲的事實，不容否認，更不容我們觀望。

我見到一些畏懼共產黨的人，他們在風雨飄搖的環境中，失掉了從根本上自救的勇氣，祇是顫抖著隨波掙扎。一些人因爲家眷在大陸無法逃出來，爲了家人的生命安全，就得忍痛的聽從共產黨的敲詐勒索，甚至於還得搖尾乞憐。有的看到共匪惡勢力强大，居然被鎭懾住了。

共產黨在柬埔寨已經製造成恐怖的狀態，形成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緊急空氣，這都是由於共產黨善於利用僑胞的弱點，多方面製造矛盾，再各個的向要害處進襲，他們所施的手段，眞是驚心怵目，難以形容。

然而還有一部份人，是眞正做到了「威武不屈」的地步，表現出不可侵犯的正氣。

我在恭送舍利大會上看到了一位七十四歲的老人，他的名字叫許人清，是忠貞的反共老鬪士，在華僑中，是一個最值得敬佩的人。他堅定不移的擁戴自由中國，不畏懼任何惡勢力的威迫，在作著艱困的反共活動。

這位老人，曾經五度回到自由中國，並且率領青年，到澎湖、金門等地勞軍。在柬埔寨，他受到共匪爪牙的種種威嚇，但他從來沒有低過頭。他雖然有七十四歲了，

但身體强健，精神飽滿，絕不像七十以外的老人，頂多祇像個六十上下的人罷了。他人老心不老，以反共的精神來說，當然還是年輕得多！

我看到他，很受感動，隨後向華僑們分析這一種正氣，是如何的偉大，它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許多僑領，都很動容，這位老人也淚光燦爛的說：「我還要進一步的反共」！

僑領中有位林蓬萊先生，他是環球日報的董事長，過去也曾擔任過邦長，是反共極堅定的人，他主辦的報紙，成爲華僑反共陣營的號角，有很大的貢獻，他曾來正覺寺訪我，我也去看過他。

五邦邦長中的另一位邦長，是曹達桂先生，他所表現的反共態度，也同樣的明朗，成爲反共的支柱之一。我也曾親自去訪問他，以期能對他有所安慰和鼓勵，後來，他成爲我的護持者之一，爲我作了很多安排，以共同從事力挽狂瀾的工作。

像黃化龍、吳振乾、符鴻清、葉奮飛、林鼎宏等人，更都是不爲威脅所屈的大丈夫！其忠貞的堅定立場，實在值得讚揚。

我在說法之餘，就是和這些位反共僑領，共同從事救國護教的活動。

在我離開柬埔寨的前夕，廖仲琴領事很感動的對我說：「普通人反共，或是職業性的，法師反共，是本質性的。到今日我確信，佛教的思想對共產黨的謬論，是能起消毒作用的」。

五四　宣講『八大人覺經』

從十六日起，我在中華正覺寺宣講八大人覺經，這是應信徒們熱烈的請求，才作的決定。本來，我祇想在此作三四次方便通俗說法，再考察一下柬國佛教情形，順便看一看華僑的生活，參訪一下高僧聖地。從來未想到一旦來了，就不能不負擔起更多的責任，我所作的，是由弘法變相到反共救國上去了。但我還是願意多作努力，因爲我既不是政府官員，也不受任何政治力量支配，我祇是本諸良心，在作利人救世的工作，至於共產黨對我所作的漫罵侮辱，則是置之一笑。

我講經的通告，各反共僑報在事前即發出消息，正覺寺也發出通告，講經預定五天，從十六日起，到二十日結束，時間是每天的下午二時。

「下午二時」已成爲柬埔寨講經說法最嚴正的時間。爲什麼要下午二時呢？這就

要先瞭解柬國的佛教制度。柬國和泰國佛教制度，是相同的，比丘嚴守過午不食的戒律，他們在上午要出外托鉢，到了午後，則一心修持，普通都是從二時開始的，這個下午二時，也就成爲最嚴正的時期，最有權威的法師上座，講經說法也都由這時開始。

事實上，這時的天氣最熱，尤以南方地處熱帶，更是受不了炎陽高張，講者聽者都有苦處，而一般聽衆又要在這時作事經商，無法分身。很顯然的，這個時間，並不適合，但是入境隨俗，祇好接受他們這個安排。

第一天的聽衆不算太多，約一百多人，我講了「佛說八大人覺經」七字經題。

第二天開始講經文。聽衆增加了一些，但仍不足二百人。我眞慚愧，第三天卽提前結束了，給聽衆留下了一個不良的印象，這事的因緣，寫在下面。

五五　超公函催急如星火・顧此失彼分身乏術

我的老朋友超塵法師，無論在德學各方面，都是我至誠欽佩的，他言行一致，爲人熱心，重視信誼，更是我所心悅誠服的。他既然是能講能寫的學者，又是一位最出

色的教育家。從三十八年，我和他前後到香港，幾乎是朝夕相處一處。四十一年我來臺灣辦學，不久他卽到了越南堤岸住持龍華寺，但是，我們仍然不斷聯絡，友誼更比較增進。

我出國之前，他得到消息，立卽來函，請我順便到自由越南一次，我很高興的答應了超公的函請，他更是愉快的著手籌備。

我到了泰國，超公卽不斷的拍電報寄航信，同我保持聯絡，爲我的行止，作種種的設想，經常提供他的意見。

固然，我在未出國以前，也接受了柬埔寨法亮、聖揚等法師邀請，準備去柬弘法觀光，可是來到泰國以後，因爲一度和法亮法師等人失掉聯絡，而超公急欲請我到越南去，他也直向法亮、聖揚法師爲我的行止，預作聯絡，在沒有得到反應以前，他來航信向我提出建議，那就是他們至誠來請，我卽前去，如沒有信來，卽先去越南。這是必然的道理。

過了一些日子，又不見柬埔寨的信，我便預爲自己的日程作了一個安排。當時我預算龍華的經期到二十二日圓滿，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主持舍利奉安法會，二十七至

二十九至蓮華說法。三十一日至泰國佛教總會演講，從一日到三日在中華佛學社說法，到四日卽告一段落，決定在四日或五日，卽直飛自由越南西貢弘法。

我卽將這一行程告訴了越南的超公，超公來信，表示非常歡喜。可是，不到兩天，我就接到高棉法亮、聖揚法師等人的來信，告訴我說，他們至誠歡迎我去柬，而且得到領事館廖領事的全力支持，和僑領的熱烈護法，已在準備一切，請我通知起程日期。

我接信後，卽去信越南，將這事告訴超公，超公認爲我既然已經答應了法亮、聖揚法師等人先行到金邊，就得兌現諾言。我很感謝超公護持我之深意，心中也覺得對不起超公，因爲他已將我提前去越的決定，通知了他的信徒，以及越南佛教人士，我這樣變更行程，顯然的，是使重視信用的超公，失了一次信用。

我於七日離開泰國，這已經是延長了時間，原因就是泰國佛教學者一定要同我辯論大小乘佛法。而未去柬埔寨之前，祇準備在柬國住一個星期，於十三日轉往越南西貢。可是，到了柬埔寨之後，看到柬埔寨政府在共產黨徒包圍利誘下，舉棋不定，徘徊徬徨，這影響到華僑的反共意志，形成了明爭暗鬪的局勢，廖領事和一般忠貞反共

華僑，正在那個逆潮中作最艱困的掙扎，他們對於我是那樣的殷切希望，而我也在救國護教責任感的衝動下，不顧惡勢力的誹謗而作撫慰僑胞的工作，因此，我便沒有辦法在一個星期內去到越南。

超公在十一日打來電報，催我立卽去西貢，我立卽回電，說不能分身。十四日又接到來信，限定我在十七日的早晨，到達越南西貢機場。

這封短信，未說明理由，祇透露出他的焦急而已，我也猜錯了他的意思，我以爲他本意，無非是希望我在越南過端午節，然而此間已留我過節，我沒辦法遵命，卽以航信向他報告。

我從十六日開始講經，決定在二十日圓滿，但是剛剛開始講經，超公卽來電，催我一定要在十七日到達西貢，這時已感覺到分身乏術了，我卽回信說要二十一日始能去越南。

十七日我在晚間再度接到電報，說我未能來到而失望，限定我必需於十九日上午到達。

十八日這天上午，我感到非常煩惱，我立卽去找僑領曹達桂，請求明天的約會取

消，速定十九日的飛機票。那裏知道此間的僑領們，無論如何也不讓我於十九日去西貢，因爲在十九日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約會，因爲事關此間僑領的面子，也關係到其他的問題，我和幾位僑領相持一個小時之久，不能得到諒解。我已到了顧此失彼的地步，徒呼奈何而已。

幸得法亮、聖揚法師顧全大我，犧牲小我，允許將經期提前結束，我即在慚愧不安中，在十八日這天，將八大人覺經，全部講完了，使聽衆對我生起不良的印象，但是事實逼此，要我又有什麼辦法？

此次出來弘法，最使人不愉快的事，無過於此。我個人有沒有人歡迎，這絕對是小問題，使超公在越南難以做人，這是我最感覺不安的一點。

講經結束，即去領事館，請求廖領事設法讓我在第二天去西貢，結果，廖領事說：「法師不能使此間的忠貞僑領失望，無論如何，請法師以救國爲重」。

十九日去越南西貢是絕對辦不到的了，相持了很久，最後，我便決定以反共救國爲重，而聽任超公罪我責我好了。然而，最後我又想到，我去越南有沒有人歡迎，那是沒有關係的，但我在越南活動的日程，已經超公排好，如再要讓他們更改，實在說

不過去了。所以徵得廖領事的同意，決定在二十日下午二時半飛貢。

十八日的夜晚，在子夜時分，我從睡夢中被呼醒，原來是越南西貢方面派來了專車，由一男一女爲代表，親自來接我，請我啓程去貢，按時於十九日上午到達。在西貢方面，有二千多人歡迎我！並且已排在十九日上午十一時，有一個盛大的歡迎會。

這時，我頭昏腦脹，並且要嘔吐，事已至此，不怪任何一方面，祇是自己的福德不夠。我在頭昏眼花中對迎接我的人說：

「他們的盛意，我是萬分感謝的，但要我在十九日上午到西貢，事實辦不到。不要說是二千人歡迎我，就是因此使幾萬人失望，我也無能爲力了」！

我說完，卽無法支持。但我還要想，我對不起西貢的越華佛教弟兄，對不起此間熱心求法的聽衆，對不起愛護我的反共忠貞僑領，對不起在逆潮中奮鬪的廖領事，對不起自己普度衆生的一顆心。

十九日上午，我又接到一封電報，說決定在十九日上午接駕，眞是阿彌陀佛。

五六　告別柬埔寨

南天遊化

到了二十日，我已經結束在柬埔寨二個星期的弘化。這天的上午，我以慚愧的心情，訪廖領事和各華僑領袖，又在他們的陪同下，訪問越南駐金邊公使。

我很了解，我駐柬領事和忠貞僑領們，以及護持我的各法師，對我所抱的希望是太高了，結果我不能滿足他們的希望。我自己所作的大願也嫌大了，由於福德不夠，也未兌現。但我冷靜回想一下兩週以來的奔走疾呼，確實盡了最大的努力了，祇有這一點，可以安慰自己。

下午到達機場，廖領事和五邦邦長黃化龍、郭正中、吳乾祥、曹達桂，環球日報董事長林蓬萊等，佛教四衆計有法亮、聖揚、唯順、唯定、唯慈、宏清、林鼎宏、王圓定等法師居士，約百餘人。

越南駐柬公使，和我同機返西貢，廖領事又請他照顧我，對於廖領事的盛意，我是感謝不盡的。這位越南公使對於我，非常恭敬，這也算是有緣。

到了三點半鐘，一架雙引擎飛機在場降落，法亮、聖揚法師告訴我說，飛機到了，他們又爲我作最後的奔走，忙辦各種手續。

飛機雖然到了，可是由於上行李下行李，直到四點鐘，我才登上飛機。記者們又

要求攝影留念。直到四點十五分，飛機才算起飛。

越南行脚

五七　各報社論

在柬埔寨的時候，我卽不斷的看越南報紙，有的是越文，有的是中文僑報。我不懂越文，祇知道有我的照片，和有關於我的消息。至於中文僑報，發表我的消息，是極盡讚揚之能事。

其中有關於我的傳記，有關於我在泰國弘化經過，有關於歡迎我的社論。因爲各中文報紙的水準很高，無論在印刷、編排、內容各方面，都要超過泰、柬的中文報紙以上，我便很留心去看，希望從那些報紙中，先瞭解一些中越的關係，特別是越南對我的反應。

那些報紙，種類很多，我不能一一看到，在這裏先將幾份大報，對我來越的社論，抄在下面，以增加讀者對中越文化關係，有一了解。

六月十八日，也卽是我來越的前兩天，中文大報中的亞洲日報，有一篇歡迎我的社論。

迎演培法師

要想國與國之間發生密切的關係，必須要從文化思想交流方面著手，否則，其他活動，都是枝末而已！

我國與越南其所以有著傳統的友誼，就是越南一方面接受了我國儒家學說，一方面也接受了我國大乘佛法。所以中越兩大民族的關係，是永遠拆不開的。縱然有時在國民外交上發生一點小波折，不管裂痕的大小，不久自能彌補起來。尤其現在，又是站在反共抗俄的同一陣線上，中越兩國的親密携手，是勢有必至，理所固然的。

越南孔學會爲要增進兩國友誼及提高研究孔學興趣，特派專員赴臺，邀請孔德成先生來越講學。最近又聞我國佛學家演培法師，以受暹邏龍華佛教社之聘，已在泰京說法圓滿，現在越南佛教總會，及我僑胞佛教界得知消息，擬聯合擴大歡迎，邀請蒞貢弘法，這與孔學會邀請孔德成先生的動機，都是不約而同，意義深長！

僑社間或許有人不了解，以爲演培法師來貢，是受客幫義祠的邀請，來做「大醮」的吧？其實錯了，要知佛教宗旨，不是在超度亡魂，做「喃嘸」的，佛教徒的任務是宣揚佛法，教化人群，要叫每一個人明了眞理離苦得樂的。像唐代玄奘法師，不怕艱苦，往印度求法，他對佛教乃至中國文化的貢獻，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用個比喻來說：玄奘法師當日將印度佛法請到中國，這好像是入口商；現在演培法師將中國大乘佛法傳揚到海外來，這又像是出口商。這兩位法師在不同的時代下產生了兩個不同的典型人物，他們對人類的偉大貢獻，值得我們致以無限的崇敬！

演培法師不久卽可來貢，我們希望他在貢期間，除了講說之餘，對越華佛教作深入的考察，以爲中國佛教與越南佛教建立友誼關係的鋪路工作；同時希望華僑佛教得到演培法師的鼓勵，能成立一個教會之類的組織，在祖國佛教會直接領導下，達成弘揚佛法，福利人群的任務，則演培法師越南之行，便更有重大意義了。

這一篇社論，把我和玄奘法師相提並論，並且說是兩個時代下產生的兩個不同的典型，又對我提出希望，使我在慚愧、感激之中，又增加了責任感和勇氣。

二十日大夏日報發表一篇社論如下：

歡迎演培大師南來講學

——中越文化交流之又一端——

自由中國佛學權威演培大師，於四月間出國，前往泰國及柬埔寨兩大佛國講學，此間華越佛教人士，以大師爲我國當代高僧，特請其就近來越一行，俾加强中越佛教聯繫，並弘揚佛學。頃大師已定今日由佛都金邊，惠然蒞越。預料屆時前往機場迎接者，必極踴躍。在儒教學者孔德成氏行將來越講學之前，而有此佛學使者之南來，誠中越文化交流之盛事也。嘗聞佛法無邊，擧世皆歸攝受，積善有報，衆生咸願奉行。溯自白馬馱經，溝通中外文化；金山演法，闡揚大小教乘，大慈大悲，漢明功垂萬載；無爭無我，梁武德炳千秋，六祖傳教，中原廣宣佛法；三藏譯經，異域遠播國威。益世利人，道融孔孟，扶危濟急，心存慈悲。故古今開明者，多願稽首歸依。際此風雲多變之秋，匡時救世之功，容當有待；而護法檀那之任，豈能再後於人耶？是故演培上人，本其悲天憫人之心，跋跡海內外，廣結善緣，弘揚佛學，誠足多者。

南天遊化

竊佛教自漢明帝時傳入我國後，備受歷代人士歡迎。逮及清末，國人移植南洋者既多，僧侶亦因隨之而至。以越南方面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我國佛教人士之南來卓錫者，幾成絕響，據記者所知，僅有超塵、證亮、壽冶諸法師而已。今者演培大師之蒞越，可謂流風遺教，遠播異域也。

考越南佛教，已有千餘年之歷史，遠在公元五〇八年方有佛教傳入，是卽印度高僧尼達魯西（譯音），首先來越傳播佛教，是爲越南大乘佛教之始祖。中越佛教傳自印度，故可稱爲同一源流，今後中越佛教人士，正宜一本自利利他之旨，携手合作，超度衆生，廣揚佛法，以杜共產邪說之侵入，共建自由和平之坦途。

值演培大師之南來，爰述中越佛教傳播之梗概，藉表歡迎之忱云耳。

這一篇社論的執筆者，可能是一位國學根基很深的老先生，引證了那麼多典故，修辭上又極其清麗。字裏行間，流露出對佛教和固有文化的嚮往，對我的南來弘化，予以高度的殷望，這可以看出華僑對於中越關係的加强，是如何的迫切希望了。

另一家銷數很廣，內容極充實的遠東日報，也發表社論：

加强中越佛教的聯繫

我國大乘佛教代表演培法師，最近出國赴泰國及柬埔寨講學，宣揚佛法，此間越華佛教聯合會，特聘其來貢，作短期之弘化。這象徵著越華佛教的重新聯繫，也是文化交流的最好榜樣。

越南佛教源出於中印兩國，古代占城與眞臘的佛教，是由印度直接傳來的，而公元五八〇年的印度高僧亦曾在越北北寧省法華寺住錫，傳授門徒。唯越南佛教的宗派，却多數來自我國。占城與眞臘的佛教，因這兩個地方曾受印度僧侶的統治，故不只接受它的教義，更連政治與宗教制度，也一併接受過來。我國佛教雖亦由印度僧侶傳入，唯因文化的根基較厚，對佛教的教義，並不像東南亞其他佛教國家似的生吞活剝，却能加以消化，使成爲我國的佛教。而且我們也沒有接受他的政治與宗教的制度，甚至我們佛教內的組織，亦與傳統的家族制度相同。況佛教未傳入之前，我國學術已很進步，經過一番融會貫通以後，反能汰其蕪雜，而挹其精華，使佛教另成一系，並發揚而光大，而向外邦傳播。自印度佛教式微以後，彼邦人士研究大乘佛學，反而求諸中土。中越文化既同出一源，對我國佛教自然易於接受，其佛門宗派與我國一脈相承，又何足異？

我國佛教之傳入越南，相傳在紀元一八九年東漢時期已經開始。這時我國僧人爲避桓靈之亂，逃入交趾傳教，其後靠了這些僧人的努力，佛教已開始流傳於民間。至紀元八二〇年我國僧人在北寧省富同村乾初寺傳教，在十四名的門徒中，也有不少高僧。此後靠了歷朝王室的尊崇，與僧尼不斷的弘法，越南佛教之盛，並不下於我國。且高僧輩出，而在我國駐錫，弘揚佛法者，亦代有其人。越南今日佛教最盛行的宗派，如：天臺、淨土、及禪宗等，仍爲我國南方佛教宗派的分支，是則中越兩國佛教之聯繫，實如骨肉之相連者也。

獨惜越南經法國統治以後，中越文化之交流，已告中斷，而兩國的佛教亦不能例外。尤堪痛惜的是：越南佛教的經典，亦以我國流通者爲本，而近年以來，越南人士能閱讀漢文者已少，而能閱讀漢文之佛教經典者更少。雖有譯本，然類多只曉音讀，而忘其意義。際此邪說暴行又作之秋，爲宣揚佛教，以挽救人心的沉溺，重新恢復中越兩國佛教之聯繫，並促進中越兩國文化之交流，實爲急不容緩的事。

演培法師爲我國佛教新領袖太虛大師和自由祖國佛學權威印順導師之眞傳弟子。此次以大乘代表身分，南來講學，自是難得的因緣。行見不絕如縷的中越佛教關

係，將因法師南來而得到延續，若能再進一步增强聯繫，促進交流，豈特有裨於中越兩國的佛教，亞洲文化的發揚實利賴之。至於抑制唯物思想的狂流，與抗拒極權統治的暴政，就更不用贅矣。

讀到華僑各報對我所作的報導，我即預感到，在越南的弘化，將比在泰國和柬埔寨弘化，更要艱困，其意義也就更大。再看一看各報在我未到之前，即紛紛著論，寄於無限的希望，我對於此行，更生起了嚴正的態度。

我相信，我的才學福德雖不夠，但我會竭盡所能的，以努力來求彌補。

五八　暴雨中的歡迎人潮

我在越南航空公司飛機上，承越南駐金邊公使加以細心的照顧，從他的表情上，我可以看出來，他和我一樣的，彼此都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這時，我在機上，看一看昨晚運到的亞洲日報，內心中生起無法形容的悲痛。因爲那兩份報紙上，以大篇幅報導十九日上午九時西貢新山一機場歡迎我的熱潮，可是，飛機準時到達，並未見到我的來臨，結果使二千多人大失所望

。那則新聞中有這樣的話：「……越南佛學總會主席梅壽傳，率領越南三十五個佛教團體，以及華僑越華佛學會領導人超塵法師，率領二十四個佛教單位，于昨日上午九時，共同聚集于西貢新山一機場，準備向演培法師作最隆重之歡迎，新山一機場，頓時變成佛門人士之萃集地，到處只見佛教旗幟飄揚，比丘、比丘尼，以及越華佛門善信，形成一片人潮，場面極爲熱烈。……。然而當九時廿分，一架由金邊飛返之越航機著陸後，機門開處，未見法師出現。……。原來法師未能如期來貢，莫不大失所望。……」。我讀到這裏，心裏感覺得劇烈跳動，身子爲之痙攣，慚愧不安，一時不能控制自己。本來，我不敢再讀下去，可是，又爲某一種力量支配，盡量的向下讀。下面繼續報導的是：梅主席、超塵法師等率五十九個中越佛教團體，二千多人，爲預防我改乘公共汽車來西貢，又集中回到舍利寺，一邊無分等級的把臂交談，一邊等候我的到來。

我又看到一張照片，那是成千的人，在一個可能是舍利寺的地方進午飯。

無論如何，我是再也沒有勇氣讀下去了。我從來不願意使任何的一個人失望，想不到竟因一日之差，使那麼多的人心灰意冷。我又從他們的熱情中，深深受了感動。

飛機在進入越境時，突然飛入雲層中，視線糢糊了，我知道外面正下著雨，心中更是難過。

當到了西貢，雨又轉爲傾盆的暴雨，飛機降落後，打開機門，看到外面的雨下得更大。空中小姐對我說：

「有人來接法師，請法師先下機」。

但是，越南的公使，爲了護持我，請我最後下去。其他的旅客都下去了，公使陪同我走下飛機。

我剛出機門，立卽聽到從角落暴起的一陣熱情洋溢的掌聲！從滂沱大雨中向各處看去，在一百公尺外的暴雨中，有數以千計的人們，正向我歡呼！他們不顧風吹雨淋，盡情在歡騰著。這時，我又聽到上面傳出更熱烈的掌聲，抬頭向候機室的樓上望去，在窗口處，在靠走廊處，都擠滿了興高采烈的人群。

於是，我情不自禁的，含淚向各角落的歡迎人群舉右手示意。

梅會長、超公在暴雨中迎上來，越南公使衛護著我，從暴雨中，走過千餘歡迎人群，近入機場的貴賓室。新聞記者，紛紛搶鏡頭，閃光燈東亮一下西亮一下，他們左

照右照的，忙忙碌碌的奔來奔去。

公使和一部份越南人士談了許多話，我沒有聽懂，不知道在說些什麼，我坐下略事休息，有人來請我，我卽隨著步出貴賓室，進入候機室中，在那裏又有上千的歡迎人群，記者先生們，擠在人群中，阻住我的走路，攔著我照相，我便祇好滿足他們的願望，一邊接受記者們的攝影，一邊向各熱忱歡迎的越南人及我僑胞答禮。

梅會長等人衛護我衝出人群中，出了候機室，到了機場前的廣場，在那兒排有二百餘輛大小汽車，這時的人群又再度踴來向我合掌問訊，有的在雨中奔馳，有的向我歡笑，記者先生們，再度攔阻走路，在左右各角落爭取鏡頭，他們都不怕風雨，我也忘記了正在下雨。

後來，還是梅會長引導，超公等衛護，才算衝出歡迎的人群，坐上一輛小汽車，向市區馳去。

我向來是喜歡說直話的人，這種場面不容我否認，是我生命史上空前所未遇到過的。

五九　盛大的歡迎大會

我坐的汽車走在前面，後面像一長龍似的，隨有一百多輛各式汽車，警察們不得不出來維持秩序，暫時管制交通。

我的確受了很大的感動，二千多人在雨裏奔馳，在冷熱的衝激下，不知要有多少人生病。何況又浪費了寶貴時間，已連續的等了兩個整天了呢！

我們抵達舍利寺，這是越南新築成的最大佛寺，非常莊嚴堂皇。這時我又看到，越南佛教弟兄，在寺前一直排到大禮堂，最前面有捧花瓶的二位居士分列兩旁，中間是一位手捧香爐的越南比丘，大殿上在這時，鐘鼓齊鳴，充滿了莊嚴肅穆的氣氛，在禮堂裏，已擠滿了人群。

我由越華聯合歡迎會會長梅居士引進去，直到客室休息。捧香爐捧花的比丘和優婆夷前來頂禮，繼續又有很多高級官員大護法們前來頂禮。爲了避免擁擠，我請梅會長通知諸居士，一律免禮。

但是，梅會長又將越華歡迎會各職員引進禮座。這是越華佛教界推選出來的。其

名單是：正會長：梅壽傳先生（自由越南佛學總會會長）；副會長，武庭寅先生（自由越南佛學總會副會長）；副會長：超塵法師（華僑龍華寺住持）；正書記：黎玉葉先生（自由越南佛學總會副書記）；副書記：黃永丹居士（堤岸慶雲南院總務）；副書記：黎洞源（興隆寺代表）；副書記：周壽天先生（華僑天意救難壇正理事長）；正財務：阮友系先生（明理道院代表）；副財政：楊業城居士（明月居士林林長）；顧問：清禪法師（華僑觀音寺）；顧問：連寬發居士（華僑菩提蘭若）；顧問：惟眞師（華僑覺華精舍）；顧問：武寶榮居士（越南佛教代表）；顧問：潘長敏先生（南成聖室代表）；顧問：阮文訓先生（通天學會代表）。

我向他們致過謝意，然後上樓洗面，到祖堂禮祖，再下樓進入大殿禮佛。這座大殿很寬大莊嚴，現在已站滿了人，擠得一點空地也沒有了。不要多說，起碼也有八百人以上。

我禮佛後，至大禮堂，接受歡迎會的茶會歡迎。首由梅會長以越語致詞，繼由超塵法師以國語致歡迎詞。然後，我來致答詞，由馬元良居士翻譯越語。他的越語很流利，但是對佛法未曾深入，這是美中不足的，好在聽衆中有很多人能聽懂我的幾成話

，不然更不得了。

我的致詞，各報都有記錄，並且都發表了全文，因爲它正是我當時的感想，所以將記錄中較爲簡潔的大夏日報記者的紀錄，誌於後：

首先我要向諸位說的，就是今天我在這時踏上自由越南的國土，心裏有說不出的欣喜。諸位都知道，越南與中國在歷史上，不論從那一角度去看，諸如文化方面，人情方面，風俗習慣方面，宗教信仰方面，大體都是相同的，所以越南與中國一向稱爲兄弟之邦，兩大民族之間，有著極深切的友誼，有著不可分離的親密關係，佛教傳入中國，雖說早在東漢明帝時，但眞正爲廣大人民與帝王信奉的，是三國時代，時有從印航海來中國南京的康僧會法師，就是感動吳大帝信佛教的一位高僧，這位高僧不僅在中國展開了弘法的工作，同時在越南北部也播下了佛法的種子，使我中越兩大民族，早在一千五六百年前，就在佛法的慈光普照下，結了不解之緣，共享佛教法樂。

佛教是理智德行的宗教，是無我大悲的宗教，是愛好和平自由的宗教，是揭示究竟眞理的宗教，因而佛教最高的目的，在使每一衆生，特別在使每一個人，在現

生中，都能過著和平、自由、安樂的生活，於未來中，都能過著正覺解脫眞理的生活，誰違反了佛教這一最高旨意，誰就難以邀得佛教的同情容許。

可是放眼看看現實世間，那些圖控制世界剝奪人類自由的暴力者，正在想盡種種方法，以期破壞世界和平，蒙蔽諸法眞理，好讓他們任意的驅使人類過著一種牛馬不如的畜生生活，我中越兩大民族，首遭實行暴力的共產黨黨徒之蹂躪，做國的大陸，貴國的北越，所有父老、兄弟、姊妹，終日呻吟在匪黨暴力的淫威之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們能容忍這種非人道的現象，在我中越兩大國家內長期這樣下去嗎？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望中越兩大民族，在反共抗俄的大前提下，緊密地携起手來，向兩大民族再解放運動的總目標前進，以解救水深火熱中的父老、兄弟、姊妹，使他們重新來過人類所應過的合理性的生活。

本人此次應泰京龍華佛教社之請，前往泰國爲我僑胞及泰佛教兄弟說法，辱荷中越佛教兄弟，飛函請於泰京說法之餘，順道來越弘法，衷心無限感謝。

越南所弘傳的佛教，雖有南方的小乘佛教，但以北方大乘爲主，因此，我很希望藉此來越機會，多多與越南佛教兄弟接觸，以加强中越佛教的聯繫，使中越佛教

的關係，一如過去的那樣親密起來，進而敦睦中越兩大國家的邦交，增進中越兩大民族的友誼，然後同在三寶的慈光威德加持之下，實踐自利利人的精神，推進世界的佛教運動，消弭人類的痛苦災難，撲滅爲害人類的公敵，促進人間淨土的實現，完成佛教最高的理想。

最後，敬祝諸位身心安泰，自由快樂。

在那可以容納八百人的大禮堂中，我看到中越兩國佛教徒，共處一堂，親如手足的情形，絲毫沒有感覺這是在外國，有如歸返了故國似的體味到無限的親切。

那一個盛大的歡迎茶會，隨黃昏的到來而結束。歡迎會的職員以及一部份僑胞，分乘十餘輛小汽車，陪我到堤岸龍華寺就寢。

我得以和老友超公久別重聚，盡情暢談，不作解釋，也得到了諒解。據幾位居士告訴我說：昨天上午在機場的歡迎場面更要熱烈。他們又提及不久之前，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來到越南的時候，越南政府只准許十八輛汽車去迎接，我來越則准許五十輛汽車去接，實際上超過一百輛以上，其中有四十輛車子插佛旗，可以看出越南是如何的敬重佛教了。

六〇 我駐越大使袁子健

到了自由越南後的第二天，開始拜訪活動，這是超塵法師爲我安排的日程。第一個往訪的對象，是我駐越大使館。

因爲越南像我們中國一樣的，遭受到共產黨的禍害，被分割爲兩個越南，在南越是堅强反共的，和我國的外交關係，相處得很好。我國設在越南京城西貢的大使館，也相當健全。

超塵法師陪我到達大使館，館內的人都知道我是演培法師，大家非常客氣，立刻引我至樓上的客室。凌參事、魏秘書都來招待。魏秘書在昨天曾到飛機場迎接我，見過一次面了，凌參事雖未見過，他却告訴我說，已對我的一切都很熟了。他們實在是太客氣了，用很多辭令，來讚頌佛教與僧寶的力量偉大，一再對我說：

「法師到自由越南來，爲中國增光，我們都非常高興。無論什麼事，祇要法師有需要大使館幫助的地方，我們絕對盡量的出力」。

在使館停留十五六分鐘，卽由魏秘書陪同我們到袁子健大使的官邸訪袁大使。袁

大使迎接出來，很誠敬的引我進入客廳，我們首先談到僑胞的情形，他很想知道泰國和柬埔寨等地華僑情形，尤其是對於舉棋不定的柬埔寨僑胞，很爲關心。我說明我的看法，指出很多僑胞不是親共，而是畏共。他很同意這種看法。于是我們談到共產黨在本質上是不講人性的，更不講溫情，不管你現在怕他也好，向他送秋波也好，甚至於爲他工作也好，他沒有來以前會盡力利用你，他一旦來到了，決不會優容人的。如果共黨能優容人，那就不是眞正的本來面目，終會有一天現出他的本形。所以今天在自由區的人們，不論是誰，都祇有一條路好走，那就是反共的大路。

袁大使的太太聽說我來了，特地到客廳來看看我。這一所精緻的官邸，相當雅潔。袁大使很精明，頗有風度。他又想知道一些泰、柬僧人對共產黨的看法，我說：

「他們大體上認爲佛教與共產集團是不能並存的。可是共產黨僞裝出尊重佛教的面目，經常派佛教代表團進行滲透，這是很可怕的事」。接著，我向他進一步的建議：「如想在東南亞展開外交活動，一定要重視佛教的力量，如果以佛教來做國民外交，那是最理想，最收效的」。

袁大使說：「是的，佛教是東南亞各國所奉行的，佛教有精深的教義，有偉大的

潛在力量，我個人是很敬重佛教的」。

談了半小時，我告辭出來。

六一　越南佛教總會和印光寺

由大使官邸出來，到覺華精舍和明月居士林兩個華僑道場訪問，中午返龍華寺午飯，休息後，在四點鐘時，到越南佛教總會會址所在地的印光寺拜訪。

印光寺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寺院，寺址佔地很廣，在建築上，很有我們中國寺廟的風味。這是越南較大的佛寺之一。寺主是位越南上座，他對於我的來訪，很歡喜的說：這是俱有歷史意義的。親切熱烈的接待，彼此都是暢所欲言的交談中越兩國的佛教問題，對於中國和越南兩國佛教在歷史上的背景，在將來的聯繫等問題，都要略的談到了。從談話裏，他很坦白的流露出對中國文化的嚮往。

印光寺裏，辦有佛學院一所，情形和臺灣的佛學院差不了好多，基礎還沒有打好，正在發展中。現在有學生約五十多人，聽說已經養成了一個很好的研讀風氣。這時正是結夏安居的時期，在寺內有很多遠地來結夏的比丘，大部份都是各寺的住持，他

們嚴守戒律，在此安居，共同的用功辦道，另有講堂供作他們講學。

我被引導參觀他們結夏安居的講堂，看到各住持們，都是那樣誠敬的向我合十致禮，由於言語不通，我沒有辦法和他們各位一一說話，因爲他們藉研究佛經的因緣，都認識中國字，所以我特別在黑板上，寫了這麼一句話：

「恭祝諸位法師，在安居期中，修行有所成就後，發心出而化度衆生」。

他們看了，很多人再度肅立合十向我致敬。

佛學院的學生宿舍很大，每人一張床，每張床頭又都有一張桌子，在桌子上各有一鉢，非常整潔劃一，我看了感覺非常喜歡。

在圖書室內藏有日本中文續藏一部，太虛大師全書好幾部，其他佛學書籍，也相當的多。在樓上還供有佛陀舍利，眞是難得的。

在寺內，有一所相當大的印刷廠，可以印中越各種書籍，像寺內日常課誦用的經書，和學院裏所用的課本，都是由這一所印刷廠印出來的，同時，他們還設有製造香的工廠，凡是寺內所用的香，一律自己製造，不必到外邊去買。

寺主引導我參觀各處後，又請我說法，我簡單的說幾句後，和全寺衆比丘合影留

念，在辭出時，已經是五點多鐘了。

超公又陪我到菩提蘭若訪問，不知什麼人通知了他們，他們老早就在搭衣等候爲我們接駕了。我到時，他們全體迎接，又鳴鐘擊鼓，引我進入大殿禮佛。每人都送了一份供養。然後出大殿到客廳，坐談了一些時候。承他們的盛意，拿出了很多的東西出來供養，但我與超公，因爲持午的關係，祇是心領，他們頗有些失望。

到此，結束了第一天的訪問活動。

六二　舍利寺首弘大乘

二十二日上午九點鐘，我在舍利寺作來越後的第一次專題演講，題目是：「大乘佛教的特勝」。

開始的時候，先行越南佛教有個特點，就是不論什麼佛教儀式，都要先禮祖，在儀式完畢以後，再回到祖堂問訊，然後才結束。

這一天的聽衆，竟在一千人以上，不僅偌大的禮堂坐得滿滿的，就是禮堂兩邊的走廊以及前面的空場，也都擠得滿滿的。後來據大家告訴我，有的停做生意來聽，有

的癱瘓病人由家人扶持來聽，有的是高級官員，有的是知名學者。

我一共講了兩個小時，聲音比往日更要洪亮，精神從始到終是飽滿的，聽衆也就靜默無聲，沒有看到一個人有倦容，他們求法的精神，提高了我的說法精神，我愈講愈有勁，要不是時間不許可，我還要講下去，似乎是還有很多的話沒有說出一樣，有著說不出的濃厚感情。

在聽衆當中，許多人忙著作筆記，像越南佛教會的會長，就是始終在疾筆急記的一個人。

這一天，我所講的，中越文各報，都發表了記者們的記錄，有的是記錄全文，有的是摘要記錄，但都在千字以上，記得都很好，對於場面的描寫，更一致的嘆爲稀有，認定這是中越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一頁。

我首先簡單表示此次來此弘法的殊榮，隨即提示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的區別，說明發厭離心和菩提心名義，然後以平等慈悲二義，顯示出大乘的特勝。在這段講演中，曾將古代印度婆羅門教造成人類階級，以及釋尊推翻這一不平等階級制度的經過和意義，加以引證；又提出佛陀於姨母（後出家爲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死後，向參加

葬禮者說法，啓示大丈夫眞義的一段事，來引證佛教不僅提倡種姓平等，也重視男女平等，再進一步指出佛陀對尊重每一人的人性與德性的啓示。從平等義，再說到慈悲義，我曾說：「釋迦牟尼之所以成佛，並非不勞而獲的，那是以慈悲爲懷而成佛的。慈是給予一切衆生的快樂，悲是拔除一切衆生的痛苦……沒有天生的彌勒，沒有自然的釋迦……」。

接著，我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無條件慈悲，激勵在場一千多聽衆，同發菩提心，同行菩薩道，以挽救世界，淨化世界，莊嚴世界。

中文各報都認爲我這次說法，已深爲聽衆所接受，有其深長的啓發作用。

說法完了，本來我準備立刻返回龍華寺的，但是，很多越南籍的各階層人士，絡繹不絕的求見，紛紛向我頂禮。直到十一時四十分開始午齋，一共有二百多人吃飯，我們這邊共有兩桌僧人，按照越南佛教的規矩，先念供養呪，念了供養呪，善和法師出食，由另一僧人取去，在一老和尙像前誦念很久，完畢後，大家才開始用飯。在吃飯時，大家儘管吃，不說一句話，這和我國叢林過堂的儀式很相似。在吃完後，念結齋偈，就算應供完畢。

梅會長請我參觀舍利寺各部門，先到圖書室參觀。這是很大的一所圖書室，藏有中文、英文、法文各類佛書，中文佛書中有我大師全書一部，特別和梅會長、超塵法師在大師全書前合影留念。

從圖書室出來到佛教青年童軍室，這是該寺領導佛教青年的中心，參觀了佛青的手工藝，梅會長又以佛青的臂章一個贈我做爲紀念。我對兩位佛教青年說：

「菩薩是代表青年佛教的，希望你們本著青年佛教的精神，做個堅强的佛教青年，爲佛教、爲國家、爲世界、爲人類，乃至爲一切衆生而服務」！

兩個青年很受感動似的，恭恭敬敬向我致禮。

舍利寺的醫務室，規模也不小，除了西醫以外，還有中醫，從這裏又可以看出，越南與我們中國文化的關係，是如何的深了。這一所醫務室，是不分國別的，爲一切病人免費治療，醫生中有的是出家比丘，有的是在家居士，這眞是實踐了大乘佛教的精神，我對一位出家的醫生說：

「看脈膊，治人們的身病；說佛法，治人們的心病，身心二病，我們做佛弟子的，都要爲人治療。佛被尊爲無上大醫王，就因爲佛能善治一切衆生病」。說得大家都

笑起來。

當我們再進入大殿觀瞻時，見到佛像的莊嚴，心裏有說不出的歡喜，我對超塵法師說：

「此次從泰國到金邊，所看到的各種佛像，沒有這尊佛像莊嚴」。

翻譯將這句話轉告梅會長，梅會長歡喜的連續轉告好幾個人。

六三　『大乘法師』封號

在越南不到幾天，我卽被封爲『大乘法師』的尊號，敕封的不是帝王，不是官員，而是越南的無冕之王——新聞記者。

據懂得越文的居士們告訴我，越文各報一律稱我是大乘法師，而越南佛教人士也都這樣的以『大乘法師』作爲尊敬我的稱號。

從舍利寺第一次說法以後，華僑各報也都直稱我是『大乘法師』。在越華兩國的民間，便跟隨著譽我是『大乘法師』。

在我未來以前，越文各報是以『中國大乘佛學家』、『中國大乘佛教代表』『權威佛學家』、『中國大乘佛教代表』

等等不同的頭銜，加到我的頭上的，在中文各報中，凡是標題差不多都用『大乘佛教演培法師』或『我國大乘代表演培法師』的榮譽銜的，後來就隨著越南人的『敕封』，而直以「大乘法師」作爲我的代名詞。

『大乘法師』既然成爲我的稱號，一般華僑僧寶，便引用起來。其中以德高望重的壽冶和尚，用得最早，也最明確。他在二十二日，我往訪時，對我說：

「你來了，我沒有什麼送你，送你一個最高的禮物」。

待拿出來一看時，原來是他寫的華嚴經偈，一共二十句，是顯示大乘旨趣的，他解釋說：

「你這次南來，越南人一致稱譽你是大乘法師，也祇有你才配大乘法師的尊稱，我們以後就尊稱你是大乘法師了！我寫的經句，也就是敬祝你成爲大乘法師的」。

當時，彼此互相一笑而已。沒想到，後來就認眞這樣稱呼了。

有好多個越南人，曾經這樣的問我：「大乘法師的精神怎麼這樣好，講了兩個鐘點，沒有喝一口茶，聲音像洪鐘似的響亮，而且愈來愈高，我們都稱奇不已」！

另有一些人向我說：「大乘法師！聽到你的說法，我受的感動太大了。假若世界

上有一半人聽到你的說法，我相信，這個世界就會淨化了！今天世界，實在需要大乘佛法，大乘佛法需要大乘法師」。

凡是越南信徒來見我時，卽一律以『大乘法師』來尊敬我。而大乘佛法，也就成爲此間人士閒談的資料了。

我很相信，當一個人尊敬另外一個人到了高峯時，就很難不感情用事，所以，往往容易產生出似嫌過分的讚頌辭。我所受到的尊敬，也到了感情成份居多的地步，對於那些對我似嫌誇張的歌頌，既然無法糾正，就祇好聽任它繼續發展。

好像『大乘法師』這個封號吧，我受之雖然有愧，但是它既已被傳揚出去，我祇得不作任何表示的，聽任他們這樣叫去。

六四　明月居士林歡迎茶會排訂日程

明月居士林這次對我來越弘法，無論在人力、財力方面，都付出了很大的力量。在我到了越南以後，各地道場紛紛邀請我說法，至於活動的日程，不得不重新編排，這個責任，歡迎會決議由明月居士林負責，正式編排的日期定於二十三的下午，請超

塵法師爲指導人，而我也被居士林林長楊業城居士堅請，在這一天參加他們爲歡迎我所舉行的茶會。

時間是在下午三時，可是剛到兩點鐘，明月居士林林長楊業城就親自用車子來接。

我們到了明月居士林，見有一百多位男女居士在門前排隊等候。進去以後，茶會即行開始，首由超塵法師致歡迎辭，繼由我致辭。我早就請超公設法不使與會的居士們拘束，因爲都是華僑僑胞，見了面即感覺無限的親切，最好是在自由發言的和樂氣氛下，談談家常。超公在會上致歡迎辭時也提出了這個意見，我致辭時，更是表示了這個願望。他們先是接受了，有幾位居士發言，由我來解答，他們都能說國語，在發言中，表露出嚮往自由中國的熱忱，和希望改善中越邦交關係的願望。其中有一位女居士發言說：「請法師慈悲，長期住在越南教導我們」。我告訴他們，在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而且在這裏也有德學兼優的法師在領導，你們要學，可以親近這幾位法師的。談來談去，結果他們一致要求我演說，在衆情難却之下，祇好拈出「學佛與因果」來講一講。原來祇準備講一二十分鐘的，可是因爲精神來了，在不知不覺中，一

講就講了四十五分鐘。

結果是皆大歡喜，攝影後散去，回到龍華寺已經是七點半鐘了。

超塵法師將我的日程，大致的預作安排，承他告訴我大致的活動是這樣的：

二十四日在明理寺說法，二十五日在華嚴寺說法，二十六日在藥師寺說法，二十七日爲南普陀寺聽衆說法，二十八日在三處說法，一是慶雲南院，一是紫竹林，一是明新寺講演，二十九日在福和寺說法，三十日爲中華總商會附設會計班講演，七月一日在龍華寺說法，二日在妙法精舍說法，從三日起在舍利寺正式講經，但是，我的演講仍然繼續。三日卽在覺華精舍說法，五日也得在講經中分出時間到大悲精舍說法，並要在龍華寺說三歸。六日到國民黨西貢支部作專題講演，這一天又是華僑佛教界爲歡迎我而設的公宴，另外在中華商會一連三天，作佛學專題演說。在中華商會作講演的原意，是來邀請說法的太多，沒辦法一一承諾，祇好公開的發表演說。然而，這等於『額外加班』，我仍然要到各地說法，如八日爲天意救難壇說法等等就是。

另外，我駐順化領事廖德珍居士，早就邀請我到順化弘化，經過幾次函商，他爲我寄來一份在順化弘法的日程表，決定從十日去順化。在西貢的說法，到了九日，不

得不暫時告一段落。

我很感謝各方的邀請，和超塵法師、楊業城居士等人爲我設想的週到。

六五　『釋儒道三教同源』的明理寺

二十四日上午十時在明理寺弘法。但是我到了明理寺才曉得這不是純佛教的道場，而是所謂『釋儒道三教同源』的廟宇。

該寺以隆重的禮節歡迎我，到達時卽見到信徒列隊在寺前，從大殿上也傳出嚴肅的鐘鼓聲。進入大殿，看見三教教主的牌位，什麼太上老君，什麼孔子先聖，什麼西天佛祖，都供在一排，以外還有文殊、勢至、觀音、普賢等的牌位，雖然衆聖雜陳，但是西天佛祖的牌位供在正中。因爲這不是純粹的佛殿，我不便頂禮，所以祇上一上香，問一問訊。進入休息室，該寺住持阮明善先生很恭敬的接待，略事休息，卽進入講堂，中越兩國人士來聽的人，居然有三百多人，擠得滿滿的。

明理寺的住持阮明善先生首先向聽衆致辭，他對我來越弘法，並與各地人民聯絡感情，以及來到這個三宗廟說法，感覺特別的歡喜，對我個人又作了許多讚頌，隨後

就由我來演講。

原先我擬定一個題目，一經知道這不是佛教的道場，就臨時以「從宗教信仰中做個人格完滿的人」爲題，隨便的談談。

首先我指出這是釋儒道三教共有的道場，也是我們中國人民所普遍信仰的，從這裏可以看出中越關係，是如何的深。我隨卽更進一步的說每個宗教，雖然都有其不同的中心信仰，但從它的出發點來說，每個宗教都有它共同的地方，所以彼此之間，實有互相聯繫的必要！我又提及我虛大師在抗戰時期所發起組織成功的宗教徒聯誼會的往事，那一機構，集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於一處，聯絡友誼，這一機構至今仍然存在，並且就設在我所住持的善導寺之內，我說：「西方宗教與中國佛教的中心思想，本有很大的出入，但在宗教立場上，彼此既可相互聯誼，那我中國一向所信仰的儒釋道三教，自應更加聯繫起來。所謂聯繫，主要在每一宗教徒，站在各個宗教的崗位，彼此互相聯絡感情，等到彼此的感情溝通了，自然就可以互相了解，相互尊重」。

然後我分析中國文化的特點，以及它在亞洲文化的地位，從中越兩國的不可分，

說到越南人接受中國文化是最明智，最值得我人的欽敬。

我又從文化轉到宗教上去，將儒釋道三教，加以分析，又加以比較，指出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與佛教中的人天乘法，是差不多的，這就是說明世間的道理，卽一致指示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一經轉入正題的「人」字上去，我便再提出做人是學佛的第一個基礎，也是各種宗教所一致重視的基本。

越南雖然是個反共的國家，但却不大歡人們在公共場所談及反共，因此我就很善巧的說明任何宗教都以完滿人格爲重心，而那些破壞宗教的不信宗教的，便是人的反叛。

最後，我又向聽衆介紹了儒釋道三教在臺灣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下，自由發展的現在情勢，再鼓勵他們勇於感化迷亂人群，改造社會風氣。更勉勵中越在同文同種的親密關係下，要緊密合作，向實現完滿人生的理想目標邁進。

我的一席話，在熱烈掌聲下結束。阮明善先生好像受了很大的感動，再度走上講壇，他代表全體致謝，又表明了他們雖然同樣尊奉中國的孔子與老子，但是特別信奉釋迦牟尼，因而釋迦牟尼的牌位供在最高。他說：

「我們不但讀過佛經、佛書，就是中國太虛、諦閒兩位大師的書，我們也讀得很多，讀了太虛、諦閒兩位大師的文章，我們很感興趣，並很用心的研究，認爲這是發揚佛教很好的書。現在大乘法師既是太虛大師上首弟子，我們更是尊敬！我們對於三教感情的溝通，一向覺得很重要。今天大乘法師對我們的開示，加深我們這個信念，大乘法師來到，實在是個難得的好機會，願法師多多發揚大乘佛教，使佛法流傳到世界每個角落去」。

六六　華嚴寺壽冶和尚

二十二日我在舍利寺說法完畢，卽去華嚴寺爲壽冶和尚禮座。寺內男女大衆在山門前迎候。

壽冶和尚的德行，是我在十七八年前就很景仰的了。那時，雖然同住江蘇，但無緣親近，直到民國三十八年避難厦門，才在南普陀寺參禮。四十一年我來到臺灣，壽冶老和尚就來到越南。

壽公八年不見，老倒不見得老，胖却胖得多了。他正在閉關中，閉關的性質與續

明法師一樣，自己不出關門，別人可以入關相談，關名是百部華嚴關，關房起的彌勒樓閣形，四面鑲的大玻璃磚，進去一看，四面都是彌勒樓閣，眞是別有境界。據說，很多越南佛教徒見到了都歡喜，都想仿照這個做。

那一天和壽冶和尙談了約二十分鐘，承他贈我華嚴經二十句，稱我爲「大乘法師」。過了兩天，他派一位比丘尼和歐陽戊己居士來請我，我的日程早已排定，這不過是形式，二十五日我再度去華嚴寺。華嚴寺在一月前從自由中國請到章嘉大師舍利，決定在今天舉行迎接供養典禮，我初以爲簡單的上供，作一象徵性的儀式，沒有想到壽冶和尙竟隆重的主辦起來，請了華僑商會會長陳敦陞、陳惠和，西貢美國新聞處華文主任洪聲華，越南佛學會會長等二百人，開了十七桌素筵。舍利供養典禮也特別隆重，該舍利從龍華寺請回後，原供於彌勒樓閣，先從彌勒樓閣請至大殿，由我交給陳會長，陳會長接去供在大殿正中，開始上供，供畢，由我宣揚章嘉大師功德，略說十五分鐘。美國新聞處特派員攝製時事影片。從我進寺起，他們歡迎的行列，乃至移交舍利，上供等，一切都攝入鏡頭了。

午後兩點鐘起，我爲華嚴寺信衆說法，題目是「修學佛法的第一課」。內容是說

明親近善知識的重要。因爲這裏是華嚴寺，主人又是華嚴行者，閉的又是華嚴關，所以特從華嚴經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說起，說明參訪善知識的重要。最後結語說：「沒有得到善知識時，應該要去求善知識，不要遠離善知識，應該經常親近善知識」。

講完，壽冶和尙向衆宣說：「今天大乘法師講的，我敢向諸位斷定，是講的眞正佛法，平時是不容易聽到的，你們應該牢牢記在心裏」！

華嚴寺的交通，雖然不大方便，但這一天來聽講的，仍然超過一百人，由此亦可見壽冶和尙平時感化力之强了。

這天的夜晚，我便在華嚴寺休息，得以和壽冶和尙傾談。談得很多，很廣泛，從談話裏我看出壽公信願之深。他首向我提一個建議：

「現在臺灣的青年法師，能不能集合十個志同道合的，發護持佛法的大心，就是十人無條件的，不自私的合作，共同創建一個道場，等到道場辦成了，立刻交給另外一人住持，自己決不居住，這創建好的道場交出了以後，再繼續的另創新道場，一切能夠揖讓不與人爭，中國的佛教就有希望了」。

我對壽老說：「現在臺灣找十個不與人爭的青年法師，大概沒有問題，要找十個團結合作共同辦事的青年法師，那就困難了。因爲人各有志，人有志必有見，要每個人放棄自己之見，去從他人之見，很難做到的」。

這位遠離國土，閉身於關房的老和尚，對故國山河，以及佛教現況，仍然是念念不忘的，而且，似乎還更比較熱心。

六七　向忠貞黨員發表演說

遠東日報在二十二日的一週評論中，以『演培大師南來』爲題，發表評論說：

「自由中國佛學權威演培大師南來弘宣佛法，受到越華佛教信徒以及各人士的熱烈歡迎，這表示兩種意義：宗教和學術一樣，沒有國界。第二，越南不僅在整個文化的領域上和中國有深遠而不可分離的關係，而佛教雖說其源來自印度，但兩國對此的共同和相互影響關係，亦不在少。本報在日前的社論上已闡釋過了。還有，在原則上，我們固然不願意宗教和政治結緣，然而共產主義者正在肆其全力迫害宗教，把人類拉回到獸性時代的今天，人們更應在這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際，廣揚宗教義理，以正

人心。記得緬甸宇努總理曾說過：『馬克斯的學說，好像釋迦牟尼脚底下的一點點塵埃』。印緬兩國在政治上雖然中立，共產黨在該兩國雖然得以公開活動，然而却迄未能蔓延，此其故可深思矣」。

我很同意這種看法，也一向是這樣的深信，所以我不考慮本身會不會受到詆譭，在共產黨瘋狂摧殘佛教，普遍製造地獄的今天，我雖不願和政治結緣，也準備負起反抗邪魔惡鬼的使命。因此，我很明朗的到處呼籲反共護教救國。

中國國民黨西貢支部在前幾天，就邀請我專題講演，日期排定在六日，這是星期天，也正是華僑佛教界以正式公宴來歡迎我的上午。國民黨西貢支部的秘書長張君魯先生，在早晨八點鐘時親自到龍華寺來接我。到了該黨部略事休息，卽由張秘書長陪同，進入大禮堂，約有數百位忠貞愛國的國民黨黨員在肅然恭候，我進去後，卽暴起一片掌聲。

張秘書長致歡迎辭後，在熱烈的掌聲中，我卽走上講臺，以「報恩觀念與愛國觀念」爲題，發表演說，因爲聽衆特別的感動，曾作十多次熱烈的鼓掌。在我講完時，他們鼓掌竟達一二分鐘。

我對這些黨員說：爲萬物之靈的人類，首先應念著父母撫養的辛勞，應該努力爲人以報親恩，對於總理三民主義提倡我國固有道德，人子對父母要忠孝的，吾人應以身力行，對共產黨鼓勵人子鬪爭與清算父母的，應該反對它，應該消滅它。此所謂報父母恩。

我繼說：我們每個人，固然生我者，都是靠著父母，但人生於世，繁榮於世，種種條件，總不會離世而獨立，所以吾人對於人群也要有著報恩的念頭，所謂報恩是盡自己之能力爲人群服務，這在佛學上說，就叫做報衆生恩。

我又大致的說：佛法第三種報恩的觀念，就是一個國家裏的人民，平時要盡國民對國家應盡之責任與義務。戰時遇有外來暴力侵略，應該團結起來，一致捍衛國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本著大無畏精神與侵略暴力奮鬪到底，這就是佛法裏所說的報國恩。

我說：「有人問，佛教是慈悲爲懷，假如國家遭遇了暴力的侵略，而發動廣大群衆去犧牲，與無數千萬人民去抵禦，這不是違背了佛教慈悲之旨嗎」？接著，我更高聲的說：「不是的！我們從佛法來說，外來暴力侵略，是存心奴役人類，是背叛人類

，與破壞世界之和平。所以歷代佛教大師，對於自己的國家突受外來暴力侵略，總主張全民團結起來抵禦，因爲佛法是反奴役、反極權、反暴力的宗教，佛法是主張人類和平，而和平到了絕望時，便需要以戰爭爭取和平的宗教」。

說到這裏，我向全體聽衆介紹釋尊爲愛國而退敵的故事給大家聽。聽衆都非常的感動，從那更熱烈的掌聲中，我確信這個判斷。最後我向聽衆呼籲說：

「我們要保衛我們固有的文化，應該打倒我們人類敵人共產黨！我們要爭取我們國家民族獨立，應該消滅共產黨！我們要拯救受共匪毒害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安於衽席上的，應該打倒共產黨」！

我的演說並沒有用翻譯，因爲聽衆都能聽懂國語，這樣一來更比較好一些，免得發生錯誤。一共講了一個小時，在長達一二分鐘的鼓掌聲中，宣告結束。

我不僅是得到機會就宣揚反共救國，就是沒機會，我也找機會。如亞洲日報記者何君見我說：

「法師此次來，我們抱著無限的希望，希望借重法師以宗教的力量，從旁解決今日中越邦交問題，從越南人對法師的歡迎情形上看，可以想見他們對佛教信仰的虔誠

，因此我相信，以法師的關係，是能促進中越兩國邦交的」。

這本來是指越南政府正日漸增强的對我僑胞壓力而言，如入籍等問題，一直是使僑胞神經緊張的大問題。然而我從根本上爲他解釋。我說：

「我很想在這方面提醒越南佛教人士，了解我們當前的處境，看清我們共同的目標，不要做出一些親者痛仇者快的事來，但玆事體大，希望我僑胞暫時忍耐一下，一旦自由中國反攻大陸，這些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現在我海外全體僑胞，今日所應做的首要工作，就是積極的從事反攻，協助政府早日光復大陸」！

這就是一個例子。結果在報上訪問記中，多增加一些令人警覺性的字句。

我不否認我怕和政治結緣，但我也不能否認大乘精神就要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中顯現的。因此我雖然不願和政治結緣，但也挺身而出了。

六八　和文化鬪士結緣

我的本性是不喜歡活躍的，尤其不喜歡出風頭，但是我却和這裏的新聞界不斷的結緣，其原因不是希求多爲我捧場，事實上，他們也將我的消息報導得太多。我所以

和新聞界結緣，我發現了這些拿筆桿的同胞，是維護固有文化最出色的鬪士。

譬如二十四日各報都發表越南亞洲文化研究會主席的談話：「越南文化不能離開中國文化，越人如華人一樣，必須接受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由於中越地理接壤，中國文化對越影響甚大，越南人應與中國人團結合作，發揚以亞洲仁愛爲本位的優良文化傳統」。這篇談話發表的同日各報，差不多都著論以申其意，有幾家報紙並且分析中國文化的特點，都非常的精彩。從這裏可以看出海外的文化工作者，對於祖國固有文化是如何的維護了。

這裏的僑報新聞記者們，凡是我遇到的，就沒有一個不是忠於固有文化，而使之發揚光大的。我的消息和我的言行之所以被他們重視，固然是由於越華大批信徒的愛戴，使得他們不得不投讀者之所好，但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爲我所弘揚的是中國的佛法，我所代表的被視爲是中國的文化。

二十五日上午八時，我去華嚴寺之前，順便去訪問亞洲日報總編輯黎尚恆。亞洲日報是華文報中的大報，銷路很廣，內容充實，編排新穎，特別是在維護固有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所收的效果，都相當的大。黎總編輯很客氣的接待我，我對於他們

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的貢獻，並未保留的加以讚揚。第二天該報以大字標題說：『演培法師昨訪本報，讚揚本報精神』。

是的，我對於該報全體文化鬪士們所作的努力，是非常欽敬的。

黎總編輯請求和我合影，但是我等不及攝影記者，不得不懷著歉意的告辭。

二十七日我訪問遠東日報，朱聞義社長很興奮的和我談固有文化的優越，他很客氣的說：「維護固有文化，並且發揚固有文化，是我們的責任」。

他又親自引導參觀該報各部門，又在編輯部和朱社長、鄔經理、厚總編輯合影留念。該報也以興奮的筆調來報導我往訪的事，還登出了照片。

我又抽暇去訪問大夏日報、世界日報、新聞日報、群聲晚報、每日論壇報、中國報。諸多記者是常常和我在一起聊天的，無論有事無事，都如此，因此並不陌生。這些報紙，是我們在越南傳播知識，宣揚國策，激勵僑胞反共的生力軍。我在越南四十天弘法生活中，前前後後的訪問了這些報社，受到熱烈的招待，並且都和我坦誠的交換意見，我深信中國文化在越南生根開花結子，決不是偶然的，那是多少位文化鬪士在艱苦中努力的成果。

有一家銷路很好的越華晚報，我去訪問時，社長麥思源先生和我暢所欲言的交談中國文化的興衰和反共前途等等。從談話裏，我對於華僑文化工作者愛國的精神，有了新的認識。

這些文化鬪士，可以說都是在艱困中磨練出來的，至今仍在艱困中苦鬪著。我覺得我政府，以及生活在國內的人士，應該給予這些文化鬪士以相當的慰勉和幫助。使他們的精神，能夠再發揚，再光大。

六九　參訪弘化

二十六日我在藥師寺說法，時間排在下午四時。三時車子就來接了，我們一行乘車子出發，先到舍利寺，集合了越南人，再一齊到藥師寺去。該寺早有準備了，以隆重的禮節來歡迎。

這是一個越南女衆的道場，現住有比丘尼一百餘人，正在舉行結夏安居。我去了，她們全體排隊迎接，我進大殿禮佛畢，到客室休息，她們又三個一排三個一排的，前來禮座，花費了很多的時間，纔算全部頂完了禮。

因爲聽衆很多，而且大部份是信心很强的信衆，我的講題爲「聽聞佛法的重要性」，這也是修學佛法的第三課，翻譯越語的是越文專科學校的校長李文雄先生。

我講了一個半小時，然後又應寺主的請求，爲該寺妙有比丘尼的病，求佛加持。又到該寺一護法家裏看一看，那位女居士高興異常。

二十七日在堤岸南普陀寺應供，八點多鐘，清禪、妙華二師，即用車子來請，先到妙師所住的溫陵會館參觀，這兩個廟，是中國人在西貢最早的廟，但却是神廟，不能代表中國的佛教，據說壽冶和尙初來西貢時，曾住溫陵會館很久。由於這是神廟，所以香火很盛。清妙二師各住此廟，主要的經濟來源，是靠自做佛事。我參觀了這兩個地方就到南普陀寺，略事休息，即開始說法。聽衆不下二百人，因爲這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所以我就以「修學觀音菩薩的大悲」爲題。因爲傳譯沒有適當的人，我恐怕有人譯錯了，不能表達我的意思，乃徵求全體聽衆的意見，不用翻譯，由我用國語直講，結果有大多數的聽衆舉手贊成，因而我即以國語，直接向聽衆說法。

在聽衆中除了華僑四衆外，有越僧二人，柬埔寨僧人四人，居士二人。此外有我

駐越公使館秘書魏光道，及僑領蔡石、朱陳造、李炉、黃安、黃慶楠、傅緣來、魏福建、魏福星、黎尙恆、張景烈、黃錫璜、歐陽戊已、楊業城、杜柏堅、陳仲卿、陳敦陞夫人、李良臣太夫人及夫人等，亦可以說是極一時之盛了。

說法畢應供，午後全體攝影留念，到了一點鐘，經妙緣師的草堂，返回龍華寺。

二十八日上午應紫竹林良覺法師及陸軍中將佛隣居士等人的齋宴，先由王居士陪同參觀新馬路尾慶雲南院，該院準備了方便開茶點，並由王創基先生翻譯，我祇作了方便開示，大意是說：人類問題雖然多，但主要的還是在於自已，自已之所以有問題，就因爲我們有身。佛法說：「五陰熾盛苦」；道家的老子說：「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佛道兩家雖有不同的中心思想，但在這點上說法是相同的。因此我們要想解決本身的種種問題，必須求得寂滅而入於無生不可。在這話中，我否定了道家所說的長生，但不知他們是不是聽懂了。

慶雲南院是從廣東慶雲洞移來的，現在辦有養老院，收容了不少的七八十歲的老太婆。我爲了確實了解，曾經實地參觀一下，做這種慈善事業，我一向是歡喜讚嘆的。

從慶雲南院到紫竹林，已經是十點鐘了，承良覺法師的盛意，領導他的信衆，排列成兩排，在門口歡迎我。入內拜佛，略坐片刻，又去佛隣居士家看看，再回到紫竹林應供，一共辦有六席，除了超塵法師作陪以外，並請有亞洲日報總編輯黎尙恆，越華晚報社長麥思源，國民黨西支部秘書張君魯、馮國棟，反共救國會秘書黃鈞，總商會秘書長張文和，堤岸新聞處秘書蕭兆鵬及杜柏堅居士。本來不準備講的，良覺法師告訴我說從林中來了很多人要聽我說法，堅請我作一方便開示，不得已，乃提出「見與欲的過患」以作法布施。第二天遠東日報、亞洲日報、大夏日報，以及其他各報都有摘要記錄，每家報都記的不同，以亞洲和遠東爲最好。現在將遠東日報所記錄的摘要，抄於下：

「……歡宴後，演培法師在該林講經堂說法，講題爲「略說見與欲的過患」，以佛學立場，闡釋人生之兩大患，而以「正見」「斷欲」以和樂家庭，安寧社會，促進人類和平造成極樂世界爲主旨。法師稱：「見」也卽是我們人類的思想意識，而在釋迦牟尼佛生長的時代，印度是一個流行著「順世外道」思想中心的社會，「見」不正，則人類的欲望便無止境，因此產生了許多不幸的事件。雖然人人都有欲望，但人的

這種欲望要有分寸，要有限度。在人世間，完全沒有欲望的人是少之又少，但我們的欲應該建立在一個「正見」上，因「見」有正與邪之分故。因有「正見」才能將我們的的行爲領導走上正當的軌道，才會使我們所做出的事事物物，合乎法則。釋迦牟尼佛住世時代，由於「見」之不正，所以產生了一種「斷滅論」。這種斷滅論，也卽是今日術語中的「唯物論」。這種理論認爲人的生命如一盞燈，燈熄滅了，一切歸之於盡。因之，人類生活在世界上，便大行奸淫、盜掠、欺詐、撞騙……無惡不作。以爲到了死了，也一了百了。佛家絕對反對這種謬論。因爲佛法上說人之生命雖肉體幻化，然而新的生命卽接續開始，欲求後生良好，必須種因於現世，這是他們所不了解的。其次是人的欲望無窮，己所欲者，人亦所欲，於是發生爭端，小之家庭中父與子爭，兄與弟爭，大之王與王爭，國與國爭，凡此皆由於欲所驅使，如果人們能節制五欲，爭端可以減少，和平自可獲得云。語極精警動聽，聞者動容。……。」

我講完之後，張文和秘書長又講了一個故事，以證明我的話。

七〇　使人困惱的大問題——翻譯

不出門不知語言的重要，我因爲不通越語，不知道遭遇到多少麻煩。在越南弘化，一向是順利的，可是，由於找不到一個適當的翻譯，使我受到了難以形容的困惱。

到越南的第一天，在歡迎茶會中致詞，是由馬元良先生譯成越語的。據各報報導說：「馬元良先生是越北的文豪，精通國學，工詩詞，善屬文，通曉法越語，於佛學研究尤精，曾爲高臺教廷翻譯經典甚多，譯筆高超，佛理詳明，極得佛教界之稱許。此次爲演培法師說法之傳譯，定能將眞意傳達聽衆，俾理得以廣泛傳播云云」。

以馬元良先生有這麼高的聲譽來說，自然是很適當的人選了，我也很感激歡迎會有這麼好的安排。馬先生在二十一日偕同羅懷和譚汝蒼兩位文人來看我，談得很興奮。馬曾卽席題我和超公對聯各一，給我的是「演出慈音驚四座，培成佛法度衆生」。給超公的是「超度萬家離苦海，塵依三寶出生天」。可以看出，確有才氣的。然而翻譯講演不同翻譯文章，翻譯講演是要對成千的聽衆，耳聽心記出口成章的；翻譯佛法更不同於翻譯一般世間法，它必須對佛法眞有認識。馬元良先生雖有才學，也精通法

越語，可是他是標準文人，沒有翻譯佛法的經驗，很多聽衆告訴我說請馬元良先生翻譯，是大才小用了，而且用得不妥當。我也深有此感，深深覺得傳譯人選，必須另外聘請。

二十二日我在舍利寺作第一次說法，爲我傳譯的是李文雄先生。李先生是越語專科學校的校長，其越語的流利，那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在他對佛法並未深入，所以譯來仍然是吃力的。可是幾位越南人士告訴我，李先生雖對佛學是門外漢，能譯到這個樣子，確實不錯的了，我也深覺高興。在，成績也不錯。二十六日在藥師寺說法，再請李校長翻譯，因爲講得比較深了一些，又顯得吃力了。

二十八日在高臺教的明新寺說法，我原來計劃講「理智與信仰」這問題的，後來我覺得這題目會觸及宗教信仰的不同，怕影響到彼此間的感情，所以臨時改爲「做人的基本條件」爲題，對越人說法。原來也是請由李文雄校長翻譯的，我們到了不見李校長到來，派人去接他時，忽說有病了不能翻譯，並且說很早就通知了杜柏堅居士，但是並沒有任何的居士告訴我們，使得我們焦急萬分。在很多人中，居然找不到人翻

譯，在不得已中，臨時拉陳老太太傳譯，陳老太太又不懂國語，又由他的女兒陳色燕女士將國語轉譯成粵語，再從粵語譯成越語。當時情形之窘困，可以想見了。事後據陳老太太自己說，他將我四十分鐘講詞，祇譯出了三成而已！這是我對越人說法中失敗的第一次。

二十九日是我在福和寺對越人說法，此寺的主人，是從越北撤退過來的，同時又是北越佛教會的所在地。寺主爲了表示對我的尊重，二十八日卽親到龍華寺爲我禮座，並面請早去，我因爲在明新寺說法無人翻譯，使那麼多的聽衆失望而歸，我實在是萬分的不安，爲了不蹈覆轍，請他們注意這個困惱人的翻譯人選問題。

有人介紹任奇達先生翻譯，說任先生研究佛經十幾年，中越語都很流利，因而特去邀請，承他之情，很重視這個事實，承允代爲翻譯，我眞是感到特別歡喜。可是，到了說法時，我才曉得，他也是個書生，像馬元良先生一樣，有眞才實學，但到了臺上就無法施展本領了。後來有人告訴我，他譯的不成功。而越南佛學會的副會長又對陳色燕居士說：「昨晚在明新寺和今日在福和寺兩次說法，翻譯的都不行，以後對這個問題要特別注意，不然的話，花費時間金錢事小，損害大乘法師的聲譽事大，如果

找不到適當傳譯者，不如不講」。

我的聲譽是否受到損害，倒不是我所重視的，在這樣好的弘法環境下，其影響到佛法的傳播，則是我憂心忡忡，深感遺憾的。

至於對華僑信徒的弘化，也同樣的在翻譯的人選問題上，遇到了種種困惱。在前面說過的，在許多道場中，爲了翻譯人不夠理想，恐怕錯解了佛法，不得不採取直講的辦法，這當然會犧牲很多不通國語的聽衆，是我不得已的。但是以後，在聽衆較多的地方，或者是聽衆不懂普通話較多的地方，我仍然抱著卽使譯得不如理想，也會種下善根的觀念，對於譯者不得不遷就。

如七月二日我在妙法精舍應供，並向聽衆說法，題目是「怎樣做個佛教信徒」。內容是講：信、戒、施、聞、慧的五法，一共講了一時五十五分。她們請了一位老教育家陳極星校長從中傳譯，陳老先生能說會講，但是爲人從中翻譯，就不習慣了，幾乎使我無法再講下去。後來有一位年輕的蔣先生，出來代替他翻譯，才勉强的將這座法講下去。三日上午在覺華精舍應供，並作說法，我提出「覺華」兩字談談，在事前沒有準備翻譯人，到臨時，這個翻譯一下，那個翻譯一下，都不合理想，最後還是超

公寫黑板，由一位老居士譯成潮語，始勉强談了一小時。我雖然看到她們個個皆大歡喜，却深覺得她們並沒有得到什麼，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四日到慶福庵應供，我以「修福與修慧」爲題，講了一個小時，最初她們請了一位翻譯，但是一句也不能翻，面對著六十多位求法心切的該庵信衆，內心之不安，可以想見了。我雖講了一小時，但不知究有多少人聽懂了。幸虧覺華精舍主人唯眞師挺身而出，略作解說，總算是有了很大的益處。五日在大悲精舍應供並說法，地方不大，聽衆多是老婦人，我講「大悲」二字，說了五十五分鐘，仍然是由於翻譯人的不理想，費力很大，聽者吱吱喳喳的說話，未見寧靜，從此可以看出她們並沒有聽入耳去。

從這裏可以看出，我是如何的被翻譯人選問題所困惱了。

七一　中華總商會

自由越南的中華總商會，是華僑社會中最健全的社團之一。該一組織，有很久的歷史，有很大的實力。其理事長陳敦陞先生，我已在華嚴寺見過一次，秘書長張文和又去龍華寺拜訪過我，我便約定在二十七日下午四時前往參觀。可是，直到五點鐘，

才由超塵法師及杜柏堅居士陪同到達。陳理事長等我們很久，因爲有事，在我們到達前的幾分鐘有事外出。張文和秘書長很親熱的招待我們，並將會的簡史說給我們聽，又承他引導參觀各部。

該會擁有一座很堂皇的大樓，那還是民國十三年建築的，又有一個相當寬大的禮堂，以及一座圖書館，這是勝利那年建築的，非常現代化。圖書館的藏書很多，有不少從自由中國來的雜誌，每天開放三次，即上午、下午、晚間。每日來此閱讀書報的人很多。他們還辦有簿記班，前後辦有十二屆了，現有學生一百餘人。該會特別邀請我對該班的學生作一次講演。經排定日程，時間定於三十日的晚間七時半。

三十日的晚間，我再度到達該會，對學生講話。我的講題是「怎樣做個有爲的青年」。共計講了一點半鐘。最初，學生們並不太注意聽講，秩序很亂，但等我講到十分鐘以後，學生們就靜下來，很細心的聽講，而且是愈聽愈增加了驚奇和感奮。

在聽衆中，除了學生以外，還有一些外來的人士，我講完了，暴起了掌聲，張文和秘書長即上講臺，很生動的說：「今天法師講的，不僅內容好，而且在修辭上，在組織上，都特別的完美，都是非常的清新，這是不可多得的演說……」。

七二　中華總會和越華會

七月一日上午，我在超塵法師、楊業城居士等人陪同下，去中華總會訪問。這是華僑各社團聯合組織起來的機構，很有其權威，對於華僑福利，有很大的貢獻。

中華總會主席馬國宣及林光亞，和西堤中華理事總會辦公廳主任黃裕綽，西貢海南中華理事會理事長彭益麟、陳仲卿等人出面接待，他們備有茶點，彼此很融和的交談一些華僑問題，談得很多，範圍也廣。我對於華僑的熱愛祖國，和華僑對於慈善事業的重視，曾予極誠摯的讚譽。愛國，國內外的同胞，雖可以說是一致的，但對於慈善事業的舉辦，國內同胞似乎遠不如海外僑胞做得積極。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讚譽我來越弘化，是促進中越民族感情最成功的『文化使節』。

相談五十分鐘，攝影留念後，由中華總會主席馬國宣先生陪同我們，去越華會訪問。

由越華會的主席黃南雄老先生，及各負責人和會員等，熱烈的迎接，承他們客氣，特別爲我舉行了一個茶會，以潔淨的素點來招待。

南天遊化

越華會的出現，是一九五五年產生的，那是由越南人士和華僑們共同組織起來的團體，其宗旨是在增進越華兩民族之間的友誼，以相親相愛的感情，循著發揚中越文化的途徑，來合力建設一個公平博愛的社會。該會對於反共，是積極明朗的，在宗旨中即予確定了。

越華會的主席是越南人，即黃南雄，他今年正好七十歲，他雖是越南人，但整個生命，一半是在我國過了的。他在我們中國共計三十多年，曾追隨總理從事革命，又追隨總統，奔走大江南北，轉戰各地，既可以說是中國的元老，由他來主持越華會，那眞是再理想也沒有了。對於這樣的越南老人，我欽敬得不可形容。其副主席即由陪我來的馬國宣先生兼任的。

在這個茶會中，充滿了和樂氣氛，開始時，首由黃南雄主席致詞，說明越華會的宗旨、沿革，以及現況。然後我以愉快的心情，來讚美會中各負責人所作的努力和貢獻。這的確是令人高興的一件工作，它有深長的意義，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在座的人，都在和樂氣氛下，互相暢談。其中有位七十四歲的越南老先生，是越南大學文科漢學教授，名叫陳峻塏，尤其是興奮，他不會說中國的普通話，可是精通漢學，曾和我

作筆談。

看到中越友人聚首一堂，都是坦白誠摯的爲兩大民族友誼謀取增進，我想到中越關係的不可分，似應再多方面的朝這一目標努力，於是我向在座的人士，就中越佛教的關係，和佛教今後的聯繫，提出來作爲交談的重心，我提議說：

「爲了使中越從佛教方面益加密切，及促進中越文化交流起見，我主張兩國佛教徒共同組織一個聯誼會，相互派遣法師到對方去講學訪問，再相互派遣留學生」。

我這個提議，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祇是細節問題，還待正式的發起和研商。

七三　舍利寺宣講八大人覺經

越南佛教人士，紛紛請求我在專題演說以外，再正式的講一部佛經。這是一個很好的請求，我沒有理由拒絕，可是，我要去的地方很多，根本就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廣結法緣。而講一部經，沒有一月半月，不能圓滿的，由於時間上的限制，我祇好講短一點的佛經，經過一番考慮，我便決定講『佛說八大人覺經』。正式開始的日期是七月三日，地點卽在舍利寺。

南天遊化

第一個晚上，講的是經題，聽衆約在八百人以上，講堂內設了七百多張椅子，不夠用，有很多人站立著，在走廊上還有很多人。

我是以大座式的講經，不說越南人很少見到，就是我僑胞見過的也不多。因爲非常隆重，聽衆特別肅靜，沒有一點嘈雜之聲，所有的聽衆都在全心全意的聽講，這應歸功於宗教儀式的感人。

翻譯是由李文雄校長擔任，他是譯得最好的，而今天譯得比以前都要好，我雖不懂越語，但看見他沒有感覺到困難，不慌不忙不快不慢的說得相當流利自然，我便看出來了。後來我問了然師，果然不出我所料，譯得的確不錯，所以能有這樣的成果，超公寫黑板的功績是不可沒的。

大使館的魏秘書也來聽，據說這是袁子健大使，派他代表大使館來聽的，這是難得的，我駐外使館對於國內來的法師作傳教活動，能夠予以重視，也算他們辦外交的面面顧到了。

我每講一大段後，李文雄校長雖然譯了一次，但梅壽傳會長，爲了使越人更易了解起見，又將我講的，由他再簡述一遍，這雖不失爲辦法，却又多花費了時間。

第二天，亞洲日報在新聞報導中，將佛說八大人覺經的全文刋登出來，這是很有意義的。晚上開講經文，聽衆增加到一千人以上。舍利寺的大講堂被擠得沒有空地，兩邊窗外和前邊的空場，臨時增加了好多座位，雖然有這麼多人聽經，在秩序上倒是寂然無聲。講經下來，有人告訴我說，距西貢約一百四十華里的美拖地方，有很多善信從報紙上知道我在此講經，大家發起，包了兩輛大汽車，前來聽經，這種求法的精神，是太值得欽佩了，我深深的受了感動。

五日，也就是講經的第三晚，聽經的善信，更爲擁擠了，美拖地方趕來的聽衆，據說也增加了。到了六日，舍利寺不得不重新擺設桌椅，以期盡量容納，聽衆也增加到最高峯，講堂這邊固然是大有人滿之患，就是整個舍利寺以及舍利寺前一帶，居然形成一片人潮。

到了第五天，也卽是七月七日，是最後的圓滿日子，初時因爲大風大雨，雷電交加，聽經的人受到阻礙，可是仍然有八百多人來到，大講堂內的椅子都坐得滿滿的。講經開始，風雨不僅未停，反而加劇了，但我看到仍有那麼多的聽衆，內心中更欽佩起越人的求法精神，講得也就格外有勁。這時我看到很多的人繼續來到，有的穿著雨

衣，有的被淋濕了，他們又沒有座位，站在窗外門口，心中更受到了感動，講得更有精神了。不久，電燈突然熄滅，講堂頓時變成漆黑一團，可是全體仍然是肅靜無譁，秩序照舊井然，我也照講如常，翻譯人像我一樣的未受影響，梅壽傳會長仍重述我所講的，似乎是更有力氣。

風雨終於停了，雷電也遠去，電燈復亮，講堂恢復了光明，全體都增加了信心。我一直講到十點鐘下堂，正式圓滿，這時沒有不歡喜的！我也像大家一樣的感覺到愉快。

七四　僑聯合華盛大歡迎

七月二日各華僑報紙，都發表了一則這樣的新聞：

「我國佛教大乘演培法師，南來弘法，其講演內容之充實，詞句之優美，題材之正確，深得越華人士之讚譽。越南佛教人士爲表示歡迎，已舉行歡迎大會。我華僑各界以大乘演培法師對中越文化交流，增進友誼，委實俱有極偉大之貢獻。既然越南人士歡迎在前，華僑不能落後，乃決定聯合舉行盛大歡迎會……」。

我來越已經快到半個月了，蒙三寶慈力加被，已受到很多次歡迎了，浪費了難以統計的時間和金錢，爲什麼還要作盛大歡迎呢？

我將這事提出來，問超塵法師，超公告訴我說：「華僑各界決定在晚上開會，來討論歡迎你的事。大家認爲越南人對你那樣的歡迎，而你實在是爲中國增光，中國人如果不表示一下，太失面子了」。

我很不安的請超公出面代我致謝，設法勸阻大家不要浪費人力物力。

超公開會回來已經很晚，第二天告訴我說：大家開會時很熱烈，幾乎一致主張各界聯合公宴，以昭隆重，結果一致通過了，時間是六日上午十時，地點是此間華僑最大的地方——中華總商會大禮堂。

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感愧交加，可是，客隨主便，他們既然如此做，我怎麼能夠勉强呢！

六日正好是星期天，八時我到西支部對我百多位忠貞黨員講演，講畢卽到中華總商會接受西堤華僑各界聯合公宴。他們今天對我的歡迎，事前曾經大肆籌備了一下，在商會大厦上紮有大幅的『歡迎自由中國佛教大乘演培法師蒞越弘法大會』字樣橫額

，高懸中越國旗，及佛教旗幟，我到達時，商會門前兩邊已排好了歡迎的人群，我下車向他們點首致意，即被引進總商會大厦，在裏面的走廊上，也站滿了歡迎人群，中間祇留出一條行道，我走過時，兩旁人士皆向我行禮致敬，佛教徒則合十問訊。

這一個歡迎會，到下午一點鐘才結束，第二天成爲僑報的頭條新聞，亞洲日報更用特大字的標題刋出。在這裏將該報的記事抄錄一段，以代我說明。

『（本報訊）越南西堤華僑於昨（六）日晨十時，假南越中華總商會大禮堂舉行「歡迎自由中國演培大法師蒞越弘法大會」。事前大會籌備人員，預先紮好歡迎橫額，高懸中越國旗及佛教教旗。會場禮堂正中，高懸總理遺像及中越國旗及佛教旗，四壁張貼佛教標語，佈滿鮮艷花籃，場面整潔，甫至九時半，參加歡迎人士相繼而至。

『至會有越華會主席黃南雄將軍，四區警局代表，越南佛教會主席梅壽傳，龍華寺住持超塵法師，各僑團單位代表，各華越佛教會男女善信，各報記者，幾逾千人。

『屆時，超塵法師首先登臺致詞，說明歡迎演培法師蒞越弘法的兩個意義：謂法師此次南來弘法，帶來我國佛教的大乘法，弘揚我國的固有文化，使我國的固有文化在海外更發揚光大。其次中國佛教在太虛大師來越弘法之後，緊接著來越弘法的第二

人便是演培法師，而爲華越佛教友好的橋樑。單憑這兩點深長的意義，便可以說明我們歡迎演培大法師是有很大的價值了。詞畢，演培法師在全體熱烈掌聲中登臺致詞。

法師說：承蒙各位歡迎，我實感到由衷的致謝與無限的慚愧，致謝的是承蒙各位花費了無限的金錢與時間，到此來熱烈參加歡迎，慚愧的是我本人對佛教認識不多，對各位沒有多大的貢獻。

『法師說：中越兩國同文同種，我們現在應該從中越佛教聯繫的開始，做到中越兩大民族的緊密聯繫與互助合作，共同發揚中越間的優良文化，從發揚我們兩國大乘佛法的眞諦，以糾正世界不正確的思想，消除危害於人類的邪說，而達到大同世界。

『法師說：如想達到這一理想的目的，還需要我們從事正義的，大家開誠布公，互助合作，向著共同的目標邁進方可。

『法師說：要實現這一理想，首先大家要有信仰，才能發生力量。……所以，我們必須先看何種宗教有益於社會人類，才能去信仰它，但事前須先用理智作正確的判斷，使不致於爲所迷惑。

『法師的結論是：希望大家在用理智去判斷獲得有益於社會人類的正確宗教思想

之後，發生了共同的信仰，由信仰而發生力量，而共同的向著有益於社會人類的最高目標邁進，以至於達到世界大同之治爲止。

『法師致詞在熱烈掌聲中結束後，黃南雄將軍登臺演說，對東方佛教思想讚揚備至。繼由越南佛教會主席梅壽傳致詞稱：許多年前，越南佛教思想卽由中國開始傳來，三十餘年前，中國佛教太虛大師蒞越講學，使越華佛教思想開始交流，可惜這以後，便無中國高僧前來越南，致兩國佛教的聯繫，中斷了一個時期，今幸得演培法師蒞止，補述太虛大師學說，此實爲我們緊密團結之開始。梅會長之演詞也獲致全體熱烈掌聲。

「詞畢，攝影留念，全體賓主復在歡忻愉快氣氛當中共同進齋餐，迄一時許始告終結……」。

這一天也有許多越南人參加，其中有不通中國話的，我的致詞，沒有找到翻譯的人。亞洲日報又在『僑社一角』的短論中，有這樣的一段批評文字：

『前（六）日華僑歡迎演培法師蒞越弘法時，在與會的千百人當中，竟物色不到一位爲大師擔任越文翻譯工作的。因此，由於言語的關係，導致大師弘法時，使參與

集會的越南人士不能完全領會清楚。我們從這一遺憾的事故看去，聯想到在今日越華社會裏，學國語與越語，不無同樣的重要。演培大師此次南來弘揚我國大乘佛法，普度衆生，使能從華越佛教聯繫進而加强與增進華越兩大民族的緊密合作，共同向著維護世界和平的目標邁進，意義是非常之大的。記得大使館一位有地位的官員說：演培大師訪越，對中越文化交流，委實具著極偉大的貢獻，信然』。

在歡迎大會中找不到適當的人爲我翻譯，以及在許多的地方由於翻譯的不理想，使我歸於失敗，這雖然都是事實，但是在舍利寺講經時，卽有了改進，那是李校長的力量，在以後的弘法中，特別是從下面在商會的說法開始，就漸漸的彌補了此一遺憾。

七五　在總商會公開爲華僑說法三天

因爲華僑佛教團體邀請說法的太多，我又必須在十日以前，將弘法告一段落，以便去越南中部遊化，所以不得不一一辭謝，爲了不使華僑失望，經各佛教團體共同商議，請我作一次公開的，有系統的說法。大使館極力的贊助，並且出面籌劃，以公函

向總商會借用大禮堂三天，又號召善信來聞法。我便從六日到八日，每日午後三時到五時，在商會爲華僑演講。

由於中華總商會的地點適中，禮堂又大，對於聽衆的確是個好消息，我講的也以通俗爲主，所以來聽的人格外的踴躍。

講題是「從人生的美滿說到人生的究竟」，這是一個總題：第一天講的是相好圓滿，第二天講的是富貴圓滿。我從這些現實人生的理想，分析人生的問題所在，再引入佛法中，指出人生的究竟，使聽衆在愉快中生出親切的感覺，再從親切的感覺中，了解人生的眞諦。三天的說法，雖然是有連貫性的，但我使每一天的說法，都有獨立完整的論點，連續聽三天的固然能夠了解人生和佛法的關係，就是聽一天的，也會使其對佛法的認識有所增强。

爲我翻譯粵語的是陳淨勝居士，她譯得的確好，沒有一句遺漏，不但我說她譯得好，就是聽衆也異口同音的說她譯得好，翻譯最成功的一次。在最後的一天，我講到婆媳之間的關係，和家庭各種問題時，使得大家哄堂大笑，我更相信陳淨勝譯得成功，她如果經常爲法師翻譯，可以成爲西堤最理想的翻

譯人才，她之所以譯得好，主要由於她的膽大，筆記寫得快。

我發現了有這樣一個好譯者，內心之歡喜，實非筆墨可以形容。

七六　幾位立志來臺求法的青年

有一個越南的青年僧人善珠，是住在越中芽莊的，聽說我來越南，特地從芽莊趕到西堤，先在舍利寺聽我說法，後又到龍華寺爲我禮座。

我很高興的接見了他，並且立卽知道他通曉中國文字，能夠說中國話。他對我說：

「我現年二十六歲，是芽莊佛學堂的教師，曾以太虛大師及慈航法師的言論編成教課書，爲學僧講授。自感年輕學淺，很想到臺灣求法，不知可以不可以」？

這位越南青年僧人誠意殷殷，看樣子很莊重，他知道我卽將應邀去順化弘法，對我說：

「現在越中的佛教，中心在芽莊，不在順化，我們很虔誠的請法師到芽莊一行，不知法師能不能慈悲。如果法師能去，我們當以很愉快的心情來歡迎法師。我不特讀

過虛大師的作品，就是法師的大小乘佛教思想論及俱舍論頌講記，也都讀過了，所以我對法師仰慕已久，此次得有殊勝因緣，法師南來遊化，一想請法師到芽莊，二想請法師助我去臺灣學法」。

我很歡喜他的志願，當時答應了他的請求，他作禮而去。

龍華寺的了然師，也是一位立志來臺求法的青年比丘尼，她已得到塵師的協助，辦理來臺的各種手續，如果沒有阻礙的話，年底卽可以來臺，進一同寺女衆佛學院。

在佛教青年中，有個白瑞緣居士，她的母親歸依印公導師的師父清念老和尙，她雖然年輕，但人緣很好，閩南籍善信爲她起了一座妙法精舍，供爲安心修學。我來越的第三天，她來看我，提出了來臺求法的志願，我鼓勵了她很多話，後來歸依我，決定隨了然師一同前來讀書，而妙峯主任已經准許她進入女衆佛學院，她如果努力，很可能是佛教一弘法人材。

像這樣立志來臺求法的青年，在越南很多，有一些年紀較大的越僧，也都覺得到臺灣求法，是越南佛教重振的道路。

七七　龍華寺供養舍利

我從泰國請的佛陀舍利和舍利弗舍利，除了佛舍利布施柬京金邊中華正覺寺一粒，尚有舍利弗舍利一粒贈龍華寺供養。超師聽後，非常歡喜，新聞界立刻就得到消息，開始在報紙上作各種報導。我除了贈龍華寺舍利一粒外，還應此間華越善信的請求，將另外一粒佛陀舍利在龍華寺作一次供養大典，公開讓善信們瞻禮。時間定在七月五日，在前一些日子裏，報上已轟傳出去，所以到了供養舍利的那一天，龍華寺被善信擠得水洩不通，造成了該寺前所未有的盛況。

在典禮中，我將舍利交超公，超公接去供在大殿正中，隨著由善信來頂禮瞻仰。凡是有福前來的人，莫不歡喜雀躍，認爲這是難得稀有的上緣。

深入越南中部

七八　轉往順化弘化

遠東日報於七月八日有一則順化的通訊，內容是：「我自由祖國高僧演培法師，將於本月十一日應邀至此弘法，屆時同行者，除隨從法師四五位外，聞尚有超塵法師同來。此間華越佛教人士，刻正忙於辦理籌備歡迎，並安排日程等項工作。玆探悉暫定日程如下：七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十分抵順化，九時領事館休息，十時拜會越中政府代表，十二時廖領事設宴洗塵，下午二時靈光寺休息，四時拜訪各寺方丈並參觀各寺廟，六時宿靈光寺；七月十二日（星期六）：上午八時，繼續拜訪各高僧，並參觀各大寺廟，十二時越中佛教會宴請，下午二時靈光寺休息，四時參觀王宮，八時慈曇寺說法；七月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參觀明命皇陵，十二時僑團設宴歡迎，下午二時靈光寺休息，四時參觀啓定、嗣德兩皇陵，六時回靈光寺，八時廣肇會館說法；七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半拜訪各幫理

事長並參觀各會館，十一時順化電臺播音，十二時靈光寺午餐，下午五時順化大學演講；七月十五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四十分，富樓機場歡送」。

這是我自由中國駐順化領事廖德珍居士，爲我安排的。

到了十時，我已將西堤方面的弘法參訪活動，暫時宣告停止，忙於籌備順化之行。

明月居士林爲了與越南人結緣，特別準備了好多佛像佛書。但是佛像佛經太多，我建議分批帶去。到了十一日的早晨，五點鐘吃完早餐，隨卽出發到機場，有楊業城、杜柏堅、連寬發、劉金官等居士爲我們送行，飛機於七時起飛，到順化機場時是八點二十分，比預定的時間提前了十分鐘。

廖德珍領事率同領事館官員，當地僑領和善信，越中佛教會代表，各寺院代表，約有二百人在機場歡迎，另外有華僑學校的童子軍排隊歡迎，他們抬著「歡迎演培超塵法師蒞順化弘法」的大幅橫額，很引人注目。

彼此見面，都非常興奮，情形是極熱烈的。我們在機場和歡迎者合影後，就乘廖領事的座車，直趨領事館休息。

七九　駐順化領事廖德珍仁者

順化是越南中部最大的都市，在過去它曾經是舊安南的首都，古蹟很多，爲越南開發最早的古城，也是今日越南的文化中心。現在全越被分割爲南越北越，順化在南越中是僅次於西貢的第二大都市。它曾經爲越盟佔據過，當南北越界線劃定後，它便屬於南越，但是它距離共產黨佔據地區僅有五六十里，也成爲軍事上的重鎭。

我自由中國在順化設有領事館，領事廖德珍居士，是法國的留學生，精通法英語，曾任我國駐法領事等重要職務。他回國後，在一個偶然的因緣中，認識了佛教，經過一段時期的熱心研討，終於深信不疑的歸依了三寶，並且精進不懈的修學，他更能在公忙中抽暇從事佛教文化工作，經常爲各佛教刊物撰寫文章和翻譯稿件，他曾經將佛說八大人覺經譯成英文，流通海內外，對佛法的弘揚，具有很大的貢獻，這正是他的宿根深厚，令人讚嘆。我和他在四年前，即在臺北認識，他既是博學的思想家，又是有道德的仁者，因之，他的聲譽，一向是很高的。

這位解行相應的外交官，以佛法的精神辦理外交，發揮了很大的力量，收獲到很

大的效果。他雖然做了外交官，一切都要應酬，但他仍然吃素，這已經是很難得的了，他又將素食推廣，在他的任所成立素食會，每月集合素食的同好，舉行兩次素食聚餐，最初僅三五人參加，現在已有三五桌人了。因爲他是眞實的佛弟子，所以不論在什麼廣大的集會場所，一經見到了出家人，不分國界，一視同仁的頂禮，博得越南佛教徒的一致好評，更得佛教徒的好感，因而對僑務和外交工作的展開，也就方便得多。我們常常說：東南亞是佛教盛行的地區，我國要爭取這些國家的友誼，唯有借重佛教的力量，派到這些國家的外交官，最好是佛教徒，不然的話，那就很難發揮功效，希望政府多多注意這個事實。

我這次來到順化，完全是廖領事安排的，他出了很大的力量，在四天的遊化中，花費許多時間金錢，其護持佛法的精神，對促進邦交的努力，實在令人感動。我將在下面的幾章中，對他的貢獻和他的現況，作一概括性的介紹。

八〇　承天省省長何淑練是大護法

到順化第一個訪問的對象，卽是承天省省長何淑練居士。

廖德珍領事於十時三十分，親自陪我們到省政府去見這位信仰佛教的省長。承他很誠敬的接待，並且一反慣例，將見客的時間，由十五分鐘加以無限制的延長。

他首先向我們說：「我是個佛教徒，早就知道法師從自由中國來到，我心裏實在有說不出的歡喜，現在向法師表示熱忱的歡迎」。

他對於佛教的信仰，是很虔誠的，廖領事已經在來訪之前，對我介紹過了，現在看到這位精進學佛的政治家，具有忠誠穩重的儀表，既然是謙虛和氣，又坦白直率。我表明來訪的初衷之後，他卽說：

「凡是佛弟子，總希望佛教能發展能弘揚的，法師不辭勞苦，到各地弘宣大乘佛法，這種精神實在值得讚嘆」。

因爲他很誠意表示，願意和我多多談一些，我也老實不客氣的接受下來，於是從華僑談到中國佛教現勢，又從文化關係，談到佛教的發展。談了很多之後，我對他說：「省長是個正信的佛教徒，希望多多護持三寶，協助弘揚佛法，以使佛教在貴國一天天的更爲光大起來」。

他很坦白的說：「我在宗教信仰上，我是一個佛教徒，自然應當維護三寶，但另

一面，我是政府的一個官員，在政治推動上，應一秉大公無私的來處理行政事宜，是不能運用政治力量來發展佛教的。至於對佛教的維護以及弘揚，我當盡我個人的力量去做」。

從他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他是眞正的佛教徒，也是自由制度的維護者，他既然堅信自己的信仰，並且在盡力弘揚自己的信仰，但決不以不正當的手段，去摧殘其他的信仰，這是自由和極權最明顯的差別。但很顯明的，他並沒有完全瞭解我的意思，我決沒有勸他利用政治力量來推展佛教，祇是希望他個人護法弘法。

彼此談話，有三十分鐘之久。

十四日我在越南最高學府——順化大學作講演時，這位省長親自到場聽講，並且從頭到尾在聽，講完了離去時，他對我說：「法師的盛名，決不是虛傳的」。

我看他這樣客氣，卽向他致謝，對他的親自來聽，以及我在這樣最高的學府對當地知名教授講演，都是我的光榮。他說：

「前天我不是說過了，我是個三寶弟子，凡是學法弘法的事，只要我們能做到的，我們都應該去做，今天來聽法師講演，這是我們的福氣，法師不必客氣，法師如果

客氣，那就見外了」。

從這幾句話裏，可以看出他也是像廖德珍居士一樣的是一個解行相應的三寶弟子。

八一　廖領事設宴洗塵・中越佛教會設齋歡迎

從省府辭出，即到領事館休息，中午十二時，廖領事爲我們設宴洗塵。在這次洗塵宴中，我們和順化中越兩國重要團體領導人見面，計有順化古學會會長阮渾儒，順化越華會主席吳更，越南孔學會副會長阮璋，越南孔學會秘書長吳應才，中越佛教會代表二人，中越佛教僧伽協會會長密顯法師等，以上是越南人；華僑方面有順化中華聯合理事會理事長王昌，順化潮洲幫副理事長余昌喜，順化廣肇幫副理事長陳雪峯，順化海南幫副理事長吳乾玉，順化華僑公學校長陳文澤，順化中國領事館顧問羅懷，大勒中華理事會主席麥景生，西貢遠東日報社長朱聞義，會安代表廖炳居士等。

筵開三席，中越人士齊聚一堂，賓主異常的融洽。餐畢，廖領事即席致歡迎詞，

在歡迎詞中，充分流露出他對促進中越兩國文化關係的熱忱，以及對佛教的尊奉信仰，對我的到來，更是歡喜讚嘆。最後贈送我最有意義的紀念品，就是一本我在西堤弘化的剪報，他的細心，他的目光獨到，的確使我高興。

洗塵宴在下午一時半盡歡而散，我們便展開參訪活動。

第二天的中午是由中越佛教會爲我們設齋歡迎，共有中越各越華佛教團體的領導人和兩國善信，約五十餘人，吃的是標準越南齋，大家和樂融融的邊吃邊談，根本看不出有什麼國族的差別，顯得越華親如一家人。這是結合在同一信仰之下，由於佛光的普照，彼此間祛除了隔閡。

當時我曾這樣想：全世界的人們，如果都能信仰佛教，並以佛教精神和樂相處，世間決不會產生流血戰爭的。可是一般人們沉醉於世間的欲樂，迷信於權力的萬能，受不正思想的引誘，終日在角逐名利，不知道德爲何物，更不知人類如何相處，所以世界弄得這樣昏天黑地。爲了挽救世界的浩刼，爲了解除人類的災難，弘揚大乘佛教，發揮佛法精神，實在是今日刻不容緩的重要大事！每個佛弟子都有責任，全體佛教徒都應同發大心。

南天遊化

八二　慈曇寺說法造成盛況

十二日晚間七時，我在慈曇寺對二千餘聽衆說法，這是來順化後第一次和越華善信結緣。

其現場情況，越華晚報曾有這樣一段記載：「順化古城的人們雖是如常的生活，一切似乎都沒有轉變，來來往往的和已往的一樣平靜，但人們於飯後茶餘之下的談話中，却有了一個中心的課題，他們所談的，一致都是關於佛教，和中國高僧演培法師惠臨弘法的新聞。往日難得一見的佛門僧尼和未來高僧大德的小沙彌，如今都可以見到他們三五成群不約而同的向著一個方向前進。而且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都有這種現象。究竟他們爲什麼這樣匆忙而又一致的向著同一目標進發？從他們的談話中，獲悉原來都爲趕往瞻仰我國佛教大乘演培大師法容和親聆法音的」。

那一天在未講前，聞法的信衆，已陸續的湧進了慈曇寺，當時既不能找出能容一兩千人的講堂，又不能使這一兩千人失望，在沒辦法之中，祇好在慈曇寺大殿前的空場，作露天的說法，可是又找不出那麼多的椅子，祇好讓聽衆在露天下站著聽，到了

開講時，那一偌大的空場已經擠滿了。

我的講題是「佛陀勝德的讚仰」，事前因爲找不到適當的翻譯，幾乎沒辦法開講。所幸後來我寫出我的講稿，先由智光法師譯成越文，與我的中文分段配合起來，我講一段中文，然後由中越佛教會的秘書，依照越文譯稿宣讀，這樣的才勉强爲順化佛教同道說了一次法。

聽衆有各寺廟的僧尼，有社會上的知名之士，以及善男信女，於中有一部份是我僑胞。雖然說大家聽不懂我的話，但在一小時半的說法中，祇見陸續的有人擠進來，不見有中途退出的，而且個個都很貫注精神的在聽，並不因言語不通而有所厭倦，這對於我，可說是最大的安慰。不過我看到廣大的聽衆，在露天站立一個半小時，心裏不免有所慚愧。

我僑胞後來告訴我，這是古城順化佛教徒活動所罕見的盛況，說是空前未有，也不爲過，認爲這是很成功的一次說法。

八三　廣肇會館說法失敗

南天遊化

十二日的說法，雖然是小有成功，但次日在廣肇會館說法，則歸於失敗！會場起了騷動，是我這次出來弘法，情形最糟的一次。

本來廖領事和中越佛教界人士爲我安排的非常妥善，我一共要在順化作三次公開說法，每次說法都有固定的對象，第一次說法是對越南人的，第二次說法的對象則是我華僑，第三次說法是對順化最高學府的順化大學師生。這是很能面面顧到的，可是，我在第二次說法，也卽是對我華僑說的法席上，沒有想到越南人來聽的，比我僑胞還要踴躍，在廣大的聽衆中，越南人佔百分之七十以上，使廣肇會館幾乎全爲求法心切的越南人佔據，在這種情形之下，翻譯就成爲重大的問題，譯成越語，國人聽不懂；翻成粵語，越人反對。經過考慮，爲了尊重越南人起見，決定仍然譯成越語，不過爲了不使僑胞失望，廖領事準備親自以粵語向僑胞重述要點。

我的講題爲「佛法的德行觀」，主要的說人生基本的道德律。僑領所請的翻譯人，談話是可以翻譯的，到了這樣演講佛法場面，他便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簡直一句不能譯，後來換爲領事館的張秘書，但一句句的譯，亦僅譯了三兩句，又譯不下去了。到了這時，聽衆的秩序開始紊亂，全場沒辦法控制，在逼不得已的情形下，廖領事挺

身出來解圍，由他譯成法語，又請到一位通法語的某越人從法語譯成越語，這樣才在騷動中，總算維持了說法大會。

我講完，廖領事再以粵語重述要點，使不滿的僑胞略知要義。

這次說法，會場秩序的紊亂，是我從未遇到過的，但這不能怪聽衆，因爲聽衆抱著很大的希望歡歡喜喜的來聽法，結果越人要求譯成越語，國人要求譯成粵語，顧此失彼，越華難以兼顧，何況譯得又那樣的糟！怎能不使聽衆紊亂？

失敗固然是失敗得很狼狽，但拖延的時間最長，直到十一時才散會。

散會後超法師對我說：「這樣弘法費時間費精神事小，聽衆得不到利益，實在可惜。聽衆雖然不一定說你不會講，但總給聽衆不佳的印象，對座下聲譽，實在有損失」。

我說：「我在越南是短時期的，你是長期住在越南的，要麼，你該好好學習越南語，不然，你要好好栽培人材，這兩方面如都做不到，那你的弘法工作，就難得展開了」。

超師沉思了一下，他說：「我得到這個經驗，回去時一定要想辦法」。

的確，這是從失敗中得到的教訓，它也格外的會令人提高警覺。

八四　靈光寺和密顯師

越僧密顯，是中越佛教僧伽協會的會長，也是靈光寺的住持。對我們來順化弘法，他是極力促成的一位越人。我們來了之後，他即擺脫其他的事務，陪我們整日活動。並且，我們就住在他所住持的靈光寺，早晨受他的供養，晚上又以禮待，對他的熱情，內心很是感謝。

這位很有活力的越僧，不會說中國話，但會寫很通順的中國文字，可以作筆談。他的中國文是有相當的基礎的，即或有些倒裝文法，我們也能從筆談中瞭解他的意思所在，我們所寫的，他更能夠完全了解，從這點看，他的中文是下過幾年功夫的。

第一天的夜晚，我們曾筆談了很久，知道他是密體的師兄。密體在抗戰前，曾在我國鎮江焦山讀過書，八一三淞滬戰起，他隨慈航法師以及我一同到香港共住了一個時期，以後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第二天晚上密顯又和我筆談，重談到密體到中國留學事。他說：「我本來也要到貴國求法的，後來因爲師父年老，常住沒有人照應，所

以我就留下來，讓密體一人去學。可惜密體去了沒有好久，因爲日本侵略中國，他就回到越南來了」。

密顯對於中國，非常的嚮往，這從他的表情和他所寫的可以看出來。我們住在他的地方，每天早上都受他的早供，小菜很豐富，但都是冷的。

我曾對他說：「中越兩國，不但同文同種，而且同一宗教信仰，彼此應該很親密的携起手來，我希望從佛教關係的增進，做到中越一家。今後貴我兩國佛教之間，應常常的互派弘法的法師及學法的學僧，果能這樣去做，相信對兩國佛教都有利益的。我願這樣做，希望法師作同樣的努力」。

他寫著說：「我國佛教是從貴國傳過來的，很多越僧都想到貴國去學法，但因種種條件的關係，未能滿願，將來貴國光復大陸，我們還是想派遣僧青年到貴國去學法的，以使中越佛教更加聯繫起來」。

有時超法師同他筆談，大意是說：「有關中越佛教的聯繫，我願擔任聯絡工作，祇要雙方眞心肯向這個方向走，中越佛教的關係，一定能展開新的一頁」。

他很高興的說一定去西貢找超法師聯絡的。

靈光寺並不太大，倒也整潔，寺內有小沙彌六七人，修持如何，我並沒有了解，祇見他們早課時，上殿的祇有一人而已。從某方面來說，密顯師很有一些泰、柬僧人的樣子。在順化四天，承他種種招待，又親自陪我們到各地參訪，是感激不盡的。

八五　僑團聯合歡宴以及答訪

到順化第一日中午是廖領事洗塵，第二日中午接受中越佛教會歡宴，第三日的中午爲我各僑團聯合設宴歡迎。

各僑團聯合歡宴，一共八十多人出席，除了各幫理事會正副理事長，中華聯合理事會首腦，重要僑領以外，還有一桌是各僑領的女眷。廖領事說：

「華僑社會非常保守，平時不論什麼集會，女太太們總是不出來的，今天爲了歡迎二位法師，她們無論怎樣，也要來參加宴會，瞻仰法師威儀」。

我非常感謝僑領們護法的熱情，有的固然是由於信仰佛教才發心的；有的根本不是佛教徒，他們所以也發心護法，主要的是有兩個原因，一是熱愛自由祖國，二是熱愛傳統文化。我是由自由祖國的臺灣來的，被視爲親人，格外的有一種親切感覺。他

們又深信我正在爲傳統文化的發揚而努力著，因此不信佛教也誠敬的讚仰佛教，甚至於是護持佛教了。

席上也有幾位重要的越南人士，他們以陪客的身分參加，彼此都很親切，看不出有國族的界線存在。正在用齋時，有一位曾留學法國的越人對廖領事說，他開始研究佛法並且很專心的在研究，現在有幾個問題想請問法師，不知可不可以。廖領事將這意思轉告訴我，我卽說：「這沒有什麼不可，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互相討論討論」。

於是他們就提出了幾個問題，我看了之後，覺得這是平常的問題，隨卽決定以書面答覆，不多時將問題解答了。他們看了，現露出既驚訝又悅服的表情，廖領事也感覺到歡喜。

齋畢，我與各僑領略致謝意後，卽先返靈光寺休息。

次日廖領事陪我們去訪問各僑團和僑領，先到順化中華聯合理事會理事長王昌的府上。王理事長的華厦很大，許多位僑領都來在這裏迎候我們，略用一點茶點，談了一些無關重要的話，然後向諸僑領致謝而別。隨著就到領事館顧問羅懷老先生的府上

，訪羅老先生。羅懷老先生已是七十開外的高齡，國學的根基很好，能詩善文，往來的都是一些詩人文友，越南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會哼幾首詩的，喜歡舞文弄墨的，也都與羅老先生友善。我來順化，他也盡了很大的力，記得我到西貢的第三天，他就親到西堤龍華寺看我一次，表示歡迎我來順化弘法。這次到了順化，又承他多方的護持，還親自去聽講。中國有許多老先生，對佛教有很好的印象，但對佛法的認識，就談不上了，羅老先生卽是這樣的人物。譬如他親自到廣肇會館聽我講佛教的道德律，他就感到很驚奇，認爲這超乎儒家的道德律，因而越發歡喜！

廖領事對於羅老先生非常尊重，這可以看出廖居士是如何的敬老尊賢，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羅老先生的德望，的確是深受一般人崇仰的。

我們去訪問時，有兩位越南老先生，聽說我們來了，特以歡喜的心情，趕來拜見我們，一位是過去越南國王保大的遺臣，曾有相當的地位，現在越南成爲共和國，自當別論了。一位是越南詩人，他們二位對中國非常友善，看到兩國國事日非，非常的傷心，誠意殷殷的祝望兩國强勝，使人感動！

我們辭出，在各僑領親自陪同下往訪各幫理事會領導人，又由各幫理事長引導參

觀各會館。在海外的華僑們，對鄉土觀念很深，各地的華僑都有同鄉會一類的會館，他們即稱之爲幫。我們到了潮州幫理事會，廣肇幫理事會，海南幫理事會等會館訪問，分由各該幫理事會的正副理事長引導參觀。海南會館正在重修中，副理事長吳乾玉，曾請求我替他們寫一塊匾。

我們又在廖領事和各僑領的陪同下，參觀華僑公學，校長陳文澤親自接待，並向我們報告學校歷史及近況。陳校長是個精明能幹的人，將學校辦得有條有理，學生亦非常有禮，我們進學校時，有童子軍列隊行禮，出校時亦有童子軍列隊行禮，給人一個難忘的印象。

八六　巡禮順化各寺院

順化各佛教寺院，並沒有什麼特別大規模的，但也有其報導的必要。

我們第一天參訪禪雲寺、禪宗寺、西天寺、竹林寺等寺廟，並拜訪各寺住持。這些寺院都在郊外，每個寺內祇有三五僧衆，顯得異常冷落。我們却受到很誠敬的接待，有的列隊歡迎，有的擊鼓撞鐘示敬，有的準備素點招待。第二天參訪慈孝寺、國恩

寺、妙德寺、報國寺、靈姥寺、妙諦寺等寺院，看到了順化佛教的中心所在。

靈姥寺是個規模相當大的佛寺，爲我國大德開山的，至今仍然紀念著這位開山的祖師。全寺僧衆約三四十位，保留著我們中國佛教的傳統。

妙德寺是個尼衆的寺院，住持是個老比丘尼，在寺內辦有尼衆佛學院，也有很大的規模。在該寺，我們看到一個十七八歲的中國女孩出家，在爲我們頂禮的三十多個青年尼衆中，雖然大家睜眼看我們，却不能交談一句，祇有那一個中國女孩同我們談了一會。超公問她出家因緣，她不肯說明原因，最後問她在此學些什麼佛法？講用什麼課本？她將課本拿給我們看，完全是中國字的經論，由此更可以證明越南佛教實在是中國佛教的眞傳。

慈曇寺是在中心區的一座大寺，大殿不小，常住也有三十餘人，我卽在此作首次弘法。

第三日我們去參禮萬福寺、海香寺等寺廟，大致和第一日所訪的寺院情形差不了好多，祇是比較稍大一些。

雖然沒有在順化看到有特別大的寺院，但在古城裏居然有這麼多的佛教道場，又

多與中國佛教有極深的淵源，不能不令人歡喜讚嘆。

八七　世事無常——宮內帝后今何在？

『世事無常』這句話是人生的寫照，又是永恆的眞理；它既能慰解失意的人，又足以警惕得勢者；它是對人生而作的嘆息，也是爲人生而發出的警鐘。

我們在十三日的上午，特地到越南故都順化的皇宮參觀。到了這裏，看到帝王的沒落慘狀，內心中不由自主的感慨萬千，意念到這卽是『無常』的顯示。

古城裏的皇宮，是完全仿效我國北平的故宮而建築的，當法國統治越南時代，越王就住在這裏，最後一個越王保大，也以這裏爲中樞。後來順化爲越盟佔據，越王保大出走，越盟卽予以嚴重的破壞。日內瓦協定將越南劃分爲南北越，古城順化得以光復，但這時的南越已經推翻帝制，實行了共和。這座皇宮雖然也隨著順化的光復而光復，但它已不再是帝王之家，而成爲人人都可遊覽的公共場所。

自由越南政府爲了保存古蹟，供作人民參觀，特撥出一筆經費，予以重行修葺。我們來參觀時，一部份正在進行復舊的工程，到處是破瓦頹垣的沒落慘狀。

我們來此參觀，觸景生情，已經夠感嘆的了。當看到太后（即保大王母親）供佛拜佛的小樓，更增加了感慨。這座小樓是僅有完整的建築，由一位老齋姑看管，據她自己告訴我們說，她在這裏的一切生活費用，都是由政府供給的。她即是往日服侍太后的宮女。

另一方面再看一看往日的太后，今天到處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甚至租普通的民房，都沒有人願意租給她，一代皇太后，下場之慘，難以形容。但老齋姑倒還能受用這個地方，廖領事說這是她前世修來的福德，所以主人雖然沒落了，而她還有這份享受。看樣子，這位老齋姑終老於此是沒有問題的了，誰能說這不是她的福德呢？

我佛所昭示的無常，這不是一個現實的事例嗎？

八八　在順化大學作學術演講

十四日的上午，我們應邀到順化廣播電臺錄音，超塵法師有一精彩的表現，他對越南人士說法，不僅一字一句吐的清清楚楚，在組織上更是有條有理，廖領事認爲這是非常成功的一次錄音，我很早就敬佩他的弘法才能，相信他必將有大作爲的。

下午五時，我們一同到順化大學，由我作學術演講。

順化大學是今日越南最高學府，校長高文倫先生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教徒，這次能請我到他主持的大學裏作學術演講，不能不說是廖領事安排的成功，但高校長能這樣做，確也表現了尊重學術自由的風度。

我們來到時，因爲時間未到，略事休息，卽由高文倫校長親自陪同進入大禮堂，這時的大禮堂，坐得滿滿的，總數約在一千人以上。除了大部份是該校的學生而外，有社會上的名流，知名的學者，完全是知識份子，承天省省長何淑練也親自來到聽講。這是我到越南以來，還是第一次在大學裏說法，聽衆的水準比較高，他們坐得又整整齊齊，我的精神，便跟隨著增加。

我的題目叫做「佛教的眞理」。翻譯的問題，還是這樣解決的：由我先將講稿寫出來，由智光法師翻譯成越文，再分成若干段落，使之相互對照，我講一段，卽由中越佛教會秘書照越文譯稿念一段。這雖然不是理想的好辦法，但在沒有適當翻譯人的情形下，也不失爲一種補救的對策。使我欣慰的是全體在場聽衆，從始至終都在聚精會神的聽講，沒有中途退席的，就是身爲天主教徒的高文倫校長，也專心貫注的聽完

，承天省省長何淑練居士更不用說了。在我講完後，校長向我致謝詞，認爲這是很精彩的一次學術性演講。

從順化大學返回領事館休息，廖領事非常開心，他說：「到現在我的心才放下了。法師在廣肇會館說法失敗，還沒有太大的影響，順化大學是越南的最高學府，如在這裏失敗，那法師在西貢所有的成就，都要被打折扣了。剛才聽了法師演講，引證得充分有力，理論精妙高深，我相信知識份子聽來，是會感到驚奇的，從聽衆的一般反應來看，可知大家聽得很有興趣，場內肅靜無譁，個個細心聽講，這就是演講的成功」。

當然，假若說是成功的話，也是由於廖領事出了大力所致。

八九　告別古城順化

我在順化一共是四晝夜，到十四日夜，即結束弘法日程。十五日的清晨，在靈光寺用完早餐，首先向密顯師告假，並向他致謝。超公又同他筆談雙方聯繫的事，不久，領事館的車子來接，密顯送我們到領事館。

因爲時間還早，又和廖領事談了很多，在時間快到時，廖領事特供養我和超公每人一千元，肉桂一塊。錢曾退回幾次，廖領事堅決要供養，實在是內心不安。

時間到了，廖領事親自送我們到飛機場，前後來送行的有中華聯合理事會理事長王昌，順化華僑公學董事長張關志，領事館顧問羅懷，順化廣肇幫副理事長陳雪峯，順化海南幫副理事長吳乾玉，順化華僑公學校長張文澤，其他僑團領袖羅永存、陳慶峯、黎池、李光武、羅洛書、潘志羣等等，另外有中越善信和華僑公學的男女童軍。

我看到那些天眞可愛的童軍，集合在那裏，像四天前歡迎我一樣的抬著歡送的橫額，於是走近他們說幾句話：我大意說：

「諸位都是中華民國的好兒女，都是黃帝的優秀子孫，也是未來的中國主人翁。現在你們住在異國，要時刻不忘自己是中國人！要努力不懈的學習中國文字，要做個頂天立地的有骨氣的中國人，要爲創設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學習技能。中國是偉大的，中國文化是優秀的，中華民族禁得住歷史考驗的，我們要因爲自己是個中國人而驕傲。在校讀書要聽老師的指示，接受老師的訓導，本著童子軍所標榜的智仁勇三達德努力去做」。

說到這裏，飛機場發出請客人登機的報告，我的講話到此結束。廖領事和諸僑領，一直送我上機，才依依不捨的告別。

九〇　抵達芽莊

由順化起飛，前往芽莊弘法，因爲沿途兩度降落，直到下午三時，才抵達此一中越的重鎭。

我們一下飛機，卽看到熱情洋溢的歡迎人群，其中都是從未見過面的，但立刻就親如家人。

到機場歡迎我們的，有芽莊佛教會會長善明，忠義寺住持志信，佛學院教師，佛教學校師生，中華理事會李業生，廣肇幫理事會理事長吳輝，中華學校董事會副董事長楊才儀，僑青體育會副會長吳清河、吳煒，僑領名流陳錦全、徐孝，中華學校校長吳哲輝及該校童軍隊等。

越華人士的熱情，的確感人，他們排列成一個長隊，向我們合掌致敬。這時我曉得這一城市裏的佛教團體和華僑團體，特別組織成一個聯合歡迎會，並且進行了幾天

的籌備。

在機場和各歡迎者一一致意後，接受攝影留念，然後乘坐聯合歡迎會特備的轎車，直馳慶和省佛教會休息。

在大殿禮佛後，中越各界人士陸續來訪，那些少年學生們也紛紛來到請求和我攝影留念，許多位來訪的歡迎者，無疑問的都是熱愛祖國的忠貞僑領和嚮往中國的越南佛教善信，我們週旋在歡迎者之間，歷了兩小時之久，才算得到一瞬間的休息，首先洗了一個澡，然後又接見佛學院的教師禪印等，他們雖然都是越南僧人，但都通漢字，言語不通，可以筆談。

九一　海德寺佛學院

和禪印等筆談，知道芽莊的佛學院即在海德寺內，我和超公一向是歡喜和佛學院結緣的，這時曾有點疲倦，聽說佛學院的事，立刻就振作起精神來，我便決定利用這個時間去佛學院參觀。

由省佛會到海德寺，路並不很遠，他們有汽車，由省佛教會會長善明法師親自駕

駛，送我們前去。到了海德寺，內心非常歡喜，因爲這是突然去參觀的，事前沒有通知，免得他們勞師動衆的舉行歡迎，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眞實的情形。但我們到了該寺，立卽就驚動了全體師生和常住，而這時又沒有翻譯，我只好拿出筆紙，寫出這樣的幾句話：

「來到貴國一個月了，走了很多地方，今天在此看到有這麼多青年聚集一處修學佛法，實感到無限的歡喜。青年，在國家來說，是國家的骨幹，在佛教來說，是佛教的中堅！國家失去青年，國家就沒有活力，佛教失去青年，佛教就了無生氣，所以不論是國家或是佛教，青年都是最可喜最寶貴的。諸位僧青年在此求法，使我深信貴國佛教，是有光明前途的。不論爲了自己，爲了佛教，希望諸位努力求法，將來做個弘揚佛法的法將」。

這一個筆談，也等同爲他們作了一次講話。幾十個僧青年，恭敬的圍在身邊，內心有著說不出的愉快，我盡量讓他們親近，不希望由敬生畏，特別是希望忘掉彼此之間還有什麼界線。那一群可愛的僧青年，眞是興奮異常，個個在微笑中流露出誠敬的眼光。

該寺負責人知道我們來到，很感覺意外，又看到這種情形，在驚喜中有一點失措，急忙出來頂禮迎接。這不是我們希望的，我們祇希望和學僧無拘無束的接近。但在該寺負責人的盛意下，終於接受熱忱的接待，被引導至一個小型的講堂，這間講堂內的四壁上掛著好幾位佛教大德的法相。其中第一個就是我虛大師！後來我又知道他們講的善生經以及八識規矩頌，都是以我虛大師的講義爲主要的教材，中國近代大德之受外人崇仰，不能不首推我太虛大師。

九二　聯合設宴洗塵和兩度說法

我十五日下午三時抵達芽莊，到了十七日晨五時卽轉往大勒弘化，在芽莊祇有三十八個小時的停留，祇有兩個夜晚，所以眞正參訪弘法的活動，都集中十六日的一天之內了。

主要的活動是上午在中華學校說法，對象是我僑胞，晚上在省佛教會說法，對象是越南善信。另外在中午接受越華社團和佛教人士的聯合洗塵公宴。

中華學校是我僑胞在芽莊辦的學校，性質和順化的華僑公學一樣，所面臨的處境

亦復相同。在規模上比較小一些，然而和當地的越南中小學校比較，倒要充實得多。

校長吳哲輝先生，是一位愛國的教育家，我來到時曾率學生到機場歡迎，又親自到郊區的佛教會看我，這次到了他主持的學校，又予以熱情的招待，準備了很多茶點，請到當地重要僑領作陪。

我在大禮堂對三百多華僑說法，大意是說佛教對人生的看法，人生應有的道德是什麼，做人應該怎樣去做，大體是依佛法說明爲人之道。

說法畢，又在該校的二樓議事廳，和僑領以茶話的方式交談一些問題，如芽莊華僑現況，自由祖國情形，以及佛法與文化關係等等。氣氛非常調和，賓主盡歡，攝影而別。

中午的聯合洗塵公宴，越南信佛的人士和僑團領導人，到有六十多人，席間由慶和省佛教會會長善明致歡迎詞，僑胞譯成國語，我們由超公代表致詞答謝，也由僑胞譯成越語。雙方意思表達了，賓主融洽無間的用膳。

晚上七時在慶和省佛教會大殿說法，說法前我預料不會有什麼人來聽的，我的預料是有兩點根據：第一省佛教會距離市區很遠，孤零的在郊外，交通不太方便，即使

有人想來也懶得來了；第二芽莊佛教雖盛，但市區不大，人口較少。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聽衆從五點鐘卽開始大批湧到，到七時已經使冷靜的該會，變成鬧市，人數之多，已經到了難以估計的地步，大殿根本無法容納，祇得採取露天說法，我看到那麼多的人擠在一起，專心貫注的朝向我看，對越南人求法的普遍熱心，不由自主的生起敬佩之心。殿內、廊下、臺階、空場，無不坐得滿滿的，站得滿滿的，我講得精神愈來愈充足，聲音愈來愈高大，翻譯人也很好，全場的秩序因而得以維持。

在我弘法史上，這是聽衆最多的一次。事後有人告訴我約有四千人，又有人估計三千五百人，我自己以最保守的估計，總不會少於兩千五百人。

九三　五指山和越盟初期的根據地

因爲我在芽莊祇有十六日的一天時間，僑領們希望我在應酬和弘法之餘，盡量的利用那不太充足的『餘暇』，作一次暢遊。說實在的，我到了越南，就沒有時間遊山玩水，一直在奔忙著。何況在芽莊祇有這麼一天的時間，而要見的人又那麼多呢！但

是中華理事會主席李業生及從西貢趕來的連寬發、劉金官等居士，從清晨七時卽駕車來到，誠意殷殷的要陪我看一看風景，我也祇好隨緣。

最先遊五指山，五指山是海中的一座小山，山上有似五指的指印，所以被稱爲五指山，從海灘到五指山，要經過許多亂石堆，還要涉海水，同去的老年人不敢去，我們年輕人不怕這些，所以直上五指山的山頂遠眺。同行的越僧志信法師亦頗勇敢，與我們同進退。西貢來的劉金官居士，一方面忙著照相，一方面玩得興高采烈。

離開五指山，又去水族館，這是法人統治時期成立的，其中有珍奇的各種水族，大部份是我從來沒有看到過的，尤其是一種所謂『降落傘魚』眞是美觀極了，游動時在背上撐起的翅，活像一把傘。

從水族館出來，去華僑的昭應祠參觀，內有一個老華僑在抽鴉片，我們突然而來，使他驚慌失措，急忙收拾，大概由於過分的緊張，煙燈掉落在地上，打得它碎爛！

下午僑領陳錦全、吳耀、李業生等又邀我們到郊外遊覽，到了一處草木叢生的地方，山勢很險要，據同行僑領告訴我們，這裏過去是越盟盤據的地方，這的確是亡命徒最佳的隱蔽之所！現在越盟撤去，我們來到不免又感慨萬千。

僑胞說：越盟最初在這裏喊出驅逐法人，求取國家民族的口號，頗能得到一般老百姓的同情，肯爲他們做情報工作，所以以此爲根據地作亂時，發展得很迅速，和法人作戰，更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一向是順利的。

可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共產黨徒，一旦成功了，就會現露出猙獰的本來面目，越北情形之悲慘，已使老百姓從大夢中清醒，但醒來已嫌過晚。

九四　轉往大勒弘化

遠東日報在十五十六兩日載有消息兩則：

（本報大勒專訊）昨（十三）日本市佛教總會，在靈山寺召開常年大會，到有大勒附屬各單位，在常年大會中，有一項提案籌備如何歡迎自由中國演培法師蒞臨大勒弘法，前經麥景生理事長代表去函邀請，已蒙演培大師答允在十七日下午一時由芽莊轉來大勒，歡迎行列如何？待及中華學校童軍，越華佛教人士參加行列，並隆重歡迎演培大師，此間佛教會童軍由中華理事會去函乾郎中華理事會會合當地佛教會，屆時在乾郎市歡迎招待，及求

坦茶園工區代表楊心科聯絡求坦佛教會歡迎。另外在靈山寺設法壇，屆時演培大師在此說法云。

（本報大勒專訊）昨（十四）日晚七時半，在靈山寺召開華越佛教籌備歡迎自由中國大乘法師演培蒞臨大勒弘法第二次大會，到會有靈山寺佛教會會長大德主持，越中佛學院法師及佛教會十多位理事，華僑有麥景生理事長、張錦綸校長、黃謙華醫師，由麥景生報告邀請大乘法師演培經過。討論事項：決議：一、翻譯由靈山寺法師及張錦綸負責；二、歡迎方法，十六日由靈山寺派專車，請麥景生及佛教會三人專程至芽莊歡迎，十七日上午七時由芽莊起程，大勒佛教會另派專車至乾郎市迎候，參觀乾郎佛教會，至求坦市及寨木市，亦由兩市華越佛教人士歡迎，參觀各佛寺。在靈山寺迎候者有中華童軍隊，佛教童軍隊。三、弘法時間，十七十八兩日晚七時在靈山寺弘法。四、觀光：十八到後山遊覽及參觀各佛寺。五、素餐：十八日中午十二時，在靈山寺設素筵。六、歡迎：十九日上午，由華越佛教人士歡送返西堤，議程至此，已九時卅分……。

看到這兩天的報紙，知道大勒方面已經進行籌備歡迎我的事務。我在順化時，麥

景生理事長趕到向我作當面的禮請，我爲其誠意所動，曾經請他不要過分舖張，免得勞民傷財，祇要有人聽法，不必有人歡迎。但他們仍然在準備大規模的歡迎，不能不感愧交集，實在於心不安。

十六日這天，大勒方面的專車卽來到芽莊，越華代表們來見我，商量行程問題，說大勒方面已經熱烈準備歡迎。我雖不安，也不願再有什麼表示了。最後決定提前六時起程，於十二時到達大勒，我藉口在大勒用飯，而實在的本意是想提前到達，避免受到歡迎。大勒方面的代表，也認爲這樣很好，但他們還不知道我的眞意。

晚上說法畢，已經是九時，海德寺佛學院的師生，很親熱的來訪，和我們作筆談。我也不顧時間的早晚，盡量的和他們親近。經過很久的時間，他們看到時間已太晚，依依難捨的辭退。禪印和善明又來和我作筆談，善明師寫出我國兩句古語：『始聚卽散，方合而離，不勝依依』。我除了深受感動以外，又以「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一句話來安慰他，也藉以自解離緒。我又向他們用筆寫出幾句話：「我人只要精神在一起，卽等於常常聚會一處，形式的分別值不得我們有所傷感。反之，天天聚會在一處，事實却貌合神離，那又有什麼意義？爲了中越佛教的發展，爲了中越民族的結合

，爲了共同推動世界佛化運動，我很希望我們同行同願的同道，多作精神的聯繫」。

他們看了，很感動的說：「我們願和法師聯繫」！

十七日早晨起床得很早，五時吃早飯，六時，大勒方面的歡迎代表和連寬發、劉金官、杜柏堅居士等集齊，開始出發。想不到提前啓程，時間又太早，仍有吳哲輝校長等人前來相送。

我和超公坐在大勒來的歡迎專車，連居士的座車緊隨其後，兩車直向大勒前進。

九五　沿途鄉鎮歡迎

沿途有平地，有高山，草木青翠，風景絕佳，因而不覺得勞苦。八時抵達乾郎市，全市各街道懸掛佛教旗歡迎我們，這種場面還是首次遇到。我與超公都很感動，越人對我們這樣熱烈的歡迎，可以說是無微不至了。

車抵皇覺寺，又看到了熱烈的歡迎人群，想不到提前到達，也勞動了他們來迎接，皇覺寺立即撞鐘擊鼓，善男信女陸續前來膜拜。

我們進殿禮佛後，準備告辭繼續向大勒去，可是不意乾郎佛教界人士，堅請我們

在這裏應供，其意之誠，不容推辭，我昨夜和今晨以爲提早啓程是得計，現在看到這種情形，不自禁的暗自叫起苦來。

自大勒方面作過聯絡之後，祇好客隨主便，而這時不過八點多鐘，距離中午還有三個半小時，在這裏等著吃，成什麼話說？可是，他們準備了節目，佛教童軍來作種種表演，向我們致敬。

中午十一時半，開始午齋，約三十人作陪，這時大勒又來了歡迎人群，計有麥景生、黃偉傑、劉會、黃潤棠、黃朝安、黃海華、黃觀林、黃江洲、各報記者等。席間越人杜有益代表乾郎佛教會致歡迎詞，由超公代表致答詞。

飯後稍作休息，又去參觀兩個小廟，才離開乾郎市，向大勒進發，乾郎的童子軍又以摩托卡，爲我們開道，並護衛，這眞是夠感人的。

下午二時，一行到了求坦茶園工區，爲我們開道的摩托卡車隊先到了，佛教童軍和善男信女，老早就在微風細雨中迎候多時了。我們抵達圓覺寺，又集合了很多歡迎的群衆。

圓覺寺在一個小山上，寺貌並不大，有位青年僧人寶海法師，雖然想談一談，但

由於言語不通，祇是相對而笑。在這裏又受到盛大的歡迎，茶會中請我開示，找不到適合的翻譯，就由大勒來的黃偉傑權充，祇講了幾句。

二時半到達寨木靈福寺，這裏也有歡迎的節目，雖然雨下得很大，氣候轉變得非常冷，而歡迎的人數，仍然是那麼多。照例的有個茶會，請我開示，我爲了使黃偉傑先生在翻譯的時候不遇到困難，特先寫了二十幾句，交給他照著中文來翻譯，果然好得多了。

剛要離開，天氣忽然放晴，心中益覺興奮。

九六　大勒的冷與熱

大勒是越南西南部沿海山地中的一個都市，它既然是地處熱帶，又因地勢高而寒冷，我們到大勒的時候，氣溫約在四十度左右，所帶去的衣服都穿上，還不夠溫暖。在沒有來以前，很多人就告訴我們這裏氣候寒冷，請我多帶衣服來，我總覺得在熱帶的越南，又是炎夏的七月，就是冷也不會冷得不成話說，想不到來到這裏，才曉得其冷有如臺灣冬季。

很多人又說大勒是個風景區，景色宜人，因此它成爲避暑的勝地，法國人統治越南時，很多法人在此築有別墅，街路房屋都很好，特別是洋房林立，到處都是。可是現在十之八九都易主了，這又是無常轉變一大明顯的例子，看看世間各種這類情形，不免興起消極之感！人類相爭相奪，試問爲了什麼？又有什麼是眞正屬於你我的？

佛陀所昭示的無常之理，是可以減少人類爭執的，但人類是個多欲的動物，明知世事無常，在欲望的驅使下，也就忘記了這一眞理。

大勒是種植蔬菜的地區，菜地到處皆是，像西堤方面的蔬菜都要仰賴這裏供應，每天都有幾十輛卡車的蔬菜運向西堤，可是大勒蔬菜的零售價，要比西堤貴，這道理就是所謂「出產地不如集中地」。

我們三時到達大勒，立刻感到了寒冷，然而到了靈山寺，看到佛教童軍和中華童軍隊，排成行列，手持旗幟，爲我們歡呼，以及其他善男信女各界人士，熱忱的合十致敬，情緒被烹發起來，感到無比的熾熱。

童軍爲我們獻花，善信向我們膜拜，歡迎場面相當大，特別是大家心情的熱烈，正與這裏的氣候成爲反比。

進入靈山寺內不久，歡欣鼓舞的歡迎大會隨卽開始。越華各界人士集於一堂，融洽無間，充滿了和樂氣氛。首由靈山寺住持釋本閣代表越人致歡迎詞，再由麥景生理事長以越華兩種語言代表華僑社團致歡迎詞，他們眞是熱情到了極點，有著無比的興奮，令我們在寒冷中又爲熱潮所包圍。

第二天的中午，越華人士特地爲設素筵再作正式的歡迎，有八十多人參加，熱情實在感人。

九七　四度說法

我在大勒作四次公開說法，兩次是在靈山寺對越華信徒說法，兩次是爲青年學生們講話。

在靈山寺第一次說法時，正是大風大雨，天氣冷得很，但聽衆仍極擁擠，講堂坐得滿滿的，廊簷下雖被風吹雨打，仍然有人站著在聽，其求法的精神，實在可佩。

爲我翻譯越語的是越僧滿光法師，翻粵語的是張錦綸校長，兩人都譯得不錯，這是難得的。

第二天我一共作三次說法，九時許應邀爲中華學校學生講話，我以佛陀的大智大仁大勇，勉勵他們向智仁勇三達德做去，而以佛陀的大智大仁大勇爲最高目標，沒有到達這工夫，就不算完成了三達德。仍由該校的校長張錦綸先生譯爲粵語，譯得非常有條理，很少有遺漏的。

該校有學生六百多人，經費雖然困難，辦學却辦得極好，尤其是有一股朝氣蓬勃的精神，最爲難能可貴。

下午我聽說有一批在家佛子集體來請開示，我初以爲是在家學佛的善信，所以寫了約六百字的開示語，準備請滿覺法師向大家宣讀一下就算了。那知到講堂一看，不是我所想像中的善信，而是該寺主辦的在家學佛的學校一群可愛的青年男女，也就是昨天歡迎我的佛教會童子軍。

這樣一來，使我原來準備好的講稿不能拿出來適用了，逼不得已，只好我臨時在黑板上寫，由滿覺法師照著翻譯，我寫一句他譯一句。

他們在請我訓話時，首先是排隊立正，接著唱歌致敬，確實下過訓練，我們中國在家學佛青年，還沒有這樣的組織，雖說今日臺灣在家學佛的青年不在少數，但還不

能夠集體的施予佛教教育。基督教之所以發展，主要的就是他們抓住了青年，佛教之所以進展不迅速，原因也在於來學佛的青年很少。越南在家學佛青年很多，可以說是個很好的現象。

晚上仍然在靈山寺作第二度的公開說法，天氣仍然是淒風苦雨，冷得異常，但聽衆却較第一天還要增加一些，這實在是辛苦者的最大安慰。今晚譯粵語的張校長，將我的講稿抄了一份，所以譯得比昨晚更好了。但是譯越語的滿覺法師，雖也有份越文譯稿，但到後來他譯到我所講的前面去了，沒有辦法，我也祇好超前，並且告訴張校長也略去幾段，這才又配合起來。翻譯眞是一件使人困惱的事。講畢，佛教童子軍又唱讚美歌及離別歌，歌聲嘹繞，別有一番境界。

最後我特別又向華僑信徒講幾句話，我說：

「中國人大多數是信仰佛教的，可是這裏沒有中國僧人主持的寺廟，靈山寺爲大勒的佛教中心，不論爲了加强中越佛教的關係，不論爲了個己的修持和求解脫，希望常常參加此間佛教的活動，以與越南道友打成一片」！

其次是由中華理事會理事長麥景生代表致謝詞，大勒佛教會會長也以越語致謝詞

，大家一致的强調中越佛教必須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中越僧俗一體在和樂氣氛中，結束了我在大勒的遊化。

九八　返西堤路上的農場和橡膠園

十九日清晨，我們卽踏上重返西堤的道路。

大勒方面原定的程序，是要由華越佛教人士歡送的，我們堅決的辭謝了，這實在是爲他們多增麻煩，受之也有愧。但是麥景生理事長還是讓他弟弟麥滙生先生親自駕車送我們回去。本來我們有連居士的車可乘的，而且這是專爲接我們而準備的。我們便堅決的坐這輛專車，避免大勒方面再破費，可是麥理事長的弟弟仍然親自駕車在後面護送，兩輛車子一同出發。

這一路上比較輕鬆自由得多了，可以欣賞路上的風景，也可以自由的停車在大自然界中愉快的暢遊。因此，我們遇到大瀑布時下車去看一看，走到橡膠園時也下車參觀一下，又到劉金官居士的農場休息了好一會，並參觀他的農場所種植的各種菓樹。

那個大瀑布，距離大勒不遠，是大勒名勝之一，山勢很險要，瀑布奔瀉而下，形

成壯觀。在這裏照了幾張相留念。

劉金官的農場，規模不小，有很多的副產品，我們進去用茶點，很自由的隨便交談。麥滙生先生告訴我說，麥家有子女在臺灣讀書，希望我能照應他們，開了名單和地址給我，我很高興的答應了他。

從農場出來繼續乘車前行，十一時到了一個茶場，我又主張下車參觀參觀。這是大量產茶的地方，一律用機器製茶，很多採茶姑娘，將一簍簍、一筐筐的嫩茶送到這裏，然後加工製造。我們被招待吃了一杯好茶！

十二時到了一個忘記了名稱的鎭市，劉金官的契父在這裏開了一家飯館，早已有通知給他們，在我返西堤時在此午飯，所以到了這裏，就休息午餐。菜雖不多，但很可口。老先生是中國海南人，非常誠實忠厚。信佛很虔誠，做生意積蓄了幾個錢，特修建了一個圓覺寺。老先生的太太是越南人，膝下沒有子女，所以特收留劉金官爲契子。

飯後我們去參觀他所修建的圓覺寺，這是一個很清淨的道場，在那裏休息了一會，又繼續的向西堤進發。

一路上看到很多橡膠樹，橡膠的用途很多，但它是怎樣長成的，還不了解，所以我又下車參觀了橡膠林。橡膠就是從一種植物樹上，劃破一條溝槽，樹中有粘性樹汁，自然的流下，其原色是雪白的，很像牛奶，經過製造，可以變成各式各樣的固體和顏色。橡膠的粘性和彈性很大，所以不容易破壞。

下午三時到了西貢，先到劉金官居士的家中休息。劉居士和我特別有緣，我在舍利寺講經，他每晚都到，其他各次說法，他也差不多都來聽了。他已成爲我的歸依弟子，他自用的車子，只要我用得著，他都樂意的由我調用，而且都是由他自己親自駕駛的。這次從芽莊到大勒，他也自告奮勇的隨著去招呼一切。連居士很久沒有去芽莊大勒等地了，原因是身體不佳，恐怕受不了長途的顛簸，可是這次他却自發自動的願爲我們作點事，來回幾天，老居士不但沒有感到疲倦，而且精神非常旺盛，所以回到西堤，談及此次遠行，也覺得無限歡喜。

在劉居士家坐約半小時，然後返回龍華寺，麥滙生先生一直送我們到龍華寺，才歡喜的離去。

重返西堤

九九　越佛會女會長阮夫人齋供

我返回西堤的第二天，華文各報都有報導。由於昨夜過於疲倦，很早就睡了，很多人來訪，都沒有人通知我。其中有越南佛學會女會長阮夫人，專程來請應供。她原先計劃擴大請中越各界名流作陪，但爲我堅拒了，這還是去順化以前就約定了的，但是據說阮夫人來請時，超公忘記了，以爲是二十一，所以拒不應允，後來阮夫人取出超公寫給她的日期，這才沒有話說。

到了二十日的上午十時左右，阮夫人就派車子來接，陪我們去的，有了然師、淨勝及其母親等。齋供是設在尼衆所住的藥師寺。藥師寺內設有女衆佛學院，經常有數十青年尼衆住在寺中學法，據說此寺是阮夫人發心修建的，現在還是由她發心護法，尼衆始得安心修學。

阮夫人的先生名阮有頗，特別陪我們吃飯，彼此談了很多，由淨勝親任翻譯，從

談話中知道阮先生在河內時，曾見過虛大師，因而我也特別客氣。講到自由中國各方面的進步，阮先生非常讚嘆，我對自由越南的進步也作有讚嘆，他說：「越南雖然也在進步，總不及自由中國的進步」！

自由中國的進步，凡是到過臺灣的自由人士，都讚不絕口，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尤其是身爲自由中國的國民一份子，更引以自豪。可是我決不能在越南人面前不作適當的鼓勵，所以我對阮先生說：

「自由中國的進步是長期累積起來的，並不算什麼，貴國從法人統治下獨立起來還沒有好久，能有這樣的進步，才是眞正難得」！

今天吃的是安南齋，但是熱的不是冷的，據說是爲適應我們而如此的。阮夫人很誠敬，很歡喜。

一〇〇 大陸消息一則

二十二日到僑領李良臣先生家中，應李素虹居士午供，聽到從新嘉坡傳來的一則大陸共產黨迫害僧人的悲痛消息。

南天遊化

凡是去過閩南的師友都會知道有一位慧法師的，他在厦門住了二三十年之久，是個老老實實的出家人，既不活動，也不與人爭，可以說是一個沒有任何背景，沒有什麼思想的老僧。現在共產黨連他也不放過，用各種方法來糟蹋他，經過幾次最殘酷的磨折，又看他有剩餘的價值可以利用，便長期的壓榨他的勞力，逼他每天磨豆腐若干！

這當然是令人悲痛的事，但從共產黨的本質上看，卻不值得大驚小怪了。他們根本就是以宗教爲敵人的，爲了迫害宗教徒，不惜用各種卑劣的手段，早已喪失了人性。

李素虹居士是剛剛從新嘉坡回來的，二十一日下午親自到龍華寺看我，她是一位正信的三寶弟子，感情很濃厚，她歡喜的事，捐出幾萬，毫不吝嗇，不高興的事，三元兩元也不肯出。她說曾經在香港見過我，並且曾爲我們送過小菜，我也依稀彷彿的有些印象。

我們在二十二日的中午到她家中應供，她卽住在李良臣的華厦裏，那是一個很大的住宅，李良臣是越南的僑領，在香港、西貢有很大的生意，信佛很虔誠。素虹便是

李良臣的姐姐，現在幫著弟弟做些生意。

午齋作陪者有清禪、妙華等法師，李良臣太夫人及夫人，另有淨華、淨燈二仁者。淨燈是素虹的女兒，現年十一歲，聰明伶俐，她成爲我的歸依弟子。

午齋是玉蘭臣菜館辦的，既豐富，又可口。飯後去參觀一個神廟，李良臣夫人，親駕汽車，陪我們遊覽半天，一直送我們回龍華寺，因爲我疲倦先休息了，她們什麼時候走的，我一點也不知道。

一〇一　在明月居士林啓發正信

二十三日是在明月居士林應供說法，這是在很久之前就決定了的，中越弘法歸來，杜柏堅居士又來禮請。那天的清晨，看到亞洲日報有一條消息，其中有一段說：「……爲表隆重，該林林長楊業城，於昨（二十二）日發出請柬，邀請文教界名流暨佛教善信，屆時蒞臨參加云」。

九時到達居士林，林中諸道友在門口列隊歡迎，迎至大殿禮佛後，諸善信由杜柏堅行腔，向我頂禮。我看到越華聽衆來得實在不少，又聽說有很多人是神佛不分的，

常常扶乩，覺得這與佛法頗不相應，爲了掃除這些人的謬執迷信，我遂以「佛法是自力的宗教」，顯示佛法精神在自我，而不在仰仗他力，「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各人了」。這雖然是通俗的說法，但却含有很高的至理，因爲每個人的本身問題，如不自己設法解決，專門仰賴他人幫忙，那必將是會失望的。一般不解佛法眞義或名爲信仰佛教而實非信仰佛教的人，以爲佛法是他力的，可向外在的他方祈求，這眞是個極大的錯誤，亦是對佛法的最大誤解。

爲了糾正人們的錯誤，我不能不以佛法的正義，在這樣的環境下，向熱烈愛戴的聽衆，作嚴正的訓示，以期他們回頭，自己發心自己努力。

講畢用齋，楊業城等居士果然破費了很多的錢，請了很多人作陪，素齋又做得相當好，我這次來弘法，他們出了很大的力量，實在是衷心感謝。

飯後細雨紛飛，我在雨中去參觀了兩個道場，一是近郊的一座大廟，規模相當大，可惜祇住二三僧人，一片落寞的景象，使人看了不禁有淒涼之感。我又冒雨登車，去參觀一個從北越遷來的尼寺，因爲該寺的道路狹窄，汽車不能開進，我們便冒雨進去，到了該寺，我的海青都濕了，鞋子也爲爛泥沾汚，該寺的達空師等，非常的感動

，認爲這是難得的光榮幸事！坐了很久，雨停後離去。

一〇二　訪天主教阮主教

我駐越南大使館派蔡念因先生來徵求我的意見，問我可不可以見見越南天主教的大主教，我以爲彼雖是異教徒，但爲了宗教徒作友誼的聯繫，見見面也是一件好事，當時我一口承允了。

二十四日上午八時，蔡念因先生和魏秘書來龍華寺，陪我乘車直馳西貢阮文賢主教的住所。這是一座天主教的教堂。據說越南的大主教，過去是法國人擔任的，越南人任主教，這是最近的事。

我們來到，被導至會客室，略坐兩分鐘，阮文賢主教從外面進來，經過魏秘書的彼此介紹，我們作了握手禮，各就主客位坐下來。

阮主教全身著黑色衣服，掛有主教的綬帶，完全是接見貴賓的裝扮。彼此先作寒喧後，就談到今日世界的災害，今日人類的苦難。我對他說：

「今日人類苦難的造成，主要是由共產思想毒素的傳播，如要挽救人類的苦難，

先要肅清共產思想的毒素，如何肅清這一毒素，不得不有賴我們各宗教的努力了」。

他對我這一個看法，表示深有同感，他也承認共產黨是天主教徒的大敵。我又說：

「共產黨有它一套麻醉人們的思想理論的，但在本質上，它是滅絕人倫的，是泯滅人性的，是慘無人道的，是奴役人群的。可是宗教，不論那一類型的宗教，都是尊重人性的，是慈愛人群的，是重視人倫的，是提倡人道的，宗教和共產，一切一切正是相反，所以唯有宗教可以抵制共產思想的泛濫，可以肅清共產思想的毒素」。

這時他說：「共產黨確是今日人類的大患，但依我們天主教的教義說，神愛世人，不但愛自己的親人，更要愛自己的仇敵，所以我們對付共產黨的辦法，主要的是重於感化，促使它覺悟，不能以一般的手段來對它」。

爲我們翻譯的，是大使館的魏秘書，因爲魏秘書和阮主教都精通法文，他們便以法文爲主。

我說：「共產黨的排他性很强，它是不容異己者存在的野心家，我們宗教是對治共產黨毒素的，決不能像共產黨一樣的含有排他性，應該俱有寬容性，涵蓋性，如此

才能感化野心家，才能抵擋共產黨的逆潮」！

不必解釋，我的話就是針對他誇張他們天主教博愛之說而發的，暗示他排外性極强的天主教，是該放棄狹窄的作風，也暗示出沒有寬容性、涵蓋性的天主教教義，卽不能稱之爲究竟的博愛。同時也是說以天主教的博愛，是不足以感化共產黨的。

我更進一步的向他建議，各種宗教徒應本著寬容的精神，祛除排除異己的心理，聯誼感情，共同的爲促進世界和平人類安樂而努力。

和阮主教交談，歷一小時之久，談話的氣氛非常融洽。

一〇三　歸依三寶的一群善信

在越南弘法將近一個半月，也像在泰柬遊化一樣的，曾經引導許多男女善信，歸依佛教。我前前後後爲很多人說三歸或五戒，有的是爲了適應個人的環境，而予以方便，有的是依照儀規而作的隆重宣說歸依。

陳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對我的來越，特別的歡喜，我在西堤每次說法，她都前往聽講，也曾爲我翻譯，她的女兒陳色燕小姐，第一個發心歸依，我予以方便歸依，

這就是在商會說法時爲我翻譯，有突出表現的淨勝仁者。

妙法精舍的主人白瑞緣，是立志來臺求法的女青年，她的母親歸依印公導師的師父清念老和尚，她本人年紀不大，也稍有一點天眞，信佛很誠。可是看到比丘，不大懂得禮節，我來越弘法，她祇要見到我就頂禮，並且請求歸依我，她曾數度請我應供說法，在我第二次到她所主持的精舍說法時，卽正式的歸依我，成爲我在越南的第二個弟子，我在說歸依時，特別提出佛弟子應有的禮貌給予開示，她眞是改變了，這就是後來到臺灣讀書的淨華仁者。

中華總商會秘書長張文和先生，也特別的和我有緣，曾熱心的護持我，出了不小的力量，他的夫人及公子小姐要歸依我，要我方便的說歸依，這也是殊勝的因緣，這是第三次收歸依弟子。

五日下午三時，我在龍華寺爲六十餘人說三歸依，這是我來越後的第一次正式說三歸，一切都是按照儀規做的。

二十一日菩提蘭若連寬發與何寬展居士的女婿劉金官發心歸依，我中午到菩提蘭若應供，午餐相當豐富，可是由於疲勞，總是吃不下，午後二時說歸戒，這時我才知

道不是少數人，而是八十餘人的集體歸依，超公及清禪師等，協助歸依儀式，使儀式特別隆重，時間也就特別拉長。又因爲在開示時都照我的意見講出，由淨勝譯爲粵語，所以時間更拉長了，使歸依者跪站良久，但個個都充滿歡喜。

李良臣姐姐素虹居士請應供，她的女兒歸依我，這是淨燈。也是方便說歸依的，儀式很簡單。

二十七日重到覺華精舍應供，午後二時爲該精舍的信徒舉行歸戒。覺華精舍的住持唯眞師，是金邊唯定師的姐姐，兩姊妹同出家，都很能做事，她們對我的護持也一致的熱心，這次在覺華精舍說歸戒，整整有三十個善信，儀式也極鄭重。

一〇四　亞洲文化協會講亞洲文化

越南亞洲文化研究協會，是集越南第一流學者所組織成的學術研究機構，該會主席阮登淑先生是越南大學東方哲學教授，在越南學術界有很高的聲譽和影響力。他對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一向是尊崇欽仰的，也不遺餘力的從事宣揚。華僑文化界人士對他的印象相當好，常常在著文講說中引證他的話並加以讚揚。

這位阮登淑教授很想請我到亞洲文化研究協會去作一次學術性的專題演講，他找到和我接近的張文和秘書長，張秘書長便陪同他來龍華寺禮請。

二十七日亞洲日報發表一則新聞謂：「越南亞洲文化研究協會，以自由中國大乘佛教演培大師，對於儒家思想及佛學造詣甚深，可謂亞洲文化學者。該會特定於本星期日（二七）上午九時，在西貢黎文悅街該會內舉行歡迎會，並恭請演培大師作文化專題演講，以宏揚亞洲文化精神……」。

二十七日上午九時該會派車來接，因爲行車錯了方向，所以遲到了半小時之久。我到了，阮主席才安下心，立卽引我到該會的二樓。會堂已坐無虛席，越華文化人士約二百餘人，濟濟一堂外，立於大門口及走廊旁聽者亦不少。當我一入會場，擧座肅然起立，入座後，首由該會主席阮登淑教授致詞，對我的行略與來越弘法經過以及所發生的影響，向聽衆作過介紹，同時他又向在座的聽衆致歉，此卽會堂過窄，以及因爲走錯路途，致延遲演講時間。

阮主席致詞後，我便在聽衆熱烈的掌聲中，開始登臺演說，今天的講題是：「佛教與亞洲文化」。我從文化的意義及其由來，講到文化的性質（包括古代文化、現代

文化、精神文化、物質文化、東方文化及西方文化等），宗教文化（回教文化、耶教文化、佛教文化），以及佛教與亞洲文化等。最後我作這樣的結論：

「從世界文化立場來說，我們首先應從世界上三大宗教系文化，加以分別研究，然後再把這三大系文化冶爲一爐，使成爲世界的新文化，以福利人類」。同時我對亞洲文化的研究者提出希望說：「諸位研究儒家文化之外，須再研究佛教文化，然後再將儒佛兩大文化揉成一片，成爲新的文化，來領導世界人類走上天下一家的大道。其他各類文化，我們都已發現他的弊病，要救世界救人類，唯有以慈悲與以仁爲出發的儒佛文化，才擔當得起。我們肩上責任非常重，我們應毫無畏懼的負起這個重任，爲人類開闢新天地，創造人間的淨土」！

這一次演講，越南之聲廣播電臺，曾派員將我的全部講詞錄音，爲我翻譯的是越語學校校長李文雄先生，他已爲我作過十餘次翻譯了，對於佛教的名詞不再陌生，而這次演講乃是學術性的，所以翻得特別好，可以說是他爲我翻譯最成功的一次。

講畢，阮主席復致誠摯的謝詞，我離會場時，全體聽衆又報以熱烈的掌聲。

李校長在車上對我說：「法師今天的講演非常成功，來聽的都是文化界的知識份

子，大家聽得都很有興趣。不過我最初很對法師躭心，因爲說得很廣，恐怕無法歸結到題目上去，可是法師眞不愧是個老演說家，當你把話題說得很遠，別人以爲無法收拾時，法師話鋒一轉，立刻就轉到本題上來，而且恰到好處，一點不顯得勉强，假定不是個老演說家，絕對不能有這樣的圓滿」。

第二天晚上，張文和秘書長來訪我，閒談中談到亞洲文化研究協會講演事，他說：

「昨天我也去聽的，越南人很眞誠，滿意就說滿意，不滿意就說不滿意。法師昨天的演講，最初他們不滿意，覺得法師把問題拉得太廣，似乎有一點不大對題，感到很大的不耐煩，但等到法師從世界文化轉到亞洲文化，再從亞洲文化轉到佛教與亞洲文化的關係，他們就很喜歡了！覺得法師的演講，是不同於一般常人，簡直是讚不絕口，認爲是很成功的一篇講演。只可惜講的時間太短，如有時間再講一小時，他們都樂意聽的，可見他們對法師的學識有了賞識」。

從這些反應中，我也得到一個經驗。我也覺得在開始時，是講得廣了一點，而這些對學者們來講，似乎是不太必要的。

一〇五　爲佛學大辭典作序和訪越南社會部長

我去順化前夕，越南社會部長阮孟寶先生，專程來龍華寺拜訪我，他的來意是爲了請我爲他們所編的佛學大辭典作一篇序。

可惜，我們言語不通，好多意見無法表達，爲我們翻譯的居士，不能勝任。我很想知道一些越南政府對於華僑入籍問題的官方動機，特別是要告訴他們這一事的利害得失。

在越南的華僑們，普遍的爲入籍問題所困惱，越政府限定的很嚴格，因此很多華僑，爲了生活，爲了職業，不得不申請入越南籍。而我政府一再的交涉，也得不到結果，這事很使華僑怨聲載道。

我向阮部長提出此事，他告訴我說：「現在華僑入籍的問題，祇是暫時性質．一旦中國國民政府回到大陸，這一切自然迎刃而解，我相信中國必定光復大陸，越南必定統一，自然這是越華兩國自由區的人民一致的願望！此一願望必會實現」。

翻譯的人不能勝任，使我無法多作國民外交的工作，這是最大的遺憾。

後來我弘法各地，一直在奔忙著，直到從中越返回西堤的第三天，才抽出了兩個小時，寫了一千多字的序文，了却一樁心願。

二十五日應阮孟寶、白文末二先生之邀請，去白居士的府上談談，順便將我爲他們寫的佛教大辭典序帶去交給他們。約二時許，白居士親自來接，到了他的府上，意外的看到約有三十餘位男女善信在門前迎候。據說這些人，是常和白先生在一起研究佛法的。我在舍利寺講經，他們每晚都去聽的，因此對我早就熟知了。

我這次去白府，又沒有人充任翻譯，這眞是一件苦事，他們有話要對我說，說不出來，我有什麼意見要向他們表達，也表達不出來。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像有無限的話，要和我傾訴，可是言語不通，沒有辦法。他的表情是眞摯的，竟急得眼睛都潤濕了。這種眞情的流露，竟使我也受到很大的感動。

幸虧有一二人能作筆談，總算是能夠懂得一點對方的意思。有位女居士，說曾在河內看過太虛大師，並爲她的先生題了「發菩提心」四個字，這次她全家從北越避赤禍來南越，很多東西都丟掉了，虛大師寫的字，却帶了出來。由此亦可見她們對於虛大師的尊敬，是到了怎樣的程度。

他們這樣珍重虛大師的墨寶，在我聽來自然是滿心歡喜的，可是却也招來一身麻煩，在座的諸善男信女，全體要求我爲他們每一人寫幾個字留作紀念。還是超公多智，替我答應，但要回去後寫，再交白先生轉交他們。這雖是解了當時的圍，我却因此忙了一天的時間。

白居士又引我們到他的三樓，參觀他的佛堂，那是一個很寬濶、很莊嚴的佛堂，我將序文交給他，他喜歡得不得了，要將這張照片放大成八寸的，掛在佛堂牆上，請我送給他們一張照片，刋在序文裏。我正好帶有照片，白居士看了又對我說：「我以示我對法師的尊敬」。

他準備了很豐富的茶點，因爲時在下午，我與超公因爲持午的關係，不能受供，他感到很大的失望，後來我們表示，將我們的一份帶回去，作爲明日的早點，他才轉爲歡喜！

一〇六　辭行和餞行

到了二十七日，我在越南的弘法，即告結束，本想立即轉香港繼續遊化的，可是

很多團體和善信，要爲我餞行，因爲來請者太多，我便一一婉辭，然而還有好多人是辭不掉的，祇好排出日程，一一的去領受盛意。

覺華精舍、妙法精舍、南普陀等佛教道場都爲我設齋餞行，彼此都是自己人，沒有什麼可記載的。

從二十七八日開始，龍華寺的客人開始增加，這都是感到我即將離開越南，表示惜別的，我們送走了一批又是一批，彼此都有些依依不捨。

三十日中午，中國國民黨駐西貢直屬西支部的全體執監委員。我和超公到時，張秘書長君魯已在等候，我很感謝他的盛意，將我的佛像經書和各種資料二十七公斤，藉我政府派來專機接僑生暑期回國服務隊飛往臺灣之便，帶回臺北交善導寺悟一法師。現在又承他爲我餞行，這完全是由於在反共抗俄的共同信念下，建立起來的友誼。

在這裏，我要將兩件外交上的大事作一補述：一個是可喜的事，即是我駐越公使館從本月份開始昇格爲大使館，袁子健公使昇爲大使。另一件事是令人沮喪的事，即是柬埔寨在這一天承認了共匪政權，我政府以沉痛的語句，宣佈關閉駐金邊領事館！

共匪在柬埔寨所作的滲透已經贏得第一回合的勝利，我們所作的努力終於無法挽回頹勢，落得慘敗！而那一群忠貞的僑胞，便隨著陷入更痛苦的深淵中。

在西支部爲我歡餞的席間，大使館來電話透露這一消息，張君魯秘書長立刻就告辭前往大使館商議這一件外交突變的事。全體都非常悲憤，然而，最痛心的正是我這個方外人。

席間越華晚報社長對我說：「法師這次來越弘法，據我們從各方面的反應看來，可以說是相當成功。越人方面，對法師有著一致的好評，最使他們讚嘆的：第一、法師每次演講，不論講好久的時間，不飲一口茶，聲音始終是那樣的洪亮；第二、法師每次演講，不論在什麼地方，沒有講過重複的，每次都有新的不同內容；第三、法師每次演講，態度都很莊嚴，言詞都很清楚，不快不慢的一字一字吐露，越南人很少看到有這樣的法師，所以大家對於法師的印象好極了。法師這次來越，雖然是個人弘法的性質，但對中越邦交的促進，發生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們對法師這次辛勞，表示一點感佩之意」！

他這樣的說，使我增加慚愧！我乃是一個苦惱的雲水僧，學德都嫌不夠，談不上

有什麼影響力，他們這樣說，我祇好這樣聽就是了。

八月一日是我駐越南大使袁子健設齋歡送，他特派魏秘書在前兩天卽來邀請。這一天的上午十時左右，乘蔡念因先生的座車，赴大使公館應供。

到了大使公館，大使及夫人都出來迎接，客氣非常。進去休息，首先談些越南的一般情形，隨卽轉到信仰上去，我對袁子健大使說：

「越南在法人統治時代，雖然說是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佛教在發展上，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又處處給予天主教徒便利，對於信仰佛教的給予很多的歧視，因而法人統治時，佛教在越南，一度陷於低潮。獨立後的越南人，普遍的嚮往固有的傳統，很多信仰天主教的，現在重新改信佛教了。今日越南，信佛可以說是很普遍，對我國的孔子學說，也很敬重」。

大使對此深有同感，他極力讚嘆我的『貢獻』，我說：

「我實在無德無學，談不到有什麼貢獻。至於越南人如此歡迎我尊崇我，實在是由於越南的佛教是從中國傳來的，看到我也就親如家人，所以特別親熱一些」。

袁大使說：「法師不必客氣！據我所知道的，法師這次來越，發生很大的影響力

，對我們外交工作，也有很大的幫助，眞是難得」！

我在這時，向他提議，要想爭取越南人的友誼，卽不可忽視佛教的力量。我說：「如果能夠經常有法師來越南弘法，相信中越邦交會有更進一步的改善」。

袁大使說：「法師說的一點不錯，我們政府應該在這方面多多注意。不但越南需要藉重佛教力量，東南亞其他國家也同樣的需要佛教的力量」。

這是都有認識的，佛教在東南亞的作用，無法形容，但是執政者並不運用，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午齋的作陪者，除超公外，有蔡念因先生及佛教居士林林長楊業城居士、魏秘書、凌參事等，剛好一桌。大使的厨師是浙江人，所以燒的蔬菜，很有一點江浙口味，出國三月，除在龍華寺曾吃到家鄉味外，在外以今天算是第一次吃到江浙味。

飯後略坐片刻，卽向大使辭謝，大使夫婦一直送到門口，我們車子開走了，他才返回。二日是由龍華寺的護法蔡念因、黃炎佳、李錦棠、呂炳倫等居士聯合起來，設圓滿齋，請我應供。雖沒有外客，但也來了三桌人，這都是超公的忠實信徒，大家歡聚，喜樂融融，忘却了人我是非，令人興奮。

我來越南這麼久了，接受很多越南人的歡迎和供養，但是主動歡迎我的梅會長和黎玉葉，還沒有去訪問過他們，現在即將離開越南了，不能不去辭行。

首先去訪黎玉葉先生，他是這次歡迎大會的秘書，很多事都由他來佈置安排的。我們前去，請到一位從越北避難來的華僑某居士爲翻譯。

葉先生的家，是一座西式的洋房，內部各種陳設很好，他們是全家信佛，可以說是佛教家庭。

我們去了，他和全家兒女六七人出來爲我們頂禮，他很感動的說：

「法師來到敝國弘法，我們有很多地方招待不週，眞是慚愧萬分。我是一個三寶弟子，爲佛教服務，是應盡的責任，侍奉法師，更是我的光榮」！

我們致過謝意，即離開，轉到梅會長的府上。

這幾天的梅會長正在患病，但精神很好，見到我們來了，很感到驚喜。

來西堤一直和他接近，這也是特別有緣，我說了一些慰問的話，並致過謝意，就告辭了。

他的住宅很大，從廳中陳設上看，知道是個世家。

在離越的前兩天，我和超公特地去華嚴寺，向壽冶和尚辭行。我抽出時間，在華嚴寺住了一夜，想多和壽老談談，可惜那晚上壽老發心放燄口，沒有多談。第二天清晨離開，受到該寺信衆的歡送。

一〇七　越華佛教人士聯合歡送大會

二日是我離開越南的前夕，越華佛教界人士，特別舉行聯合歡送大會。我們在四時抵達舍利寺，看到大講堂一桌一桌的擺設，知道又是一個隆重的大場面。初則不見有什麼人，但到茶會開始時，全部大講堂都坐滿了，據估計又有一千多人。

其歡送大會上各種情形，在三日各報上都有詳盡的報導。茲抄錄遠東日報的新聞如下：

訪越宏法四旬大願完成

演培法師今晨返臺

始合而離，方聚卽散

五點觀感　三大願望

南天遊化

（本報專訊）自由中國佛教大乘演培大法師，已於今（三）日晨乘法航班機離貢飛港，逗留一週後，始啓程遄返臺北善導寺。此間華越佛教人士各信衆，到機場歡送者甚衆。

昨（二）日下午四時，華越佛教人士千餘人，特假西貢舍利寺設盛大茶會熱烈歡送演培大法師，到有中越各法師、比丘尼、男女居士等千餘人。首由越華佛教聯合會主席梅壽傳居士致歡送詞，繼由龍華寺住持超塵法師代表我華僑佛教人士致歡送詞，最後演培大法師起立致答詞，茶會迄六時許始散。

茲將越華佛教聯合會主席梅壽傳居士歡送詞誌後：

各位法師！各位來賓！各位男女居士！

今天是我們越華佛教徒聯合舉行歡送演培法師大會，本人代表華越佛教徒來講幾句話。

這個莊嚴的歡送會裏，表現出我們華越佛教徒親愛的感情，我們也感謝演培法師，花費了很多的精神和時間，從中國方面來到宣揚佛法。

敬告法師：自從法師來到越南一個多月，法師曾到舍利寺弘法六次，和到過很

多很多的地方弘法，華越佛教徒得恭聽到高深的法理，每個人的心裏都很感到法師的偉大精神，所以無論在南越各地，及中越順化、芽莊、大勒弘法的時候，每次恭聽說法的人數，都大破紀錄。

敬告法師：這次弘法，法師經已看到越南佛教徒是怎樣的崇奉佛教了！可是這個趨勢，我們還要努力的跟著中國先進國家，再來一個鼓勵和推進，使各國同情和瞭解我們。我們根據「同體大悲」的教理，很希望中越兩個國家的佛教聯繫起來，更希望中國和越南的文化能夠交流，使佛教慈悲博愛的精神發揚到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去。

我們希望法師把我們的意見帶到貴國去，更希望法師幫助我們得到關於佛教理論的材料，俾我們參考和傳播到越南全國。

最後，恭祝法師旅途安適，普度衆生，完成大願。

演培法師致答詞：

會長梅壽傳居士！副會長超塵法師！諸位法師！諸位越華善男信女！

時間過得眞快，本人來越弘法，忽忽已逾四旬，在此期間，既蒙熱烈歡迎，復

荷慇懃招待，隆情盛意，感激之餘，將永誌不忘。值斯臨別前夕，謹就觀感所及，以及今後願望，略述數點如下：

一、越南與中國，在歷史上，有著極深切之關係，固爲盡人皆知之事實，但若不深入越南各地作實際觀察，恐尚不知中越兩國關係之深。本人此次在越月餘，足跡遍於中南越各大城市，若見若聞，殊感中越兩大國家，在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建築雕刻，以及文化思想各方面，在在都足以證明爲同文同種，兄弟之邦。故余每至一地，毫無生疏之感。

二、中越兩國之所以如是深切，實爲越南受中國文化影響殊深，故越中一帶之越南友人，頗多精通我國漢學。是諸友人，不僅念念不忘中國文化，且更進一步倡導中國文化，以中國文化爲亞洲文化之主流。如是非特見中國文化將在越南發揚光大，而我中越兩大民族友誼，從此亦將更臻親密。是以本人對此，感到無限欣慰。

三、越南不僅接受中國文化，並接受中國佛教信仰，越南佛教來自中國，此爲歷史事實，而爲任何人所不容否認者。此番遊化越南各地，與諸出家同道接觸，雖因言語隔閡，不克親切暢談，第諸同道由於研究佛法因緣，皆通漢學，故得以筆談

，覺方便甚多。因此，吾人得知中國文化，頗多保留於越南佛教中，今日在越弘揚佛法，亦卽發揚中國文化。

四、余來越後，初在西堤弘法，次赴各地遊訪，使我印象最深而大受感動，卽越南各地友人與我僑胞相處，其關係極爲融洽。故余每至一地，俱由華越佛教人士，聯合歡迎招待，而越南友人之熱情，我僑胞之至愛，彌足令人感奮。此種如兄若弟之友愛精神，以余觀之，覺得最爲難得，最值讚喜，深望此一和善相處之關係，永遠如是保持下去。

五、越南各地信佛之善男信女，不僅奉佛敬僧，極爲虔誠，且對聽法亦具無限熱忱。此種精神，殊值讚嘆。其尤難得者，卽越南各地信佛之士，非唯老年，亦多青年，此實爲越南佛教之新氣象。佛教青年，爲佛教新血輪，許多莊嚴佛化事業，有賴佛教青年推動，故青年信佛者衆，卽顯示其國佛教具有蓬勃生機，是以本人對此，特感無限興奮。

以上說明本人之觀感，以下再說余之願望：

一、中越兩大民族關係既如是深切，文化思想，宗教信仰，又如是相同，如說

世界各民族應大團結，吾以爲中越兩大民族，最宜先團結起來。關於此點，我願先從華越兩國佛教聯繫作起，進而擴展爲兩大民族緊密合作，共同發揚亞洲信仰中心之佛教，及亞洲文化主流之中國文化，使慈悲爲懷之大乘佛教，仁愛爲本之中國文化，得以流傳於全世界。使全世界人類，都沐浴在我大乘佛教眞理中，深坐在我中國優良文化宮內，受仁愛之潤澤，慈悲之救護，而得身心泰然，自在解脫！

二、就佛教言，今日流行亞洲各地佛教，要分爲南傳小乘與北傳大乘兩大系，奉行南傳小乘佛教各國佛徒，爲發揚彼小乘教義，彼此之間現已有聯繫，而我奉行北傳大乘佛教各國之佛徒，迄今仍各自宣傳佛化，彼此之間毫無聯繫之可言，不能不說爲一大憾事。日前我與梅會長談到大乘佛教之推動，梅會長深望由中越佛教之聯繫，進而促進大乘佛教各國間之聯繫，以强化大乘佛教各國間之關係，俾得共同推行世界大乘佛教運動，以實現佛陀出世救人之本懷。余對此頗有同感，吾願我華越兩國佛教徒，首先來做此聯繫工作，以此聯繫爲基點，進而消弭南北傳之界限，塡平大小乘之鴻溝，本六和之精神，行六度之教化，淨化世間爲大同、和平、自由之世界。

三、誰都知道，一部人類史，爲一部人類奮鬪史，誰不能奮鬪前進，誰將在人類舞臺上倒下去。今日世界已步入原子時代，今日人類已邁上原子大道，吾佛教徒如不能隨時代進步而進步，勢將爲時代浪花襲擊而淹沒。是以吾願我華僑佛教界，認清時代，努力上進，追求佛陀眞理，淨化時代人心，莊嚴人間淨土，實現世界大同，實爲我佛教徒應盡之天職，唯願每一華僑佛教徒，共向此一崇高偉大之目標前進。

明日卽將與諸位告別，始合而離，方聚卽散，爲世間實相，亦無常眞理，從玆雖形各一方，設吾人精神感通，實不啻常相聚首一堂。

一〇八　愛別離苦——告別越南

華越佛教人士聯合歡送大會到七點鐘才結束。梅會長贈送我紀念物，我贈送他們俱舍論頌講記一部，又爲他們題詞留念。我分別和許多善信攝影拍照，每個人都是離別依依，令人感動。

晚間回龍華寺，又有一批越人來到，而華僑也紛紛的來到送行，使我應接不暇，

不是問我幾時再來，就是祝我旅途平安，再不然就是請我爲法珍重！場面之感人，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會爲之哽咽！

直到一點鐘，人始散去，安息了兩個多小時，到了三日的早晨四時，我起身照例的禮佛誦經後，來送的人卽湧到了。早餐後，蔡念因、李錦棠等居士的車子來接，一起到舍利寺去。車到舍利寺，該寺門口已擠滿了來送行的人，越華會會長黃南雄老先生，也擠在送行人群當中，他親切的對我說：

「中越是一家，我們都是信仰佛教的，希望法師對於中越的聯繫，多多貢獻一點力量，恢復過去中越的友好關係」。老先生至飛機場，到了機場看到又有更多的人已在等候歡送。在歡送人群當中，看到了昨天一片古道熱腸，令人感動。

七時左右，約有四十多輛汽車，護送我始從新嘉坡返西堤的南普陀老當家證亮和尙，這是意外的。

這時又掀起照像的熱潮，記者們請求照像，信徒們也請求留影，一時和這些人照相，一時又和另一批人合影，每個人都有很多話要說，但是都得不到機會來說，我也是如此，恨不能一一的暢談幾句。有很多越南善信包圍上來，請我簽字，有的請我簽

在經本上，有的簽在課本上，直到機場播出請客人登機，還有很多人沒有簽到。

在機場中，我看到很多人流淚，我也有些酸痛，這眞是愛別離苦。

南天遊化

轉經香港

一〇九　抵港應邀說法

飛機飛行四小時，到達香港啓德機場，優曇、佛宗、達道、松泉、澄眞、文珠等法師，陳靜濤、毛文達、黃本眞、陳慶增、陳慶旋等居士前來迎接。承他們的盛情，在我由臺灣啓程經香港時，前來迎接，這次返臺路過香港，又麻煩了他們。

根據香港的法規，過境的旅客，可以在港作三天的停留，我便接受許多師友們的盛意，準備在港作幾次演講。

這有幾個巧合，第一個巧合是我三十八年由大陸廈門逃難來港，是六月十九觀音菩薩聖誕的前夕，今天也正是觀音聖誕的前夕；另一個巧合是我這次由港飛泰弘法是三日（五月），這次歸來又是三日（八月），正好是三個月。

上次過港時住在優曇法師的菩薩學處，這次也下榻在那一個精緻的道場。彼此是知己，都感到特別的歡喜，我未在其他地方停留，立刻過海到優法師的地方休息。晚

上有幾位記者來訪，又有好多位居士來看我，到了很晚才得到休息。

四日晨讀到華僑、星島、工商三報，均刊有我來港的消息，其中對我的經歷，和三月弘法的大概情形，都作有報導，其中大同小異的說：「……留港期中，本港佛教聯合會、正覺蓮社、東蓮覺苑、中華佛教圖書館等佛教團體，將邀請演培法師說法，故在港將有旬日駐錫……」。

報上對我在港說法的日程，有了這樣的報導，又說我將駐錫旬日，在事實上我是過境的旅客，祇能在港住三天，如何能應各方面的邀請說法呢？這成爲我遇到的苦惱問題。而這一天，各方面的道場，眞的紛紛前來邀請說法了，同時在三月前，我過港時卽曾許下願，到這時不能不還願了！所以我第一件要辦的事，就是住留期限的問題，我向優曇法師說出此意，優師却告訴我，他已經轉請許幫辦去申請延長居留期限了，我聽到這消息，不期然的，和優師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一一〇　請准延期住留接受歡宴

但是我還恐怕手續有問題，沒有敢肯定的排定日程，並在四日的一整天內，將壽

冶老和尚託我在港辦理的一些事情，都作了交代，也將樂助觀音義學的捐款交了大光法師，預約大般若經的事也和陳寬恆居士了清本眞居士等代辦了，我也親自去拜訪一些應拜訪的前輩，和訪幾個熱心文化事業的發心居士。這些都是爲了恐怕萬一請不准延長居留期限，而預作的安排。

五日的上午，許幫辦告訴我，一切手續都辦好了，我居留的期限獲得批准，這時才敢將邀請說法者，編排一個日程。可是，也正在此時傳來颱風的消息，香港發出了警報，預告將有暴風暴雨，而且會連續兩三天不能放晴，但是我仍然不顧慮這些，因爲時間有限，來請者又多，即使是暴風暴雨，我也不變初衷的說法。

說法的日程排定如下：六日七時半在寶覺學校大禮堂公開講演；七日中午普賢佛院吐登喇嘛金剛上師設齋供養，晚上七時半仍在寶覺學校說法；八日在佛教講堂說法；九日晚在正覺蓮社說法；十日晚在中華佛教圖書館說法，十一日返臺。

五日的中午首先接受優曇、覺光、度輪、嚴寬祜、許寬恆、毛文達等居士的聯合歡宴，地點是佛有緣素菜館。因爲都是自己人，彼此聚集一處，令人興奮，席間是充滿法喜的。

一一一　颱風中三度說法

八月六日果然是風雨交加，全港進入颱風來襲的恐怖狀態中，到了傍晚，風雨大作，我也就在這時，開始作來港後的首次說法，地點卽是規模極大的寶覺學校。該校的校址在山光道，不用說，來聽的聽衆受了很大的影響，可是仍然有一百多位善信來聽，充分的表現了求法無畏的精神，使我在不安中，爲之感動。

講演開始，由陳靜濤居士持香來請，到了禮堂，禮佛後，先由陳居士爲我介紹，隨卽開講，講題是「親近善士」，由江妙吉祥居士翻譯，這是最理想的，我可以說這次出外弘法，在譯粵語方面要以這次譯得最好了，我一方面由於翻譯得好，另一方面由於聽衆不畏風雨的求法精神感人，所以講得特別有力氣。

七日風雨稍稍減少，普賢佛院吐登喇嘛金剛上師，很客氣的假佛有緣素食館爲我接風，並請優曇、覺光、松泉、度輪、智梵諸法師，及陳靜濤、嚴寬祜、毛文達、梁誠居士作陪，盛意殷殷，殊爲可感。

晚上七時半仍在寶覺學校說法，今天請法主是許寬恆居士，許居士的老母爲松泉

法師的護法，七年前我在香港時就認識了的，不過以前我對許居士本人並沒有相談，原因在於他以前還不怎麼信佛，他之發心學佛並熱心於佛教事業，還是近兩年才開始的，今晚來請，具有很誠懇的心。

說法開始，由陳靜濤老居士報告今晚請主許居士的發心和功德，接著卽由我說法，我的講題是「聽聞正法」。這是和昨晚所講的「親近善士」，是有連貫性的，也可以說是一個講題，由於它可長可短，在昨晚又特別有精神，講得更深入一些，所以祇講了一半，今晚便是接續著講。

翻譯粵語的換了黃本眞居士，以我聽來並不亞於妙吉祥。從這裏也可看出香港的人材，比較齊備。

風雖稍停，大雨却是照樣的傾盆而下，然而聽衆仍有一百多人，可以說是難得了。

靜濤老居士的孫子慶臺，聽了我講以後非常喜歡，他能記得很清楚，回去了還能說給別人聽，亦可以說是善根深厚了，也許和我有緣，他發心歸依我了，他的興趣非常濃厚，這是很使人高興的。

九日在佛教講堂說法，請主是度輪法師，佛教講堂是在愉園大厦的第十二樓上，這一天雖然仍然是大風大雨，但講堂裏擠滿了人，每個人都很肅靜的在聽，我的講題爲「談談佛陀的功德」，翻譯是度輪法師年僅十七歲的歸依徒弟，最初翻譯，不特聲音洪亮，口詞清楚，而且也少有遺漏，可以說是很好的翻譯。但稍講到理論時，不免遺漏過多，難以譯出了，他如果能對佛法加以學習，是個可造就的人材。

一一二 鹿野苑和東普陀訪舊

佛宗法師離開鹿野苑好多年了，他近奉明常老和尙的慈命，於七日返回去，本來我想送他回去的，但因來訪者太多，忙於應接，未能如願。到了九日，我才抽出時間去鹿野苑看明常老和尙，早晨八時，由澄眞法師、本眞居士陪同過海去荃灣，拜見了明常老和尙。

鹿野苑是個大好的道場，但需要力壯者推動法務，現在佛宗法師回去了，我願望這一道場能夠一天一天的興隆起來。

明常老和尙和我談了很多，彼此談到往日鹿野苑的盛況，再看現在的冷落，都有

無限的感慨。特別是明老在談到近些年來的狀況，更是憂心忡忡，他老人家也殷切的希望此一道場能夠重振。

在荃灣我又到東普陀看茂峯老法師，茂老在大陸淪陷後，救濟了不少逃港的難僧，令人敬佩。和他分別七年了，我一直在懷念著，他仍然認識我。我們談了很多過去的事，和現在臺灣的佛教狀態。我曾問他：

「你老過去曾住持過臺灣獅頭山某寺，聽說現在有人希望你老回去住持，不知有沒有這個意思」？

「是！我住持過的該寺，曾經有人請我回去，但是這裏走不開，何況我年紀大了，也不想多動，就在這裏住下去算了」。

一一三　正覺蓮社及佛教圖書館開示

九日下午從荃灣返回香港，說間繼續說法，地點是在正覺蓮社。

這一天正好是正覺蓮社舉行第四屆第九十七次週六念佛會，藉此機會請我說法。天氣放晴了，來參加的人很多，首由陳靜濤居士致歡迎詞，繼由我開講，講題是「十

善爲和樂善生之本」。仍由江妙吉祥翻譯粵語。

事後有很多人對我這次說法，以含帶感情的口吻來讚歎，認爲宣說佛法的人，必須像我這樣講，才能適應新時代中的衆生。第二天的華僑日報，也作有描述。

我這次在港弘法中有個特點，就是來聽的聽衆中，以出家人爲多，這種現象還要超過泰國，至於柬、越方面，更是未曾見到。這使我想起過去大陸上叢林裏講經的情形，那是多半爲出家僧衆聽的，很少有在家居士。而今日臺灣，每次講經法會，很少有出家人聽經，眞是怪事！

十日中午應倓虛老法師午供，倓老今年八十四歲，法躬還很健康，眞是難得。昨晚就在他所主辦的中華佛教圖書館說法，這也是此次出來遊化各地所作的七十餘次演講中的最後一次演講。

圖書館請我說法的消息，已向聽衆報告多少次了，終因我遲遲來港，直到今日才兌現。聽衆確實不少，翻譯的人也翻譯得不錯。

講約兩小時，結束了我三個多月的說法。作晚到達道法師的精舍住宿，該舍在半山上，晚間可以看到港九的夜景，如置身畫境中，心裏感到無比的輕鬆，爲了貪看萬

家燈火的夜景，直到十二時始入睡。

一一四　結束遊化返回臺北

我的行李衣物已在前兩天，請惠光法師帶返臺灣，十一日我很輕便的下山過海，優師、靜公、慶臺等陪我到達啓德機場，佛宗、達道、妙智、澄眞、文珠、本眞、弘法、慶安等法師居士到機場送行。此次出國，來回經港，來來去去的都承他們接送，說起來令人感激，謹在這裏向他們遙致謝意！

飛機二時起飛，五時到達臺北松山機場，即看到一百多位，法師居士們前來迎接。

到此，我結束了整整一百天的弘化生涯。返回了自由祖國的國門。我下了飛機，

跋

去年八月初，演公上人從海外遊化歸來，爲佛教帶來前所少見的熱潮；年老的一輩覺得演師的成功，正是佛教重振的先聲，而在歡喜讚嘆；年輕的一輩，從演師所作的努力和貢獻當中，受到新的啓發，得到了有力的鼓勵。

當時的各佛教刊物，對演師的三月遊化經過，都作有報導，一些熱心弘法的信徒們，也把眼光集中到這件事情上去，各方面的反應，更都認爲這是具有深長意義的一次弘化，其影響之大，一時還沒辦法來判斷。因此，大家對於各種刊物的報導，並不感到滿意，於是，有很多道場懇請演師講解此行的見聞，各刊物也紛紛請求演師發表一些觀感。

據我所知道的，演師曾經前後在臺北善導寺，臺中省佛教分會，新竹福嚴精舍，以及汐止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等處，向熱心的信徒們講過幾次，又在海潮音月刊上發表過幾篇報告性的文章，但這仍然是片斷的講敍，同樣的不能滿足信徒的願望。

『今日佛教』月刊的社務委員們，認爲演師遊化海外，無論在增進邦交上，在促

南天遊化

進文化交流上，在發揚大乘佛法上，都有極輝煌的成就，以當前的環境來說，固然是有功於國家，有功於佛教；以歷史的觀點來看，這也必然是一個里程碑，有其流傳價值的，應該將全部資料加以整理，作一個有系統的報導。今刋也全力爭取發表這篇報導的光榮。同時，我們的演師，一向是盡竭一切力量來維護今刋的，雖然不願爲自己設想，但是凡能有利於今刋的事，就會欣然的接受。

可是，演師除了住持善導寺的法務以外，又在福嚴精舍領導修學，經常奔走在臺北新竹之間，另外還要爲海潮音月刋執筆撰稿，在各道場講經，到監獄度化，去各學府說法，開示紛紛來見的信徒，答覆各界人士對佛法的質疑，沉重的工作，使他終日忙碌，再也沒有辦法分出精力去回憶遊化的經過，更抽不出時間來寫遊記一類的文章。

當時我正在秀峰山靜居，演師便找到我，命我負責整理這一篇文稿，把他的日記，以及越南廖德珍領事代爲搜集的剪報，泰國曼谷龍華佛教社和東京金邊中華正覺寺所搜集的各種資料，交給了我，並且給予我很大的信任，讓我決定處理內容。但是，他給我幾個原則：一，不誇張成就；二，不掩飾失敗；三，不介入派系糾紛；四，不

批評任何的團體或個人；五，凡能表現大乘精神的，一律加以鼓勵；六，對於能增强國人信心，能促進邦交友誼的資料，注意作適當的强調。

演師的日記，共有兩本，約二十萬字左右，一本是在泰國記的，另一本是在柬埔寨、越南、香港等地記的，這是在一百天的弘化生活中，抽暇忽忙寫下來的，平均每天要記二千字，這種精神和能力，已足夠驚人了，然而，當我讀完這兩本日記，更使我欽佩得五體投地。

第一、我確信『精進』是成功的基礎，但我從來沒有看到有像演師這樣精進不懈的。在那兩本日記中，充分顯示出一股剛毅堅强的奮鬪精神。他到達泰國還不到幾分鐘，立卽昇座說法，展開了遊化的工作。在一百天當中，幾乎得不到半日的閒暇，祇要有人請求開示，沒有不作法布施的，在廣大的信衆面前固然是不顧自己的疲勞而作師吼，就是有一人在聽，仍然是像對千百人說法一樣的不厭其詳的施教；在遊訪聖地道場時當然是有請必講，就是在各種異教外道的團體上也同樣的勇於勗導；在炎陽高張中他能忍受酷熱而行教化，卽在颱風逆襲中他亦不退避的照講不誤。演師在奔波忙碌的弘化生涯裏，不僅沒有忘記了修學，反而更精進的在修學，除了早晚功課之外，

他到處深入的搜集各種資料文獻，隨時隨地的筆錄所見所聞，並且細心的加以整理，而作廣泛的探討。他從來不浪費時間，沒有叫過苦，這不正是孔子『教不倦，學不厭』的表現嗎？

第二、演師的佛學根基，那是早有盛譽的，他能融會佛法，使之貫連起來，而有自己的中心思想。然而演師對於世間學問，也同樣的深入精博，並且都能完整的，有系統的體認，因此，產生突出的智慧，具有獨到的識見。無論在什麼地方講，也無論講什麼，都能圓融無漏的引伸到佛法上，而又能有精密善巧的組織。他講經說法固然是令人讚嘆，他作一般學術講演，也同樣的成功；對知識淺的聽衆以及孩子們可以深入淺出的化導，對於知識份子乃至學者通家更可以發揮；既能適應於高階層或富貴安樂的人們，也能適應基層貧苦禍難的大衆。我們的演師確能做到佛陀『佛以一音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的境界。

第三、不了瞭佛法的人，誤以出家人是消極的，是逃避的，從我們演師的所作所爲，足以印證佛法的積極和精進。演師是積極愛國的一位僧伽，他在這次出國遊化，不知道爲國家做了多少宣傳，尤其是在闡揚反共國策上，他的貢獻更大；演師不僅在

嘴頭上弘揚大乘佛法，也以身力行菩薩道，他勸導信徒救人救世，也眞的以身作則來度救苦難者，來淨化迷亂的社會。這種言行合一的教化，足以當『大乘法師』而無愧。

第四、演師的忠誠，顯現了不可侵犯的正氣。他忠於國家、忠於民族、忠於佛教、忠於已圓寂的親教師——太虛大師，忠於現在的導師——印順法師，也忠於一切朋友。爲了國家，不顧自己的毀譽，不計自己的利害；爲了佛教，則能犧牲一切，捐輸出所有。他對於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更是常在感恩中圖謀報效，毫不動搖信念。

第五、演師心地之純潔，使人難以想象，塵世的汚穢，絲毫沒有玷染。善與惡，是與非，在他心中顯得非常清楚，善良的，正確的，演師會無條件的支持維護，醜惡的，錯誤的，演師卽會不加考慮的排斥，從這兩本日記裏，可以清楚的看出他的直率，潔白，眞摯。

我讀完日記，受了很大的感動，雖然自己覺得才拙，不足以擔任這份責任，但我却發誓努力，來彌補這個遺憾，以期分擔一點煩勞。我剛著手整理時，內政部轉來外

交部的一封公文，特抄在下面：

內政部代電　臺（四七）內民一六七六九號，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九月四日

一、前據該會（四七）中佛總字第二四二號申請演培法師赴泰講經一案業經本部核准並函請外交部發給出國護照在案。

二、頃准外交部外（四七）東二字第〇一二二八三號函略開：「茲據駐越南大使館本年八月五日代電略以：『查我大乘佛教代表演培法師，前應此間華越佛教團體之邀請，於本年六月二十日來越訪問，演培法師係於其結束訪泰之行後，經柬埔寨蒞此者，抵步當日，數逾千人之華越佛教人士，群集西貢新山一機場迎候，是日雖烈日懸空，繼之以暴雨驟臨，唯驅車往機場參加歡迎者之華越人士仍陸續不絕，本館亦於是日派秘書魏光道前往機場照料。法師下機後，即由西貢華越佛教會代表導迎至西貢龍華寺下榻，旋即參加是日在西貢舍利寺舉行之越南佛教會歡迎大會。演培法師於致詞中，曾特別指出華越佛教同源於大乘佛法，且具有千餘年之歷史關係，並闡述佛教之最高目的，在使人類共渡和平自由之康樂生活，強調中越兩民族目前均同遭共產匪徒之極權暴政之蹂躪，故應在反共抗俄之目標下緊密合作，藉解救竹幕內兩國人民之倒

懸等語。六月二十一日演培法師由華越佛教會副會長超塵法師陪同至本館拜訪袁大使，自六月二十二日起卽應西堤聯區及內地各省華越佛教團體，暨各文化團體之邀請，前往作佛學學理之講演，迄八月一日始結束其訪越之行，於二日搭機飛港轉臺。查演培法師此次來越訪問，爲期四十餘日，除參觀越南各佛教寺院外，綜計曾作三十餘次之演講，每次均有數以千計之華越人民蒞會聆聽，獲至各方佳評，對未來中越佛教之聯繫，助益殊多，謹檢同華佛教團名單一份連同有關剪報資料，隨電附呈，敬乞鑒詧』等情，電希知照

部長田烱錦。

這封公文並沒有誇張，演師確實對國家民族有了很大的貢獻。後來，又得到消息說，海外各地也正在著手整理演師弘化的各種資料，如越南方面的超塵法師，將演師說法的記錄，以及各報所作的報導，都搜集起來，準備編成一本書。又將佛說八大人覺經的記錄先行付梓出版。使我在整理這本書上，得到很大的鼓勵，我確信，我能爲演師整理這本書，實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榮，也決心盡最大的忠誠來做這件事。

最先我根據演師的日記，將泰國部份整理出來，交今日佛教發表，可是我隨卽發現這種流水帳式的『記錄』，還不如將演師的日記發表出來爲眞實妥當，於是又重頭

爲演師的日記編成索引，採取『分類』的辦法，加以組織起來，做一個有系統的改寫。

本來，我應該很早就完成這件事的，可是，業障深重，俗緣未了，連續受到了許多挫折，拖了一年多，才完成了這件工作。這也是我一生中最慚愧的事。

在這本書上，完全根據演師的日記來改寫的，我沒有加入我私人的意見，甚至連文字也保有演師的筆調。在這裡還要附帶一提的是：

第一、根據演師的指示，沒有作任何的誇張渲染。譬如越南歡迎演師時，各華文報紙都報導說參加者有一千人以上，在演師日記中記有七百人，我便採用了最少的數字來記載。在泰國佛教大學說法時，泰國報紙說有八百人聽法，我又照演師的指示，打了一個大『折扣』，僅僅說有五百人而已。

第二、沒有掩飾失敗。如在金邊講八大人覺經時的提前結束，在順化廣肇會館說法時的聽衆騷動等等，都不保留的記了出來。

第三、不因爲和僧皇會談就特別强調，也不因爲和小孩子談話就遺漏省略。根據這個原則，像介紹泰國華僧時不按照地位大小來決定前後，也不以關係的遠近來排次

序。其他如介紹僑團或僑領，也都是如此，往往是對於一個規模小的道場，特別提出來描寫一下，對於規模大的機構，反而刪除了，至於人物，更是如此。

第四、這雖然是一本遊記類的書，却沒有描寫什麼風景。因爲演師在一百天的弘化中，很少有遊山玩水的時間，即使遊訪一些名勝，也把眼光放在其歷史的介紹，以及評論其所代表的意義和價值上。

第五、不僅沒有批評小乘佛教的缺點，也沒有批評其他外道的錯誤，然而也沒有作『滿口天官賜福』式的捧場，一律採以客觀的立場來報導。

現在這本書付印了，我看過一次校樣，發覺了有很多的錯誤，我想沒有發現的錯誤必然更多，這是我的能力不足，謹至誠的向演師以及讀者們懺悔。

弟子　李春陽於永和

南天遊化

談談泰越佛教及弘化經過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九月講於臺中佛教支會——

翁理事長！諸位法師！諸位居士！夏初我去泰國、高棉、越南三國，遊化了三個多月，最近才從香港飛返自由祖國。在國外，就知道臺中新創辦了兩個佛教學院，所以回國後，老早就想來此參觀，但因初返國門，諸事急待整理，因而不克抽身。現以香港澄眞法師回國觀光參訪，得由機緣同來臺中。當我一到貴地，翁理事長見到我，就很誠懇的向我表示，希望我藉此機會，對臺中的學佛道友，報告一點國外弘法的情形及南方佛教的動態和實況。個人國外弘法，本沒有什麼可以報導的，因爲這是佛子的天職，不過我到過三個國家，對這三國的佛教，多少有點見聞，所以我就承允了翁理事長，今晚來和諸位談談泰、柬、越三國佛教的大概。可是下午勞動了三個佛學院的同學以及很多善男信女，到車站去迎接我，這實在不敢當！現在首先我得向諸位致深切的謝意！

在未報告各該國的佛教情形前，得先向諸位說明的，就是今日流傳於世界上的佛教，大體可以分爲兩大系，就是南方所傳的南傳佛教與北方所傳的北傳佛教。南傳佛教以小乘爲主，北傳佛教以大乘爲主。以小乘爲主的南傳佛教，根本不承認大乘是佛法，唯以他們所信奉的爲佛法的正統，以大乘爲主的北傳佛教，雖不否定小乘是佛法，但以小乘爲不究竟，認爲唯有大乘佛法，才能眞正代表佛陀的精神！是以南北兩傳的佛教，在思想上、理論上、行踐上，都有著顯著的差別，這是非常明白的事實，誰也不能予以否認的。如何溝通大小乘的思想，如何塡平南北傳的鴻溝，這是我們今日佛子所應做的工作，但因玆事體大，究應怎樣去做，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完，亦不在我今晚所要講的範圍之內，現在姑且不談。

今晚我要向諸位講的，是有關泰國、高棉、越南三國的佛教。泰國、高棉是佛教國家，所信奉的純粹是屬小乘佛教；越南不是佛教國，人民信奉天主教的很多，但所信的佛教是屬大乘。越南學佛者的輕視小乘，與南傳佛教者的否定大乘，有著同樣的深度，大小乘的對立，在這三個國度裏，可說已經到了白熱化。他們所以有著大小乘的信仰對立，主要的原因由於傳承的不同。泰國佛教，是直接從印度傳過去的。約佛

滅百餘年，印度出現了一位偉大的國王，就是佛教史上所常說到的阿輸迦王。迦王自從信仰佛教以後，成爲佛教一個有力的外護，對佛教有著諸多的貢獻，而其貢獻最大的，就是將佛教向印度境外傳播，使得印度的西北與東南，都受著佛教的法化，成爲國際佛教運動的第一人。泰國佛教，就是迦王時代傳過去的。但佛滅百餘年的印度，所弘揚的是小乘佛教，所以流傳到泰國的佛教，自然亦是屬於小乘的。高棉佛教，是從泰國傳過去的，了解了泰國佛教，也就了解了高棉佛教。越南所以信奉大乘，因爲它不是從印度直接傳過去的，而是從中國間接傳過去的。中國佛教可說是佛教的第二祖國，雖大小乘佛法完備具有，但所重的在於大乘，小乘教典固也譯到中國來，而且亦曾一度流行，但始終沒有發生多大的作用。中國學佛者的修持與弘揚，都是屬於大乘的，所以傳到越南的，自然也就是大乘佛法。明白了各該國所信奉的佛教有何不同，進而就可介紹各該國的佛教如何了。

先從泰國佛教說起。要了解泰國佛教眞相，先要知道泰國是個純佛教的國家，我們通常稱泰國爲佛國，他們實受之無愧，凡是到過泰國的人，一踏入其國境，立刻就感受到佛教的氣氛，是爲最大明證。講到泰國佛教的情況，去年印順導師參加泰國佛

紀二千五百年慶典回來，曾經有過詳細的報導，最近我也寫了一篇「泰國佛教的實況」，刋於海潮音第三十九卷六月號。諸位看了那兩篇文章，對泰國佛教大概已經有了一個輪廓的了解，不過諸位沒有聽過印順導師的報導，或沒有看過我的那篇文章的，現在不妨再爲諸位略說一點，以使諸位有個清楚的認識。

以佛教爲國教的泰國，從最高的國王到廣大的民衆，沒有一個不信佛的。因爲全國上下一致信佛的關係，所以在泰向來流傳著泰國有三多的口頭禪。所謂三多，就是寺廟多，佛塔多，和尚多。和尚就是出家人，泰國出家人多，可說是泰國的一大特色。泰國現有人口，大約二千多萬，捍衛國家的海陸空三軍，總和起來，不過五六萬衆，可是和尚却有二十二萬多，總數超過三軍軍隊的三倍，其僧衆之多可以想見。每天一早，我們到街頭蹓躂，就可發現街頭巷尾，到處都是披黃袈裟的僧侶，在沿門托鉢。因爲和尚多，所以所住的寺廟也就多。如泰京曼谷，你一出門口，在在處處，都可看見金壁輝煌，莊嚴堂皇的寺廟，同時亦可見到高聳雲霄，巍峩富麗的佛塔，而且寺與塔是連接在一起的，有寺就有塔，有塔就有寺，不同中國寺是寺，塔是塔。寺多是爲了供佛安僧，塔多是爲了安放骨灰。因爲泰人信佛，死後大都火葬，火葬後的骨灰

，收藏在塔下邊，所以很多有錢有地位的泰人，生前就在廟內，建築了一座塔。特殊的塔固然高大，普通的塔並不高大。另外還有一多，可以稱之爲護身佛多，泰國的人民，不論男女老少，每人身上都帶有一尊護身佛，就是我們的華僑，也染有了這習慣，據我所知道的，到龍華佛教社來的僑胞，大都是帶有護身佛的。他們認爲身上帶了護身佛，就可得到佛陀的護身，使自己的身體，獲得平安健康，不致遭受到意外的損傷。如上所說這些，不能不說是泰國爲佛國的特徵。

其次就年代的紀元說：如中華民國今年是四十七年，日本今年是昭和三十三年，歐美今年是公元一九五八年，泰國呢？既沒有自己的紀元，也沒有採用西曆的紀元，他們所用的是佛曆紀元。我們到了泰國，如問他們今年是幾年，他們的回答，一定是佛曆二千五百零一年（泰國、高棉的佛曆紀元，比錫蘭、緬甸遲一年，如以錫、緬說，今年是佛曆二千五百零二年）。因爲他們是以佛陀的誕生爲紀元的，所以所用的年曆爲佛曆。泰國人民，不論談話寫文章，以及國家舉行什麼大典，都是用的佛曆紀元，除此更沒有他本國的年代紀元，設非佛教國家，怎麼能夠如此？所以從年代的紀元看，益可證知泰國是個佛教國家。

現代國家，大都制有一部憲法的，不管是民主立憲，抑或是君主立憲，而且在憲法條文上，總有這麼一條明文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自由」。我們知道，一個國家，不唯一個宗教存在，同時可有幾個宗教並行的，如中國，非特有佛教的流行，並且還有天主、基督、回回等教的盛行。我們人民信仰那種宗教，聽憑我們各人自己選擇，不受任何政治的干擾和脅迫，此之所謂信仰宗教自由。在一般的國家，最多容許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佛教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發展，但是在泰國，憲法上也有一條規定，就是做國王的，必須誠信三寶、歸敬三寶、護持三寶、擁戴三寶方可，不然的話，就是你對國家有很大的貢獻，獲得廣大人民的支持、擁戴、崇敬，也不能當到國王。憲法爲國家的大典，關係國家的興衰，能在憲法上明白的規定，要爲佛教的信奉護持者，才可做國家的元首，自是非佛教國家所能做得到的了。

再就泰國的文化方面來說：文化是人類生活進步的文明象徵，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進步到了什麼程度，首要觀察該國的文化發達到了什麼程度，文化爲文明進展的尺度，文化未發達到某種境界，文明不會有高度發展的，也就是說，文化愈進步，文明越發達，文化愈落後，文明越不足觀，二者相互爲因果的。講到泰國文化，不用說，

就是佛教文化。關於這一點，不到泰國一看，就可發現處處充滿了佛教文化的色彩。文化的範圍是非常廣泛的，不論什麼都可表現文化的特徵。如我這次到泰國的第二天，去參觀他們的博物館，所看到的種種，沒有一樣不與佛教有關，如進門所見的藏經橱、貝葉經、歷代高僧所用的各種法器，以及最後所見的歷代作戰武器，全都含有極濃厚的佛教色彩。其他如建築、彫刻、塑像、圖畫、美術等，亦都不離佛教的內容。雖說各國有各國的文化特色，而其國內博物館所陳列的文物，亦能表現一朝代一朝代各各不同的文化特色，但在泰國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們所有的全部是佛教文化，除了佛教文化，他們自己的文化。若問泰國文化具有什麼特色，我可大膽的告訴諸位，佛教文化就是泰國文化的特色。文化既爲人類生活進步的象徵，生活方式的表現不同，自有不同類型的文化出現，這是必然的道理。一個國家的文化，能夠以佛教爲主，不論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受著佛教的熏化，其國內的人民，一定是和善的，不會有暴戾氣。什麼道理？要知佛教的文化，是以慈悲、平等、和樂、利世爲本的文化，亦是以反暴力、反奴役、反極權、反侵略爲本的文化，沐浴在這樣一種優良文化中生活的人們，自然就要養成一種和樂人群而不事乖張的氣質

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在菩提樹下體悟宇宙人生眞理的釋尊，爲人類所開闢的一種佛教文化，實爲世界文化中最優秀的文化，並且將人類文化昇華發展到了頂點。泰國文化以佛教文化爲主體，這確是難得而值得讚善的。吾人今日如將佛教文化，貫徹到世界各種文化中去，以形成世界文化的最高峯，必有益於人類社會。

文化與教育，有著極密切的關係，現在不妨再從文化方面回過頭來，談談泰國教育的實情。要看一個國家立國的精神如何，文化固爲重要的一環，教育亦爲重要的一面，如沒有良好完美的教育，決不會產生高尙的文化，從這意義講，教育尤重於文化。泰國既以佛教爲國教，其教育自亦掌握在佛教的手裏，所以泰國的教育，大都設在廟裏，寺廟卽爲教育的機構，僧伽必爲講授的教師。從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所授的課程，除政府規定的必修課外，每週必授一小時的佛教教育，不特普通學校如此，就是海陸空三軍的專門軍事教育，每星期也有兩小時的佛學教育。他們眞的是將佛法與其他學科融爲一體的了，不是佛教國家，怎會有此教育設施？至於他們所講的佛學是什麼，我在「泰國佛教的實況」一文中，已有所敍說，現在不再贅述。因爲全國大

中小的學生，都接受佛教教育的洗禮，所以在泰國各地，不論是鄉村城市，不論遇到那一級類的學生，如和他談到佛教的問題，或能說出佛陀過去生中所曾經歷的事情，或能說出佛陀現生所表現的崇高偉大的精神，或能簡單的說出佛教的基本教理。由於泰人從小就受佛教教育的熏陶，所以對於佛教有著高度的信仰，不受其他思想的蠱惑和動搖。同時，泰國男子一生必有一次出家的風習，出家以後，住在廟裏，就在寺內受教育，也就等於接受一次更嚴格的佛教訓練。雖說後來可以自由的還俗，但因接受了很深的佛化教育，不會再有違背佛教的言行，這不能不說是泰國教育佛法化的功效！泰國之所以稱爲佛國，從他所推行的佛教教育看，亦可得到一大證明。不僅智育是佛教的教育，就是德育亦爲佛教的教育，所以他們學校的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從普通學校到軍事學校，每天早上到學校裏讀書，第一件事就是讀誦三寶經，讚嘆三寶的功德，到了晚上放學回家的時候，同樣的要集合在一起，念誦三寶經，讚嘆三寶的功德，使你身心融化在三寶的功德中，受三寶德化的感染，從三寶的信虔中，自然而然的養成一種高尚完美的人格，將來立足於社會上成爲一個堂堂正正的人，而不致於成爲社會的擾亂分子！佛教教育有益於國民如此，無怪泰國要以佛教教育爲國家教育的

中心了。一個國家以佛教教育爲主，要不是全國上下爲佛法的信奉者，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所以泰國爲佛教國。

一般俗人，固依國家規定，要受完整的教育，出家僧伽，亦依佛教規定，要受相當的教育。我在「泰國佛教的實況」一文中，曾經說過：泰國的佛寺，凡住有二十僧衆以上的，就設有一所泰文佛學院，使住衆從事泰文佛學的學習，若住有五十僧衆以上的，就設有一所巴利文佛學院，使住衆從事巴利文佛學的學習。人們出家，不管是短期的，長期的，既然出了家，就得接受僧伽教育，不讀巴利文佛學院，必要讀泰文佛學院。不過還要知道的，就是泰文佛學院，爲僧俗共讀的，所以學生很多，巴利文佛學院，唯是僧人讀的，所以學生較少。從此以上，還有佛教大學，這是僧人所受的高等教育。因爲僧人普徧的受到僧伽教育，所以泰國的出家衆，對於佛教的簡單歷史以及一般的教理，都有大要的了解。至於泰僧所了解的佛理，究竟到了什麼程度，我曾問過與泰僧有所接觸的僑胞，據他們告訴我：泰僧對於佛法的認識，就普及說，實遠超過我們中國的出家人，因爲每一泰僧曾受過僧伽教育，就深入說，不客氣講，泰僧是不及我國大德高僧的，如過去的智者大師，近代的太虛大師，對佛法所作的一貫

思想體系以及博大精深的教理判攝，在泰國佛教史上，還未見有其人。我們在深入外，如更能注意普及，使每個僧衆，都能受到僧伽教育，都能了解一般教理，都能爲衆宣說基本佛法，中國佛教自會發揚光大起來。看看泰國的僧伽教育，再回過頭來，看看我國的僧伽教育，我們不得不承認遠落人後，我們不得不努力急起直追！

進而我想談談出家的問題：出家在泰國，是件極平常的事，每個泰國男子，在他生命歷程中，都要出家一次，這已是我們所知道的常識。泰人出家的目的，一方面固爲接受佛教嚴格的訓練，另方面實爲報答父母的深恩。長大了的男子，如不出家一次，那就等於不孝父母的表現，而做父母的亦認爲這是家門的奇恥，且必感到無限的悲哀和傷心。到了逼不得已時，還得請出親戚朋友來，多方的設法勸勉自己的兒子出家。在兒子出家的這天，做父母的看了，心裏有說不出的歡喜，甚至比兒子娶妻或生孫還要來得高興，可見泰人對於出家的重視。雖說這不一定契合如來的規律，但因已經變成了習慣，如法出家一次，確也有它的好處。因爲出家過一種僧團生活，受僧團生活的陶冶，一舉一動都要如法如律，不能隨心所欲的，要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知道出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等到將來就是還俗，也就不致隨便批評出家人的東也不是西

也不是了，所以佛國裏的每個人的出家，不能說毫無意義。同時還要知道的：泰人的出家，不論是國王，或普通庶民，其生活都是一樣的，都要到街上去托鉢，化到好的飲食就吃好的，化到不好的飲食就吃不好的，沒有揀擇的餘地，不同中國僧人在寺內開伙食，高興吃什麼就吃什麼，可以自由作主。泰國的寺院塔廟，前面我曾說過，都很富麗堂皇，但僧人住的僧房，却非常的簡陋，不特一般僧人如此，就是貴爲僧皇、僧王以及各寺廟的住持，亦復如此。住的地方儘管簡陋，而接待賓客的客室，却又極爲考究的，一點看不出它的寒酸相。如我拜訪各僧王所見的客室，沒有一個不是莊嚴寬敞的。僧團生活是這樣的嚴謹，僧伽享受是這樣的淡泊，而泰人出家仍然是這樣的踴躍，這是什麼道理？據副僧皇婆羅牟尼上座告訴我：泰人出家有兩類，一類是盡形壽的出家，一類是短時期的出家。短期出家的，受過佛教生活訓練後，隨時可以走出山門回到俗家，重行去過俗人的生活。這點與我國出家制稍有不同，我國要麼不出家，出了家就得盡形壽的過僧人的生活，不得中途還俗，假使半路還俗，那是認爲很醜的，好像再也沒有面目見人。其實，依照佛陀的律制，只要對三寶的信心不失，出家是可還俗的。不能嚴肅的過僧團生活，與其攪得僧團不能清淨，不如還俗來得乾脆。

爲了保持僧團的和樂清淨，還俗不失爲正當辦法之一。

不過眞正做個比丘，在社會上的地位，相當的崇高，亦受到普徧的尊重，沒有一個在家居士可以批評和尚的，卽使某一比丘做了違犯律儀的事，亦不得隨便的加以指責，甚而至於犯了國家的國法，維持治安的人員，亦不得隨便的予以逮捕，只可去報告宗教廳，由宗教廳轉達僧伽國務院，再由僧伽國務院召集精通律制的大德開會，商討該一比丘所犯的戒律爲何，然後按其輕重予以適當的處分，如果眞的犯了根本戒，便當衆取下他的袈裟，交由宗教廳發落。在袈裟未被脫下前，誰也不可處罰他，由此可見出家人的地位崇高。還有，在家居士不能與出家人同桌吃飯，以示對出家人的尊重，我國華僑也深深的受了這種風俗的影響，決不與僧人同桌。如我這次在泰國，有些信佛的華僑請我應供，總要請幾個其他比丘作陪。不特華僑社會如此，就是我駐泰大使館，也尊重他們的這個習慣，所以杭大使請我用齋，本來一桌就可以了的，但因僧俗不能同桌，只好多請幾位比丘，而大使自己則和在家的同坐一桌。僧伽在社會上的地位之隆，普徧的受到人民敬重，這不是國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其次，泰國出家者的先後次第，秩然有序，所謂「上座」、「下座」，分得非常清楚，初出家者一定得

禮敬先出家者，半點不可含糊。不像我們中國，年紀稍微老的，一出家就是老法師，就要領導青年，或者今天披起袈裟，明天就要講經說法。依佛律制，實際說來，八十歲的老人，如出家在二十歲青年之後，同樣要禮敬二十歲的比丘，不能賣他在家時的老資格。

還有一點，有人以爲泰國比丘過的托鉢生活，一定沒有寺產，也不須要寺產，事實上，每個寺院田產或房產，還是有很多的，不過錢財不由出家人自己保管，而是由宗教廳代爲徵收和保管而已。雖然如此，但使用權，還是屬於各寺廟的。某一寺廟，如要用錢，就由該寺住持通知宗教廳，宗教廳立刻就會撥出給你應用。至於寺廟破壞，須要修理或重建，其費用的來源有二：一是政府的撥給，一是從化緣得來。化緣這事，不但中國佛教有，外國佛教也有。不過中國佛教的化緣，都由僧尼親自募化，所以使得一般人的印象不好，而南方各佛教國，是由居士發動募化的。其募化的方式異常特別：先由兩個人高舉著一塊大橫布在前面走，橫布上寫著修理或重建某寺的字樣，後面跟著一大隊人，有的擔著一個似鉢非鉢的大鉢，有的大鑼大鼓的敲得熱熱鬧鬧，在大街小巷上走來走去，信徒們見了，知道某

寺須要修建，就自動的發心將錢放到大鉢裏去，用不著費口舌去勸募，凡是三寶弟子，都會發心樂助的，所以在泰國高棉，只見僧人沿門托鉢，不見僧人滿街化緣。同時，信徒供養僧人，不是專門供養自己的歸依師，或供養比較接近的某些出家人，而是以供養僧團爲對象的。因爲每個僧人，都能受到供養，所以僧衆之間，不會爲利養問題而發生摩擦。有人以爲中國佛教之所以衰，衰在經懺佛事上頭，這固有它的一分理由，但並不完全如此，比方泰國高棉的佛教，不能說它不興隆，但泰僧同樣的爲信衆誦經，而且不論死人、結婚、做壽、生子，都可能去念經的，不過他們念經是不講價的，念好了經就走。和尚雖不要錢，施主照樣要送供養，普通是送一聽香煙、一盒茶葉、一對蠟燭、兩朵蓮花、幾枝線香，如經濟情形好的，可能再加上一件袈裟，或其他日用品等。總之，和尚不要錢，而日用品不愁沒有。又如坐車，在市區裏根本不要車票，見到車來就上去，遠途雖要車票，然由居士預先爲你買好，到時祇管坐車就是。在中國，如也能夠做到這樣，和尚念經自然也可不要錢的。可見問題不在做不做經懺，而在如何的去做經懺。佛教本與現實人生有著密切關係的，應該與人群現實生活打成一片的，不然，佛教豈不是離開人生太遠？

前面說過，泰國人民所信奉的是屬小乘佛教，對北傳的大乘佛教，在過去是嚴格排拒的，後因有幾位中國居士，時常對他們講點中國所流行的大乘佛法，已不像過去那樣的固執。這次我在泰國，除了爲我僑胞宣說大乘教理外，曾對泰人說法三次。第一次是在法宗派的佛教大學講的，講題是「大乘佛教三系的異同」，將我國所弘傳的大乘三系，向他們作一簡單的介紹，使他們知道大乘佛法的概要。第二次是在佛教青年會講的，講題是「大乘佛教的特色」，將大乘佛法的精神和特色對泰人來個透闢的說明，使他們知道大乘教理是契合佛陀本懷的。不料在我講完之後，他們紛紛提出問題來請我解答，有的固然問得相當深刻，有的亦復問得非常膚淺。比方我說：大乘佛法最能代表佛陀的眞正精神，最初所以未能在印度流布，是因受了當時機宜的限制，後來逐漸的普徧開展起來，一般奉行大乘佛法的就稱爲菩薩，而菩薩有兩大類型，一類是出家的，一類是在家的，但以在家菩薩爲主流。他們聽了這話，就有人問道：「大乘佛法既以在家菩薩爲主流，法師爲什麼要出家呢」？我回答他說：「剛才曾經講過，菩薩有兩大類型，而兩類型中，祇是以能做菩薩。究竟做在家菩薩，還是做出家菩薩，這完全看各人的發心」。他們聽了，

覺得很有道理，也就不再爭辯。第三次是在泰國佛教總會講的，這裏是研究南傳阿毘達磨的中心，經常有很多阿毘達磨論師在此講學，所以我也就以「有關阿毘達磨的種種問題」爲題，討論南北傳的阿毘達磨。南傳阿毘達磨論者，堅定的認爲阿毘達磨是佛說的，我依進步的北傳阿毘達磨論師的看法，否定阿毘達磨是佛說的論題，他們聽了覺得非常驚奇，於是就此論題，乃又展開一場熱烈的論戰，問來答去，一共辯論了一個多小時，因爲時間的關係，未能再辯論下去。看樣子，他們很歡喜和我論說有關佛法的問題，所以我又約定在我離泰前二日（六月五日）的晚上，在龍華佛教社再行辯論。是夕到有中泰佛教徒二百餘人，於大悲講堂論辯了三小時，始在互道爲法珍重的歡喜聲中，結束了一場有意義的論戰。關於在泰論辯的各個問題，我想單獨的把它寫篇東西，這裏不想再多敍說了。

泰國佛教的情形以及我對泰人說法的經過，大略如上，餘不一一贅說。

泰國佛教的情形，我爲泰人說法的經過，上來已向諸位約略的報導，現更順便的說一說高棉的佛教。高棉佛教是從泰國傳過去的，僧伽的制度，佛教的儀式，人民的信仰，出家的風習，大體同於泰國佛教，了解了泰國佛教，也就明白了高棉佛教，所

以不想再多敍說。在高棉，我說法的對象，主要是我忠貞的僑胞，至於高棉的信佛人士，本來也想向他們介紹一點中國大乘佛法的眞義，但因找不到適當的翻譯，所以未能與他們聊結法緣，這不能不說是我這次國外弘法的一大憾事！大乘佛法是最圓滿最究竟的佛法，亦是人人可修可信的佛法，他們之所以不信，不是由於他們沒有大乘種姓，而實因爲不解大乘的眞理，如有人對他們說明大乘佛法的眞義，我相信他們會接受大乘、信樂大乘的。佛教史上告訴我們，不是很多回小向大的菩薩嗎？所以我深深的覺得，發揚佛法大乘精神到達最高峯的中國大乘佛子，實有將大乘佛法弘揚到南傳小乘佛教國家去的責任，而且唯有如此，始能進一步的將大乘佛法推廣到全世界去。不過到小乘佛教國家去，做推動大乘佛化工作，第一要發大心和有耐心，第二還要實行「內秘菩薩行，外現聲聞身」的方便，不然，那是很難收到實效的。這是我在泰國高棉，與他們信佛人士接觸後，所感到的一點，特在這裏順便的向諸位宣說出來，以供今後到這些佛教國家弘法者的一個參考。

以小乘爲中心的泰棉佛教，諸位已知道了，現當進一步的談談越南佛教。越南佛教，是從中國傳過去的純大乘的佛教，雖說也曾受到一些泰棉等小乘佛教的影響，而

且也有一兩座南傳佛教的寺廟，但畢竟是點綴點綴而已。在社會上既沒有發生什麼力量，在佛教界也沒有他的什麼地位。所以要認識越南佛教，不能不從大乘著眼。

越南與中國，在歷史上，實有著極密切的關係，無可否認的，過去曾在我國帝王統治之下，而爲我國的藩屬。越南與中國，在政治上發生了關係後，不但全部接受了我國的文化，而且全部接受了中國佛教的信仰。據越南人告訴我：全越人口約二千五百萬，而信佛的有五分之三，卽有一千五百萬是信佛教的佛教徒，這不能不說信佛者衆。不過法人統治後，由於法人的壓抑佛教，提倡他們所信奉的天主教，致使信佛的人數大爲減少。但自二次大戰結束，越人掙脫法人的枷鎖，獲得國家獨立後，在信仰自由的南越方面，很多原來信仰天主教的，已紛紛的轉信佛教，所以現在信佛的，又顯著的在增加。站在佛教徒的立場來講，這當然是個可喜的現象，我們應爲越南佛教發揚光大祝福！不過我們還感到痛心的，就是北越和我中國大陸一樣，都被共產匪黨關進到鐵幕裏去了。鐵幕內的佛教，不特不容你發揚光大，而且連讓你生存都不容許，因爲匪黨，在本質上，是否定宗教的，所以匪黨每佔領一地，首先破壞人民的宗教信仰，摧毀宗教信仰的潛力。北越佛教與中國大陸佛教，同遭此一厄運，實不勝令人

憤慨之至！

越人多數信仰佛教，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在什麼時候越南就有佛教傳入，相信這是諸位急於要知道的，因而我不得不作一個交代。佛教究在什麼時候傳入越南，因爲沒有精確的史料可據，所以歷來有著種種不同的傳說，不過根據最可靠的考察，約在西元一八九年，佛教就傳入了越南。據中國佛教史的記載：三國時代來東吳弘法的康僧會，就曾從中國到越南發祥地的交趾，傳播過佛陀教法。但大弘法化而對越南佛教有著極大影響的，是從中國去的一位由道教改信佛教的毛甫先生。諸位知道，越南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但中國文化之所以傳入越南，不能不歸功於佛教徒。因爲越南被中國統治之初，很少有人學習中國的文字，待佛教傳入後，一般學佛的出家衆，從口頭上傳授中國所譯的佛經，深深的感到有所不便，覺得有從漢文佛經原文發掘佛法思想理論的必要，於是掀起了一股學習中國文的熱潮，而中國文化也就很快的廣播於越南，成爲越南文化的主流，直至今天，越南友人，也不否認他們的文化，就是中國的文化。我國向有儒、釋、道三教的並行，越南一切禮俗既都承受於我國的，對這思想不

信者，一般人民似難分出三教的區別，好像沒有他們各自的獨立性，從這意義講，他們的信仰，是不大純的，如臺灣有些神佛不分者一樣。不過純正的佛教徒，信仰還是純潔的。佛教在越南的開展，與在其他地方一樣，是憑他的高深哲理和崇高價值，不是有賴其他的背景。

越南這個國家，不但過去完全接受了中國佛教，就是近代的中國佛教，仍然是他們景仰和摹倣的對象。近代中國大德高僧，最受他們崇拜的是太虛大師。越僧所穿的僧服，其形式與我國僧人穿的一模一樣，但顏色卻一律是用的咖啡色，不像中國僧人有灰的、黑的、黃的各色不同的服裝。他們所以一律穿咖啡色的僧衣，據說是倣倣太虛大師的。約在二十多年前，虛大師曾一度到過越南弘法，當時大師穿的是件咖啡色的海青，他們因爲敬重大師，崇拜大師，於是一律改穿咖啡色的僧衣，經過時間一久，就便成了習慣，不穿咖啡色的僧衣，好像就不成爲和尚。平時穿的長衫，固然是咖啡色，上殿著的海青，仍然是鴿灰色。我這次國外弘法，穿的是黃海青，在泰國高棉，人們看慣了黃袈裟，對我所穿的黃色，並不感到奇特，也未有人發問。可是到了越南，一因他們少見黃色，二因他們憎惡南傳小乘，對我穿黃色海青，感到非常的奇怪

，而且一再有人這樣的問我：「貴國僧人的衣服是用什麼顏色？法師爲什麼要穿黃色的？是不是在國內也穿這顏色」？我再三的回答他們說：「中國僧人所著的僧服，普通都是用灰色的，但到講經說法或舉行隆重法會時，就改穿黃色的海青，我們認爲黃色是代表高貴莊嚴的。這次到泰國高棉以及來貴國，是爲弘揚大乘佛法，所以遵循我國原有的習慣，特別穿著黃色的衣服」。他們聽了，覺得很有道理，所以不再以此來問我了。因而可以知道，由於各國的風俗習慣不同，出家比丘的僧制不同，對於出家生活的看法，自然也就各有不同。

關於生活習慣不同所引起的看法不同，現我再舉在泰最後一次辯論經過來講。記得理論的辯論結束，有位泰國居士起來對我說：「法師所講的佛法道理，確是很合道理的，我不想再多論說，但中國僧人過午食飯，有違佛陀的律制，我們還是認爲不大妥的。我從華僑道友的談話中，知道法師是過午不食的，所以敢提出來請問法師，不知法師對這有何高見」？「依於律制，比丘的過午不食，這是必然的，毋庸置疑的，但要了知佛陀的律制，有的是爲避免世俗譏嫌而制的。如以香煙來說：貴國比丘吸煙，社會上人看了，以爲是無所謂，但在中國人看，就覺得是個不好的習氣，所以中國

和尚，絕對不能抽煙，如有那個和尚抽煙，立刻就要遭到世俗譏嫌，這是社會環境不同所致。再就晚飯來說：貴國比丘過午不食，這是遵循佛制的表示，當然值得讚嘆，若有僧人過午而食，不說僧團內不能容許，就是社會上亦將群起譏嫌，所以須要嚴格的守持過午不食戒。可是在我中國，僧人過午受食，已經習以爲常，一般世間俗人，不特不起譏嫌，且常晚間請回家中供養，所以中國僧人過午食飯，不若南方佛教看得那樣嚴重，這是人們觀點不同關係。南方佛教行者，如以中國僧人晚上食飯要不得，北方佛教行者，還以貴國僧人經常吸煙爲不當。這麼一來，彼此都在這些小節上，爭長論短，而忽視各自所奉行的佛法精神，這豈不是雙方佛教的一大損失」！我這樣的爲他解答。他接著又說：「手錶是計時的工具，在一切講究時速的現代，一般人帶手錶，本是極平常的，但是出家比丘，如也帶起手錶，我們就覺不雅，所以越南和尚，手帶手錶，我們實在有點看不順眼」。「不錯，你說得很對，不過，這祇是你片面的看法，你可沒有見到貴國比丘，也有令人難看的地方，或者，不是你們沒有看到，而是你們習以爲常，不覺得難看就是了。如貴國比丘的手臂上以及胸前背後，刺繡很多龍虎等的花紋，這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眞是太不莊嚴了」！我又這樣的回答他。結果

，他都同意我的說法，並說泰國眞正高僧，是不吸煙不繡花的，我也不甘示弱的對他說：「中國眞正高僧，不但不帶手錶，也是過午不食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是依於律儀的」。最後，他看我無懈可擊，便很客氣的對我說：「法師既持午，又不帶手錶，眞是很難得，中國出家人，如都像法師一樣，中泰兩國佛教的關係，相信必可加强聯繫起來」。我說：「中泰佛教的聯繫，問題是很簡單的，祇要雙方相互尊重，取長捨短，以法尊重，大家集合在佛陀的旗幟之下，共同爲推進佛化運動而努力，就可加强聯繫」。報告越南佛教，忽又扯到泰國方面，主要是要諸位了解一個事實，就是法海一味的同一佛教，爲著適應各個時代，各個方所，各個民族，各個文化，佛教制度，僧伽生活，有著多種多樣性，對於各國所流行的佛教，不能專以自己所習見的去衡量他，否則，就要自是非他，以爲我信奉的是眞正的佛教，不肯虛心的接受別人所信奉的佛教，這末一來，佛徒的友誼，怎麼能夠增進？佛法的教義，怎麼能夠溝通？大小乘的鴻溝，又怎麼能夠塡平？所以要聯繫各國佛教之間的關係，我以爲，首先得從彼此互相尊重不同的習尚做起。

越僧的生活，大體與中國僧人相同，早晚要做課誦，念誦要敲犍槌，不同泰僧念

經，不用木魚磬法器。中國和尚爲信徒做佛事，越僧亦復如此，不過不講價錢就是了，這點很有南方小乘佛教國家的風尚。不過就大體說，越南佛教可以算得上是中國化的佛教，如僧人的吃晚飯，不抽煙，都是中國佛教的表現。這次我在國外各地參觀佛教的寺廟，在泰國與高棉，不論至何寺廟，都很明顯的感有異國的情調，不特建築不同，殿堂陳設有別，就是寺廟名稱的了知，如不經譯人的翻譯，簡直不知它是什麼寺名。可是在越南，不論走到何處，所見的僧人，寺廟的建築，殿堂的佈置，佛像的供奉，在在都與中國大同小異，猶如參觀本國各佛教道場一樣，除了言語不通外，似乎沒有什麼身在國外的感覺。尤其感到方便的，就是各佛寺的名稱，都是用的中國字，如西貢的舍利寺，順化的靈光寺，芽莊的海德寺，大勒的靈山寺，一看就知它叫什麼名稱，根本不需經過翻譯。還有，寺門的兩傍，殿內的圓柱，也跟中國一樣，往往刻有聯對，而且每副聯對，都是寫的中國字句。至於殿前掛的「大雄寶殿」，殿內懸的「佛慈廣大」，「佛德無量」，「佛法無邊」，「相好莊嚴」等匾額，都是用的中國佛教常用的語句，那是更不用說的了。由此可見越南文化受中國佛教文化的影響，是如何深廣的了。

在越南還有一種方便，就是很多越南友人，特別是出家的同道，對中國文字理解的程度，都相當的深刻，所以雖語言不通，但都可以用筆談。如我訪問諸大德時，白天有譯人在場，我們固可通過翻譯而暢談無阻，但到夜晚翻譯人不在時，我們還是可以大談特談，交換有關如何推動佛化的意見，以及報告各自本國佛教的動態，不過這時用的工具，是「筆」不是「口」，即所謂「筆談」。筆談時，不特我們寫的語句，他們都能明白了解，而且他們寫的語句，我們同樣明其意義，雖說有時寫些倒裝文法，但其所要表達的意思，却能完全表達出來，不唯如此，有時運用中國的成語，使你對他們中文程度之深，感到相當的驚奇。比方我與超塵法師弘化到芽莊，駐錫於慶和省佛教會，一夕與該會會長善明法師，筆談到離別之意時，他對我們寫出了「方聚即散，始合而離」的兩句中國成語，表達惜別之情，眞是恰到好處。如對中文沒有相當修養，我相信決不能寫出這樣語句。在大勒，我對一位青年法師說：「你們貴國現正積極提倡中國漢學，發揚中國文化，這是非常難得的」。他回答我說：「政府提倡漢學，這當然是很好的現象，但眞正中國文化的保存與發揚，在佛教的寺廟裏面，而不在社會民間」。這話我相當相信，事實確也如此，因寺廟內的僧人，必要讀誦經典，

而所誦的經典，都是中國文的佛經，爲了學習中文佛經，就不得不學習中國文字，所以結果，僧人對於漢文，多多少少了解一點，而且有的還學養很深哩！

關於這點，我想再舉一個例子，以明他們對漢文的了解及中國佛教的尊重。如我太虛大師全書，在越南銷售一百五六十部，其中華僑祇佔一二十部，其餘都是越南學佛人士所請，我在很多越南廟內，都見有太虛大師全書，心中實有說不出的歡喜。不特如此，他們佛學院內所用的課本及參考書，很多是以大師全書爲藍本的。如我在芽莊海德寺參觀的佛學院，看到一個學僧抄寫的善生經講錄，一翻我就知道是從太虛大師全書裏抄出來的，後來請問禪印法師爲學僧講八識規矩頌，其所參考的註解，就是虛大師遺作的僧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又禪印法師的八識規矩頌釋。越南研習虛大師遺作的僧人很多，他們對於大師著作，眞的有著熱烈愛好。因爲愛好大師著作，所以也就尊敬大師其人。如海德寺佛學院的禮堂裏，四壁掛有中越高僧的德相，而我太虛大師掛在第一位，其對大師的尊重與崇敬，已經到了什麼程度，於此可見。還有一位在佛學院任教的青年法師，曾經一再的對我表示，願來中國深造，問我可不可以？這說明了越南一般僧人，對中國佛教所表示的特別好感與仰慕。像這情形，在泰國高棉就不會有

，因爲這些國家的比丘，受小乘佛教思想的熏染很深，一向以爲自所信奉的小乘佛教，是正統的佛教，對所謂大乘佛教，即使不予嚴峻的拒斥，也不會有如越僧那樣深切的仰慕。因此，我深深的覺得：中越佛教的聯繫，較之中泰或中棉佛教的聯繫，要容易得多，一因彼此所信奉的同是大乘，二因彼此所流行的佛教同一源流。

越南佛教與中國佛教關係的密切，越南信佛人士對於中國佛教的愛好，大略已如上說；現將我在越南弘化的經過，再向諸位報告一點。老實告訴諸位：在泰在棉歡迎我的，都是我信佛的忠貞僑胞，即或有三五個異國僧人，夾在歡迎的行列中，也是越南僑居在各該國的僧侶，可是在越南的情形就不同，不論是初到西貢，或是後來去順化、芽莊、大勒，都是中越信佛人士聯合歡迎的，而且歡迎群中，以越南友人佔多數，不特歡迎是如此，就是聽法也如此。如六月二十那天我到西貢，雖老天下著傾盆的大雨，但到機場歡迎的群衆，仍在一千七八百人，其熱烈的情況，使我深受感動。越人之所以這樣表現，據歡迎會的會長梅壽傳居士在歡迎會上致詞說：「越南佛教是從中國傳過來的，法師是從中國來的大乘法師，我們彼此等於一家人，所以我們今天歡迎法師，就像歡迎家裏親人一樣，並未把法師當作貴賓款待。過去，錫蘭、泰國等南

傳小乘佛教國家，曾有上座比丘到我們這裏來，我們都待之以客禮，唯有法師這次來到，我們是以迎接親人的心情來歡迎法師」。越人對我的親切與熱情，從這幾句話中，可說表達無遺。事實上，他們的確是把中越兩國佛教視爲一家的，所以他們對於我的歡迎，完全出於自發自動，絲毫不帶一點勉强。同時他們向我表示：「二十年前，太虛大師曾來過越南，宣揚大乘佛法，我們雖經常的希望中國有大乘法師，來越南弘宣大乘佛法，但是望了二十多年，到今天才得法師的駕臨，我們的心情愉快，自不是語言所能表達於萬一的」。他們的眞情，眞是到處流露。

越南學佛人的輕視小乘，較之我國學佛者要過火得多。他們對披黃袈裟的南傳比丘，毫無一點客氣的表現。記得華僧主持的南普陀寺請我說法應供的那天，請有越僧作陪，到午飯時，忽來四個金邊比丘，我們很客氣的請他們一同受供，並且很禮貌的招待他，可是同桌用飯的越南法師，對我及超塵法師，雖然有說有笑，表示無限的親切，但對金邊比丘，根本就不理睬他們，看也不看他們一眼。後來我很老實的問他，爲什麼對他們這樣，他以輕蔑的口吻回答我說：「他們是學小乘的，吸煙食肉，只顧自了，一點佛陀精神沒有，我爲什麼要同他們客氣」？所以越南學佛人士，多大乘根

器，熱愛大乘，輕視小乘。中國學佛的人，雖認小乘爲不究竟，不能表現佛法的眞精神，但還不至如越人那樣的不滿意於小乘。因此，我對越人說法，也就側重在大乘方面，對於小乘很少講說。

講到我對越人說法，在西堤方面，其日程是歡迎會爲我排定的，按其日程，先在越南寺廟爲越人說法，次在僑胞菴堂爲僑胞開示。最初是在舍利寺講的。舍利寺是個新建築的寺廟，其大講堂有七八百個座位，作通俗演講的那天晚上，來聽法的，不特講堂裏面坐得滿滿的，就是講堂外面也到處站著人，足足有一千多聽衆。是晚我所講的，是從大小乘的對比中，顯示出大乘的特勝，以明發心學佛，應以學習大乘爲主，而且唯有弘揚大乘，才能暢達佛陀本懷。其次，在明理寺、藥師寺、福和寺說法，聽衆雖不及舍利寺多，但也不在少數。經過這四次的講說，越人對於我的說法，獲有極深刻的印象，於是特又自動的，要求我在舍利寺講部經。經過幾度商討，我和超塵法師，決定承允他們，講部八大人覺經，時間定爲五天，儀式爲中國大座式。大座式的講經，不特越人覺得是別開生面，即我僑胞亦很少看到過，其莊嚴隆重，博得越人及僑胞的一致讚美。每天聽衆，總在一千人左右，有的甚至遠從百里以外，包車趕來聽

經。有晚大雨滂沱，仍未阻住聽衆到來，這種聞法熱忱，眞是極爲難得。至對我僑胞說法，除於中華總商會，爲各界僑胞公開說法三日外，並曾在華嚴寺、龍華寺、南普陀、覺華精舍、妙法精舍、紫竹林、慶福菴、大悲精舍、菩提蘭若、慶雲南院、明月居士林、天意救難壇等開示。此外，在西支部演講一次，對中華總商會附設簿記班青年學生，作了兩小時的講話。從中越回來，又在越南亞洲文化研究協會，以「佛教與亞洲文化」爲題，作了一次公開演講，聽衆都是文化人士及學者名流。

我到西貢兩三天，就接到我駐順化領事館廖領事德珍的函電，希望我在西堤弘化告一段落，到順化去說法；大概過了一週，又接到大勒中華理事會主席麥景生僑領，代表該地中越佛教人士，來函請我去爲大家結法緣；而在舍利寺講經期間，芽莊海德寺佛學院善珠法師，聽了我講經後，一再的請我到芽莊弘化：於是超塵法師就爲我排了一個中越遊化的日程表，從七月十一日至十九日九天，分別在上述的三地，作了八次的公開宣化。先到順化，次到芽莊，最後到大勒。

順化廖領事德珍，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在臺北我們就很熟，常到善導寺聽經，這次榮任領事，到任未久，我就來越弘化，異國相逢，分外親切。廖領事學佛，學得很

徹底，自信佛以來，一直茹素迄今，現在所，組織了一個素食會，最初參加的，祇三五人而已，到了我們到順化，聽說已有三四十人參加。這次順化弘化，完全是廖領事爲我安排的，計在慈曇寺、順化大學、廣肇會館，各說法一次。慈曇寺是爲廣大信佛人士說的，聽衆約有一千多人；順化大學是爲知識階級說的，聽衆有四五百人；廣肇會館是爲我僑胞說的，聽衆大概二三百人；另外，超塵法師在順化廣播電臺，對全越信佛人士，作了一次播音說法。七月十五，由順化飛芽莊，十六日晚，在慶和省佛教會，作了一次公開演講，聽衆多到二千五百餘人，這是我弘法史上聽衆最多的一次。另外，並在中華學校大禮堂，對數百僑胞開示一小時。從芽莊到大勒，是坐汽車去的，車行中途，抵乾郎市，全市各街巷，懸掛佛教旗，歡迎我們，這又是我這次國外弘法所遇到的一個特殊場面。到大勒，除了十八上午在中華學校，對數百學生演講外，十七、十八兩晚，均在靈山寺說法。大勒這個地方，是個山城，雖在六月的暑天，氣溫經常在五十度左右，加以兩日都是斜風細雨，所以很冷，雖然如此，但來聽法的人，仍在七八百衆，不能不說是非常難得。總之，這次在越弘化，到處都受中越信佛人士熱烈歡迎，不但如此，而且每到一地，都有一群越南友人，要求我給他們簽名，

甚至在我離越那天，到了飛機快要起飛時，仍有很多人要求我爲他們簽名，他們求得了我的簽名，就覺得是個無上的光榮！越南友人對我所表現的是如此熱情，怎不使我深受感動？

上來已對諸位報告了泰越佛教及我弘化的經過，本來應該還要報告一點華僑動態及其熱愛祖國的實情，但因時間所限的關係，不能再爲詳細的敍述。現在所要作一總結的，就是這次所到的三國，兩個是小乘佛教國家，一個是大乘佛教國家。我們如有因緣到這些國家去弘法，在泰棉應介紹我國的大乘佛法，使他們知道大乘亦爲佛法重要的一環，在越南應宣揚了義的究竟的大乘佛法，使他們了解大乘確爲佛法的精神所在，必如此，始能當機攝受，獲得弘化的效果！

這次本人出國弘法，國內佛教雜誌及諸同道，都說我的弘法成功，並說於國於教，皆有很大貢獻，這除了增加我的慚愧外，實不敢當！本人無德無學，何有成功可言？設或稍有成就，亦決不是我的成就，而是一由三寶威德的加被，二由自由中國的自由之光的光照，三由我太虛大師慈光的冥加，一切的一切，應歸功於三寶，歸功於國家，歸功於大師！不過這次在國外遊化三月，從各地人士對佛教虔信來看，使我堅定

不移的深信：佛法的眞理之光，將永遠的照耀著人間，三寶的無邊勝德，將永遠的是一切衆生的眞歸依處！

泰國佛教的簡史

一　佛教的來源

佛教在印度的流行，到佛滅百餘年，阿輸迦王時代，眞正達於無比的隆盛。迦王，爲佛教一有力的護法者，亦爲佛教一國際運動者。因他不僅在國內竭力護持佛法，同時還派遣很多佛教傳教師，向印度的國外去傳播佛法。印南的錫蘭島，印北的犍陀羅，其所流行的佛法，是由迦王派遣傳教師傳過去，這已爲史家所公認。迦王時代，是否曾派傳教師來東南亞一帶傳教，佛教史家雖還有異論，但據泰國佛教弘傳史說，認爲迦王曾派傳教師，來東南亞一帶傳教，而且領導傳教團來的，是兩個有名的阿羅漢：一名娑那，一名優多羅。他們當時足跡所到的，是東南亞的金地國。金地國，據考古家的考證，就是現在的緬甸、泰國一帶地方。此地，在佛出世前，就爲亞利安人民的殖民地，所以土民在印度統治下，很受印度的文化、宗教思想所熏陶。但

金地國的中心，究在什麼地方？歷史家有不同的說法：有說在南緬，有說在高棉，有說在泰國。可是，依泰國歷史家的考證，確認金地在泰國南部佛統一帶地方，因爲近代在這裏，發現有破塔、石碑、佛像、石刻法輪等的法物。碑上的刻文，是用笈多王朝時代梵文寫的，所以這裏的歷史，最少要比笈多王朝早，上溯可以達於阿輸迦王時代。因此，現可作一結論：泰國佛教，早在迦王時代就已傳來，而且其所傳的，不論從那方面說，無疑是上座部佛教。唯有不可不知的，就是這時期的土民，不是現代的泰族，可能是高棉的先族，或其族早就亡了。

二　扶南時代的佛教

大概從佛曆第七世紀開始時，在高棉出現了一個扶南國，其國威力遠達於湄南河流域。誰都知道佛曆第七世紀，正是印度大乘佛教盛行時期，所以大乘佛教也就流行到扶南國，並且盛極一時。扶南國高僧到外國傳教，入我們中國的，是在梁朝時，如譯解脫道論的僧伽婆羅，及譯其他論書的曼陀羅，就是這時從扶南去中國的。時爲上座部佛教與大乘佛教同時盛行的時期。當扶南國强時，有眞獵國爲他的屬國，待後眞

獵國强盛起來，扶南國就被眞獵國破滅了。眞獵國的開國者，是一婆羅門教徒，於是大興婆羅門教，佛教因而就暫時衰弱下去了。

三　墜羅鉢底時代的佛教

到佛曆十一世紀開始時，有個新興的國家，在湄南河的南部建立，名墜羅鉢底國，其建國者是蒙族人。蒙族君民，純粹的信奉上座部佛教，所以上座部佛教，在蒙族人民信奉下，就又特別興隆起來。而且由於其勢力擴張到泰國南部一帶，佛教跟著也在這帶發展起來。

四　室利筏覺時代的佛教

當佛教在墜羅鉢底興隆之時，依中國的史籍記載，大概在現今泰南及馬來亞一帶境地，還有赤土國和盤盤國的兩個小國。這兩國的人民，都是信奉聲聞乘佛教。泰國考古學家，在泰南發現很多印度笈多王朝時代的銅佛像，由這許多銅佛像的發現，所以證知這是中印度佛教傳教師來此弘法的史實。

到佛曆第十二世紀，南海蘇門答臘有一新建帝國，名叫室利筏覺。在這新興帝國的周圍，他已能統治南海羣島，如爪哇、婆羅洲，遠及菲島南部，在北方，他的勢力擴張到泰國南部、高棉南部，而與墜羅鉢帝國相抗衡，因爲墜羅鉢帝國敵不過他，所以室利筏覺帝國的勢力，就更伸展到泰國的中部。室利筏覺帝國王朝，從佛曆第十二世紀建起，直至佛曆第十七世紀爲止，一共維持了約有六百年的時間。這時，在印度方面，有東印度波羅王朝，建超岸寺弘揚密宗。印度波羅王朝與室利筏覺王朝，向有信使往來，所以室利筏覺王朝時代，其人民也有信奉密宗的，而且密宗非常的興隆。泰人現在泰南發現一碑文，是用梵文古體雕刻的，其年代約在佛曆一三一八年。碑文上的文字，是稱頌室利筏覺帝王的。室利帝王，建有三大寺：一是供奉觀世音菩薩的，一是供奉金剛神的，一是供奉釋迦牟尼佛的。碑文說這三大寺院，建築得非常堂皇偉大，可以戰勝全世界的各大寺廟。三大寺的寺址，雖說已經發現，但考古學家，對這還在諍論中，是否爲彼三寺，尚無定論。其他，在泰南帕他羅府山洞、帕他尼府山洞、耶拉府山洞裏，發現幾千幾百的大乘佛像：如毘盧遮那佛像、觀音菩薩聖像、文殊菩薩聖像、普賢菩薩聖像等。這些佛菩薩像，完全是用泥土做的。佛曆第十五世

紀，印度阿底沙尊者，未進藏弘法前，曾來室利筏覺求法十二年，依止法稱論師修學佛法。由此可以證知：這時大乘佛法，特別是大乘密宗，是多麼的興盛了。也就因爲如此，大乘佛法曾流布於泰南、泰中以及高棉一帶，是無可置疑的了。

五　落部黎時代的佛教

室利筏覺王朝到佛曆十五世紀末，其後裔來泰中及高棉建立王國。王國的建立者，是與高棉混合種的人，或可稱他爲高棉王。他統治泰國的東北部、中南部以及高棉本國。他的勢力，從佛曆十五世紀起一直延長到十八世紀。此時代，歷史家稱爲落部黎時代。在這時代中，婆羅門，特別是婆羅門派，最爲興盛。其國王，有爲婆羅門教信徒，有爲大乘佛教信徒。泰國東北部，有一座石廟，是佛曆第十六世紀時建的，裏面碑文說，這是貢獻降三世明王的。落部黎府又有一塊碑文記載說：國王有次下令請大乘上座、聲聞上座、婆羅門仙人，各將所修功德，回向給國王。因此證知在這時代，不僅有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還有婆羅門教。不過所流行的大乘佛法，決定是屬密宗，不是波羅密乘。

這時流行的佛教，有一特殊的風氣，就是動輒造出上千上萬的護身佛，而且在國王的熱烈護持下，不但國王造，人民也發心造，造像的動機，在於保護自己的生命以及爲自己求福。護身佛的質料，有銅的，有錫的，有泥的，護身佛像，大都是毘盧佛，也有施無畏佛、釋迦佛、觀世音、大勢至像。這些護身佛，在現在泰國中南部的古塔內，常常有所發現。

六　泰族的來源

泰族是個古老民族，其來源怎樣？我們不可不知。據歷史家說：泰族原從中國東南部移來的，其故居在中國長江流域一帶，漢族稱他爲「哀寮」，在漢時已屬中國。後來種族越多繁衍，反而越反漢族，漢族在無可如何下，將他趕到中國西南的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一帶。到佛曆第十二世紀，泰族有一領袖，名叫「披鹿」，在雲南建立南昭國，其國祚一直延長到六百年之久。於隋、唐、宋的三朝代中，時常侵犯中國的邊境。就在南昭時代，可說泰人已開始信奉佛教。他們所信奉的佛教，是從兩方面傳入的：一從我國唐朝傳來，一從印度直接傳來。所以他們所奉的佛教，大

概是大乘佛教。到我國元代，其南昭國，就爲元軍所破滅了。

七　泰族的南遷

泰族開始移向印度之南，到達現在泰國之境的，約在佛曆第八世紀時代。初來時，是作爲難民移入的，受蒙族及高棉族的統治。後來本身力量日漸壯大，就起來謀取獨立，反抗兩個統治者，在泰北及中部一帶，建立很多的諸侯國。其時泰族對於佛教，有的信奉上座部佛教，有的信奉大乘佛教，是大小乘佛教並行的。

八　大乘佛教的衰滅

大乘佛法怎樣在泰國衰滅的？關於這問題，首先要知道，佛曆第十七世紀時，錫蘭王巴拉迦摩拔賀，在錫大興上座部佛教，召開第七次結集會議，結集上座部三藏。時泰國、緬甸、蒙族及高棉僧人，聞風去錫求法者很多，及至學成歸來，又請來錫蘭阿闍黎傳授戒法，專弘上座部傳統佛法。其時，最後信奉大乘佛教的高棉國王，名叫「差耶哇拉曼第七」，曾建二寺，一供奉觀世音菩薩，一供奉般若波羅密多菩薩。王

最信的是藥師佛，所以造了很多藥師護身佛。但他死後，國勢及佛教均衰滅。新起來的民族即泰族，以統治泰國。因爲他們專信上座部佛教，所以大乘佛教就衰滅了。

九　素可太王朝的佛教

從佛曆第十八世紀起，泰族中的領袖，在北部及中部，推翻了高棉及蒙族的統治權，自己就建立了兩個王朝：一在泰中建立的，叫做「素可太王朝」；一在泰北建立的，叫做「孟拉王朝」。這兩個王朝，是純泰族的。素可太王朝，其統治權，維持了一百二十年。其首都，就建在素可太。這王朝的第三代王，是個英明的君主，名叫崑羅康恆。約從佛曆一八二〇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四十年間，泰族的權力，擴張得很大：東達瀾滄江流域，西向撲滅緬甸蒙國，南至馬來亞半島，建立了現今的泰國。崑羅康恆去錫蘭請來上座部大德，至素可太京都開傳戒法。大乘佛法從這時滅跡，泰國人民從這時成爲南傳上座部佛法信徒，泰國佛教文化由此建立，人民一切生活都離不開這佛教文化。當時文化藝術均極發達，並各具有其特點，如佛像的雕刻，是極莊嚴美麗的，今之世界有名的藝術者，公認這爲世界上最特出的藝術，名爲素可太王朝佛像。

到王朝第五代，即佛曆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九年，其王名利太王，派使去錫蘭請傳戒師來素可太利，太王親從錫蘭上座出家，是爲帝王出家的開始。直至今日每個帝王，必仍須出家一個短時期，似已成爲定例。利太王著有「三界論」一書，是論欲、色、無色三界輪廻的種種情形的。這是泰人所著的第一部佛書，由此可以證知這位國王是博通三藏的了。同時，王在披沙奴鹿府，還鑄了一尊大佛像，這可算是全泰最莊嚴的一尊大佛像，至今仍保持他的一切原有狀態。到佛曆一九二一年，素可太王朝被泰南新建立的另一王朝，叫做阿廋他耶王朝所撲滅。

其次，泰人所建的孟拉王朝，亦名純粹泰族王朝。王朝的開基者，名叫孟拉。於佛曆一八二四年，建都在清邁，至佛曆一九一〇年，傳至戈那王朝時代，派使至素可太，請素可太上座，來清邁傳戒。從這時起，泰北亦變爲南傳錫蘭上座部佛教。到佛曆二〇二〇年底羅迦王時代，王特請了一百多位上座，舉行三藏結集會議，費時一年圓滿完成。這是泰國第一次結集三藏，從結集三藏那個時候起，泰國的佛教，就一天天的興隆起來了。泰北方面的泰族上座，不特寫了很多三藏的注釋，而且還寫了自己的論書：如亞那及第（智稱論師）注釋了七部阿毘達磨論；室利曼迦羅（妙吉祥論師

），著有吉祥燈論、本生燈論、世界燈論，以及其他巴利文文法等；還有喝囉咀羅（寶慧論師），著有最勝時鬘論一部。王朝至佛曆二千二百年左右，爲緬甸所消滅。後來泰緬兩國，爲爭執泰北之地，一直爭了兩百多年，到曼谷王朝時代，始正式歸屬泰國。

一〇　阿廋他耶王朝時代的佛教

在素可太末期，王朝的權力，一天天的衰減，因而泰南有一屬於泰族的諸侯國崛起，在中部建立阿廋他耶王朝，時爲佛曆一八九三年。阿廋他耶王朝建立起來後，素可太王朝就被消滅了。這一王朝控制泰國，前後四百十七年。中間換了五個王朝，帝王計有三十三個。在這長時期中，上座佛教普徧全國而興隆起來，人民喜建佛廟，單在王朝京都，就有佛寺一千多所。同時，每一男子於一生中，必須出家一次，也在這時成爲風氣，認爲這是報父母恩的最好辦法。波羅嗎打耶羅迦那時代，卽佛曆一九九一年到二〇三一年間，王寫了一部大本生王語。松曇王時代，卽佛曆二一六三年至二一七一年間，在阿廋他耶京都不遠地方，發現一個山林，山林中有佛的足印存在（現

在華僑名爲菩木山）。相傳佛在世時，有次以神通力，從空中飛來此山休息，就在山中化度了一個仙人。等到佛要回印度時，仙人就請求佛，在山中留一足印，以爲紀念，所以山中有佛足印存在。松曇王發現了佛的足印，就很歡喜的於此建了一個大寺，使這山成爲佛教勝地，直到今天還是香火最盛的，任何地方的香火都不及此。每年三月至四月，都在此舉行一次最大最勝的法會。

到波羅嗎谷王朝時代，卽佛曆二二七五年至二三〇一年間，錫蘭島經過長時期的戰爭，佛法衰滅，比丘淨盡。後有錫蘭王揭諦室利辛哈，聽說阿廋他耶佛法興盛，特派信使來向泰王要求，請派傳戒師去錫弘傳佛法及傳戒，由是錫蘭始再有僧伽，重行建立僧團。這一僧團，直到今天，仍爲錫蘭最有權力的一派，僧人亦比他派爲多。錫蘭名爲暹羅（暹羅爲泰國的舊稱）派，亦名優婆離派，因去錫蘭傳戒的上座，名叫優婆離的關係。約爲佛曆二三一〇年時，泰國與緬甸發生戰爭，緬軍大勝，破滅阿廋他耶，放火焚燒京都，使京都當時成爲一片火海，後來變爲一片瓦礫。其被破滅的淒涼情形，就是現在還可見到他的痕跡。

一一　通武里王朝時代的佛教

當阿瘦他耶王朝被破滅的一年，有個泰族將軍，名叫達信，不忍泰族被蹂躪，就集中他的力量，全心全意的反抗緬軍，不到兩三年，就將統治的緬軍趕出國境。他見京都破滅的淒涼情形，不能再作京都，於是就在湄南河下游，重建新都，名通武里，自己稱王，是爲通武里王朝。他與緬軍作戰，沒有一次不勝利的。王朝建立後，他統治泰國十五年，卽從佛曆二二一〇年至二二五年間。王不僅興隆佛教，自己也經常修止觀。後因發生內亂，王朝就被滅掉了，所以王朝的時間，經歷沒有多久。

一二　曼谷王朝時代的佛教

通武里王手下有個大將軍，名叫頌勒昭披耶摩訶迦薩菽，於佛曆二三二五年，建立了曼谷王朝，名爲拉瑪一世。其首都建在湄南河東岸，就是現在的曼谷。時與緬甸打了幾次勝仗，所以他就銳意的建設曼谷。完全是倣阿瘦他耶京都而建的。京都的四區，也是到處寺塔林立，最大的就是菩提寺，費了七年工夫才修成功。王

將各地具有歷史性的佛像，請來一千二百十八尊予以修理，然後全部供養在菩提寺裏。佛曆二三三一年，王請二百一十八位上座，重行結集三藏，費時五月而成。在他這時代，有位頌勒旺那勒僧王，用巴利文著了一部結集三藏史，是很有名的一部佛教史書。

曼谷王朝第二代王，即拉瑪二世，於佛曆二三五二年至二三六七年間，曾派沙門團去錫蘭做佛教文化交流工作。同時，從這時起，由二世王決定將巴利文分爲九級來考取。因爲皇上很熱心的推動佛法，所以這時的詩人，歌頌曼谷佛法的興隆，猶如過去阿瘦他耶佛法一樣的興隆。一個詩人乃那林謳歌說：

「曼谷城的美麗，如從天上墜下的天城，
三寶的光輝，勝過了太陽放射的光芒！
早晚的法音不斷宣流，
佛寺裏的鐘聲常鳴，
塔頂在天空中相互競爭」！

曼谷王朝，在兩代帝王的努力建設下，能恢復阿瘦他耶那樣的原狀，這實在是很難得

的！

曼谷王朝第三代王，即拉瑪三世，在位二十餘年，是佛曆二三六七至二三九四年間。三世王是個大心菩薩，他發願要成佛，所行所爲，純依菩薩行而行。他自己建的以及助人建的塔廟，計有一百多座，勝過其他任何一個王朝。佛曆二三七九年，王發心重修菩提寺，使菩提寺成爲佛教大學。又在湄南河的對岸，建一高塔，名爲阿倫寺的高塔，名聞全球，爲東方第一流的藝術表現。王在位時，約在中國道光年間，與中國的使團往返甚密，所以他所建的塔廟以及佛菩薩像，頗有中國藝術之風，如石像、銅像，就是中國型的，這是他的特色。因爲當時中泰邦交很好，所以王聞中國發生饑荒，特派大員送米前往救濟。就在這時，華僑遷來泰者，也就特別多。

最可注意的：王弟昭華蒙骨親王，於佛曆二三六七年，依泰國的風俗出家，名金剛智上座，過僧人的生活二十七年未還俗。金剛智是一開明沙門，不僅博通三藏，而且會梵文、英文、羅馬文。上座於佛曆二三七二年，創立法宗派，爲此派的開山祖。法宗派的特點，就是嚴持戒律，即小小戒也嚴守，如手不持金銀寶物，托鉢必須手捧，行路必須赤足。因爲如此，從這時起，同一南傳佛教，就分爲兩大派：舊有的名大

宗派，新立的名法宗派。金剛智上座，用巴利文寫了一部「結界論」，派人送給錫蘭僧團，頗得錫僧的推重，因而其聲譽日隆，全南傳佛教國家佛徒，都很敬重佩服他。錫蘭派僧人來向他求法，並請派弟子去錫創立法宗派；高棉佛教亦作如是請求。又菩提寺住持，大聖巴拉瑪奴乞僧皇，是拉瑪一世的兒子，在這時著了一本「無上三菩提論」，是用泰文寫的，爲泰國第一流的文學作品，泰國普通社會大學文學系，都須採用這部書爲課本的。

到拉瑪三世駕崩，國家無主，臣民乃一致的哀求金剛智上座還俗，繼承他的哥哥王統，是爲拉瑪四世。其在位的年間，爲佛曆二三九四至二四一一年。上座雖還俗爲王，但仍不忘推動佛教，曾派沙門團去錫蘭，看看當地佛教的情形，是否可以創立法宗派，後來感到錫僧派別太多，內爭不休，不宜再創法宗派，乃作罷論。但法宗派在高棉，不但建立了基礎，而且還一天天的興盛，高棉皇族全依法宗派出家，所以到今天，高棉佛教有兩派差別。

在佛曆二三九六年，拉瑪四世，重建佛統府的大塔，此塔原是墜羅帝國時建，是一歷史悠久的塔，拉瑪四世，在原塔址外，又建一外套，將原有的塔包在裏面，成爲

泰國最大的一座塔，塔身周圍，比仰光的大金塔還大，但四周的建設不及大金塔。唯此大塔，不是在四世手裏完成的，是經三代帝王，到拉瑪六世才完工的。泰人稱爲「巴通里」，意思就是第一大塔。塔內供的佛眞舍利，常常放光，四世、五世、六世三王，都曾親見舍利塔內放出毫光，所以爲泰國最有名的聖蹟之一。拉瑪四世時代，卽我中國咸豐時代。泰派使去中國，爲太平天國軍人之所搶刼，致使泰從此未派使節去中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與中國重建邦交，始有使節往來。

拉瑪五世，從佛曆二四一一年至二四五三年，爲其在位年代。五世王，爲一英明的君主，將泰國所有藩王及諸侯廢除，以省、府、縣來統一全泰。他曾去歐洲，與歐洲一些王國建立邦交。又去印度朝禮佛陀聖跡，如鹿野苑、菩提場等。印度政府在邊境尼泊爾，掘得佛陀舍利送給他，他就請回來在沙葛寺假山頂上，建一白塔供養。王弟大聖金剛智勝子親王，出家於巴翁魯華寺，爲法宗派宗主，協助五世王興隆佛法。而王未登基前，依例出家十五天。登基後，建摩訶蒙骨佛教學院，出版「法眼」月刊，爲泰國佛教最初月刊，第一期於佛曆二四三七年十月出版，至今二五〇一年，已有六十八年歷史。大聖金剛智勝子僧皇，著有很多僧伽佛學讀本、佛教史、佛陀史等，

另有巴利文課本多種，並懂英文及梵文。

佛曆二三四一年，拉瑪五世，請其弟大聖金剛智勝子爲結集三藏主席，並將從來所用的貝葉三藏藏經，改爲刋印三藏藏經，此爲世界南傳佛教第一次洋裝刋印藏經，計印一千部，每部三十九本。五世王，特以這藏經，分送歐美各國圖書館做爲紀念。時佛教剛傳到歐洲，歐洲一般博士，組織刋印巴利經藏會，五世王曾捐助了一筆基本金。其後，王又在曼谷，建了許多佛寺，最著名的是孟乍摩寺，我華僑叫做大理石寺，因爲全寺都用大理石建成的。

五世王太子拉瑪六世，未登位前，從金剛智勝子出家三月，還俗後始登基，時自佛曆二四五二至二四六八年間。這時，大聖金剛智勝子僧皇，對泰文佛學的修學，規定了一個學程，就是凡入泰文佛學院讀書的，必須三年始可畢業。這學院，普通人亦可讀，所以一時普徧全國，每年投考者，在十萬人以上。六世王，著了兩本佛書：一本是「什麼是佛陀的正覺」；一本是「向童子軍說法」。第一本現爲泰國普通社會中學佛教課本。六世王時，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泰國亦曾參加大戰的行列。

拉瑪七世爲六世王的弟子，未登基前，亦依大聖金剛智出家三月，然後還俗爲王

。彼在位時，從佛曆二四六八至二四七七。王另刊印大藏經一千五百部，每部四十五本，名爲「暹羅（卽泰國）大藏經」。他創立了每年在佛誕日，宣佈全國優秀的佛學者，不論出家在家，只要佛學的論文寫得好，就可得皇上的獎金。佛學獎金制度，是由他開始的。到佛曆二四七五年，泰國發生內變，卽由君主獨裁國家，一變而爲君主立憲國家。立憲不到兩年，七世王就自動的宣佈遜位，讓給他的侄兒接位，是爲拉瑪八世。

八世王登基時，年僅七歲，從佛曆二四七七到二四八九，爲他在位年代。於此期中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時代主持泰政府行政的，卽爲國務總理的，是披文元帥。披文政府建一佛寺，叫做室利摩訶塔寺，寺在曼谷野外，建成功後，派使至印度請舍利供養。這寺，爲泰國國民政府所建的第一寺。同時泰國僧團，創立了僧伽中央治理及地方治理制度，有僧伽國務院、僧伽國會、僧伽代表等。一切僧伽行政，全部仿傚政府組織。泰國僧官制度，雖說在素可太王朝卽有，但那時僅有公、侯、伯、子、男的僧官，至於僧伽服務部、內務部、宣傳部、教育部的部長制，到八世王的披文時代政府始成立的。八世王剛要發心出家而尚未出家時，卽不幸去世！因爲他很年輕就

去世了，所以不見對於佛教有什麼特殊貢獻！

現在的拉瑪九世，是於佛曆二四八九年登基的。今王雖在瑞士長大的，但對佛教的信仰很虔誠。時泰政府，在曼谷建立了一所僧伽醫院，完全是爲僧人免費醫療的，全部費用由政府供給。佛曆二四八九年，法宗派創立了一所佛教大學，是爲南傳佛教國的第一座大學；次年，大宗派又創立了一所佛教大學：所以現在泰國有兩座佛教大學，每大學的學僧，總在千人以上。

佛曆二四九九年，今王九世，依照泰國的風俗出家。剃度在王宮玉佛寺，舉行僧伽羯磨在巴翁魯尼華寺，依止大聖金剛智種僧皇爲傳戒阿闍黎，大聖摩訶威勒嗡僧王爲羯磨阿闍黎，現任僧伽國務院長大聖旺那勒僧王爲教授阿闍黎。剃度受戒後，住巴翁魯尼華寺。出家十五天，還俗繼續皇位。

佛曆二五〇〇年，泰國政府隆重慶祝釋尊二千五百年涅槃紀念。邀請各國佛教代表來泰參加此一盛會。中國政府派代表二人——甘珠爾瓦、印順法師，觀察員二人——道安、道源二法師。泰政府鑄了二百萬護身佛，以紀念此盛會。又鑄一肘高立體銅佛像，分給全國府縣辦事處供養紀念；宣佈大赦全國罪犯；修理全國各大寺廟計一千

多所；建立一個佛城在佛統與曼谷之間；譯巴利文藏經爲泰文，刋印三千部，每部八十本；政府出資剃度二千五百男子出家。慶祝時期七日，泰政府共撥六千萬元泰幣，作慶祝的費用。這可說是泰國佛教史上最大一次慶祝佛陀的盛會了。

一三　曼谷王朝時代的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在素可太王朝時代雖已滅跡，但他的勢力仍普徧的存在於人民的信念中。如歷代泰人在每次修福修德時，總是將這福德回向菩提，而且還有很多泰人是求無上佛果的。歷代泰王，總認自已是個菩薩，是眞法王子，有些英明君主，得到人民愛戴，人民將其歌誦爲佛爺的也有，如曼谷王朝的拉瑪五世就是。還有高僧大德稱僧皇爲佛陀的，亦有的是。此外，有些斷片的密宗經典流傳到現在，如尊勝陀羅尼；又有一些曼陀羅的畫圖流行民間，以及歷代灌頂密咒，加持護身佛的種種宗教儀式，人民仍是普徧信仰的。至就修持方法來說，如請求本尊入我身，我入本尊身的修法，也流傳到現在。但這種種，因爲久久失傳，泰人不知是大乘密宗，以爲是上座部與婆羅門教混合的一種規則，循例的照著去做就是了。

到通武里王朝時代，越南發生內亂，有很多越南難民逃入泰境，於中夾有越南信奉大乘的和尚，該大乘和尚來泰不久，就在湄南河的東岸，建一越南大乘佛寺，大乘又輸入泰境。曼谷王朝一至三代，泰國與越南，發生多次的交往與戰爭，越人被泰人俘虜的有幾千，其中有許多大乘佛教徒，泰王特爲彼諸佛徒，在曼谷建廟，可見泰人對於大乘佛法非常尊重！

到拉瑪四世出家做比丘時，與當時越僧嗡恆和尚，有密切的友誼，並且彼此交換有關上座及大乘佛法意見。待登基後，特爲嗡恆和尚，建一大寺，名慶雲寺。皇后死時，又請越僧在皇宮中，爲皇后誦經超薦。從此以後，凡泰皇族及貴族有人去世，除依南傳佛法舉行儀式外，一定要請大乘和尚誦經。

在素可太王朝時代，雖說就有華僑來泰常住，但爲數不多，而且大都是廣東潮州人。華僑來泰最多的，是曼谷王朝時代的拉瑪三世時，但還沒有發現華僧來泰。到拉瑪五世時，有廣東梅縣僧人續行大師來泰。他是修臨濟禪的，戒行清淨，頗得泰人的上下敬仰。續行大師領導華僑發起修建龍蓮寺，五世王特捐贈全部寺址。這是華僧來泰後所建的最大一個寺院，而且是由泰皇所勅賜的。

因爲續師得到皇上的信仰，泰皇乃爲華僧封僧官，名華僧尊長。首先封續師爲「帕阿旃支那三摩地越」，華言的意思是：「中國禪定行者阿闍黎」。這是中國僧人在泰所得的最大光榮，而爲其他各國僧人所未得的。其後，皇上又封二華僧：一名右尊長，一名左尊長，是協助正尊長，治理華僧的。越僧在泰封有七個官位，華僧在泰封有三個官位。現任第五代華僧尊長，是廣東潮州的普淨法師，封爲「帕阿旃支那達三摩地越」。僧皇則封他爲華僧第一代傳戒大阿闍黎，創戒壇於普仁寺，爲華僧在泰第一次傳戒。普淨法師現爲龍蓮寺住持，有二大弟子：一爲仁聞法師，現任甘露寺住持，皇上封爲「迦那諾眞帕」，意爲「華行導宗」，卽右尊長；一爲修靜法師，現任龍蓮寺副住持，皇上封爲「鑾眞達磨祿眞薩」，意爲「法味華宗」，卽左尊長。現居泰國的華僧，約有一百多人，精舍齋堂不在少數。

以泰文寫成的大乘佛教書籍，有陳明德居士著的「大乘佛教哲學綱要」，由法宗派佛教大學出版，很能得到泰人的欣賞。陳明德居士又有依華文譯成泰文的「金剛經」一部。陳慕禪老居士曾在泰國佛教總會，演講中國大乘禪宗多次，頗得泰人推崇，講稿由陳明德居士譯成泰文。此外，有過去的立法院長披耶若毘，曾從英文本譯成泰

文的「六祖壇經」一部。

一四　泰國佛教的種種

上來已將泰國的佛教歷史，簡單的敍述了一點，現在再來略說其他種種。就佛寺說，全泰大小佛寺，約有二〇九四所；就學院說，全泰有巴利文佛學院四百四十所，泰文佛學院五千九百五十六所，兩共六千三百九十六所。巴利文佛學院，有學生一萬七千二百零八人，泰文佛學院，有學生十六萬七千二百二十八人，這是佛曆二四九八年所統計的。此外，大乘佛寺有十二所，於中，屬於越僧的七所，屬於華僧的五所。就寺院的分佈說，曼谷京都有佛寺一百八十一所，最多的爲烏汶府，有一千四百四十六寺，其次爲清邁府，有一千十四寺。全泰人口約二千多萬，百分之九十九的泰人爲佛教徒，唯泰南與馬來亞接壤處，有少數人民爲回教徒。基督教與天主教，在泰沒有一點勢力，其作用等於零，其信徒，除歐美人外，華僑亦有少數信者，再則有些森林中未開化的民族，亦信仰基督與天主。泰國是君主立憲國，以佛曆爲紀元，沒有他們自己的紀元。泰憲法內，關於皇上的條件，有這麼一條：「泰國皇帝，必須是佛教

徒及佛教的護持者，才可登基爲王」。泰國每年有三次的佛教紀念日：一是六月的「衛塞日」；一是三月的「摩迦日」（這天世尊集中一千二百五十比丘開會，決定每年弘揚佛法的方法，此爲僧伽紀念日，出於南傳長阿含經）；一是七月初「安居日」，這三大紀念日全國上下放假一天。泰人對於修福方面，除每日早晨供養托鉢僧外，還喜歡修廟及造佛像；對於修慧方面，每月初八、十五、二十三、三十（月小二十九）這四天，到佛寺裏去聽請上座比丘說法。自己生日，則喜請僧人到家供養，舉行放生，鑄造佛像。每年安居節期滿，舉行一個盛大的袈裟布施典禮。在曼谷各大寺內舉行，由泰皇親自領導；在各府縣的大小寺廟中舉行，由各地人民自動發心；是年年所舉行的最熱鬧的一次盛會。

我所得到的泰國佛教史實，簡單而扼要的止於上說，如要詳細的了解泰國佛教歷史，唯有俟諸異日。

泰國佛教的實況

佛教創始於印度而流行於亞洲各地，雖說各地所奉行的都是佛教，但由於適應各地不同的環境，各地所推行的佛教制度，也就或多或少的有所不同：如中國有中國的佛教制度，日本有日本的佛教制度，乃至錫蘭、緬甸、泰國等地，各有各的佛教制度，如要那一國家的佛教制度，完全同於另一國家的佛教制度，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泰國是個奉行佛教的國家，我們向來稱他爲佛國，但佛國裏的佛教制度是怎樣的呢？想來我國佛教同道，一定都想知道的。近我由於特殊因緣，應泰京龍華佛教社馬子鳴理事長及諸理事之請，往泰宣說大乘佛法，便與陳明德居士談及泰國佛教情形，得以略知一二，現在就我見聞所知道的，對我國內關心佛教者，作一簡單的報告。

泰國佛教制度，可說全是依於國家行政制度而建立的，大體可以分爲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兩種。分述如下：

一、僧伽中央的行政，最高設有僧伽皇帝，等於國家的最高元首，其地位如今日

泰國的泰皇。在僧伽皇帝下，設有僧伽國務院，由九官位組織而成，等於政府的行政長官。國務院中分爲四部：一、佛教教育部，二、佛教宣傳部，三、僧伽內務部，四、僧伽福利部（佛教醫院屬此）。每部有部長一，次長一，於九位僧伽大臣中選出。至於僧伽國務院長及餘八位僧伽大臣，須經僧皇的冊封，然後才能得到這個崇高的榮位，不是那個想當什麼就可當什麼了的。至所以得爲僧皇冊封，不是由於謀取來的，而是由於德學來的，如自己的德學，沒有到某種程度，那是絕對不能受到冊封的。而最高位的僧伽皇帝，不是由於什麼人的冊封，而是由於僧伽國務院的推選。卽前任僧皇圓寂後，僧伽國務院的僧伽大臣，如一致的認爲某一上座，年高德重，可以繼承僧伽皇帝，那就不論他是屬於那一宗派的，就必然的被公推爲僧伽皇帝。但這有點須要注意的，就是被推選的這位僧皇，要與皇族有點關係，假定不是皇族中人，那就可能要成問題了。但一經推定，就終身爲僧皇。僧皇的法座，須五重寶蓋。

二、僧伽的地方行政，依泰國行政區域劃分，全國分爲九省，每省有一僧伽總督，總督下有僧伽府長，府長下有僧伽縣長，縣長下才是各寺廟的住持。這些負責佛教地方行政的僧官，各各按照他們的官階大小，由國家供養他們的薪金，所以每個負責

佛教行政的僧人，儘管安心的爲佛教服務。一個佛教制度上了軌道的國家僧人，祇管自己如法如律的去行，從不爲個己的生活煩心的。也就因爲如此，僧人不妄求人，僧格也就自然提高了。我以爲：佛教是否興隆，僧品是否高尙，如何確立僧伽制度，是一根本問題。

如上所說中央行政及地方行政的僧官，其制度是怎樣建立的？從他的層次說，是這樣的：最高爲僧伽皇帝，在僧皇下有四僧王，總銜頭叫做「頌勒」，依中國的意思，譯爲「大聖」。四位僧王，各有「金牌耀名」。四僧王下有五個僧伽宰相，稱爲一品僧伽大臣，五人各有「銀牌耀名」。此下有公、侯、伯、子、男的五品僧官，再下有小僧官，位次較低，等於政府的公務人員，專辦佛教行政事宜。以上各類僧官，除了僧皇，都由泰皇在皇宮的大殿贈封。不過少有差別的，就是：僧伽的職位，由僧皇封，僧伽的官位，由泰皇封。每年封僧官的時候，都在泰皇的誕辰佳日，如去年十二月，全國封有僧官一百多個，每年如此，僧官似就不在少數，所以現在有人感到僧官太多了。

雖說每年所封的僧官很多，但能受封爲僧官的，也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必須具備

某種特殊條件，然後才可受封。第一要佛學好：泰國僧伽受僧教育，對巴利文的佛學學位，一共分爲九級，應考的僧伽，如考取巴利文第九級最高學位，就可立刻封爲僧官，而且最低限度，要被封爲「男」級。第二要善爲弘法：就是在一方負有弘揚佛法責任的，由於弘法的善巧，感化的力强，攝受廣大的信衆，獲得大衆的護持，那就不論你是考取巴利文第九級學位的，或是其他第幾級學位，祇要名譽日增，信衆日多，就有資格可以被封爲僧官。第三一類的，那怕是沒有什麼佛學修養，祇要年高德重，持律精嚴，或者是有禪定工夫的，都可能被封爲僧官。第四要能立功的，就是在一縣中，或在一鄉村中，由於自己行持的感召，領導信衆，或塑佛像，或修寺廟，使地方上得到佛法的莊嚴，也可封爲僧官。在這四方面，如你一樣沒有，那僧官是沒有你的分。因此可以知道，泰國佛教建立僧官制度，對於僧人是有鼓勵作用的。不過，在這四種僧官中，前二爲高級僧官，後二爲低級僧官。僧官位次的高低，其主要象徵，在於所用扇子的不同，不在衣食住行的差別。扇子上的花紋，可以表現他的官階，所以泰國佛教徒，對於佛教比較了解的，祇要一看僧人所用的扇子，就可知他是不是僧官，或者屬於那一級的僧官。但封了僧官所用的扇子，祇可在皇宮中誦經用，不可在普

通人家用，如在普通人家誦經，仍用普通扇子。在此順便一說的：泰國僧人爲俗人誦經，大約不出喜事喪事。喜事誦七部小頌經，喪事誦七部阿毘達磨。不論誦何經論，均可以此功德，廻向施主，或爲生者祝福，或爲超脫死者。

上面簡單的說了泰國佛教僧官制度，下面再來概略的說說泰國佛教教育制度。

佛教教育，大體分爲兩種：一爲巴利文系佛學院，一爲泰文系佛學院。巴利文佛學院，以專修巴利文佛學爲主。於中分爲九級，要七年才能畢業。畢業考試，不論考取那一級都好，總名摩訶第幾級。這種學位等級，等於西藏的格西。西藏考格西，考到第幾級，就稱第幾級格西，所以雖同稱爲格西，但有大小等級不同。九級學程，分三部門：一、初級部門：以研究法句經解說及學習巴利文文法爲主。二、中級部門：這要研究律學抉疑，南傳巴利文善見律（此爲佛音尊者所著，尊者被尊爲南傳千部論師），吉祥燈論（這是泰國室利吉祥論師所著，論師爲泰國的北方人）。三、高級部門：到這部門所要研究的，有阿毘達磨攝義論疏（阿耨樓陀論師著）、清淨道論（佛音論師著，即我藏經所有而爲僧伽婆羅所譯的解脫道論）、巴利文詩歌、偈頌、巴利文文章。因爲這樣，所以是很難的。每年應考的僧衆，在三千人以上，但第九級最高學

位，考取及格的，每年不出五人，由此可以想見它的不易。泰文佛學院，以學習泰文佛學爲主。於中不分等級，三年就可畢業。不過這佛學院，不限定是僧人讀，普通男女居士，也可入此學院讀的，所以每年投考的學生，總在十萬人以上。讀完了這三年，對佛法就可大體了解。所讀的課程，計有：四阿含略抄、佛陀史論（大聖大沙門金剛智太子著）、佛法抉擇、佛法要論、佛弟子歷史等。本年投考這類學院的，有十一萬七千多人。每年都在安居節的時間內考試，因爲這時正是很多青年出家的時節，所以投考的特別多。泰國佛教這種現象，不僅不是佛教國家所不及，就是其他任何佛教國家亦所不及。

泰國各地的佛教寺廟，住有僧人二十以上者，大概就設有泰文佛學院一所；若僧人超過五十以上者，大概就設有巴利文佛學院一所。依於泰國政府的規定，全國男子，到二十一歲，所謂適齡壯丁，必須服役兩年，如已出家的，也要還俗出來當兵。但有例外的，就是在泰文佛學院，如果考試及格，就可免服兵役。政府這一規定，無形中在鼓勵出家人研究佛法。

現在全泰所辦的佛教大學，共有兩個：一個是法宗派辦的，一個是大宗派辦的。

兩大學各有學僧一千多人。修業的時間，要七年畢業。入學的資格，或爲泰文佛學院畢業及格者，或爲巴利文佛學院初級考試及格者，然後才可考取大學。大學的課程：世學有科學、心理學、生理學、東西哲學、英文、法文、梵文；佛學有七部阿毘達磨、南傳一切論說、佛教辯論術（弘法用的）、佛教與科學的比較、大乘佛學、佛教史等。

以上所有泰文佛學院、巴利文佛學院、佛教大學，一切經費，均由泰國政府供給，不要僧人爲此操心，僧人祇管教學就是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做個泰國僧人，是多麼的幸福？僧格所以崇高，僧德所以純潔，實亦基因於此。因爲出家的僧人，不須向俗人募化，「人到無求品自高」，這是一定的道理。

如上所說佛教教育，是佛教寺廟內的教育，至於國家社會教育，也同樣的要授佛教學科，不過比較少就是了。全國各級學校，從初小到高中，每週要學習佛學一小時。初小注重本生經的學習，初中注重佛陀史的認識，高中注重四諦十二因緣的理解。至對佛教的禮讚，從初小到高中，不論上午上課，抑或下午放學，每個學生，一定要誦經稱讚三寶，向三寶行最敬禮。此之謂佛化學校，不是一地一區如此，而是全國都

是這樣的。

再說軍官學校，所有海、陸、空三軍學校，雖說以學習軍事學爲主，但每週亦要學習佛學兩小時。如普通社會學校一樣，早晚誦經禮讚三寶，向三寶行禮。這又可以說是：軍事佛法化，佛法軍事化了。

其次，就全國信奉三寶者來說：上至泰皇，下至人民，對於三寶，沒有不誠意信敬的。如全國所有政府的辦事處，不論大小，都供有佛龕，每間學校，也都供有佛龕，至少要供一尊佛。如在法庭裏宣誓，也得向佛像宣誓。泰國的國旗，是白、藍、紅的三色。白色爲佛教象徵，表示清淨；藍色爲皇上象徵；紅色爲泰族象徵。泰人有句普遍通行的俗言，就是：「國家、佛教、皇上，每個泰人，都應盡其責任擁護」！這因泰人的風俗文化，全從佛教中產生出來，離開佛教，可說就沒有文化。正因如此，所以人民的生活習慣，一切離不開佛教。

泰國人民與佛教關係，既是這樣的深切，每個男子到二十歲時，必要剃度一次，做短時期的和尚，至少以三月爲限，也就不足爲奇了。泰人出家的時期，每年總在安居期間，他們的安居期，爲陽曆七八九的三個月，與我國依律所行的安居期不同。假

定出家三個月還做不到，就是一天也要出家一天，連一天都不出家，那是絕對不行的。他們認爲出家是報父母恩的，做兒子的如果不出家，那就無異顯示自己爲一不孝之子。所以每當一個人家的兒子出了家，爲父母的往往喜極而淚！待見兒子披起了黃袈裟，父母立刻向他頂禮，以表對於僧寶的禮敬，在泰國眞是太尋常了，不說一般人民，就是泰皇，亦要頂禮僧人。如今泰皇見到僧皇，就五體投地，不唯如此，皇上與僧人在一起時，其座位亦不得高於僧人。去年僧皇病時，泰皇每日到醫院裏去探視僧皇，僧皇的臥床很高，見皇上來時就要起床，皇上立刻搶前一步，請求僧皇不要起身，並說如你起身，那我罪過就太大了，於是泰皇就坐在地板上。泰皇兩年前，卽佛曆二四九九年，曾出家十五天，當他著起黃袈裟時，他的母親見了，不禁熱淚盈眶，向臣民說：「今我得見我兒披如來衣，眞正是我生平最喜歡的一天」！皇上在十五天的出家中，雖爲萬乘之君，也和一般僧人一樣，赤足出外托鉢乞食。到泰皇還俗的一天，向他出家的那個寺廟裏的僧官說：「我的太子到十歲時，要來這裏出家做沙彌，屆時他需用我所用的一切用具，敬請你們將我的用具妥爲保存」！自己才出了家，就又想到太子的出家，由此可以想見泰皇對於佛教是如何的敬重了。

泰皇每年於佛誕日，一定要領導臣民在玉佛寺繞佛三匝，時爲國曆六月十五日（衛塞日）。此外，泰皇每年撥一筆獎金，獎給國內的佛學家，不論是有價值的論文，或是有價值的著作，於中選出最佳者，即可得泰皇的獎金。獎金多少是另一問題，主要認這是最高榮譽！

全國佛教寺廟，如果需要錢用，純由政府供給。政府每年總要決定一個經濟數目，送給全國佛徒，如今年撥一千多萬泰幣給宗教廳，由宗教廳視各寺廟需要分給。需錢用的廟子，上疏宗教廳，祇要具有適當的理由，就可供給。如修廟子，一半由宗教廳撥付，一半從信衆中募化。宗教廳的責任：每月發薪水給僧官，代理各大寺廟財產，如收房租等。但這財產，不可據爲宗教廳所用，必須獲得該寺住持簽名，然後方能動用該寺財產。假定人民要和僧人諍訟，絕對不敢正面與僧人發生訴訟，祇是與宗教廳去訴訟，所以泰國沒有出家人上法庭。假使處理不當，人民也祇有罵宗教廳，絕對不敢罵出家人。所以宗教廳的事很不好做，既不可得罪僧人，又不可得罪人民。

宗教廳所辦的宗教事務，大體分爲三組：第一是僧伽服務組，這是專門爲僧人服務，聽僧人使用的。如有什麼慶祝法會，需要車子應用，宗教廳就得爲其準備；又如

僧人出國要辦手續，亦由宗教廳代爲辦理。第二是寺產保護組，這是專門保護各寺廟的財產，不得爲俗人侵佔，如有俗人意圖侵佔，由宗教廳出來爲其保護。第三是僧伽教育組，這是專門負責僧伽教育事宜的，如各佛學院及佛教大學的用費，概由宗教廳分發。學生考取後的生活費用，亦由宗教廳負責辦理。假定廟與廟之間，發生糾紛，宗教廳須要出面爲其排解。所以泰國宗教廳的任務，不特是很繁重，而且是很難做。我曾去宗教廳參觀過，裏面的範圍很大。現任宗教廳長，過去也曾出過家，他說很樂意的這樣來爲佛教服務。

最後再談一談僧伽犯戒或犯國法如何處理的問題。泰國司法方面，立有僧伽大理院，設有僧伽法庭，如僧伽犯戒或犯國法，先進僧伽法庭，由對律藏具有心得的僧官，依於戒律判其犯罪輕重。假定僧伽殺人，警察不得逮捕，祇可去報告宗教廳，由宗教廳將犯者送進僧伽法庭，經僧官將其袈裟卸下後，警察才可把他送到普通法庭，依法判罪。所以僧人不論犯罪輕重，在他僧服未除去時，人民對他還是一樣尊重，決不因爲他犯了法，就對他輕視。

上來拉雜的寫了一點有關泰國佛教的實況，作爲我來泰後，對國內同道們的微分

供養！

泰國佛教的巡禮

「泰國佛教的實況」，「泰國佛教的簡史」，我都向我佛教的同道介紹過了，現在我想將我所巡禮了的泰國佛教，再向諸位同道作一簡單的報導。

泰國是個佛國，到了佛國，對於佛國的名刹聖蹟，對於佛國的高僧大德，不能不作一次誠意的巡禮，而且這一節目，來泰弘法的我國大德，差不多已成爲例行公事。所以龍華佛教社的理監諸公，在我到泰的第三日，就爲我排好巡禮泰國佛寺的日程，並由陳明德居士以泰文信，通知僧皇及僧王等所要訪問的單位。按照日程，訪問的程序是這樣的：五月八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巴翁魯尼華寺，訪問僧皇及副僧皇；九時三十分，至蒙骨打寺，訪問僧王兼佛教宣傳部部長；十時三十分，至孟乍摩寺，訪問僧王兼僧伽國務院院長。九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菩提寺，訪問僧伽福利部部長；九時三十分，至素達索寺，訪問僧王兼最高法庭主席；十時三十分，至洛叉波毘寺，訪問僧伽福利部次長。下午二時，至沙葛寺，訪問僧伽民議會主席。十日上午八時三十

分，至摩訶他寺，訪問僧伽內務部長；九時三十分，至太伊密寺，訪問僧伽教育部部長。以下，我想就我訪問所知所見所談的，略爲敍說。

出發訪問的八日早晨，大約在七點鐘左右，明德居士就來到了龍華佛教社，他首先告訴我今天訪問的各寺廟及各寺廟負責人的簡歷，使我對他們先有個概念的認識，這是個很好的辦法，也是我所希望了解的。

我們從龍華佛教社出發，首到泰國法宗派總本山巴翁魯尼華寺，拜訪僧皇及副僧皇。同行者，有龍華佛教社理事長馬子鳴，理事廖振祥、陳懋廉、馬鴻英，翻譯陳明德居士等。此寺在泰國，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曼谷王朝第四代王，曾任此寺住持二十七年。其下有三代僧伽皇帝，直至現在僧伽皇帝。法宗派佛教大學設於此寺，其址爲一座三層高樓大厦，下爲大禮堂，可容學僧一千七八百人，二三層有教室十四個，現有學僧一千多人。大學有圖書室二：一爲泰文圖書室，藏有各種泰文出版的佛學書籍，一爲外文圖書室，藏有英法德日等文的佛學書籍，我國近年影印大藏經，亦收藏在圖書室，可惜能讀中文的沒有一人。在大學讀書的學僧，上午爲了要托鉢，不上課，下午一時半至晚六時，是上課的時間。另外辦有巴利文佛學院一所，泰文佛學院一

所，普通高中一所，有在俗學生七百多人，是專爲貧窮人家的子弟而設的。全寺住有一般沙彌比丘，約一百餘人。從曼谷王朝的第五代王直至現在第九代王，都是在此寺出家的。寺內有個行宮，特別給皇上出家臨時住的處所。寺的對面，有法眼月刊印務館，這是法宗派的僧人辦的，發行以來，已有六十一年的歷史，爲全泰佛教刋物中最有權威的雜誌。印務館的連結處，就是泰國佛教總會的所在。

到寺本應先去拜訪僧皇的，臨行因接來電，告以僧皇有病，住在僧伽醫院，請於下午五時半，到醫院去拜訪，所以祇好先見副僧皇。副僧皇名叫婆羅牟尼，是該寺老僧皇的副住持，爲僧伽宰相，屬一品大臣。現年六十七歲，修定工夫很深，戒行非常莊嚴，一見就知是個有道的高僧。每天領導寺內僧衆寺外居士，修禪一小時，對北傳大乘佛教，表示相當的同情與讚善，所以最喜與中國僧伽談論佛理。上座是個重經不重論的學者，對阿毘達磨很表反對，不相信這是佛陀親口宣說的，認爲這是佛滅後論師們造的。他的思想，不僅接近大乘，尤其接近眞常唯心大乘。吾去拜訪他時，相互交換佛法義理，約半小時，由於時間限制，未能多所傾談。現將所談各點，擇其大要如下：

婆羅牟尼上座問：

「法師幾歲出家的？受戒已有幾年」？

南傳佛教是很重視戒臘的，所以一開口就這樣的問我。我回答上座說：

「出家是很早的，十二歲就出家了，受戒以來，今年剛剛是二十二年」！

「呀！這樣說來，你也是一位上座了，受眞難得！不過我還得問你的，就是貴國出家者的受戒年齡在幾歲」？

「這完全是依佛的戒律去行的，就是要年滿二十歲，方爲出家者受比丘戒，不然，是不得受戒的」！

「這與我們泰國一樣，貴國佛教徒，能夠尊重佛陀所制的戒律，我們聽來非常歡喜！因爲佛法的精神，最重要的在戒律，假定忽視了戒律，佛法的存在也就成問題了。我們今天要住持如來的正法，使正法在世間發生它的化度作用，佛弟子的如何嚴持淨戒，還是一個重要課題」。

「是的，上座說的一點不錯！我老實告訴上座：中國佛教徒，對如來戒律，一向是重視的，如出家者的發心受戒，戒師在問遮難時，一定要問年滿二十了沒有？年滿

二十的，就准他受戒，未滿二十的，就不准受戒」。

「這也與我們泰國一樣，很好！很好！南北傳的佛教，在教理上容或有所不同，對於戒律大體是一致的，即或有些出入，那也不過是屬小小戒方面的，根本應沒有什麼差別，法師以爲如何」？

「對的，我同意上座的看法！不過，我還得告訴上座的，就是中國出家僧的受戒，爲時需要一個多月，不是在短時期間，就受好戒了的。在這期間，要爲威儀的教誡與律學的教授，使得每個受戒者，在經過嚴格的律儀生活訓練後，不特能如法如律，而且深明戒的重要性」！

「這很好！但所講的戒，是在受戒之前就講給大家聽呢？還是到受戒之後才講給大家聽呢」？

「沙彌律儀，在受戒前就講了，比丘戒本，要到受戒後才講」。

「你擔任過傳戒師嗎」？婆羅牟尼上座忽又這樣問。

「在三年前，曾擔任過一次教授阿闍黎」。我答。

「依於戒律，十年以上的上座，就可爲傳戒阿闍黎，法師已是二十二年的上座了

，當然可以擔任傳戒師。但我們泰國，有個特殊的規定，要受戒二十五年後，才授給他傳戒阿闍黎的資格，沒有二十五年的戒臘，是不能給人當傳戒師的」！上座停了一下又說：

「你們貴國有比丘尼嗎」？

「有的，而且比丘尼多過比丘，但這祇是今天臺灣所有的現象，過去在中國大陸，還是比丘多過比丘尼的」。

「噢！你們貴國比丘尼的傳承沒有斷，這是極爲難得的；我國因爲比丘尼的傳承斷了，所以現在沒有比丘尼出家。這是中泰兩國佛教最大不同的一點，你覺得怎樣」？

「是的，依照律制，要有傳承，才可授戒，但我國比丘尼受戒，是從大僧受的，祇是一部受，不是二部受，嚴格說來，並不怎麼合乎律制的」。

關於戒律的談話，到這裏告了一個段落，彼此沉默了一會，上座轉換口吻，又從教理方面，提出這樣的問題，向我問道：

「阿含經裏有部分別六界經，你曾看過嗎」？

我回答上座說：

「北傳所譯中阿含的第一六二經，就是分別六界經，我曾看過一次，內容是說地、水、火、風、空、識的六界。這是組織有情生命自體的六大要素，任何一個有情生命，必須具這六大要素，始能成爲一個活潑潑的生命，如缺少了那一界，那生命體就難完成了」。

「對的，一個有情的生命，如果祇有物質的四大，沒有精神的心識，那豈不是和木頭一樣」？

「依佛陀的緣起教義說，無有有情而無心者，亦無有情而無色者，有情之所以名爲有情，全在這色心的和合。佛法不偏於精神，不偏於物質，其原因亦在此」。

「很好，你這個解釋，很合佛陀所說的六界義，但六界中的識界，是生滅有爲的呢？還是不生滅的無爲」？

「就構成有情生命要素之一的識界來說，我們認爲這是生滅有爲的，至於生滅有爲的心識內在，是不是另有一個不生滅的無爲常住眞心，那是另一問題。依小乘佛法說，識界自是屬於生滅有爲的；依大乘佛法說，這有兩派思想說法不同：虛妄唯識論

者，如小乘說它是生滅有爲的；眞常唯心論者，雖主有個常恆不變的清淨眞心，但對六界中的識界，恐怕還是看成生滅有爲的，因照眞常論者思想來看，這識界是從眞常心中所幻起的妄識」。

「說六界中的識界是生滅有爲，這我也是承認的，但我總覺在這生滅有爲的心識內在，必還有個不生不滅的無爲心識在，不知法師意思怎樣」？

「上座這個說法，很合眞常唯心的思想。如有機會看看北傳大乘經典，特別是屬眞常唯心的楞伽、密嚴等諸大乘經，相信對於上座的見解，必能有所印證」。

上座聽了我所介紹的大乘佛法，似乎別有會心，乃又提出另一問題問道：

「六識中的識界與五蘊中的行蘊，是同還是不同呢？請法師解釋看看」！

「不同！識界的識，是主體的精神；行蘊的行，是意志的作用。意志作用，在心理的活動上，雖有它的特出處，但畢竟是從屬於心識的，如離開了心識，不能單獨發生它的活動作用。如以識蘊與識界配合來說，那倒可以說它們是相同的」。

我這樣解說後，上座又回到眞妄心的問題上來問道：

「依照法師對於佛法的了解來說，妄識與眞心，究竟是一還是異」？

「就我從中國眞常大乘思想所得的認識來說，認爲這是非一非異的，既不可說一，亦不可說異。爲什麼？因妄是從眞起的，離了眞卽沒有妄，而眞是從妄顯的，離了妄也沒有眞，卽眞卽妄，卽妄卽眞，那裏可以說爲別異？雖則如此，但眞畢竟是眞，而妄終究是妄，妄的不能成爲眞的，眞的不會變爲妄的，怎麼可以說爲是一？結果，唯有運用非一非異的雙非義，始能眞正顯示出妄識與眞心之間的關係。我的意思如此，不知上座的看法又是怎樣」？

「我向來都是這樣講的，妄識與眞心，一也不可說，異也不可說。今天聽了法師解說，眞可說是深獲我心，使我感到無限歡喜！但是不了解我思想的人，都說我的思想有些古怪，不贊同我的這種說法，這就沒有辦法了」。

聽上座的說話，看上座的表情，知他不特篤信自己之所信，並且非常慨嘆沒有了解他思想的人，我希望以他的見解做個媒介，將中國所弘揚的大乘佛法，流傳到泰國去，使泰國佛教徒，能夠接受大乘，所以我又對上座說：

「上座的佛教見解，是非常高超的，我們能有這樣一次談話，眞是非常有緣。現在我很希望將貴國佛教所保持的原始佛教的傳統精神，介紹到我國去，同時我亦希望

上座接受中國大乘佛法，將大乘佛法介紹到貴國來，既可印證你的高超思想，又可使泰人信奉大乘，一舉而有兩大功德，不知上座意見如何」？

「我的思想見解，一時得不到人的同情，沒有什麼多大關係；大乘佛法的弘傳，祇要不違佛法的本質，終究會得多數人的接受的，問題在於弘傳者，如何運用他的善巧而已。今天同法師談的話很多，時間差不多到了，可是我還要問問法師的，就是貴國現在有好多比丘」？

「講到我國比丘的人數，在今天臺灣，不算怎麼多，大約在千名左右，原因我國的出家衆，是盡形壽出家的，中途不可以還俗，所以較之貴國比丘的人數，是就未免顯得太少了」。

「出家不還俗，這是個好的習慣，爲求解脫而出家，本不必再還俗的，但我們泰國，形成了一種風氣，出家是可依照正常的手續，自由還俗的，所以泰國的出家人，無形中分爲兩種：一是盡形壽的出家，一是暫時性的出家，聽憑各人的志願去選擇。雖說出家還俗，在社會上同樣有地位，同樣受到人的尊重，但出家不還俗的，更受到人的崇敬，更得到人的讚美，所以還是盡形壽出家的好。貴國佛教僧團，保持這種盡

形壽出家的優良傳統，這實在是值得我們讚善的」。

上座說了這話，看看時間到了，爲了受著時間限制，雖還有好多話要說，但不得不暫作一結束。接著我們全體合了一影，最後我與婆羅牟尼上座，合影一幀以爲紀念，始辭別了上座下樓而去。

據後來明德居士告訴我：泰國佛教學者，具有眞常唯心思想的，不唯婆羅牟尼上座一人，其他還有很多，如公萬威衛親王，就是屬於這一思想系的人物。他著有「石頭裏的寶珠」一書，完全是發揮眞常唯心思想的。牟尼上座著有「三身論」一書，亦是發揮眞常唯心思想的。這在泰國佛教界，是部很有價值的書。說也奇怪，凡是具有這種思想的，大都有些禪定工夫者，所以我國禪宗，亦就屬於眞常唯心系。而婆羅牟尼上座其人，不論從那方面去看，都是個具有禪師風度的禪者，原因也就在此。我曾這樣想：禪者之所以容易有眞常的思想，大概由於他們作自心觀察時，體現到自心的凝然湛寂，不期然的就誘發了他的眞常觀念。因爲眞常者的思想，大都是有所見而來，所以很能自信自己的所見，固執自己的思想體系，不輕易的隨人所轉。泰國的婆羅牟尼上座，中國的玉山守培老人，都是此中代表的人物。阿毘達磨論者，因爲重視法

相的分析，忽視內心的省察，所以不論大乘的阿毘達磨論者，小乘的阿毘達磨論者，都是反對眞常唯心思想的。中國的虛妄唯識與眞常唯心之爭，這是大家熟知的事實，我們不去談它。泰國的阿毘達磨論者，對於眞常唯心的思想，排斥不遺餘力，甚至有人說婆羅牟尼是外道，說他知見不正。這可見一個迥異常倫的思想，是如何的難以邀得他人的信受了。其實，眞常唯心的思想，是不是屬於正統佛法，那是另一問題，現在姑且不論，但佛法中特別是大乘佛法中，有這一思想系的存在，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從巴翁魯尼華寺出來，我們一行乘車，直向蒙骨打寺馳去。蒙骨打寺，是曼谷王朝第四代王所建，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現任住持叫做大聖摩訶威勒喻法師。他是佛教宣傳部部長，亦是法宗派宗長，現年六十歲，爲僧王中最年輕的一個。祖父是華僑，其自己能說幾句潮州話。對於佛學有深刻的研究，年輕時，就考取了第九級巴利文學位。他講經的無礙辯才，是全國聞名的，正因爲他能講善說，所以榮任佛教宣傳部部長。寺內辦有僧伽巴利文佛學院一所，泰文佛學院一所，另有普通高中一所，有學生二千餘名，小學一所，有學生五百多名。

到了該寺，見到部長，依照佛教的儀式，相互行了禮以後，部長首先合掌誦經，爲我祈求三寶加被，祝我法體健康，慶我利生自在，賀我一切無礙。這是我來泰後，泰僧以佛教儀式爲我祝福的第一次，使我深深感到宗教儀式，實有它的特殊意義。宗教之所以爲宗教，宗教的教義，固爲重要的環節，宗教的儀式，亦爲重要的一面，任何一個宗教徒，如忽略了它的教儀，那他所信仰的宗教，在他所生存的社會，能不能獲得多數人民的信奉護持，那就要大成問題了。不幸今日中國一般出家的僧徒，對於佛教應行的儀式，沒有過去那樣的重視了，無怪佛教在我國，一天天的在走著下坡路了。要使中國佛教復興，教義的弘揚，固是刻不容緩的急務，教儀的保持，亦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假定有人認爲這實是個落伍的玩意兒，那我就不得不爲中國佛教的前途悲了！從部長爲我舉行佛教儀式的祝福，想到中國佛教徒的玩忽佛教的儀式，不禁使我生起很大的感觸，所以特別略述所感如上。

我和宣傳部長所談的，是有關於羅漢道與菩薩道的問題。從談話中，我知道他並不是個固拒大乘者，祇不願聽大乘批評小乘爲自了，關於這點，他在談話中，毫無保留的流露了出來。而且他和我談話，一開始就採取攻勢，如譯者將我向他介紹後，他

就單刀直入的說：

「北傳佛教是大乘，是利他的，南傳佛教是小乘，是自利的，法師的意思是不是如此」？

宣傳部長不愧爲宣傳部長，先禮後兵，祝福後，就向我進行宣傳攻勢，眞正是我所料想不到的，但是問題來了，不能不答覆他，所以我向他解釋說：

「一般而言，大乘是利他的，小乘是自利的，尅實而言，大乘並不是不自利，小乘並不是不利他，問題在於他們所重的中心何在。我們確切認爲：大乘是以利他爲主自利爲輔的，並且希望從利他中以完成自利的；小乘是以自利爲主兼行利他的，並未以利他作爲自己主要的任務，這是大小乘主要的差別所在。正因有著這樣中心所重不同，所以說小乘是自利的，大乘是利他的。雖則這樣說，但不否定小乘的利他性，大乘的自利性」。

「對的，如法師所說，小乘並非專爲自了，因爲在他未入滅前，照樣在社會上做福利社會，利濟人群的種種事業的，怎可說是自了？所以大乘佛法的弘傳者，動輒譏評小乘爲自了，這是我所不大同意的」。

「請不要厭聽這種論調，不是每個大乘者，都作如此說的，而且卽使作這樣說，也有它的對治作用的，是針對頭陀行的阿蘭若比丘說的，因爲這一類型的根性，厭世觀念極深，獨善傾向極濃，不特不願過大衆說法亦不願，如是根性的阿蘭若比丘，你能說他不是爲自求解脫而學佛的嗎？至於佛世時的人間比丘，如化導獷悍邊民的富樓那，不求急證羅漢的阿難陀，逐佛轉法輪將的舍利弗，爲教犧牲生命的目犍連，經常的在遊化人間，到處做著化他工作，如是重於爲他根性的人間比丘，不特不可說爲自了，卽使說爲自了，亦抹煞不了他們的化他性。而現在南方佛教國家的比丘，所做的社會事業之多，所化的人群之廣，並不讓於大乘行者，當更不可目爲自了的了。所以南方佛教行者，不應因大乘批評小乘爲自了，就連大乘佛法的教義，也在否定之中。這我期期以爲不可的，未知部長的意思如何」？

部長聽了我的這番解說，覺得很驚奇的看看我說：

「噢！法師的思想，是這樣的開明，舉出事實證明小乘不全是自了漢，這眞是太難得了，也是我第一次所聽到的。過去我總以爲大乘佛法的行人，一律呵責小乘的，想不到還有對小乘有這樣正確認識的大乘法師。如果每個大乘行者，都能有法師這樣

的認識，相信大小乘的鴻溝，不會有今日這樣深的。不過，大乘以利他爲前提，好當然是好的，偉大亦復是偉大的，但我們總覺得，這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是本身問題沒有解決，怎有能力去解決他人問題？如不會游泳的，要到水中去救人，豈不有同遭覆頂之虞？所以眞正要想在水中救人，先得學好游泳的技能，養成自己救人的能力。學佛發心救度衆生，我想也應該是如此的，法師的意見怎樣？同不同意我的這種說法」？

「關於你所提出的這個寶貴意見，或者說是你所提出的這個責難，不特聲聞行者有，就是一分重信願的大乘行者，也常提出這個問題來問的。如中國很多學佛者說：大乘的慈悲利他精神，當然是偉大的，值得人讚善的，但怎樣去利他呢？非得本身先養成爲世爲人的力量，亦卽非先要自己大徹大悟，解脫自在不可，否則的話，所謂救人救世，都是一些空言。這個見解，與部長的意見，是一致的。從理論方面來說，也不能說沒有它的一分理由。但事實未必盡然，就以部長所舉入水救人的事實來說：自己不會游泳，不能入水救人，這當然是事實，但要拯救沈溺在水中的人，不能離水登岸去救，這也是個事實。然則要從水中，眞正將人救起，勢必非要入水不可，唯有深

沒於水，始能大顯身手。當知菩薩在生死中度生，亦復如此。誰都知道，衆生之所以名爲衆生，是因爲沈溺在生死苦海中的。要想從生死淤泥中，將衆生救拔出來，就得在生死大海中，學好一套救拔衆生的本領，然後始能完成度生的本願，不是自己安坐在涅槃宮中，一面享受涅槃寂靜的妙樂，一面空想我要度衆生就成了的。所以發心度生的大乘行者，縱然自己沒有得到身心解脫，不妨終日在生死中度生。如說：「未能自度先度人，菩薩於此初發心」，就是大乘利他最高精神的表現。我們之所以信奉大乘，崇敬大乘，實踐大乘，就是受了這種精神的感召和鼓舞。因此，爲了暢發佛陀的本懷，爲了不忍衆生的苦迫，爲了佛化世界，爲了普救群萌，我覺得每個佛陀的嫡骨兒孫，都應信受以利他爲本的大乘。部長是個誠心爲法的行者，唯願從現在所做的福利社會，普濟群生的事業方面，更進一步的走上以度一切衆生爲本願的菩提大道，則佛法幸甚！衆生幸甚」！我這樣的向他解說，並婉勸他發菩提心。

大聖部長聽完我的說話，知道我的意向，並向他暗示應如何的信受大乘，他不立即給我一個反應，而祇是給我一個友善的喜笑，經過一個短暫的沉默，繼續表示他的意見道：

「輕於爲己重於爲人的大乘，是不是如服務於渡船的人一樣，終日立在來往彼此的船頭，將來往彼此的人們，從此岸渡過彼岸，從彼岸渡過此岸，待把每一個人，都渡過了彼岸，而後自己始登彼岸」？

「對的，部長說得一點不錯！一個眞正積極利他，爲法爲人的行人，正是這一偉大精神的表現！因爲名副其實而非口頭上稱爲菩薩的大乘行者，他的一舉一動，絕對不爲自己著想，絕對是以利他爲自利的。楞嚴經中說的「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地藏經上說的「地獄未空，誓不成佛，衆生度盡，方證菩提」的這種不爲己謀的廣大心胸，那裏是急求己利者所能測量得到的？所以就我對佛法所得的理解，覺得以利他爲本的大乘，是值得每個佛弟子學習的，而且是每個佛弟子所應學習的」！

「就法師上來所說，菩薩道的利他之說，自有它的一番道理，但就聲聞道說，我們並看不出有什麼菩薩道，所以大乘菩薩道，是不是佛法正宗，自仍值得我人懷疑！佛法是以教證爲量的，在聲聞法中，如指不出足以資信的教證，要想一向信奉聲聞者的接受大乘，老實說，那是絕對做不到的」。

眞的，要使從來不信大乘者來信大乘，較使從來不信佛法者來信佛法，還要困難得多，因爲他們已有自己一套所修所學的，不肯輕易放棄自己接受別人的。但爲了盡我介紹大乘佛法的天職，乃又不得不舉出我所知道的事證與教證，對他作一番說明：

「大聖部長！你要想得到大乘佛法的消息，我以爲我們教主釋迦牟尼，是透露此中消息的最好榜樣！不信，請看釋尊成道後的遊化人間，席不暇暖的奔走恆河兩岸，苦口婆心的化導人群，悲愍爲懷的促進人世和樂……凡此種種事實，無一不是大乘精神表現！爲佛弟子，學佛所學，行佛所行，豈可不效法佛陀這一爲世爲人的大乘精神！況且佛世時重於爲人的根性，在佛法的長期流行中，逐漸開拓出大乘的事實，又豈是我們所能抹煞？至於菩薩道的教證，北傳阿含經中有的是，並不是什麼特別教。如增含序品說：『菩薩發意趣大乘，如來說此種種別；人尊說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精進……諸法甚深論空理，難明難了不可觀……將來後進懷狐疑，此菩薩德不應棄。阿難自陳有是念，菩薩之行愚不信……發趣大乘意甚廣……方等大乘義玄邃』。這是三藏教中最有力的教證，而且明白的指出，將來會有人不信的，縱然有人愚而不信，但菩薩所修六度勝德，爲佛弟子者，仍是不應捨棄的。由此證知大乘是絕對可信的，不

應於此懷疑而不信受。這段經文，南傳阿含有沒有，我們不問，北傳阿含有明文，乃是事實，既不容我們否認，亦不容我們不信。還有，爲南方佛教所重的佛陀本生談，在我們看來，這是釋尊過去生中行菩薩大行的自述，亦是釋尊爲佛子開示佛道所嘗引以爲證的實錄，若問菩薩道與聲聞道的不同究竟何在，我以爲從本生談中可以明顯看出。南傳佛教行者，重視本生談而不承認菩薩道，這是我們所無法理解而認爲不可思議的。事實說來：如果承認本生談是佛過去菩薩大行的自述，就得承認以利他爲本的大乘，亦是佛法重要的一環，怎可否認大乘爲非佛法」？

我們的談話到此，對於菩薩道與聲聞道的論題，已經論說不少，但因還有第三處訪問，乃不得不起身告辭。當我們表示了去意，部長忽又攔著說道：

「關於菩薩道與聲聞道的問題，我們今天談得非常相契，希望有暇再爲約談。佛法是講緣的，我們難得有緣晤敍，更難得有緣談論佛法。佛道是怎樣成的，現在且不去管他，今我先與法師結個佛緣」。說了，就請了一尊五六寸高的銅佛送我，始知他說結佛緣的意思所在。我恭敬的迎接了佛像，並與部長合了一影，始欣然禮別。

我們離開蒙骨打寺，就去訪問孟乍摩寺。此寺，普通華僑叫做大理石寺，因爲佛

殿全是用大理石建的。由於這寺是東方第一流的文藝建築，所以全世界都聞名。建築人是曼谷王朝第五代王珠拉隆宮。現住持名叫大聖旺那勒僧王，今年六十七歲，爲大宗派的宗長，亦爲僧伽國務院院長，在佛教中，是權力最大的一位僧王，華泰僧人固然完全受他管理，就是僧官的升級等，亦都先要由他許可，然後呈報皇上，方得升遷，至於地方的僧官，更是由他委任的。他在沙彌時，就考取了第九級巴利文學位。五代皇上很歡喜他，在他十多歲時，曾把他抱在手裏說：你是未來佛教的龍象。由此可知皇上對他是如何的器重了。

去年泰國舉行佛陀二千五百年週年慶典，我國佛教應請前往參加大典的正式代表，甘珠活佛與印順法師，曾住在此寺。所以在我們作禮貌上的寒暄後，特代表他們二人，向旺那勒僧王，表示最誠敬的謝意，他感到無限的歡喜！僧王最近剛從檳城回來，所以他對我說：

「在泰僑居的華僑，大多數都是信佛，這是我所知道的，南洋一帶的華僑，亦大都虔信佛教，這是我想不到的。貴國人民這樣信佛，眞是非常難得，我見到後有說不出的歡喜」！

「佛教在中國流行，已有二千年的歷史，其信仰已深入了中國人心，所以中國人僑居到什麼地方，佛教信仰也就帶到了什麼地方，保持中國人佛教信仰的傳統」。我這樣的回答他，他聽了後，顯得更加歡喜。當我們正在這樣傾談的時候，宗教廳的廳長，聽說我來訪問，特別過來招待。廳長到來，首向僧王行禮，其次向我行禮，然後坐在一旁，靜靜的聽我們講話。僧王說：

「這次我到馬來亞一帶，知道有這麼一個事實：中國大陸的共產黨，常常邀請東南亞各國佛教信徒，到中國去訪問參觀，待參觀訪問回來，雖有極少部分的人，發現共產黨的僞裝，但大多數的人，都說共產黨很尊重佛教，人民有信仰佛教的自由。法師是從自由中國來的，雖說臺灣與大陸，現在處於敵對的狀態下，但我相信你們在臺灣的法師，一定很關心大陸佛教的動態，對於大陸佛教的實際情形，多少要了解一點，因此，我很想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不是眞的尊重佛教？眞正的佛教徒，是說老實話的，相信法師不會對我妄言，希望對我說幾句老實話」。

我看僧王這樣誠懇的急於知道共產匪黨的眞相，同時想到東南亞各佛教國家的佛徒，上了共產黨的圈套，受了共產黨的欺騙，不知共產匪黨迫害佛教的實情，不能不

就我所知道的事實，對僧伽國務院長，作一忠實的報導，並望他認清共產匪黨摧殘佛教，迫害僧尼的猙獰面目後，轉告他的全體僧衆及一般信徒，不要再受共產匪黨虛僞宣傳的麻醉！於是我說：

「講到今日大陸佛教，據我們所得的消息，根本已經沒有所謂佛教存在了！假定說是還有佛教，那不過是大都市中，保持個把寺廟，作爲佛教象徵，並以之欺騙東南亞各佛教國家，那裏眞的還有佛教活動？舉個最明顯的例說：過去我政府首都所在地的南京附近，有個聞名全國的棲霞山，山上有個佛教古道場，我政府在大陸時，該寺經常住有百名左右的僧衆，但自共產匪黨佔領了大陸後，該寺現僅住有一二老弱僧人，可是東南亞佛教國家，如有佛教團體被邀去參觀時，善於僞裝的共產匪黨，好像變戲法似的，立即集合很多的僧衆，排列起來歡迎，不知底細的人，自以爲是眞的，其實都是作僞，並沒有這麼多的出家比丘。即此一端，可以想見其他。至於寺廟的破壞，佛像的搗毀，經書的焚燒，僧衆的被戮，尼衆的逼嫁，則更是共產匪黨的傑作！所以今日大陸，眞的沒有佛教，如仍見有佛教，亦不過是共產匪黨資爲利用的工具，不能代表眞正的佛教」！

僧伽國務院長，是有眞知灼見的大德，聽我說後，相信我所說的是對的，所以立刻同意我的看法道：

「我也認爲那是假的，共產黨不會眞的尊重佛教，也不會容許人民有信仰佛教的自由！但是去過中國大陸的南方佛教徒，大都受共產黨欺騙了，這怎麼辦」？

「共產匪黨的黨徒，有個最大的特長，就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東南亞佛教兄弟們，如欲洞燭其奸，不能專聽它的宣傳，必要分析它的本質。共產匪黨的本質是什麼？就是不信唯物論以外的任何東西，宗教自亦不在它的信仰而在消滅之內。列寧全集第十五卷說：『所有現代的宗教和教會，所有各式各樣的宗教團體，都是擁護剝削制和欺騙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機關』。又說：『宗教是一種精神的劣酒』。因爲他們對宗教的看法是如此，所以在共產國際綱領一文中，便公開的露骨的喊出了反宗教的口號：『要用各種可能的方法進行反宗教的宣傳，並以科學的唯物主義爲基礎，重新建立它的全部事業』。共產匪黨的本質如此，那能容許慈悲爲懷的佛教，自由自在的存在和發展」？

僧伽國務院長，聽了我對共產匪黨的分析，並且指出共產匪黨的本質，深深感於

佛教信徒不能與共產黨徒同時並存說：

「共產黨無宗教的信仰，是共產主義的本質使然，眞正篤信宗教的人，對於共產黨徒，應不存有幻想的，但不幸的是，就是有些宗教徒，特別是東南亞的佛教徒，惑於共產黨的宣傳，蔽於共產黨的僞裝，以爲鐵幕深垂的共產區內，不特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就是共產黨徒亦復相當尊重宗教的，於是不知不覺的爲共產黨作義務宣傳，這才眞正是自由世界的隱憂」！

「對了，院長這個認識，是極其正確的！由於共產匪黨的善於宣傳，明明是人間的地獄，硬要說成美麗的天堂，明明是人層層的束縛，硬要說成無限的自由，不知眞相的人，以爲天堂在人間實現了，唯有人間天堂，有眞正的自由！但是等你跨進天堂，爲天堂的鐵幕所籠罩，那你立刻就可發現：天堂化爲地獄，自由變爲束縛，要想擺脫束縛，離開人間地獄，那就難之又難了」！

旺那勒僧王，頗以爲然的，不住的點頭，表示對我所說的默認。宗教廳廳長，一直在旁聽我們談論共產匪黨的無人道，無宗教信仰。待我們起身告辭時，廳長說：

「宗教廳就在本寺的對面，請法師過去參觀參觀」！因而我們一行，就去宗教廳

。一進廳門，就在一個很大的牆壁上，見到一幅很大的掛圖，圖的正中上面是個法輪，其他就是信仰佛教國家的分佈圖。凡有佛教信仰的國家，法輪就有一道光射到那裏，沒有佛教信仰的國家，就沒有光斜射過去。要知世界各國，有多少國家信佛，一看這個圖，就很清楚的知道。太虛大師說：『法輪似地東西轉，佛道逢源左右通』。這個圖，倒是個很好的象徵。宗教廳長告訴我們說：「光芒四射，是表示佛光普照世界的意思」。我覺得這是個很有意義的設計。接著，廳長帶我們參觀宗教廳的各部門。全廳分爲兩組：一是寺廟產業組，一是僧伽服務組。全國各地寺廟的產業，都由宗教廳料理，就是先由宗教廳將各地寺產收來，然後再由宗教廳統一分配全國各寺廟應用。這統一處理財產的辦法，較我國各自爲政的好得多。僧伽有什麼公務要辦，祇需通知宗教廳一下，宗教廳的負責人，立刻就會替你辦好，根本不需要自己爲此操心。泰國僧人的僧格高，其原因在此。參觀到宗教廳長的辦公室，廳長特以去歲佛陀二千五百週年慶典紀念的扇子一柄，送我作爲紀念。宗教廳的範圍很大，所做的業務很多。但名爲宗教廳，而實爲佛教辦事，因爲泰國是個佛教國家，其他宗教的信仰，是很少的，沒有什麼業務可說，所以宗教廳易爲佛教廳，亦未嘗不可。

上午第一個所要訪問的，本是僧伽皇帝，但因病在醫院，未能先爲參禮，遵電改爲下午。四時左右，我們一行去僧伽醫院訪問僧皇。僧皇名爲大聖金剛智種，是今泰皇的伯父，從小出家，現年八十五歲。曾任曼谷王朝第六第七代王出家時的教授師，今王出家任傳戒阿闍黎。僧皇是個性情平和而又極爲民主的大德，從來不擺官僚的架子，所以一次下鄉，有人請他誦經，人們，本應稱他僧皇陛下的，但不知道這樣稱呼的，稱他爲老和尙，也不以爲忤。皇上送他一輛黃色汽車，車上插有一隻大鵬鳥，大鵬鳥原爲皇族的象徵，現在以之象徵僧皇的佛化無邊。僧皇患腸胃病一兩年了，曾開刀三次。年齡這樣高，身體這樣弱，病勢這樣重，開刀三次而不圓寂，不能不說是極爲難得的事！

從龍華佛教社到珠拉隆宮醫院，車行約二十分鐘始達。我們到了這裏，先在簽名處簽名，我以華文簽名，慕禪居士代爲譯成泰文。僧皇因病不能行走，坐在輪椅上出來接見，這不能不使我深受感動。我以佛教的禮儀，向僧皇禮座獻花後，僧皇很關切的對我說：

「天氣這樣的酷熱，你遠道來弘法，已經夠辛苦了，現又冒暑來看我，眞是太不敢當」！

一片慈祥的樣子，親切的流露在面上，使我見了，越發對他生起崇高的敬意，乃表示我的謝意說：

「荷承僧皇關心，不勝感謝之至」！接著說：「聽說僧皇法體違和，敬請多多爲法調攝，並祝法體早日健康」！

「病是一種苦惱，多病多苦惱，久病久苦惱」！僧皇透徹的了解病苦的意義這樣說。我以大乘的立場又說：

「病是一種苦惱，這是佛陀明示我們的，當然沒有問題，但爲衆生病，是示現而非苦惱，這是我國流行的大乘經典所常常這樣說的，想來僧皇也是爲衆生而病的」。

僧皇聽我說到大乘經，就問我說：

「聽說大乘菩薩沒有生老病死是不是」？

「不能這樣說！大乘菩薩有兩類：一是初發心的菩薩，一是久發心的菩薩。初發心的菩薩，一切與我們凡夫一樣，生老病死當然是不免的；久發心的菩薩，雖說已經

了脫生死，但爲救度一切衆生，仍然示現如凡夫一樣的生老病死，如釋迦牟尼佛所現的一切，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在泰國，我是不大願意錯過宣傳大乘機會的，所以乘僧皇的來問，就向他分別了兩類大乘。但僧皇接著說：

「如一般說的大乘菩薩沒有生老病死，與我們南傳佛教所說有很大不同，依南傳佛教說，一切圓滿的佛，尚有生老病死，何況所謂菩薩」？

就對佛陀來說，這是佛陀觀的不同：一個將佛視爲歷史上的實質的佛陀，一個將佛視爲宗教上的示現的佛陀。彼此觀點不同，所以始終難談得攏。這是佛教裏的老問題，任你怎樣論辯，也不能獲得一個雙方滿意的結論，所以祇好不談。同時我看僧皇有病，不敢與他多討論有關佛法問題，以免增加他的不安，因而談了片刻，與僧皇合影後，就告辭出來，回龍華佛教社了。

依照訪問的日程，今天（九日）首要訪問的，是達摩華羅隆法師，中國譯爲最勝法上。法師是現任僧伽福利部長，亦爲第七區的總管長，亦是菩提寺的上座住持，亦復是大宗派的領袖，屬僧伽宰相一品大臣，並任僧伽醫院主席。在泰國佛教界，可說是個權威大德。最勝法上最愛的，是中國古董瓦器，收藏很多。同時，他寫有佛教小

說十多本，極爲難得。

部長見我年輕，一開口就問我的戒臘，我老實的告訴他：「受戒以來，已經二十二度春秋」。他聽說我的戒臘這樣高，立刻就很客氣的說：「難得！難得！你也是一位上座了」！接著，譯者黃謹良居士替我向他介紹說：

「演培法師對於佛法有湛深的研究，曾將日人木村泰賢著的大乘佛教思想論、小乘佛教思想論譯成中文。兩書共有五十餘萬言，可說是極難得的兩部思想論書」。

上座聽了譯者的介紹，就對我說：「有關闡揚佛教思想的論書，想來每個佛教徒都願看的，如能有人發心根據中文或日文，將這兩部有關思想上的佛教論書，譯成泰文給我國僧人看看，那就好了」。可惜，我不會泰文，他不會中文，雖有此心，無能爲力，徒具心願而已。同時我更想到，大小乘的思想不同，不一定能得泰人的同情，所以我又對上座這樣說道：

「依照南北傳所說，大小乘的思想，有顯然不同，如將大乘佛教思想論譯成泰文，泰國佛教的同道，不知能不能善意的接受這一思想」？上座很開明的回答說：

「接不接受這個思想是一回事，介不介紹這個思想又是一回事，不過在我個人的

意思，佛教各種不同的思想，都可互相介紹傳播。所以大乘佛教思想論，如能眞的譯成泰文，介紹給我國的佛教同道，不特相信會有人研究，而且相信會影響佛教界的思想的」。

這位部長的思想，有著這樣的開明，在南方佛教國家，恐怕是很少有的，因此使我感到很大的驚奇，所以說：

「近代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已是著眼全世界佛教的佛學大家，曾將今日世界各地所流行的佛教，綜合爲三大系，就是巴利文系的南傳佛教，華日文系的北傳佛教，蒙藏文系的後期佛教。三大文系的佛教，在時間方面說，雖有初期、中期、後期的不同；在法義方面說，雖有聲聞乘、波羅密乘、陀羅尼乘的差別，但我國佛學者，認爲這三系佛教，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化機，儘管思想有所不同，意見互有出入，但若彼此之間，肯得互相觀摩，相互交換意見，就可將個別弘傳的佛教聯合起來，向世界佛教運動的坦途邁進，眞正促成世界佛教化的實現」！

「對的，你的這一意見，確是異常寶貴，我首先表示同意，並望中泰兩國佛教子弟，在這方面多多努力」！上座說了這話後，接著又問我道：

「西藏佛教，究竟是從中國傳過去的？還望法師有以告我」！

「關於西藏佛教的傳入，大體可以分爲兩期：初期佛教，是從中國傳入的，其時約在我國李唐的時代，因爲李唐初年，西藏的汗蘇朗司登王，娶唐文成公主及尼泊爾王女爲妃，而這兩個王妃，都是崇信佛教的，所以西藏王就爲她們建立大昭寺、小昭寺等，以供她們作爲奉佛之所，於是佛教就在西藏弘傳開來。後期佛教，是從印度傳入的，謂約在蘇朗司登第五世時，由於篤信佛教，所以就命使臣到北印度去，請來蓮華生上師，大弘密宗，因而印度第三五百年的梵文佛法，就直接的傳入了西藏。這樣說來，西藏的佛法，可說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亦可說是從印度傳過去的」。我這樣的回答。

「我再問你：臺灣現有多少比丘？你住持的善導寺住有好多比丘」？上座問。

「就全臺灣說，比丘比丘尼合計，約有二三千人，至於善導寺，只住比丘十餘人，因善導寺是一通俗弘化的道場，所以平時住的比丘不多」。

「以臺灣現有的人口說，兩三千的比丘尼不能算多」。這是上座從佛國的立

場來看的，對於我國的國情及佛教制度不大了解，所以我對他解釋說：

「中國出家的制度，異常嚴格，只有盡形壽的出家，沒有暫時性的出家，所以每個發心出家者，都要經過愼重的考慮，假使善根薄弱的，中途退心還俗，在他自己固然沒有面目見人，同時亦受社會及佛教人士輕視，所以中國人是不大輕易出家的，出了家的又不大輕易還俗的」。

「去年代表自由中國來參加我國佛陀二千五百週年紀念的印順法師，現住在什麼地方？經常做些什麼佛化工作」？我告訴他說：

「印順法師現住臺灣新竹青草湖福嚴精舍，在此辦有一個佛學院，爲今日自由中國佛教的最高學府。從他修學大乘佛法的學僧，約有二十人左右。法師經常住此爲學僧講授佛學，以期造就一班弘揚佛化的法將」。

「爲造就佛教僧材而長期講學，這種精神，確是值得讚善的」。接著上座又說：

「去年我國舉行佛陀二千五百週年紀念，各國應邀來此參加慶祝佛典的代表很多，他們所著的服裝，有的莊嚴，有的不莊嚴，有的這種形式，有的那種形式，很不一致。還有，我曾到過印度、錫蘭、緬甸，各地僧人的服裝，有著很大的不同。今天看

到法師著的僧裝和所表現的威儀，都極莊嚴，使我感到無限的快慰！比較來說：錫蘭僧相僧裝較爲莊嚴，西藏喇嘛較爲隨便一點，某國比丘，手帶時錶，項掛金練，實在不大好看」。

「中國出家僧衆，非常重視威儀，如受戒時，對於各種威儀，都要嚴格的敎誡，務要使得每個比丘，行爲活動如法如律，所以中國僧人所表現的僧相，大都莊嚴」。

「這太難得太好了！我們泰國僧衆，七天剃一次頭，貴國出家僧伽，幾天剃一次頭」？這位上座，眞可說是一個很細心的人，對於各國僧裝及剃頭等的瑣事，都這樣的注意，實不簡單。因而我回答說：

「中國僧團裏的僧衆，十天剃一次頭」。

我們的談話，到此就告結束，當我向他辭別時，他特送我泰僧用的黃袋一個，並且很客氣的說：「法師如不很快離此，有空請再來多談一談」。我笑笑，點頭辭出。

從上座住持那裏揖別出來，就去訪問該寺副住持，昭坤威懺法師，這位副住持，會講我國的潮州話，在與我談話之間，曾勸我也學學潮州話，並說多懂一種方言，對於佛法的弘揚，多得一種便利，我認爲也是如此的，不過我的語言天分太差，不論學

那種方言都學不好，這眞是沒有辦法的事。副住持與我一樣，是十二歲出家，現年五十歲，是個非常穩重的僧伽，對於佛法的弘揚，非常熱心，對於佛法的律制，非常重視，對於中國佛教的發展，也很關心，聽到我說自由中國的佛教，在近幾年來的飛躍進展，他表現出了無限歡喜。事實是這樣的，凡是佛教徒，不論是那國的，只要聽說佛教的發達，佛法的發揚，佛子的增多，總是表示欣慰的，從這點來說，全世界的佛教徒，應能聯合起來的。

當我要向他告別時，特別送我一尊銀質的臥佛，這小臥佛是該寺大臥佛的模型。寺內供有曼谷王朝第二代王所塑的大臥佛，長四十六公尺，全身金色，足下繪有一百零八寶相，右脅吉祥而臥。三年前下雨時，曾有雷打下來，但除手臂部分變黑，佛身並未絲毫遭受損傷，這不能不說是不可思議的事！變黑的部分，現已重行裝金，毫無痕跡可見。寺內有座藏經樓，高大富麗，輝煌燦爛，光耀奪目，其壯觀，在我國內地，無論怎樣，是見不到的，在今天臺灣，自更不用說了。圍繞著這座高塔的四週，還有四座較低的寶塔，據副住持告訴我，這是安放過去四位住持的靈骨的，爲第一代王朝以至第四代王朝所建。泰國高僧遺骨入塔的很多，所以稍有規模的寺內，都有塔的

建築。還有泰國歷代皇上皇親骨灰，亦大都供在此寺的塔內，所以塔就顯得特別的多。

副住持很客氣的陪同我們參觀全寺各處，進入大殿，禮佛而後，放眼觀察大殿的四週以及上下，四壁以及天花板上，都繪有很精細的有關佛教的圖畫，副住持說，這是三世王的傑作，因三世王，不僅是個藝術的愛好者，而且本身就是一位最出色的藝術家，在泰國是最負盛名的。大殿的中央，供的初轉法輪度五比丘的佛像。我看了這個，恍惚間好像見到佛正爲五比丘說法一樣：佛陀慈悲善巧的宣流法音，五比丘寂然不動的聽佛開示，這是多麼令人嚮往的一個說法道場。可惜這是二千五百年後的供像，不是二千五百年前的眞像，說到這裏，就又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業深障重了！假使生在二千五百年前佛世時，面見佛陀及親聆法音，豈不早就解脫？何至於還在生死中流轉？

從大殿出來，去參觀歷代住持國王用的遺物保藏處，內藏有曼谷第一代王子出家用的玻璃鉢，內外透明，異常名貴，第五代王用以供佛的花瓶，花瓶底下，蓋有五代王印，證知這是眞品。其他還有很多高僧大德用的東西，恕我不在這裏一一介紹。

最後，副住持又帶我們去看在家信徒在寺內開弔，功德主見到我們僧人一到，一律起身向我們合掌致敬，等我們去時，又合掌相送，這是泰國在家信徒，恭敬僧寶的精神，這種敬僧的精神，不僅普徧的表現於泰人社會，亦普徧的深入於華僑社會。但這在我國的社會上，是很少有的現象，不能不使我國在家，不能不使我人感到泰僧的尊嚴可貴，不能不使我人感到在中國做個和尚的偉大忍辱！

還有值得一說的：從前，泰國的學校、醫生、藥房、醫院等，都是設在寺內的。如我們在菩提寺休息的地方，一張圓桌，四張櫈子，同此性質的，一共有十座，但這不是供給遊客休息的，而是專供醫生爲病人看病的。由此可以知道，泰國佛教，雖說是屬小乘佛教，但對於社會慈善救濟事業，一向都很重視而且積極推行的。本來，一個化導社會的宗教，原與社會的廣大人群，發生極密切的關係的，換句話說，要與人群生活打成一片的，所以有關人生的活動，應在宗教生活的範圍內而活動，如此，始能發揮宗教在社會上的功用，不然，現實社會何貴乎有你這一宗教存在？泰國佛教歷久不衰，始終保持著國教的地位，爲全國上下所信奉，佛教在社會上發生作用，可說是一主因。

其次，再作一簡單交代的：菩提寺這個寺院，副住持告訴我們說：最初此寺的建築，本爲一個小廟，然從曼谷王朝第一代王開始，直至現在一百七十多年，逐漸逐漸的擴充，才成今日這樣規模弘大的寺院，寺基現在約有我國十畝地那麼大，不能不說是個大的寺廟。寺以佛殿爲中心，在佛殿的週圍，一層一層的有三層，供有千佛像，都是國王大臣發心塑造的。常住比丘壹百五六十人，沙彌三四十人。另設巴利文佛學院，泰文佛學院各一所，普通中學一所，有學生一千多人。由於本寺住持達摩華羅隆法師，是第七區的總管長，所以菩提寺的僧衆生活，也就特別嚴肅。我在寺內參觀各處，從未見到其他比丘，因爲這時，每一比丘，都在各自住處，不是用功坐禪，就是修學佛法，大有我國叢林不窺寮的古風！回顧今日我國僧伽生活的散漫，不受任何約束，對於中國佛教，不得不興起末法時代之感，捨此復有何言！

一行離開了菩提寺，就驅車至越素讀佛寺，亦名素達索寺，意譯爲善見寺。這是泰國的第二大寺，爲曼谷王朝第一代王所建，供有泰國最大銅佛一尊。此寺又常舉行佛像加持禮，因據泰人向來所傳，此寺祖師很多，特別有其靈驗，所以每年政府在寺內舉行二三次佛像加持禮，如去年慶祝佛陀二千五百週年，就曾在寺內加持了兩萬尊

護身佛，請全國聞名的長老大德，來寺加持七天七夜。寺內設有巴利文佛學院、泰文佛學院各一，普通中學一所，學生有兩千多人。現任住持是僧伽國務院的最高法庭主席，名叫大聖菩陀闍黎，華譯是長老之意，亦爲僧王之一。但因年老，不大問事，一切由次長辦理。我們禮見了僧王，僧王就問我什麼時候來泰？在泰大概要住好久？我回答他說：「來泰剛一星期，約住一個多月」。僧王正患有嚴重的病，今天是勉强起來接見我的，所以特別對我說：「今天法師來此，本應和你多談談的，但因我有重病，不能陪你多談，眞是對不起你」！「沒有關係，病是任何人免不了的，但望僧王，爲了佛教，爲了衆生，多多保重法體，並祝早日康復」！說了這幾句寒暄話，看他的病確很沉重，不敢多所打擾，所以就告辭出來，由一位青年比丘，帶我們參觀全寺。

先去大殿禮佛。此寺殿中供的，是吉祥釋迦牟尼佛像。泰國各寺廟，雖同樣的僅供一尊釋迦牟尼佛像，但各代表佛的一種特色。如前菩提寺供的度五比丘像，此寺供的吉祥釋迦佛像。泰國每個寺廟，殿內供的佛像，都極非常單純，不像我們中國，在同一大殿內，供有許多不同的佛像、菩薩像、羅漢像，甚而至於諸天像，濟濟一堂，洋洋大觀，國人看慣了，不覺怎樣，但若泰人見了，那就一定要覺得驚奇，爲什麼要

供這麼多的像？當然，這是各國佛教適應環境的不同，但以供像來說，我們覺得南方佛教國家的單純化，似乎要比較理想些！尤其是諸天像供在佛殿上，實在有點不大調和，所以我主張今後中國佛教寺廟的大殿，除了佛像外，以少供其他的像爲宜。

從善見寺出來，就去訪問優婆離上座。他是洛叉波毘寺（華僑稱爲越力母披佛寺）的住持，亦是現任僧伽福利部次長。洛叉波毘寺，華譯皇屬寺，爲曼谷王朝第五代王所建，用爲紀念自己登基的。規模雖小，雕刻精緻，爲東西方建築的交流混合。寺內辦有巴利文佛學院、泰文佛學院各一，普通中學一所，學生有四百多人。約好十時三十分到訪的，但我們到時，已超過了十分鐘，所以上座已在等候了。這位上座非常客氣，親自站在門口，迎接我們進去。進入他的會客室，相互行禮以後，上座立刻就將準備好了的書送給我，並且這樣對我說：「這是我近幾年來的廣播稿，內容所講是有關佛教的儀規，如日常誦經禮佛等的禮儀，大部分是出在巴利文的經典中的，因爲一般僧人，讀不懂巴利文，所以我特把它譯成泰文，介紹給我國初發心的出家者，使他們知道儀規的重要」。聽他說後，知道他是一個重視儀規的長老，所以我也就報告他說：

「日常念誦的儀規，我國僧人極爲重視，如早晚在佛殿念誦的課誦，就是古來大德，爲我們選定的，現在全國僧人，早晚上殿，都依這個課誦而行，不僅如此，念是怎樣念法，唱是怎樣唱法，都要經過一定的訓練，過去大陸上有規模的叢林，不論三百五百一千八百人上殿，唱念的音調，都是一致的，一點參差沒有的，所以中國出家僧的念誦，實在是有它的特色的」。

「據法師說來，我們中泰兩國佛教徒，在這念誦的一點上，倒是很相近的。不過我還得對法師說的：我所以選擇了這個做廣播稿，因爲覺得一般出家者，只知道照文念誦，不知道內容是什麼，這樣，其所收的功效不大，所以我特用來廣播。雖說前人也有解釋過的，但前人的解釋，只是依據儀規中的名相說一說，大多數的僧人，還是不大清楚。現在我所講的，採用了很多現代流行的新名詞，配合了很多現代所有的新知識，所以一般聽衆聽來，就覺容易懂得多了。因此，現在我有這麼一個感覺：在今天這個時代之下弘法，講解佛經，必須要配合時代知識，融會新知，莊嚴佛法，佛法才能更爲發揚光大」！

這是一位有思想有時代眼光的上座，我聽了他說，除對他表示相當的崇敬，特又

表示我的意見說：

「對於日常禮誦的儀規，不但要對他照著去行，並且要對他加以了解，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對於儀規的解釋，我國大德也異常重視，如二十年前，我國有位戒行清淨，德行莊嚴，精通三藏的興慈老法師，曾將我國通用的早晚課誦，加以詳細的解釋，現在一般依儀規而行的，不唯知道儀式是怎樣的行，而且了解內容所說的是什麼，這眞是佛教徒的一大進步。至於用新名詞解釋佛教名相，用新知識與佛法相互說明，過去如太虛大師，現在如印順法師，都是循著這一路線進行的，所以這兩位大師所講的佛法，很受一般人所歡迎，亦爲知識界所接受。近數十年來的中國佛教，所以還能博得大多數的中國人的信奉，中國佛法的弘揚者，採取通俗路線，是爲一大主因」。

上座聽了，他的內心的歡喜，充分的表現在面容上，所以我們相互間的談話，是在非常和諧而友善的氣氛中進行的。我想他的最大歡喜，就是中國佛教徒這樣宣傳佛法，與他是同調的，他得一知音，倍感欣慰！

優婆離上座，年十五出家，現年六十一歲。青年時，常寫佛教論文，具有特見，受歷代皇上獎勵。現在的沙立元帥拜他爲師，信奉很篤。談到出家，他對我說：「泰

國出家人，少年時代出家的還俗少，中年時代出家的還俗多」。我對他說：「出家本不應當還俗的，不過依於律制，比丘還俗，亦爲佛陀所允許的，所以我對泰僧的還俗，不僅不表反對，而且仍極崇敬，因爲出一次家，總比不出家好，出了家的，在佛教的僧團裏，過上幾個月的僧團嚴肅生活，使知比丘日常的生活，不是一般人所能過得來的，同時在這短時期中，傳授他們一點佛教常識，使知佛教的教理博大高深，這樣，能不還俗的固然最好，即使還俗離寺而去的，有時也會想到出家及佛教的好處，而對佛教保持一個相當的好感和信仰，假使嚴格的不讓一般人出家，或者出了家的規定不得還俗，一般青年，久而久之，就不會再想到佛教，背離佛教而去了。所以在原則上說，出家而還俗，我認爲並不是怎麼一個不名譽的事，而且是促進僧團清淨和樂的最上方便，未知上座以爲然否」？

「當然，依於律制，僧人還俗，應受到社會尊重的，不然，他在僧團中，不能遵守佛陀的戒律，搞得僧團的烏煙瘴氣，不唯對他自己，是個人人格的損傷，就是對於佛教，也是無比的損失，所以法師對於出家還俗的看法，我完全表示同意」。接著我說：「因爲如此，所以對日戰事勝利後，我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從重慶回到上海，曾

公開的宣說，不能嚴守如來禁戒的，可以自動的公開的還俗，一般出家在家的佛徒，對於還俗的不應輕視」。

我們沉默了一會，上座又轉換口吻說：「中泰兩國的人民，同是信仰佛教的，過去由於信奉大小乘的不同，彼此有著一個很大的隔閡，今後如欲促進兩國佛教的關係，在教理思想方面，最好能相互交換，使得彼此了解，感情自易增進。貴國信仰大乘的，思想比較開明，可惜我國佛徒，思想異常保守，一切都以法毘奈耶爲依據，不敢稍稍越出這個範圍，所以泰國佛教，始終保持著原始狀態，很少有所演變進展的」。

「貴國佛教有貴國佛教的特長，特別是在僧制方面，不僅我國不及，據我所知道的，就是南方佛教國家，亦有不如貴國的地方。在這方面，我的意思不但不應改變，而且應加保持，唯有保持住優良的僧制，佛教始有眞正的精神，假定僧制鬆弛崩潰了，佛教亦將臨於滅亡的邊緣了。因爲具有如法如律的僧團，佛陀的正法始能久住，如來的最初以法攝僧，亦是以此爲終極的目的的。不過在教理方面，我們要辨別什麼是佛陀的方便教，什麼是佛陀的本質教，不能固執的以方便爲本質，不能錯誤的以本質爲方便，唯有如此，佛陀的本懷，始能闡發出來。無可否認，原始的小乘佛教，含有

方便的適應，不能暢佛本懷，這是一大事實，但在時易境遷的今日，我們不應拘泥於舊有的方便，我們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發出佛陀的本懷，使佛法在這黑漆絞繞的人間，發揮覺世救人的大用，是今日每個佛弟子義不容辭的責任」！

上座向我笑笑，我們的談話，亦卽就此結束。

原定十日訪問的沙葛寺（華僑叫做越色局佛寺），臨時得到通知，說是僧王是日有事，因而改在九日的下午，利用空餘的時間，去訪問這位八十二歲的老上座。老上座的法號，叫做大聖菩陀可沙，是現任沙葛寺的住持，爲僧王之一。這是一位年齡最高的僧王，在泰佛教界中，是負有相當盛譽的。在佛教行政方面，他的職務，是僧伽民議會主席，討論到有關僧伽民議的事，他的發言，是有相當分量的。翻譯人告訴我：老僧王不但佛學精深，而且是泰國最出名的星相學家，今日泰國的星相學家，大都是他的學生。僧王爲我國潮州人的後裔，會說英語、潮州語，並能看日文，實是極難得的一位僧王。僧王所住持的沙葛寺，屬於大宗派所有，意譯爲洗頭，是曼谷王朝第一代王，與緬甸作戰勝利回來，駐兵在此，用水洗去頭上灰塵，所以就在這裏建個大寺，作爲紀念。寺內有座大假山，比四五層樓還高。山上有座白色佛舍利塔，是曼谷

王朝第五代王所建。塔內供的佛陀舍利，是七十年前印度政府在尼泊爾所掘出，然後送給泰國供養的。泰國爲表鄭重起見，特派大臣親赴印度迎回建塔供養。日本、緬甸、錫蘭、高棉佛教徒，得到這個消息，都曾派人來求舍利，五代王各分一分給他們回國供養。泰國每年在此舉行盛大禮拜舍利會，鄉民來朝拜者絡繹不絕。塔上常常放光，頗具靈感，現住持曾親見放五色光，證知是佛眞正舍利。

僧王知道我是從自由中國來的，中國是信大乘佛法的，所以一開口就對我這樣說：

「我國信奉的是小乘，貴國信奉的是大乘，雖說有大小乘的不同，但這不過是量的差別。舉喻來說：小乘是小車，大乘是大車，不論小乘大乘，都是源於佛的正覺而來，只要所說的不違背佛的教理，我們都得相信他是佛教，假使離開了佛陀的正覺之理，那就屬於外道而難邀得人們信受了。所以佛法的弘揚者，不在大小乘的爭執，而在佛法本質的保持。如果這點做不到，佛教的存在，也就成爲問題。這在法師的意思，未知以爲如何」？

「對的，一切佛法源於佛的正覺而來，所謂「法從佛出」，就是此意。各地流行

的佛法，都是重視這點的。不錯，中國是以發揚大乘爲主的，但每個大乘佛法的弘揚者，都著重於大乘佛法眞義的弘揚，誰也不敢違背佛法眞義而宣說的，如有誰敢違背佛法眞義，宣揚相似的佛法，同樣會被人目爲異道，其法不能弘通。關於這點，我以爲，只要是眞正的佛教徒，大概都是如此的」。我這樣說。

這位老上座，確是很難得的，雖說年齡老了，思想一點未老，這從他對大乘佛法的態度，可以明顯的看出。如其聽我說後，接著對這又舉一喻說：

「大乘小乘，在原則上，都是佛教，眞正的佛教徒，不應有疑議的，所以有大小乘的差別，這完全是方式的問題。如人類受用飲食，西方人用刀叉，中國人用筷子，用具雖然不同，而其受用飲食則一。誰也不能說誰的方式不對，問題還是在於合不合乎佛法」。

「我們依於經說「法海一味」的了解，認爲流布世間的一切佛法，都是從教主釋迦牟尼佛大悲心中所流露出來的，不過爲了適應各種不同根性的好樂，所以有種種差別不同的法門。待到佛滅度後，佛法的弘傳者，爲使佛法的普及，佛法開始向世界各地流行，流行到各地的佛法，爲了適應各地不同的文化環境，於是各地所奉行的佛法

，也就自然而然的有了差別。只要了解彼此的適應性，不作不必要的排拒，是無礙於全世界佛徒的聯合的，所以我希望我們在同一教主，同一信仰之下，首從溝通中泰兩國佛教文化著手，然後促進全世界的佛化運動。像去年貴國所舉行的佛陀二千五百週年紀念的集會，今年在貴國召開的第五屆世界佛教徒友誼大會，諸如此類的會議，應經常的舉行，以期集合全世界的佛徒於一堂，相互交換發揚佛化的意見，溝通彼此教徒之間的感情，擬定世界佛化運動的具體綱領，令全世界的佛教徒，依此綱領共同爲世界佛化運動而努力，佛法普及世界是沒有問題的」。我回答說。

老上座聽了我說，似乎很感興奮，並且表示他的意見說：「佛化世界運動，在世界一家的今日來說，實在是很必要的，我們佛教徒，亦應有這麼一個理想，爲促進此一理想的實現，集合全世界的佛徒力量，共同向著這一目標推進，自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過，世界各國佛徒，各有語言不同，各有文字不同，各有習尙不同，各有生活不同，要想溝通彼此間的感情，發揮各個佛徒間的力量，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代各種主要的世界會議，都以英文爲主，所謂佛化世界運動，要爲向歐美各國推動，但若沒有英文這一工具，那將事倍功半！如以英文爲媒介，彼此自由交換意見，感情自

然日趨增進，有了深厚的感情，再爲佛化世界努力，那就容易得多了」。老上座停了一會，轉換口吻問我：「貴國僧衆，對於英語的學習，是否重視？我國青年比丘，現在學習英文的很多，對於世界佛化運動，將來或者少有助力」。

老上座出家六十三年，戒臘亦復六十三歲，現年八十四歲，眞可說得上是年高德重的老上座，在重上座的泰國僧團中，出言是有相當分量的，所以我對他說：

「老上座是位年高德重的長老，一言九鼎，只要你老起而唱導世界佛化運動，促進世界各國佛教關係，我相信會得到各方響應的。果因老上座的唱導，使得佛化世界實現，這不但是佛教的幸事，同時，亦是一切衆生的幸事！因爲今日世界人類，實在需要佛法救濟的，亦唯有法雨的滋潤，人類的心靈始得安慰」？

老人不愧爲老人，老人總是富有經驗的，老人總是仔細審愼的，所以上座很鄭重的對我說：

「法師剛才所說的意思，好確是一件好事，而且也是一件大事，但像這樣大事，推動起來，不是一人力量所能做得到的，要各國長老大德，集合起來共同努力，始能發生作用。如舉行有關世界佛教會議時，先由大會各代表，將各問題提出來討論，待

大家的意見獲得一致，然後再訂出方案來行，那就比較有成果了。一人一國來做，總是比較吃力，並且不一定有何成效可言。雖說如此，但是你的寶貴意見，我還是異常贊同的，只要我們有心，我們就同在這一方面努力」。我的意見，能得僧王的贊許，使我感到很榮幸！最後，他請我寄語中國佛徒說：

「眞正佛教徒，決不輕視大乘」。

訪問各佛寺僧王以及部長等，所談的都是有關教理以及事實問題，很少觸及到僧衆修持方面的事，其實出家人的修持，是很重要的一著，南北傳的佛教，在理論方面，既有大小乘的差別，在實踐方面，想必亦有彼此不同，所以我特問老上座說：

「貴國出家比丘，重視所受戒行，這是我所知道的，但除重視戒外，其他一般修行，究是以何爲主」？

「講到這點，我可告訴法師的：泰國對比丘沙彌，日常的行持生活，大都是禮佛、誦經、誦戒，除此也有念佛的，不過所念的是本師釋迦牟尼佛，不念其他的佛，因在我們南傳佛教中，只承認有一釋迦佛，不承認有十方佛。至於修觀方面，大都是修小乘的五停心，如數息觀、不淨觀、四念處等」。老上座這樣告訴我他們所修的法門

後，接著就問我中國僧人的行持是怎樣的？我向他報告說：

「如老上座所說泰僧修行的方法，都是佛在阿含經中親爲教誡諸聲聞弟子的，特別是數息觀及不淨觀，佛陀稱爲二甘露門，中國學佛者也有修的，不過不多，其實，妄念多的，貪欲重的，修此二甘露門，確有對治作用。四念處觀，爲解脫的始基，是入道的初門，眞正依此而修的，實亦極爲難得，唯中國佛法的修學者，很少有修這一法門的。因爲依照中國學佛者的看法，這都是聲聞者的行門，大乘佛法有大乘所修的法門。據實來說，大乘各宗本有各宗所修的心要，但以近代中國來說，大都是以修習淨土爲主。所謂淨土法門，是大乘佛法中所有的一種特殊法門，在南方佛教徒方面，不特沒有修這法門的，而且根本不知有這法門，即使知有這一法門，亦不承認是佛所教誡的法門。但據我們的看法不是這樣，因從原始的阿含聖典去觀察，佛對一般根性怯弱的，怖畏苦難的，懼於生死的，確曾開示過念佛法門，如六念法門中的念佛法門，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過阿含經中佛所說的念佛，就是念「南無佛」，或即稱念「釋迦佛」名，稱念「阿彌陀佛」聖號，這是後代大乘發展起來的，在阿含經中不見有念西方阿彌陀佛之說。雖然如此，但不能否定這是佛法中重要法門之一。所以

中國修學念佛法門的多，而念佛法門却也是攝機最廣的一種法門」。

中國的念佛求生淨土的法門，在南傳佛教中根本沒有，所以老上座對我所說的，也就不加可否，只是聽我在講就是了。但是停了一會，忽又問我出家幾年？我說：「出家以來，已有三十年，受具足戒，亦滿二十年」。「依據佛律，你雖年輕，亦可稱得上是長老了」。上座說畢，稍息片刻，又問我道：「你這長老，在貴國內，曾擔任過傳戒師沒有」？「曾任過一次傳戒教授師」。「那很好！你爲佛教做了不少事，你可說得上是佛的眞子了！要知佛法沒有什麼特殊，佛弟子所要做的，不外毘奈耶的教誡與法的教授，這兩方面你都做了，當然不愧爲佛子了」！「不敢當！慚愧得很！我雖出家做了比丘，實未盡到出家本分的責任，因爲做個如法如律的比丘，不是簡單的，辱荷老上座的過譽，只有使我站在比丘的立場，更加提高警覺，稍微做得像個比丘就是了」。我謙虛的對老上座說。

事實是這樣的：在泰國做個傳戒師，不是容易的一回事，戒臘固要到二十歲以上，就是資格也規定得很嚴，不像我國馬馬虎虎，什麼人都可傳戒，甚至自己受戒沒有幾天，就當起什麼傳戒師來了，這實不是在傳戒，而實是在毀戒，依南傳佛徒的眼光

看來，這是很罪過的。所以我望熱心於傳戒的大德們，要眞正的爲建立戒幢著想，不要做破壞戒法的罪人！佛教以毘奈耶爲中心，戒住正法始能久住，如佛以法攝僧的十種成因的最後一種因緣，就是「令正法久住」，而這亦卽佛陀以法攝僧的終極目的。因此，我們如欲住持如來正法，對此不愼重將事！